



## 禪觀要典彙編（四）

大眾閱藏・法海觀瀾彙編之禪觀要典

## 佛經安置須知

- 一、經典應恭敬放在清淨高處以及其他書籍的上面，不可隨意扔放床上、座椅上上不淨處。
- 二、凡經書等法寶閱畢，可輾轉流通，贈送其他道友，不可任意燒毀或丟棄。
- 三、如手捧或裝于口袋攜帶時，不得低於腰部，不可挾腋下。
- 四、不得口吹經上灰塵，應以專用淨布拭去。
- 五、不可在經典所在的地方，有種種污穢行為。

## 讀誦佛經須知

- 一、經典乃三世諸佛之師，如來法身舍利，亦當作真佛看，不可作紙墨等看。禮誦持念，種種修持，皆當以誠敬為主。
- 二、不可躺著看經書，以口水沾指翻經頁，不可以汗手觸經。
- 三、經書上不可塗寫。不得一邊散心雜話，一邊看經書。
- 四、中斷不看時，應夾放紙條、書簽做記號。不可折頁、折角，或經書面朝下作“人”字形擱置。

## 保甯勇禪師示看經警策文

夫看經之法後學須知：當淨三業。若三業無虧，則百福俱集。三業者，身、口、意業也。

（一）端身正坐，如對聖容，則身業淨也。

（二）口無雜言，斷諸嬉笑，則口業淨也。

（三）意不散亂，屏息萬緣，則意業淨也。

內心既寂，外境俱捐。方契悟於真源，庶研窮于法理，可謂水澄珠瑩，雲散月明。義海湧于胸襟，智岳凝於耳目。輒莫容易，實非小緣。心法雙忘，自他俱利。若能如是，真報佛恩。

# 閱藏儀軌

## 零、閱藏準備：

- 一、關閉手機，淨手等
- 二、準備經本、法器
- 三、焚香後，靜坐 5 分鐘清淨身口意三業準備閱藏

## 壹、前行：

### 一、頂禮三寶（三拜/三問訊）

### 二、淨三業真言

唵，娑嚩，娑嚩秫馱，娑嚩達摩娑嚩，娑嚩秫度憾。（三遍）

### 三、發願（三遍）

稽首禮諸佛 及法比丘僧 我今為自利 亦利諸有情  
與諸善同修 正聞大藏經 傳承三聖學 令正法久住

### 四、稱佛號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三稱）

### 五、開經偈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 貳、正行：深入經藏 慎勿放逸

## 叁、結行：

### 一、補闕真言 南謨喝嚩怛那，哆嚩夜耶。佉嚩佉嚩。俱住俱住。摩嚩摩嚩。虎嚩，吽。賀賀，蘇怛拏，吽。潑抹拏，娑婆訶。（三遍）

### 二、七佛滅罪真言 離婆離婆帝。求訶求訶帝。陀羅尼帝。尼訶嚩帝。毗黎你帝。摩訶伽帝。真陵乾帝。娑婆訶。（三遍）

### 三、回向 閱藏功德殊勝行 無邊勝福皆回向 普願沉溺諸眾生 速往無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薩摩訶薩 摩訶般若波羅蜜

祈願 佛日增輝 法輪常轉 僧寶紹隆 國道遐昌

祈願 一切善業 三寶加被 順緣具足 廣度群生

### 四、三皈依 自皈依佛 當願眾生 體解大道 發無上心

自皈依法 當願眾生 深入經藏 智慧如海

自皈依僧 當願眾生 統理大眾 一切無礙 和南聖眾

### 五、禮謝三寶（三拜/三問訊）

（注：此閱藏儀軌可以根據需要增加香贊、別回向等）

# 目 錄

明覺禪師語錄 .....	1
明覺禪師語錄卷第一 .....	1
明覺禪師語錄卷第二 .....	20
明覺禪師語錄卷第三 .....	44
明覺禪師瀑泉集卷第四 .....	63
明覺禪師祖英集卷第五 .....	79
明覺禪師祖英集卷第六 .....	100
高峰原妙禪師語錄 .....	127
元高峰大師語錄序 .....	127
高峰大師語錄卷上 .....	128
高峯大師語錄卷下 .....	162
智證傳 .....	190
重刻智證傳引 .....	190
雲巖寶鏡三昧 .....	245

# 明覺禪師語錄

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47 冊 No. 1996 《明覺禪師語錄》

## 明覺禪師語錄卷第一

參學小師惟蓋竺編

住蘇州洞庭翠峯禪寺語

師在萬壽。開堂日白槌了。師云。宗乘一唱三藏絕詮。祖令當行十方坐斷。其有達士不避死生。貶上眉毛出眾相見。問人天普集佇聽雷音。學人上來。乞師垂示。師云。十萬八千不是遠。進云。恁麼則大眾霑恩也。師云。後五日看。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分明記取。進云。恁麼則昔日智門今朝和尚。師云。有甚麼交涉。問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云。量才補職。學云。謝師方便。師云。自領出去。師乃云。一問一答。總未有事在。直饒乾坤大地草木叢林。盡為衲僧。異口同聲各置百千問難。也不消長老。彈指一下。並乃高低普應前後無差。曠祖佛之妙靈。廓天人之幽迹。如是則何假覺城東際。五眾咸居古佛廟前。此時參畢。

師在杭州靈隱。受疏了。眾請陞座。時有僧問。寶座先登於此日。請師一句震雷音。師云。徒勞側耳。進云。恁麼則一音普遍於沙界。大眾無不盡咸聞。師云。忽有人問。爾作麼生舉。僧云。三十年後敢為流芳。師云。賺了也。師乃云。天下絕勝之覺場。靈隱導師之廣座。暫借卑僧陞陟。實愧非材。豈敢於五百員衲子前提唱佛祖抑揚古今銜耀見知恥他先作。假饒說得。天雨四華地分六震。於曹溪路上一點使

用不著。何以行脚高士。有把定世界函蓋乾坤底眼。誰敢錯誤絲毫。其知有者必共相悉。

師在靈隱。諸院尊宿。茶筵日。眾請陞座。僧問。禪侶盡臨於座側。未審師還說也無。師云。寰中天子塞外將軍。進云。恁麼則一震雷音滿大唐也。師云。看取令行。師乃云。上士相見。一言半句如擊石出火。瞥爾便過應非。即言定旨滯句迷源。從上宗乘合作麼生議論。直得三世諸佛不能自宣。六代祖師全提不起。一大藏教詮注不及。所以棒頭取證。喝下承當。意句交馳並同流浪。其有知方作者。相共證明。

師到蘇州日。僧俗迎在萬壽。眾請上堂。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和尚從何而得。師云。將謂是衲僧。學云。恁麼則大眾霑恩。學人禮謝也。師云。龍頭蛇尾。問選佛場開。還許學人選也無。師云。切忌點額。學云。恁麼則心空及第歸也。師云。階下漢。師乃云。如天普蓋。似地普擎。有如是自在。具如是威德。誰不承恩。誰不景慕。過去諸聖。於無量劫勤苦受盡。所得祕要法門。今將普示大眾。不用纖毫心力。各請一時驗取。於此薦得。便能永出四流。高步三界。其或不知。剛是諸人諱却師初到院陞座。僧問。杖錫已居於此日。請師一句定乾坤。師云。百雜碎。進云。恁麼則海晏河清去也。師云。非公境界。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山高海闊。進云。學人不會。師云。緊悄草鞋。師乃云。未來翠峯多人疑著。及乎親到一境蕭然。非同善財入樓閣之門。暫時歛念。莫比維摩掌中世界。別有清規。冀諸人飽足觀光。以資欣慰。

上堂。問答罷。師乃云。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正當今日。佛法委在翠峯。放開捏聚總由者裏。放開也七縱八橫。是處填溝塞壑。捏聚也天下老和尚。盡在拄杖頭。不消一劄。

上堂。僧問。如何是實學底事。師云。針劄不入。進云。乞師方便。師云。水到渠成。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師云。看看臘月盡。學云。恁麼則流芳去也。師云。瘧子喫苦瓜。問言迹之興。異途之所由。生不犯鋒鋞。請師道。師云。誰家無白月清風。進云。還當也無。師云。土上加泥漢。師乃云。劍輪飛處日月沈輝。寶杖敲時乾坤失色。眾魔從茲膽裂。千聖由是眼開。其如二聽不圓。震迅雷而莫覺。孤根將敗。霈春雨以非滋。致使凡聖岐分。悟迷派列。奔馳七趣。泊沒四流重。業相纏。無有休日。爾諸禪德。覬善參詳。如人上山。各自努力。

上堂。僧問。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覩。晃晃在色塵之內。而理不可分。既於心目之間。為甚麼不覩其相。師云。華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進云。恁麼則雲散家家月。師云。毘婆尸佛早留心。僧方禮拜。師以拄杖打一下云。不得放過。問猿抱子歸青嶂後。鳥啼華落碧巖前。古人意旨如何。師云。夾山猶在。學云。和尚如何。師云。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僧却問。如何是翠峯境。師云。春至桃華亦滿溪。僧禮拜。師云。山僧今日敗闕。有人點檢得出。許他頂門上一隻眼。便下座。

上堂。僧問。古人借問田中事。插鋤叉手意如何。師云。人從陳州來。不得許州信。問古人道。有讀書人到來。意旨如何。師云。且在門外立。學云。請師相見。師云。任是顏回亦不通。師乃云。立賓立主剝肉作瘡。舉古舉今拋沙撒土。直下無事。正是無孔鐵槌。別有機關。合入無間地獄。明眼衲子應須自看。

上堂。僧問。古人一喝不作一喝用。是否。師云是。僧便喝。師便棒。僧無語。師云。謔我。問古人道。有佛法處

不得住。無佛法處急走過。意旨如何。師云。氣急殺人。僧擬議。師云。甚麼處去也。問只在目前。為甚麼再三不覩。師云。截耳臥街。僧云恰是。師云。令我攢眉。問黑豆未生芽時如何。師云。餒驢餒馬。進云。生後如何。師云。透水透沙。僧禮拜。師云。一似不齋來。問功巧諸技藝。盡現行此事。如何是此事。師云。諸方榜樣進云。莫便是學人會處也無。師云。有頭無尾漢。師乃云。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放過一著。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兩重公案。未來修學人。總被翠峯穿却鼻孔。

上堂云。智者聊聞猛提取。莫待須臾失却頭。問丹青獨步時如何。師云。脚下踏索。進云。天下橫行去也。師云。徐六擔板問學人乍入叢林。諸事不會。未審師還拯濟也無。師云。蘇州紙貴。進云。和尚豈無方便。師云。腦後拔橦。師云。爐鞴之所固無鈍鐵。良醫之門誰是病夫。向後鼻孔遼天。莫辜負人好。

上堂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便下座。

上堂。纔有僧出禮拜。師云。大眾。一時記取者僧話頭。便下座。

上堂。大眾雲集。以拄杖拋下云。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裏看。

上堂云。從天降下從地湧出。南北東西一棚俊鶻。顧杼停機苦屈苦屈。

上堂云。古人道。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空輪絕跡。劍刃非虧。好諸禪德。若能如是。心心無知。即是踞妙峯孤頂。非但善財七日不逢。設使文殊百劫親來。也摸捺不著。



上堂。有僧出禮拜了方伸問。師云。啼得血流無用處。便下座。

上堂云。藏峯劍客便請施呈。有僧方出來。師云。什麼處去也。便下座。

上堂云。語漸也返常合道。且任諸人點頭。論頓也不留朕跡。衲僧又奚為開口。師以拄杖一劃云。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蔡州千箇萬箇。打破只在須臾。

上堂問答罷乃云。映眼時若千日。萬像不能逃影質。凡夫只是未曾觀。何得自輕而退屈。師拈起拄杖云。把定世界不漏絲髮。還觀得也無。所以雲門大師道。直得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分。只是轉句不見一色。猶為半提。直得如此。更須知有全提時節。諸上座。翠峯若也全提。盡大地人。並須結舌。放一線道。轉見不堪。以拄杖一時趁下。

上堂。僧問。如何是翠峯境。師云。有眼底見。學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貪觀白浪失却手橈。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客來須看。進云。恁麼則學人得見也。師云。三十年後。問如何是第一義。師云。道士倒騎牛。學云。乞師再垂方便。師云。無孔鐵槌。問道遠乎哉。師云。青山夾亂流。學云。恁麼則得聞於未聞去也。師云。千里萬里。師乃云。大眾前共相誦唱。也須是箇漢始得。若未有奔流度刃底眼。不勞拈出。所以道。如大火聚。近著則燎却面門。亦如按太阿寶劍。衝前則喪身失命。師乃頌云。太阿橫按祖堂寒。千里應須息萬端。莫待冷光輕閃爍。復云看看。便下座。

拈古

舉。米胡問僧。近離甚處。僧云藥山。米云。藥山近日如何。僧云。大似頑石一般。米云。得恁麼鄭重。僧云。也無提撥處。米云。非但藥山。米胡亦恁麼。僧近前顧視而立。

米云。看看頑石動也。其僧便出。師拈云。米胡也縱奪可觀。爭奈死而不弔。

舉。罽賓國王仗劍。詣師子尊者所乃問。師得蘊空否。尊者云。已得。王曰。可施我頭。尊者曰。身非我有。豈況於頭。王遂斬之。白乳高丈餘。王臂自落。師拈云。作家君王天然有在。

舉。鏡清於僧堂前。自擊鍾子云。玄沙道底玄沙道底。時有僧出來云。玄沙道什麼。鏡清作一圓相。僧云。若不久參。爭知恁麼。清云。還我草鞋錢來。師拈云。泊被打破蔡州。

舉。寶公云。終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玄沙云。終日拈香擇火。不知真箇道場。師拈云。一對無孔鐵槌。

舉。五通仙人問佛云。佛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佛召五通仙人。仙人應喏。佛云。那一通爾問我。師云。老胡元不知有那一通。却因邪打正。

舉。思和尚令石頭送書去讓和尚處云。迴日與子箇鋤斧子住山去。石頭纔到讓和尚處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讓云。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將來。石頭云。乍可永劫沈淪。不求諸聖解脫。便歸。思和尚問。書達否。石頭云。書亦不達。信亦不通。去日蒙和尚許鋤斧子。便請。思垂下一足。石頭便禮拜。師拈云。石頭泊擔板過却。又云。大小讓師。不解據令。

舉。長髭到石頭處。頭問。什麼處來。髭云。嶺南來。石頭云。大庾嶺頭一鋪功德。還成就也未。髭云。成就久矣。只欠點眼。石頭云。莫要點眼麼。髭云。便請。石頭垂下一足。髭便禮拜。石頭云。見什麼道理便禮拜。髭云。如紅爐上一點雪。石頭便休。師拈云。無眼功德。有什麼點處。德

山和尚到龍潭問。久響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龍潭云。子親到龍潭。德山便休去。師拈云。將錯就錯。又云。大小德山。

師一日因事舉。往日有老宿。一夏不為師僧說話。有僧自歎云。我只恁麼空過一夏。不望和尚說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也得。老宿聊聞云。闍黎莫譏速。若論正因。一字也無。恁麼道了扣齒云。適來無端恁麼道。隣壁有老宿聞云。好一釜羹。被兩顆鼠糞污却。師拈云。誰家鍋釜。無一兩顆。

觀和尚見新到來。觀作麵引次示之。其僧便去。觀晚間問第一座。今日新到在什麼處。第一座云。當時去也。觀云。是即是只得一橛。師拈云。老觀大似失錢遭罪。

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據坐。外道禮拜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外道去後。阿難問佛。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佛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師拈云。邪正不分。過猶鞭影。

傅大士云。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如身影相似。要識佛去處。只者語聲是。玄沙云。大小傅大士。只認得箇昭昭靈靈。師拈云。玄沙也是打草蛇驚。

寶公令人傳語思大和尚。何不下山教化眾生。目視雲漢作什麼。思大云。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更有眾生可度。師拈云。有什麼屎臭氣。

趙州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爾作麼生護惜。時有僧問云。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什麼。州云。我亦不知。僧云。和尚既不知。為什麼道不在明白裏。州云。問事即得。師拈云。趙州到退三千。

南泉示眾云。三十年來。牧一頭水牯牛。欲擬東邊放。不免侵他國王水草。欲擬西邊放。不免侵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子。免被官主勞撓。長慶云。爾道南泉前頭為人。後頭為人。雲門云。且道牛內納牛外納。直饒道得納處分明。我更問爾。牛在甚處。師拈云。一時穿却。

鄧隱峯在襄州破威儀堂。只著襯衣於砧槌邊舉槌云。道得即不打。于時大眾默然。隱峯便打一下。師拈云。果然果然。

僧問玄沙。大耳三藏第三度為什麼不見國師。玄沙云。爾道前來兩度還見麼。師拈云。敗也敗也。

#### 室中舉古

舉。睦州問僧。近離甚處。僧云。河北。睦州云。河北有箇趙州和尚。曾到麼。僧云。某甲近離彼中。睦州云。趙州有何言教示徒。僧云。每見新到便問。曾到此間來麼。云曾到。趙州云。喫茶去。忽云不曾到。趙州亦云。喫茶去。睦州云。慚愧。却問僧。趙州意作麼生。僧云。只是一期方便。睦云。苦哉趙州。被爾將一杓屎潑了也。便打。睦州却問沙彌。爾作麼生。沙彌便禮拜。睦州亦打。其僧往沙彌處問。適來和尚打爾作什麼。沙彌云。若不是我。和尚不打某甲。師云。者僧克由叵耐。將一杓屎。潑他二員古佛諸上座。若能辯得。非唯趙睦二州雪屈。亦乃翠峯與天下老宿無過。若道不得。到處潑人卒未了在。

舉。僧問長慶。如何是正法眼。慶云。有願不撒沙。保福云。不可更撒也。師云。夫宗師決定以本分相見。不敢撒沙。且那箇是諸人正眼。不受人瞞底漢出來。對眾道看。共相知委。若道不得。翠峯一一與爾點過。開眼也著合眼也著。

舉。黃檗有六人新到。五人作禮。其中一人提起坐具作一圓相。檗云。我聞有一獵犬甚惡。僧云。尋云羊聲來。檗云。羶羊無聲到汝尋。僧云。尋羶羊跡來。檗云。羶羊無跡到汝尋。僧云。尋羶羊蹤來。檗云。羶羊無蹤到汝尋。僧云。恁麼則死羶羊也。黃檗便休。到來日上堂云。獵犬在甚處。僧便出來。檗云。昨日公案未了。老僧休去。爾作麼生。僧無語。檗云。將謂是本分衲子。元來是義學沙門。以拄杖打出。師云。只如聲響蹤跡既無。獵犬向甚處尋逐。莫是絕聲響蹤跡。見黃檗麼。諸禪德。要明陷虎之機。也須是本分衲子。

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師云。諸禪德。迷雲既開決定見佛。還許他同參也無。若共相委知。則天下宗師並為外道伴侶。如各非印證。則東土衲僧不如西天外道。

舉。龍牙和尚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翠微云。與我過禪板來。牙取禪板。與翠微。接得便打。牙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後又問臨際。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際云。與我過蒲團來。牙取蒲團與臨際。接得便打。牙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師云。臨際翠微。只解放不解收。我當時若作龍牙。待伊索蒲團禪板。拈得劈胸便擲。

舉。裨樹問定山。不落數量。請師道。定山提起數珠云。是落不落。樹云。圓珠三竅人人有請師圓前話。山便打。裨樹便去。定山云。三十年後槌胸大哭去在。裨樹果後開堂示眾道。三十年前。被定山老子瞞我一上。不同小小。師云。定山用即用。爭柰險。裨樹知即知。要且未曾具擇法眼。試請辯看。

舉。雪峯問投子。一槌便成時如何。投子云。不是性懃漢。峯云。不假一槌時如何。投子云。者漆桶。師云。然則一期折挫雪峯。且投子是作家爐鞴。我當時若作雪峯。待投子道不是性懃漢。只向伊道。鉗槌在我手裏。諸上座。合與投子著得箇什麼語。若能道得。便乃性懃平生光揚宗眼。若也顛顛。頂上一槌莫言不道。

舉趙州問僧。曾看法華經麼。僧云看來。州云。衲衣在空閑。假名阿練若。誑惑世間人。爾作麼生會。其僧擬禮拜。州云。爾披衲衣來麼。僧云披來。州云。莫惑我。僧云。如何得不惑去。州云。莫取我語。師云。大小趙州。龍頭蛇尾。諸人若能辯得。便乃識破趙州。如或不明。箇箇高擁衲衣。莫惑翠峯好。

舉。長髭問僧。甚處來。僧云。九華控石菴。髭云。菴主是什麼人。僧云。馬祖下尊宿。髭云。名什麼。僧云。不委他法號。髭云。他不委爾不委。僧云。尊宿眼在甚處。髭云。若是菴主親來。今日也須喫棒。僧云。賴遇和尚放過某甲。髭云。百年後討箇師僧也難得。師云。是則二俱作家。要且只解收虎尾。不能據虎頭。若使德山令行。並須瓦解。

舉。保福示眾云。此事如擊石火閃電光。搆得搆不得。未免喪身失命。僧便問。未審搆得底人。還免喪身失命也無。保福云。適來且致。闍黎還搆得麼。僧云。若搆不得。未免大眾笑。保福云。作家作家。僧云。是什麼心行。福云。一杓屎攔面潑不知臭。師云。諸上座。保福有生擒虎兇底爪牙。者僧也不易相敵。雖然如此。要且放過保福一著。只如翠峯與大眾。還許諸方撿責也無。若免不得。平地上死人無數。其中有得活底麼。師拈起拄杖云。來也來也。

舉。歸宗鋤草次。見一條蛇。以鋤斬之。僧見便問。久響歸宗。元來是箇龜行沙門。宗云。爾龜我龜。後雪峯問德山。古人斬蛇意旨如何。德山便打。雪峯便走。德山召云。布衲。雪峯迴首。德山云。他後悟去。方知老漢徹底老婆心。師云。歸宗只解慎初。不能護末。德山。頗能據令。且未明斬蛇。師召大眾云。看翠峯今日斬三五條以拄杖一時打下。

### 勘辯

問僧甚處來。僧云。和尚問誰。師云。我問爾。僧云。何不領話。師云。翠峯今日敗闕。

寶華侍者來看師。師問。寶華多少眾。侍者云。不勞和尚如此。師云。我好好問。爾勃趲作什麼。侍者云。不得放過。師云。真師子兒。喫茶了。師把住云。適來得恁麼無禮。侍者擬議。被師一掌云。歸去分明。舉似寶華。

有數人新到至。師云。新到那。僧云是。師云。參堂去。僧便去。師復喚來來。其僧却迴。師云。洞庭難得師僧。與爾一碗茶喫。

問僧。甚處受業。僧云天章。師云。將得蘭亭記來麼。僧云。爭敢呈似和尚。師云。草本不勞拈出。

五人新到。師云。洞庭絕頂無行路。不假梯航速道看。僧云。特來禮拜和尚。師云。湛水停舟徒誇運濟。僧無語。師云。過者邊來。其僧齊過。師云。將頭不猛誤累三軍。參堂去。

問僧。名什麼。云義懷。師云。何不名懷義。僧云。當時致得。師云。誰與汝安著。僧云。某甲受戒來十年也。師云。行腳費却多少草鞋。僧云。和尚莫瞞人好。師云。我也沒量罪過。爾作麼生。僧無語。師云。脫空謾語漢。便打。

問新到。近離甚處。僧云興教。師云。達磨一宗掃土而盡。僧無語。師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復問僧。闍黎名什麼。僧云宗雅。師云。雅即不問。作麼生是宗。僧無對。師云。且限三日。其僧頻來下語。師皆不諾。僧却問。某甲見處只恁麼。和尚作麼生。師云。爾何不問我。僧方擬問。被師連打數下。

問新到。發足甚處。僧拍掌一下。師云。兩重公案。僧云恰是。師便喝。僧無語。師云。還我一拍來。僧擬議。師云。瞎漢參堂去。

六人新到。師問。參頭。夫為上將。須是七事隨身。兩刃交鋒作麼生。僧云。久響翠峯有此一著。師云。一著放過。還我草鞋錢來。僧喝。師便棒。僧約住拄杖與師一拍。師云。未到翠峯。與爾二十棒了也。僧無語。師云。且在一邊。却問第二副將。作麼生。僧茫然。師云。一狀領過喫茶了。師把住參頭云。適來公案。者裏即恁麼。堂中作麼生舉。僧擬議。師打一坐具推出。

#### 雪峯和尚塔銘并序

夫從緣有者。始終而成壞。非從緣得者。歷劫而常堅。堅之則在。壞之則捐。雖然離散未至。何妨預置者哉。所以疊石結室翦木合函。般土積石為龕。諸事已備。頭南脚北。橫山而臥。惟願至時同道者。莫違我意。知心者不易我志。深囑載囑。幸勉勵焉。縱饒他日邪造顯揚。豈如當今正眼密弘。善思之審思之。師註兄弟添十字(云國無二君。又云知麼)同心著一儀(云風行草偃。又云。直與)土主曰松山(云四顧匪絕。又云看)卯塔號難提(云獨露相倚。又云嶮)更有胡家曲(云一西一東。又云。大難)汝等切須知(云自南自北。又云。會也)我唱泥牛吼(云聞莫舉頭。又云。呵呵)汝和木馬嘶(云



見應合眼。又云。撫掌)但看五六月(云豈可徒然。又云吁)冰片滿長街(云事非草草。又云苦)薪盡火滅後(云去去誰同。又云。好住)密室爛如泥(云須到如此。又云。努力)受師號。上堂。僧問。皇恩已降。海眾同觀。學人上來願聞舉唱。師云。好音在耳人皆聽。進云。聽後如何。師云。問著元來總不知。僧云。學人到者裏。實謂不知。師云。許爾是箇草賊。復云。禪家流還如戰將。見鬪勇健索不來。即便擒下雖一期之作。爭似借水獻華唱太平歌好。夜雨山草滋。爽籟生古木。閑吟竺仙偈。勝於嚼金玉。蟋蟀啼壞牆。苟免悲局促。道人優曇華。迢迢遠山綠。是知道無不在。誰云間然。故天有道以輕清。地有道以肅靜。谷有道以盈滿。君有道以敷化。故我今上皇帝。金輪統御叡澤霽流。草木禽魚無遠不及。巖野抱疾之士。俄承寵光。此生他生無以云報。賢守司封高扶堯舜。下視龔黃龔千載之雅風。鎖萬那之春色。佇當明詔別振休聲。貳車屯田諸廳朝宰不敢飾辭褒讚。仲尼言云。吾禱久矣。

#### 住明州雪竇禪寺語

師開堂日。於法座前顧謂大眾云。若論本分相見。不必高陞寶座。乃以手指一劃云。諸人隨山僧手看。無量諸佛國土一時現前。各各子細觀瞻。其或涯際未知。不免拖泥帶水。即便陞座。僧正宣疏了。維那白槌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時有僧出來。師乃約住云。如來正法眼藏。委在今日。放行則瓦礫生光。把定則真金失色。權柄在手。殺活臨時。其有作者。相共證據。僧乃問。遠離翠峯祖席。已屆雪竇道場。未審是一是二。師云。馬無千里謾追風。進云。與麼則雲散家家月也。師云。龍頭蛇尾漢。問德山臨濟棒喝已彰。和尚如何接人。師云。放過一著。僧擬議。師便喝。僧云。未審只與麼。別有在。師云。射虎不真徒勞沒羽。問布髮掩

泥因底事。全身半偈為誰施。師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進云。若然者立雪豈能傳妙旨。三拜伸後始為親。師云。莫亂統。問梵王請佛蓋為群生。學士請師當為何事。師云。相識滿天下。進云。與麼則大眾霑恩也。師云。爾分上作麼生。進云。學士證明。師云。未在有俗士。問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處。心空及第歸。如何得及第去。師云。徒遭點額。進云。如此則辜負平生也。師云。教休不肯休。問一焚龍鬬萬像咸臻。未審是何境界。師云。金殿草漫漫。進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云。白雲千里萬里。問吹大法螺擊大法鼓。朝宰臨筵如何即是。師云。清風來未休進云。與麼則得遇於師也。師云。一言已出駟馬難追。僧禮拜。師云。放過一著。師又普觀大眾一迴乃云。人天普集。合發明箇什麼事焉。可互分賓主馳騁問答。便當宗乘去。廣大門風威德自在。輝騰今古把定乾坤。千聖只言自知。五乘莫能建立。所以聲前悟旨。猶迷顧鑑之端。言下知宗。尚昧情識之表。諸人要知真實相為。但以上無攀仰下絕己躬。自然常光見前。箇箇壁立千仞。還辯明得也無。未辯辯取。未明明取。既辯明得能截生死流。同踞祖佛位。妙圓超悟正在此時。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為之化。

師在翠峯受疏日。洞庭檀越與明州專使相爭。紆紆不已。師乃陞座普告大眾。不須作鬧事在。況僧家也無固無必。住則孤鶴冷翹松頂。去則片雲忽過人間。應非彼此殊源動靜乖趣。今與諸人評議。念三二年洞庭晦迹。承四遠信心恩顧。棲眾方諧舊轍。藏教復乃新歸。豈可知感頓忘。遽致前邁。誠為不可。而又四明太守星馳介使。輜重俄臨。既已跋涉數州。迢遞千里。投誠苦逼。一至於斯。進退審詳。不能自決。敢問大眾。住翠峯好。往雪竇好。于時眾僧高聲云。往雪竇

好。師乃顧謂洞庭諸檀越云。不用為訝。宜各知時。且佛法委自王臣兼住持。亦以緣斷。在彼在此。本無間然。希披疏文。以塞來命。便下座。

師至晚小參。僧問。四明侯伯遠降公文。未涉程途請師速道。師云。割。進云。鄞江一枝今日猶秀。師云。不許夜行。師乃云。諸仁者。未有長行而不住。未有長住而不行。古之今之各有攸往。且如茲院僻處一隅。若非念報佛恩。無以四來居此。恐山僧進發之後。法席空虛。今命素公開士接續住持。幸冀眾慈同心勸請。師辭翠峯。上堂。僧問。承學士有言。輟翠峯之祖席。登雪竇之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云。下坡不走快便難逢。進云。與麼則動若行雲。止猶谷神。師云。爾須緊悄草鞋。師乃云。山僧斯者抑徇彼請。難可稽留。束裝告行。但多攀感況住持久煩勤。舊備認歲寒。希各務道專孜。以副誠祝。其有參隨諸高士。動逾千里俯近百僧。忽齋粥疎遺。船車隘窄。冀相回互。禪悅自貽。則佛國遍遊亦不為遠。何以諸禪德。去來不以象故。無器而不形。動靜不以心故。無感而不應。然則心生於有心。象出於有象。象非我出故。金石流而不焦。形非我生故。日用而不勤。紆紆自彼於我何為。請諸人高掛征帆。不勝珍重。

師到萬壽。眾請上堂。僧問。七事隨身。便請相見。師云。打退鼓。進云。方始交鋒。已見大敗。師云。噓。僧擬議。師便喝。者般漢有什麼死急。問翠峯一箭已射雪竇。雪竇一箭當射何人。師云。不為鼯鼠發機。進云。非但聞名。今日親見。師云。添得一場愁。僧禮拜。師云。若是便休。師乃云。萬壽門下一作家。蓋是強將之兵也。強然如此。保福有言。擊石火閃電光。搆得搆不得。未免喪身失命。若教據

令而行。盡蘇臺一境人。箇箇三頭六臂。到翠峯手裏。也須瓦解冰消。如今放過一著。分付萬壽和尚。

師到秀州。百萬道者備茶筵請陞堂。僧問。赴請雪竇先至嘉禾。向上宗乘請師舉唱。師云。鳥啼處處皆相似。進云。與麼則得聞於未聞也。師云。不是苦心人不知。僧擬進語。即便喝。僧禮拜。師云。初有問話者出來。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師云。三生六十劫。進云。學人未會。師云。碧眼胡僧笑點頭。師乃云。山僧此者承鄞江太守之命。俾赴雪竇住持。再至嘉禾。彌增嘉幸。仍承百萬道者曲賜周勤。仰荷之懷無以忘也。兼勞廣命。碩德抑今。舉唱宗乘。況達士相逢。非存目擊。若云言中有響句裏呈機。猶曲為中下之流。向本分衲僧。遠之遠矣。祇如適來僧問教外別傳一句對云三生六十劫。諸人還知落處也無。且鷺池鷺嶺海甸菴園。三百法會之中。甚處有者箇消息。所以道三世諸佛不能自宣。一代時教詮注不及。除非知有。莫能知之。久立眾慈。伏惟珍重。

師到靈隱。眾請陞座。僧問。遠別翠峯丈室。將屈雪竇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云。看風使帆。進云。恁麼則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師云。龍頭蛇尾。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點。進云。猶有者箇在。師云。三十年後。進云。與麼則翠峯今日瓦解冰消。師云。有些子。師乃云。莫是與上座相爭。然則論戰也箇箇力在箭鋒相拄。又須是箇特達漢始得。若意根尚滯。直須向前決擇。所以長沙和尚道。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僧舉問南泉。百尺竿頭如何進步。泉云。更進一步。僧復問瓦官。官云。百尺竿頭用進作什麼。僧不肯。官便打。師云。大眾。古人機變出在一時。其間別有商量。亦未言著。

且如雪竇。今日再入靈隱。也似百尺竿頭。依南泉之言。得進一步。喜與大眾相見。則十方世界一時周匝。便下座。

師到越州承天寺。眾請陞座。僧問。學人不問西來意。藏身北斗意如何。師云。拈頭作尾漢。進云。請師答話。師云。西天令嚴。問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師云。古路草漫漫。進云。若不上來。焉知與麼。師云利劍不斬死漢。師乃云。作者相見。一拶一捺。撩起便行。若佇思停機。卒摸捺不著。若言問在答處答在問宗。箇箇依草附木。問不在答處答不在問宗。罕見頂上有眼。諸人還薦得也無。薦得薦不得。並是新雪竇之過。且莫鈍致承天和尚。

越州檀越備茶筵。請師陞座。僧問。檀越殷勤伸三請。乞師方便指迷津。師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進云。非但學人。四眾有賴。師云。百千年後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迢迢十萬餘。僧禮拜。師云。拄杖不在。師乃云。諸檀信。山僧暫以經過。邂逅相遇。何沐特隆異待。抑俾敷揚。且如承天和尚。寅暮流慈諸人。況是異聞已絕希冀。何必更煩雪竇。重為發宣。直饒三世聖人六代開士。利生間出。故不敢錯誤諸人絲毫。然雖與麼。放過即不可。良久云。不解作客。勞煩主人。

師歸寺上堂。有僧問。如何是雪竇正主。師云。何不問雪竇山中人。進云。與麼則把定乾坤去也師云。出門唯恐不先到。當路有誰長待來。問如何是古佛家風。師云。青天白日。進云。還許學人領會也無。師云。不是劍客請莫相過。問如何是第一句。師云。袖裏金槌。僧便喝。師云。朝三千暮八百。問如何是雪竇境。師云。天無四壁。進云。如何是鏡中人。師云。月在中峯。進云。與麼則從苗辯地。因語識人。師云是。僧禮拜。師云。酌海持蠡一場困苦。師乃云。

甚生標格。還知也無。諸禪德。祖佛不能宣傳。天地不能覆載。二乘聞之膽裂。十地到此魂驚。其或達士切磋。頗逢決戰一撈一捺。略露風規。句滯則嶽立磨空。源迷則雲橫布野。所以先聖道。一言纔舉千車同轍。該括微塵。猶是化門之說。爾衲僧。合作麼生覲。自知時。便下座。

上堂。僧問。承師有言。三更過鐵門。意旨如何。師云。忠言不避截舌。僧禮拜。師云。臨筌方覺取魚難。問千山萬水穿雲去。撥草瞻風事若何。師云。蹋破草鞋。進云。為什麼如此。師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云。伊蘭樹下坐。進云。却來時如何。師云。白日繞須彌。進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師云。二頭三手漢。問承師有言。釋迦老子出氣不得。甚處誚訛。師云。君子千里同風。進云。與麼則殃及子孫也。師云。素非鴨類。師乃云。諸禪德。直饒文殊辯說。認螢火為太陽。居士杜詞。指魚目同明月。所以雪竇尋常道。威音王已前無師自悟。是第二句。還我第一句來。若未能把定要津。不免奔馳南北。

上堂。因僧送拄杖上師。師拈起成頌云。清峻孤根別有靈。勢含山水自分明。提來勝得豐城劍。報盡人間兩不平。復云。大凡以平報不平。是義烈常準以不平報不平。為格外清規。亦猶以智遣惑。頗蓬下士。以智遣智。罕遇作家。要會兩不平麼。諸人也沒量罪過。雪竇也沒量罪過。雪竇過自能檢責。爾者漆桶。不打更待幾時。以拄杖一時趁下。

冬至上堂。僧問。鼓聲纔罷海眾齊臻。新節一句請師垂示。師云。三日前五日後。進云。與麼則聞於未聞。師云。索短不搆深泉。問文殊仗劍其意如何。師云。八十老僧閑灌頂。進云。學人不會。師云。四溟無浪月輪孤。僧良久。師喝云。甚處去也。僧禮拜。師云。放過一著。師乃云。相逢

不拈出。舉意便知有。早是不唧溜漢。更亂蹋步向前。實謂苦屈。諸禪德。看他先覺。未離兜率已降閻浮。未出母胎度人已訖。若言周行七步目顧四方天地之間唯我獨尊。尚有人不放伊過。如今巧說異端。不肯荷負。真可哀愍。所以道。天魔外道是辜恩德漢聲聞一乘是自欺誑人。爾見如此。不平之事便合憤悻驅將去喝將去。隨例道。我不知不會。者般底苦海裏。有什麼出頭時。

上堂云。形興未質。名起未名。形名既兆。遊氣亂清。師拈起拄杖云。大眾。拄杖子是形名雙舉。還有過也無。有即水裏月。無即形名兆。若也究。得實謂恩大難酬。

上堂云。未出母胎見成公案。周行七步過犯彌天。更入鹿野苑中。枝蔓上復生枝蔓。乃拈起拄杖云。咩咩。便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云。風動塵起鳥飛落毛。進云。乞師再垂方便。師云。泊被打破蔡州。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師云好問。進云。還許學人領會也無。師云有頭無漢。師乃云。諸仁者。夫宗師唱道。譬若滄溟上客獨泛蘭舟。月渚烟波隨情放曠。欲拋香餌須待長鯨。縱有纖鱗應無希冀。

上堂云。一徑直二周遮。衲子辯得。眼裏生華。便下座。

上堂。僧問。達磨西來單傳心印。諸方為什麼各說異端。師云。誰。進云。爭奈即今何。師云。西天令嚴。進云。與麼則入水見長人。師云。韓信臨朝底問三通鼓罷群賢集。請師拋下御前題。師云。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進云。與麼則退身三步。師云。依舊漁翁把釣竿。問不除妄想不求真底。是什麼人。師云。一宿覺。進云。與麼則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師云。一撥便轉。師乃云。大凡出眾。切磋也須是本分。禪客若未具啐啄同時眼。卒摸捺不著。

上堂。眾方集定。師云。不用低頭思量難得。便下座。

上堂云。直釣釣鯤鯨。曲釣釣龜鼈。曲釣若在鯤鯨。理應未可。直釣若在龜鼈。情亦不甘。如今拋釣也。負命者上鉤來。良久云。勞而無功。便下座。

上堂。眾集定。師起立云。雪竇得與麼長。諸人得與麼短。若人道得齊肩句。許伊把定乾坤便。下座。

上堂云。久雨不晴。衲僧向甚處曬眼皮草。便下座。

上堂云。布袋裏盛錐子。不出頭是好手。復云。大眾。雪竇錐頭出也。莫有傍不肯底禪客出來。良久云。諸人既乃縮頭。且聽諸方檢責。

### 明覺禪師語錄卷第一

## 明覺禪師語錄卷第二

門人軫等編

### 舉古

舉。僧問趙州。道人相見時如何。州云。呈漆器。師云。諸禪德。還有識趙州底麼。出來相共商量若未能辯明。大好從頭舉與爾點破。四九三十六收。

舉。臨濟示眾云。有一無位真人。常在汝等面門出入。初心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問。如何は無位真人。臨濟下禪床擒住。者僧擬議。濟托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雪峯聞云。臨濟大似箇白拈賊。師云。夫善竊者。神鬼莫知。既被雪峯覷破。臨濟不是好手。復召大眾。雪竇今日換爾諸人眼睛了也。爾若不信。各歸寮舍。自摸捺看。



舉。僧侍立保福次。福云。爾得與麼龜心。福拈一塊土與僧。爾拋向門外著。僧拋了却來云。甚處是某甲龜心。福云。我見爾築著磕著。所以道爾龜心。師云。然則者僧被保福熱瞞。爭奈真不掩偽曲不藏直。雪竇將今視古。於理不甘是爾者一隊漢忽僧堂裏來寮舍內出。築著磕著亦乃不知。近來龜心轉盛。我若放過。便見諸方檢責。師驀拈拄杖下座。大眾一時走散。

舉。雪峯敲觀和尚門。觀云誰。峯云。鳳凰兒。觀云。作什麼。峯云。鴿老觀。觀便開門。雪峯方入。被觀把住云。道道。峯擬議。被觀推出。峯住後示眾云。我當時若入得老觀門。爾者一隊噇酒糟漢。向甚處摸捺。有老宿云。雪峯徒有此語。當時入不得。如今也入不得。師云。者辜恩負德漢。有什麼交涉。當時入不得。豈是教爾入。今既摸捺不著。累他雪峯。俱在老觀門下。舉。臨濟侍立德山。山云。今日困。濟云。者老漢寢語作什麼。山便打。濟掀倒繩床。山便休師云。二員作者。具啐啄同時眼。有啐啄同時用。雪竇擬向猛虎口中奪鹿。饑鷹爪下分兔。敢謂。臨濟德山二俱瞎漢。有人辯得。天下橫行舉。乾峯和尚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眾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南嶽去。峯下座云大眾來日不要普請師云。看他作者吐露箇消息。宛爾不同。若是瞌睡漢。遞相鈍致。乃拈起拄杖云。放過一著。便下座。

舉。玄沙云。吾有正法眼藏。付囑摩訶大迦葉。猶如話月。曹谿豎拂。猶如指月。鼓山云。月囑玄沙云。者阿師就我覓月。鼓山不肯。却歸眾云。道我就他覓月。師云。玄沙鼓山。如排百萬軍大陣。只拋瓦子相擊。或有衲僧辯得。當知正法眼藏付囑有在。

舉。長慶云。淨潔打疊了也。却近前就我覓。我劈脊與爾一棒。有一棒到爾。爾須生慚愧。無一棒到爾爾又向什麼處會。師云。雪竇即不然。淨潔打疊了也。直須近前。我劈脊與爾一棒。有一棒到爾。爾即受屈。無一棒到爾。與爾平。出但與麼會。

### 勘辯

一日侍者報。有三人新到。從瑞巖來。師云。教伊大展坐具禮拜著。其僧方入門。師驀拈起拄杖。僧云。某甲特來禮拜和尚師。云吽。吽那。箇是參頭一。僧近前問訊師。云爾。為什麼失却本道公驗僧云深。領和尚慈悲師。云過。者邊立復問第二人。求朋須勝己。似我不如無。師以拄杖指參頭云。爾為什麼隨者漆桶。僧云。某甲新戒。師亦約云。過者邊立。又問第三人。適來兩箇敗闕了也。爾堪作箇什麼。僧擬議。師便喝云。過者邊。乃云。據合一時埋却。且念遠來。參堂去。

問新到。尋師訪道翫水遊山。僧云。謝和尚顧問。師便喝鼻孔裏祇對我。僧無對。師云。苦殺人來來。曾到雪竇麼。僧云。不曾到。師打一棒云。他後不得諱却。

一日二人新到。師云。座主衲僧。僧云。請和尚鑑。師云。一不成二不是。僧云。不勞如此。師云。我且放過。朝到西天暮歸東土。作麼生。僧無對。師云。杜衲僧。參堂去。

問新到。近離甚處。僧云。和尚道什麼。師云。我問爾近離甚處。僧退身立。師云。克由叵耐不言來處。將拄杖來。僧云。某甲近離奉川。師云。打野樵漢。何不早與麼道。復問第二人。爾也一處來。僧云。某甲近離大梅。師云。兩段不同。好與三十棒。且放過。

一日宗首座到。方擬人事。師約住云。既知信之韜略。便須拱手歸降。宗云。今日敗闕。師云。劍刃未施。賊身已露。宗云。氣急殺人。師云。敗將不斬。宗云是。師云。禮拜著。宗云。三十年後有人舉在。師云。已放爾過。

問聽道者。久參事作麼生。道者云。青天白日。師云。亂走作什麼。者便喝。師云。喫棒。者擬舉手。師打一坐具云。爾看者瞎漢亂與。

一日五人新到。師云。爾總不消行脚。僧擬議。師云。一狀領過。

有良周上座到。師作瞌睡勢。僧云。新到相看。師不應。僧又云。新到相看。師高聲云。阿誰。僧云新到。師云。已知參堂去。僧云。某甲是大龍受業。師喝云。漆桶誰識爾。僧便近前人事。師云。好好禮拜著。相看了。師云。還識宗首座麼。僧云。是師兄師云。爾為什麼鈍致他。僧云。和尚休得也。師云。踏破草鞋漢。不能打得爾。且坐喫茶。

問僧。近離甚處。僧云天台。師云。還見智者麼。僧云見。師云。為什麼在我脚底。僧無語。師云脫空妄語。

問僧。近離甚處。僧云溫州。師云。還識永嘉大師麼。僧云。是鄉人。師云。與爾隔海。僧云酌然師云。而赤不如語直。僧無對。師云噓。

師在大龍為知客。李殿院到山茶話次問師。知客是長老鄉人。師云不敢。院云。且在者裏不得亂走。師云。本為行脚。院云行脚為甚事。師云。看亂走底。院微笑。

師在池州景德為首座。時太守曾學士入院相訪。茶果次。學士拈箇棗子拋在地上。召師首座。師應諾。士云。古人道。不離當處常湛然。在那裏。師指景德長老云。只者老子也不知落處。士云。首座知也不得無過。師云。明眼人難瞞。

師到太湖。有余巡檢。請師并志依上座齋。臨起檢問卑官今日命二衲僧齋。得何果報。師云。圖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糧。依云。臨行方覺主人寬。師召舍人。舍人擡頭。師指依云。垛根衲子。齋他有甚益。巡檢大笑。師便起去。

師赴雪竇。經過杭州。徐轉運問師。雪竇名山。多有具眼底衲僧。忽相靠來。長老作麼生支遣他。師高聲召客司。司近前。師云。運使問箇什麼。使云。推過來。師云。推過又爭得。使無語。師云。彼此沒便宜。使又問。長老幾日渡錢塘江。師云。山僧未敢前去。使云。作箇什麼。師云。徐轉運把斷要津。使云。今日被長老揉我一上。師便辭退。

師在南嶽福嚴為藏主。李殿院同雅長老入藏院。師出接殿。院云。藏主那。師云不敢。院云。藏中說著下官麼。師云。目前可驗。院云。驗底事作麼生。師云。不消一劄。院無語。師云。且請殿院歸寮。喫茶坐次。山嵐忽起。雅云。殿院遊山。恰阻煙霧。院云。靈峯聖跡。為什麼却有者箇。師云。下方無。院擬道。雅云。藏主壯觀福嚴。師云。和尚且莫開眼。院云。作家作家。師云。殿院尊重。時有道士秀才到院。又問。三教中那教最尊師乃起側身而立。院云。有口何不道。師云。對夫子難言。院云。休休便起。師云。適來造次。

師在舒州海會時。因看胥通判問。山中多少眾。師云。一百來僧。胥云。既是海會。為甚只有百僧。師云。人貧智短。胥云更道。師云。他後有人舉在。又問。山中長老每日說箇什麼。師云。路逢劍客。胥云。師便辭退。

師在明州。看曾學士坐次。士問。曾與清長老商量趙州勘破婆子話。端的有勘破處麼。師云。清長老道箇甚麼。士云。又與麼去也。師云。清長老且放過一著。學士還知天下

衲僧出者婆子綖襪不得麼。士云。者裏別有箇道處。趙州若不勘。破婆子。一生受屈。師云。勘破了也。

師與僧眾入城緣化。學士先有公文止絕僧道投刺。師亦同例。乃有頌寄士云。碧落煙凝雪乍晴。住山情緒寄重城。使君道在未相見。空戀甘棠影裏行。學士回答云。勞勞世務逐浮沈。一性澄明亘古今。目擊道存無阻隔。何須見面始知心。復令人請師。相見了。士云。道存無阻。因甚入來不得。師云。他後見別處長老。學士不請舉向伊。士云。舉著又何妨。師云。山僧罪過。士云。好好。師云。諾諾。

學士解印後。師送到越州。住數日乃辭。士堅留。師云。歸山住持不忘學士此日。士云。衲僧家愛把不定。師云。爭得到者裏。士無語。師云。已沐學士放辭。士云。容出城相送。師便退。士至客亭。排果子茶湯了。師問。學士自此一別。甚處再得相見。士云。長老何以對面忘却。師云。微僧心亦足矣。時廣慧和尚復問。師自此一別。甚處與學士再得相見。師云。直是千里萬里。於是取別。士云。善為道路。師云。諾諾。

## 歌頌

### 贈天衣長老

天衣長老無價之寶。金烏東昇是何杲杲。他年或要兒孫。無端須入荒草。

### 寄妙果政長老

有與機宜太孤絕。冷澹情懷止金鐵。游歷不知參訪誰。曾道天無第二月。近聞鎖斷奔馳問。何物拈來固其本。飛騰

直上三十三。見不見兮為君困。中巖藏晦亦枯槁。年光休競七十九。南北東西追古風。時有其人繼其後。

### 送宗侍者

深憶韶陽示奇句。昔人到此猶不住。宗禪九萬曾列程。吾想七閩還獨步。重巖忽爾來扣門。自謂孤蹤若斷雲。雪庭乍遠雖多恨。且有中峯月共分(斯句乃宗禪者離山日有作)如斯慷慨非希冀。浩浩清風無處避。天上天下知不知。五葉千燈復何啻。

### 小谿贈溥禪者

歲月將闌天光普寒。鄙叟復枕盤桓且難。萬杉禪客來尋我。言意勤勤勉清墮。拂曙片帆重率歸。百節四肢難負荷。風之泠泠潮之平平。強寫離辭幾不成。巖層落落舊知己。相見無忘極此情。

### 送清禪者

有禪者兮曠發靈機。出洪都兮聲光步隨。一文一技不為用。方內方外誰論之。春風來兮何所別。何曾拂盡古巖雪。極目寥寥思遠人。曹谿堪共此時飾。清兮清苦宜存歷。亮兮辜馬休同跡。彈指凋殘六葉華。西山一去斷消息。

### 送一禪者

天得一地得一。王得一兮無等匹。谷得一兮歸巨溟。應見三山皆岌岌。一得一又何必。今古不曾居丈室。千華影裏復是誰。八面風清照紅日。一禪一禪須記取。象骨齡難兮且相許。負石投針忽載來。拂袖雙雙便回去。

### 送全禪者

有龍彪兮時之相宜。有藝行兮人之所歸。東西武步兮復誰。是我上下。觀方兮存機未機。全禪全禪知不知。大施門開兮塵區可依。

### 送靜山水

松根石上曾唯我。四顧寥寥誰未可。豈知白鳳傳好音。  
拋却亂雲千萬朵。谿山重疊春將暮。風遞殘華柳飛絮。金盃  
待月應有期。寶冠照水寧無據。靜禪復記吾深囑。彼兮國士  
真烈宿。相見從容莫等閑。人天景行存高躅。

### 寄藏主收禪者

新州出箇賣樵者。龍朔年中藏晝夜。黃梅春得古菱華。  
不倚物兮便高挂。秀禪拂拭無塵埃。歷盡諸難眼未開。交馳  
石上求文字。爭得孤峯却載來。近還有箇尋吾祖。云在廬村  
深處住。偷得隣家些子光。用作千燈擬流布。呵呵呵。地久  
天長爭奈何。

### 送雲禪德

中巖老兮八十一。閑寄十年助辭筆。縱誇步驟當此時。  
豈免龍[A1]鍾笑他日。他時誰也流機變。午夜寒蟾生水面。  
別有清光何處來。舉目亂飛星斗轉。歌兮歌兮苦搜索。遠贈  
雲禪愧標格。黃梅席上追古風。高唱自知天地窄。

### 贈陸學士

古之陸大夫。多集遊方輩。今之陸使君。復與空生會。  
大國正搜羅。長劍今磨淬。或問清曠閑。不知若為對。

### 舟行

孤舟選勝傍江千。乘興幽游思未闌。向日望來春色晚。  
順潮歸去野情寬。高歌釣客收綸線。弄影沙禽刷羽翰。迴想  
古祠無限意。海蟾初上逼人寒。

### 東軒偶作

叢竹小山些子境。偶來閑坐解疎慵。怡然縱目誰知我。  
勝入摩雲千萬峯。

## 明覺禪師後錄

上堂云。日日日東上。日日日西沒。循環三百六十。幾箇解知窠窟。放開精精冥冥。把定恍恍惚惚。君不見毘耶離城。彼上人一室。寥寥是何物。師召大眾云。高著眼。便下座。

上堂云。黃金為地白銀為壁。釋迦老子不合向者裏廁。師以拄杖撥一下云。看看。落爾諸人頭上。

上堂云。三千劍客今何在。獨許莊周致太平。便下座。

一日云。大眾。者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爾諸人四至界畔。猶未識在。若要中心一樹子。我也不惜。良久云。放憨作麼。便下座。

因雪示眾云。頭上皚皚脚下皚皚。金色尊者獨上高臺。開眼造罪合眼受災。如何如何天網恢恢。

上堂。眾方集定。師云。勘破了也。便下座。

上堂。拈起拄杖云。物中眼眼中物。十方如來同此起出。還會麼。瞎漢歸堂。

上堂云。龍泉與刀斧。同鐵利鈍懸殊。駑駘與驥馬。同途遲速有異。酌然酌然。一出一入。半合半開。平展之流。試辯縑素。

上堂云。直得動地雨華。何如歸堂向火。便下座。

師一日晚參。於僧堂前立云。不打鼓上去不得。把却門入來不得。速道速道。大眾。眼目定動。師以拄杖一時打趁。

上堂舉。雲門大師云。禪河隨浪靜。山河大地不是浪。師拈起拄杖云。看看。一處起千處百處沒觜。一處息千處百處不識。還會麼歸堂。

上堂云。見一則瞎汝眼。知一則翳汝眼。翳生則天上人間。瞎却則三頭六臂。或若辯得。許爾十字縱橫。



上堂云。以字不成八字。不是優曇華正開。嗅著無香氣。翻笑釣魚船上客。不愛南山愛鼈鼻。僧問。萬里無雲伸一問。青天喫棒意如何。師云。軍隨印轉。僧云。恁麼則在和尚手裏。師云。利劍不斬死漢。

上堂云。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便下座。却顧謂侍者云。適來有人看方丈麼。云有。師云。作賊人心虛。

上堂云。大無外小無內。半合半開成團成塊。老胡既隔絕。衲子多違背。從他千古萬古長漫漫。填溝塞壑沒人會。以拄杖卓地一下云。歸堂。

一日上堂。眾方集。以拄杖橫按膝上云。恁麼會得。瞎却天下人眼。復拋下拄杖云。救取一半。便下座。

上堂云。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淨裸裸赤倣倣沒可把。灌溪老出頭不得且致。我騎牛入爾鼻孔裏。一般漢聞人恁麼道。若風過樹頭。有什麼共語處。

上堂云。一不定二不可。上下四維春風包裹。桃華杏華鬪開。柳條桑條慙破。可憐昔日靈雲剛道迷逢達磨。師拈起拄杖云。靈雲鼻孔穿了也。

上堂云。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釣得一箇是好手。良久云。負命者上鉤來。

一日小參。示眾云。須菩提巖中宴坐。諸天雨華讚歎。尊者云。空中雨華讚歎。復是何人。云我是梵天。尊者云。汝云何讚歎。天云。我重尊者善說般若波羅蜜多。尊者云。我於般若未曾說一字。汝云何讚歎。天云。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真說般若波羅蜜多。又復動地雨華。師云。避喧求靜處。世未有其方。他在巖中宴坐也。被者一隊漢塗糊。伊更有者老把不住。問云。空中雨華讚歎復有何人。早

見敗闕了也。我重尊者善說般若波羅蜜多。惡水驀頭潑。我於般若未曾說一字。草裏走。尊者無說我乃無聞。識甚麼好惡。總似者般底。何處有今日。師復召大眾。雲竇幸是無事人。爾來者裏覓箇甚麼。以拄杖一時趁下。

上堂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州云。曾有人問我。直得五年分疎不下。師云。識語不能轉死却了也。好與二十棒者棒須有分付處。爾若辯不出。且放此話大行。

示眾云。春力不到處。枯樹亦生華。九年人不識。幾度過流沙。便下座。

有時云。馬祖陞堂。百丈捲蓆。正令不從。拗曲為直。

上堂云。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晝行三千夜行八百。是我尋常用底。拈放一邊。爾諸人向甚處見盤山。速道速道。

上堂舉。僧問趙州。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州云。老僧只管看。師云。看即不無。爭即不得。且道扶者僧扶趙州。

上堂云。不是金色頭陀。有理也無雪處。便下座。

一日示眾云。城東老母。與佛同時而生。一世共處而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即便迴避。周迴上下皆避不及。乃以手掩面。十指掌中悉皆見佛。諸上座。他雖是箇老婆。宛有丈夫之作。既知迴避。稍難不免吞聲飲氣。如今不欲見佛即許爾切忌以手掩面。何以明眼底覷著。將謂雪竇門下。教爾學老婆禪。

舉。黃檗入堂。於南泉位中坐。泉問。長老甚年中行道。檗云。威音王已前泉云。猶是王老師兒孫下去。檗便起去。師云。可惜王老師只見錐頭利。我當時若作南泉。待伊道威

音王已前即便於第二位坐令黃檗一生起不得。雖然如此。也須救取南泉。

舉。藥山久不上堂。知事白云。大眾久思和尚示誨。山云。教槌鐘著。大眾方集。山便掩却門。知事咨白。既許為大眾上堂。為什麼一言不施。山云。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怪得老僧。師云。可惜藥山老漢。平地上喫撲。盡大地人扶不起。

舉。石鞏曾為獵人。趁一鹿從馬大師菴前過。問云。還見我鹿麼。大師云。爾是甚人。鞏云。我是獵人。馬云。爾還解射也無。云解射。馬云。一箭射幾箇。云一箭射一箇。馬云。爾不解射。鞏云。和尚莫解射否。云我解射。鞏云。和尚一箭射幾箇。馬云。我一箭射一群。鞏云。彼此生命。何用射他。馬云。爾既如是。何不自射。鞏云。若教某甲自射。直是無下手處。馬云。者漢無明煩惱頓歇。鞏於是以刀斷其髮。在菴給侍。師云。馬大師一箭射一群。信彩射得。有甚用處。不如他石鞏一箭射一箇。却是好手。雪竇今日効古人之作。擬放一箭。高聲喝云。看箭。復云。中也。便下座。

舉。同光帝命諸禪師坐次云。朕收得中原之寶。只是無人酬價。興化云。如何是陛下中原之寶。帝以兩手畏幘頭脚。化云。君王之寶誰敢酬價。師云。至尊所得只可傍觀。若非興化作家。往往高價酬却。

一日上堂。良久云。大施門開無擁塞。忽然有箇衲子出來。雪竇倒退八百。何以臨危不悚人。便下座。

舉。保壽問胡釘鉸云。莫便是胡釘鉸。云不敢。壽云。還釘得虛空麼。云請和尚打破將來壽便打鉸云。莫錯打某甲。壽云。向後遇多口阿師。與爾點破去在。後至趙州舉前話。

問云。不知某甲過在甚處。趙州云。只者一縫。尚不奈何胡釘鉸。於此有省。師云。雪竇要打者三箇漢。第一趙州。不合瞎却胡釘鉸眼第二保壽。不能塞斷趙州口。第三胡釘鉸。放過保壽。師驀拈起拄杖云。更有一箇。大眾一時走退。師擊繩床一下。便起去。

上堂。善財別後誰相訪。樓閣門開竟日閑。便下座。

舉。肅宗帝問國師。百年後所須何物。國師云與老僧作箇無縫塔子。帝曰。請師塔樣。國師良久云。會麼。帝云不會。國師云。吾有付法弟子耽源。却諳此事。請詔問之。國師遷化後。帝詔耽源。問此意如何。源云。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瑠璃殿上無知識。師云。肅宗不會且致。耽源還會麼。只消箇請師塔樣。盡西天此土諸位祖師。遭者一拶。不免將南作北。有傍不肯底出來。我要問爾。那箇是無縫塔。

舉。雲門與長慶在雪峯日。因舉。石鞏見僧便云。看箭。三平到。遂擘開胸。鞏云。三十年一張弓。兩下箭只射得半箇聖人。雲門問長慶。作麼生道免得石鞏喚作半箇聖人。慶云。若不還價爭辯真偽。雲門云。入水始知有長人。師云。石鞏要先拗折不難。爭奈三平中的了也。然則老宿要活三平。且未免張弓架箭。

上堂云。一華開天下春。古佛為甚麼不著便爾。若透得救取天下老宿。忽若有箇衲僧出來云。和尚且自救也。許伊是金毛獅子。

舉。舍利弗問須菩提。夢中說六波羅蜜。與覺時同別。須菩提云。此義幽深吾不能說。此會有彌勒大士。汝往彼問。師云。當時若不放過。隨後與一劄。誰名彌勒。誰是彌勒者。便見水消瓦得。

舉。[A3]傳大士云。要知佛去處。師云。三生六十劫。末後一句天下衲僧跳不出。直饒口拄壁上漢。別有一竅勘過了打。

舉。紫湖和尚山門立一牌。牌上有字云。紫湖有狗。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腳。擬議則喪身失命。時見新到。便喝看狗。僧纔迴首。湖便歸方丈。師云。眾中總道。者僧著一口。著即著了也。爭奈者僧在。敢問諸人。紫湖狗著者便死。因甚麼者僧猶在。若無知方眼救得者僧。設使紫湖出世。咬殺百千萬箇。有甚益。我當時若見。先斫下牌。然後入院。待者老漢喝云看狗。與伊放出箇焦尾大蟲。如今諸人要見麼。日勢稍晚。歸堂。

上堂云。國無定亂之劍。四海晏清也。不是分外。還有梯山入貢底麼。

因。中山主為師煎茶。師問僧。爾隨例喫茶。將何報答。僧云。因風吹火。師不肯。自代云。難為和尚。復云。還會麼。僧云不會。師云。爾也須煎一會茶始得。

舉。長慶示眾云。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參學事畢。師云。是即是。針不割風不入。有甚麼用處。

上堂云。摩竭掩室計校未成。毘耶杜辭伎倆俱盡。還有人檢點得者兩個老漢出頭不得處麼。直饒覷透。更有箇漢礙著。以拄杖擊繩床一下。便下座。

有時云。槌擊沙喜世界百雜碎底人。為甚麼處處解持鉢。

又云。知時頻到香積國底人。為甚麼拄杖頭上失却眼。

一日云。義出豐年。儉生不孝。於佛法中作麼生辯損益。便下座。

上堂云。一塵一佛國。一葉一釋迦。德山何以卓牌於鬧市。又云。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投子因甚麼脚下五色索透關底試辯看。

上堂云世。事悠悠不如山丘。臥藤蘿下塊石枕頭。者般底有甚用處喚起了打。

有時云。一切不是句。瞎却時人眼。還有出得底麼。

上堂云。一切法皆是佛法。瞞瞞預預非為正觀一切法即非一切法。莽莽鹵鹵還同天鼓。賞箇名安箇是立箇非。向甚處見釋迦老子。還會麼。以拄杖卓地一下云。各請歸堂。

示眾云。父子親其居。尊卑異其位。於衲僧分上。是放開是捏聚。或若辯得。分半院與爾。

一日云。寶山到也須開眼。勿使茫茫空手迴。便下座。

上堂云。機輪轉處作者猶迷。千眼頓開與君相見。

師問新到。閣梨甚處人。僧提起坐具。師云。蝦跳不出斗。僧云。踣跳。師便打。僧云。更踣跳。師又打。僧便走。師喚迴。僧便禮拜云。觸忤和尚。師云。我要者話行。爾又走作什麼。僧云。已遍天下了也。師復打五下。僧云。有諸方在。師云。爾只管喫棒。師喚第二人近前來。甚處人。云鼎州人。師云敗也。僧云。青天白日。師云。兩重公案。僧云。恰是。師以拄杖指云。爾擬踣跳。僧擬議。師亦打五下。參頭云。者僧喫棒。與某甲不同。師一時喚近前。其僧珍重便走。師隨後與一拄杖。

上堂云。孟嘗之門劍客何在。良久云。點即不到。便下座。

上堂云。泡幻同無礙。拈起拄杖云。泡幻何處得來。又擊一下云。西天四七聖。東土二三祖。鼻孔眼睛總穿在者裏。瞌睡漢歸堂。

上堂云。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師拈起拄杖云。夾山老子甚處去也。何不出來。百草頭與大眾相見。又卓地一下云。在者裏。復云。咄者野狐精。縮頭去。便下座。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恰湊麼。

僧云。見後如何。師云。三生六十劫僧禮拜。師長吁一聲。

上堂云。一舉不載說作麼生。舉得作麼生會。

上堂云。久雨不晴今日[A4]晴。衲僧曬了也未。良久白云。曬了也。師云收。復拈起拄杖。大眾定動。師云。無一箇靈利。便下座打趁。

示眾云。譬若二龍爭珠。有爪牙者不得。或有衲僧問。既是有爪牙者。為什麼不得。請大眾為雪竇下一轉語。

上堂。僧問。承和尚有言。道士倒騎牛。意旨如何。師云。泥人眼赤。僧云不會。師云。有甚麼了期。便下座。

上堂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衲僧得一無風浪起。爾若辯得。禍不入慎家之門。

舉。僧問鏡清。學人啐請師啄。清云。還得活也無。學云。若不活遭人快笑。清云。也是草裏漢。師云。衲僧有此奇特事。若一人半箇互相平展。古聖也不虛出來一迴。

問承和尚有言。金剛鑄鐵券。意旨如何。師云。三頭六臂。云學人不會。師云。擡上擡下。師拈起拄杖云。人天交接兩得相見。太茫茫何擾擾。穿來且放一邊。三十三二十八。敲落又在一處。復云。退後退後。便起去。

問。承古有言。九九八十一。意旨如何。師云。金剛合掌。進云。學人不會。師云。歸依佛法僧。

上堂云。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為智。拈起拄杖喚作什麼。爾若道不得。也許具一隻眼。

上堂舉。雪峯示眾云。盡乾坤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不肯入。一僧云。和尚怪某甲不得。一僧云。用入作什麼。師云。三箇中有一人受救在。忽若總不辯明。平地上有甚數。便下座。

一日云。此大講堂洞開。東方日輪昇天。則有明曜。中夜黑月雲霧晦暝。則復昏暗。戶牖之隙則復見通。牆宇之間則復觀壅。分別之處則復見緣。頑虛之中遍是空性。鬱燁之象則紆昏塵。澄霽斂氛又觀清淨。慚愧釋迦老子。說甚還與不還。文殊堂裏萬菩薩。到處覓不得。元來總在者裏。靈利漢一見。便請拗折拄杖。

上堂舉。鏡清問僧。近離甚處。云石橋。清云。本分事作麼生。云某甲近離石橋。清云。我不管爾石橋。本分事作麼生。云和尚何不領話。清便打。僧云。某甲話在。清云。爾但喫棒。我要話行。師云。然則倚勢欺人。奈緣事不孤起。者僧若能慎初護末。棒則須是鏡清自喫。

舉。雲門大師示眾云。爾若不相當。且覓箇入頭處。微塵諸佛在爾舌頭上。三藏聖教在爾脚跟底。不如誤去好。還有人誤得麼。出來對眾道看。師拈云。然則養子之緣。爭奈壓良為賤。其間忽有不甘底。出掀倒繩床。豈不是大丈夫漢。然雖如此。且問據箇甚麼。師驀拈起拄杖云。泊合停囚長智。擊繩床一下。便下座。

上堂云。窮諸玄辯。若一毫致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不如歇去。好還會麼。客亭不遠。



上堂云。青蘿黃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師拈起拄杖云。國師眼睛在者裏。瞌睡漢七穿八穴。甚處得來。

一日舉。乾峯示眾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大師出眾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南嶽去。峯云。來日不要普請。師云。諸禪德。雲門老漢只解一手擡。不能一手搦。還有共相著力底麼。試露爪牙看。

上堂云。不得春風華不開。華開又被風吹落。爾若明得褒貶句。未必善因而招惡果。歸堂。

一日云。古人道。其為也形。其寂也冥。轉變天地自在縱橫。河沙而用混沌而榮。誰聞不喜。誰聞不驚。如何以無價之寶。隱在陰入之坑。

師以拄杖擊一下云。打破了也。寶在甚處。

有時云。不犯之令。大眾必合依行。

上堂云。萬法本閑。而人自鬧。國師走入露柱裏去也。見麼見麼。良久云。出頭便死。歸堂。

示眾云。迴而更相涉。拈起拄杖云。頭上是天脚下是地。眼前綠水背靠青山。衲僧道我會也。忽若騎驢入爾鼻孔裏。牽牛入爾眼睛中。又作麼生商量。

上堂云。欲得現前莫存順逆。者裏參見祖師了。更買草鞋行脚三千里外。也被雪竇穿却鼻孔。

一日舉。馬祖上堂。眾方集。百丈出捲蓆。祖便下座。諸方皆謂奇特溜麼舉。還當麼。若當。譬若水母以蝦為目。若不當。又空讚歎圖箇什麼。眾中一般漢。亂踏向前問古人意旨如何。更有老底不識好惡。對云。將謂仙陀客。又云。來日更到座前。苦哉苦哉。如此自稱宗匠。欲開人天眼目。驢年去。諸上堂。雪竇當時若見伊出來捲蓆。劈胸與一踏。

令坐者倒者俱起不得。且要後人別有生涯去。免見互相鈍置。豈不箇箇英靈底漢。還會也無。歸堂。

上堂云。虛空為鼓須彌為槌。打者甚多聽者極少。且問誰是解打者。莫謗鹽官好。只如南泉道王老師不打者破鼓。法眼去王老師不打兩箇。既不奈何一箇。更是慳懃。

上堂云。還有鬧市裏出頭底麼。良久云。不如策杖歸山去。長嘯一聲煙霧深。便下座。

舉。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喫粥了也未。云喫粥了也。州云。洗鉢盂去。雲門大師云。且道有指示無指示。若云有。向他道什麼。若道無。何得悟去。師拈云。我不似雲門為蛇畫足。直言向爾道。問者如蟲蝕木。答者偶爾成文。然雖恁麼瞎却衲僧眼。作麼生免得此過。諸仁者要會麼。還爾趙州喫粥。未拈却者僧喫粥了。雪竇與爾拄杖子。歸堂。

舉。雲門大師云。盡十方世界乾坤大地。天下老和尚。以拄杖一畫云。百雜碎。師云。者老漢。是即是。要且未有出身之路。如今拄杖在雪竇手裏復橫按云。東西南北甚處得來。

舉。僧問投子。如何是十身調御。投子下繩床立。又問。凡聖相去多少。投子下繩床立。師云。此公案。諸人無不委知。若[A5]溜麼舉。天下衲僧盡為念話社家。雪竇莫有長處也無。試為大眾舉看。凡聖相去多少。投子下繩床立。如何是十身調御。投子下繩床立。且道與前來舉底同別。若道一般。許上座具一隻眼。若云別有奇特。也許上座具一隻眼。復更開一線道。凡聖相去多少。請上座下一轉語。如何是十身調御。答一轉話。非但參見投子。亦乃知雪竇長處。或若總道下繩床立。惜取眉毛。便下座。

舉。洞山聰和尚。每見新到便問。滄山水牯牛。上堂作麼生會。前後皆不相契。師到。亦乃垂問。師云。後人標榜。洞山擬道。師以坐具拂一下便行。洞山云。且來上座。師云。未參堂。

舉。雲門大師云。三乘十二分教。達磨西來。放過即不可。若不放過不消一喝。師隨舉了便喝。復云。大眾。好喝落在甚處。若要鼻孔遼天。辯取者一喝。便下座。

師因事示眾云。杜耳目於胎殼。掩玄象於霄外。而責宮商之異。辯玄素之殊底。是甚麼人。還知落處麼。那一箇者一箇。兼本三人。放過一著。便下座。

上堂云。三十年來尋劍客。有麼有麼。幾迴葉落又抽枝。衲僧眼光失却了也。自從一見桃花後填溝塞壑。直至如今更不疑敗軍之將。以拄杖卓地一下云看。便下座。

舉。歸宗問僧。甚處去。云諸方學五味禪去。宗云。我者裏有一味禪。為甚不學。僧云。如何是一味禪。宗便打。僧云。莫打。某甲會也。宗云。爾作麼生會。僧擬開口。宗又打。黃檗聞舉云。馬大師出八十四員善知識。問著箇箇扃轆轤地。只有歸宗老較些子。師云。以強欺弱有甚麼難。我者裏有一味禪。為甚麼不學。但向道。收待伊拈起。有般無眼漢。只管喫吽吽。雪竇門下誰敢。便下座。

上堂云。胡蜂不戀舊時窠。猛將不在家中死。若是箇漢。聊聞舉著。剔起眉毛便行。

一日六人新到。師問云。還有作家禪客麼。參頭云。和尚道什麼。師云。點即不到。僧擬議。師便喝。僧無語。師云。龍頭蛇尾。復問第二箇僧。指參頭云。和尚問。何不祇對。師與一掌。僧無語。師復指云。第三。其僧茫然。師云。一狀領過。

上堂。僧問。如何是時節因緣。師云。瞌睡漢。僧便喝。師云。詐惺惺。復云。譬若世界壞時大水競作。其間無量眾生。或沒未沒。互相悲號。仰望蒼蒼。皆云相救。當爾之時。四禪天人一見高聲便喝。咄哉眾生。我預曾報汝。令頻頻上來。汝都不聽。如今有甚麼救。處乃拍手一下。云歸堂。

上堂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挂在壁上。達磨九年不敢正眼覷著。如今衲僧要見。劈脊打。

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云。頭髻髻耳卓朔。學云不會。師云。堪笑堪悲。復云。不著便也不奈何。爾從江南江北來。笠子下為什麼搗破洛浦遍參底。

上堂云。乾坤把定即不無爾。作麼生是手擎日月底句。又云。周遊四天下道。我知有須彌頂上著得幾人。復云。舉步已經諸佛刹。是爾草鞋踏破多少。

上堂云。長髯烏芳樹不棲。喃喃獨語摩斯吒滄溟不入戰戰。却迴三十年後悟去。提起手云。咩咩。便下座。

上堂舉。在眾日。僧問如何是佛。師云。四眾圍繞。如何是涅槃。師云。雙林樹下。復云。便是釘髯鐵石漢也。卒話會不及歸堂。

有時豎起拄杖云。洪機在掌。排巨靈擎太華之峯。復橫按云。明鏡當臺。絕演若逐東西之徑。又以拄杖一劃云。比擬張麟兔亦不遇。便下座。

上堂云。不與一法作對。便是無諍三昧。或是箇漢聞我舉著。悉能坐斷。有甚麼近處。雖然如此。向後莫辜負人好。便下座。

上堂舉。古人道。明眼漢沒窠臼。我且問爾。各從德山臨濟下來。棒喝向爾不能施。語言向爾使不著。我既如此。

汝合必然。又作麼生露得箇消息。令雪竇知爾是箇風不入底漢去。便下座。

一日三僧辭。師把住云。天無門地無戶。亂走衲僧擬往何處。僧皆無對。師劈面唾云。枉喫我多少粥飯。便推出。

示眾云。摩竭正令。譬若披沙揀金。毘耶杜辭。頗類守株待兔。設使頓開千眼未辯機關。點著不來白雲萬里。

舉。永嘉云。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雲門大師拈起拄杖云。是色非色。師云。雪竇即不然。圓光一顆儻侗真如。神用六般和泥合水。猷窰人設齊且致。水中拈月致將一問來。

有時云。袖頭打領腋下剗襟。諸方一任剪裁。南山起雲北山下雨。衲子作麼話會。

一日上堂。大眾纔集。師云。一任諸方貶剝。便下座。

舉。僧問乾峯。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路頭在什麼處。乾峯云。在者裏。師代僧便喝。復有僧問長慶。長慶云。問取堂中第二座。師代僧云錯。復有僧問師。師云。墮坑落塹。自代云。作賊人心虛。

上堂云。糞掃堆上現丈六金身。遇賤則貴。赤肉團上壁立千仞。遇明則暗。鼻孔遼天底衲僧。試辯雪竇為人眼。

示眾云。一法不通萬緣方透。會與不會成群作隊。策著磕著一時拈却。管取乾坤獨露。便下座。

上堂云。禪河隨浪靜。定水逐波清。若拄杖子是浪。衲僧便七縱八橫。忽乾坤大地是浪。便見扶籬摸壁。且道放行好把定好一日云。春雷已發陽鳥未啼。迷身句即不問。爾透出一字作麼生道。

上堂云。巢知風穴知雨。靈利衲僧未可相許。若問如何。苦哉佛陀參。

舉。馬大師云。一切語言是提婆宗。以者箇為主。雲門大師云。好語只是無人問我。僧便問。如何是提婆宗。雲門云。西天九十六種。爾是最下種。師云。赤幡被者僧奪了也。便下座。

一日云。山河無隔礙。光明處處透。傅大士騎驢。入爾鼻孔裏。見爾諸人不惺惺。却歸雙林寺去也。便下座。

舉。僧問翠微。自到和尚法席。每沐上堂。不蒙一法示誨。意在於何。微云。嫌箇什麼。僧復問洞山。山云。爭怪得老僧。後有僧問法眼。眼云。祖師來也。師云。兩箇老漢。被者僧穿却。唯有法眼。與他同參。若是雪竇門下。喫棒了趕出。

上堂云。種種幻化。皆生如來圓覺。師云。住住。三世諸佛是幻。六代祖師是幻。天下老和尚是幻。復拈起拄杖云。拄杖子是幻。那箇是圓覺。良久以拄杖擊繩床一下云。幻出。大眾擬議。師云。者一隊漆桶。總無孔竅。以拄杖一時趁下。

舉。夾山問僧。甚處來。云湖南來。山云。曾到石霜麼。云要路經過。爭得不到。山云。承聞石霜有毬子話是否。云和尚也須急著眼。山云。作麼生是毬子。云越不出。云作麼生是毬杖。云勿手足。山云。老僧未曾與闍梨相識。出去。師云。雪竇親見者僧從石霜來。夾山因甚麼道。不相識。

舉。趙州問僧。甚處來。云雪峯來。州云。雪峯近日有何言句示徒。僧云。雪峯道。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爾諸人向什麼處屙。州云。爾若過嶺。我附箇鋤子去。師云。者僧既不從雪峯來。可惜趙州鋤子。

舉。僧問石霜。三千里外遠聞石霜有箇不顧。霜云是。僧云。只如萬像歷然。是顧不顧。霜云。我道不驚眾。僧云。

不驚眾是不與萬像合。如何是不顧。霜云。遍界不曾藏。師拈云。誰是不顧者。

示眾云。世界與麼廣闊為甚麼向雪竇手裏乞命。

上堂云。乾坤側。日月星辰一時黑。東西不辯南北不分底衲僧。向甚處見雪竇。

上堂。僧問。雪覆蘆華時如何。師云點。僧云。恁麼則為祥為瑞也。師云。兩重公案。復成一頌。雪覆蘆華欲暮天。謝家人不在魚船。白牛放却無尋處。空把山童贈鐵鞭。

師問大龍。語底默底不是。非語非默底更非。總是總不是。拈却大用現前。時人知有大龍如何。龍云。子有如是見解那。師云。這老漢今日瓦解冰消。至晚龍問師。那裏是老僧瓦解冰消處。師云。轉見不堪。拂袖便出。龍云。叵耐叵耐。師不顧。後舉似福嚴雅。雅云。何不與他本分草料。師云。和尚更買草鞋行脚始得。

僧問。只在目前。為甚麼再三不覩。師云截耳臥街。云黑豆未生芽時如何。師云。餒驢餒馬。云生芽後如何。師云。透水透沙。

## 明覺禪師語錄卷第二

### 明覺禪師語錄卷第三

參學小師允誠等編

#### 拈古

師舉。德山示眾云。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山云。爾是甚處人。云新羅人。山云。未踏船舷。好與三十棒。法眼拈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橛。圓明道。大小德山。龍頭蛇尾。師云。二老宿。雖善裁長補短捨重從輕。要見德山亦未可。何故德山大似握閩外威權。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劍。諸人要識新羅僧麼。只是撞著露柱底箇瞎漢。

舉。雪峯一日普請。自負一束藤。路逢一僧。峯便拋下。僧方擬取。峯便踏倒。歸舉似長生乃云。我今日踏者僧快。生云。和尚替者僧入涅槃堂始得。峯便休去。師云。長生大似東家人死西家助哀。也好與一踏。

舉。百丈再參馬祖侍立次。祖以目視禪床角頭拂子。丈云。即此用離此用。祖云。爾他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丈取拂子豎起。祖云。即此用離此用。丈挂拂子於舊處。祖便喝。百丈直得三日耳聾。師云。奇怪諸禪德。如今列其派者甚多。究其源者極少。總道百丈於喝下大悟。還端的也無。然刁刀相似。魚魯參差。若是明眼漢。瞞他一點不得。只如馬祖道爾他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百丈豎起拂子。為復如蟲禦木。為復啐啄同時。諸人要會三日耳聾麼。大冶精金應無變色。

舉。崇壽指凳子云。識得凳子周匝有餘。雲門云。識得凳子天地懸殊。師云。澤廣藏山理能伏豹。



舉。永嘉大師到六祖。繞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祖云。夫沙門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從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便喝。乃云。當時若下得者一喝。免見龍頭蛇尾。又再舉。繞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代祖師云。未到曹溪。與爾三十棒了也。

舉。仰山指雪師子云。還有過得此色者麼。雲門云。當時便與推倒。師云。只解推倒不能扶起。

舉。香巖垂語云。如人上樹。口噤樹枝。手不攀枝。脚不踏樹。樹下有人問西來意。不對則違他所問。若對又喪身失命。當恁時作麼生即是。有虎頭上座云。上樹即不問。未上樹請和尚道。巖呵呵大笑。師云。樹上道即易。樹下道即難。老僧上樹也。致將一問來。

舉。僧問魯祖。如何是不言言。祖云。爾口在什麼處。僧云。某甲無口。祖云。將什麼喫飯。僧無語。師云。好劈脊便棒。者般漢開口了合不得。合口了開不得。

舉。僧問雪峯。古澗寒泉時如何。峯云。瞪目不見底。僧云。飲者如何。峯云。不從口入。僧舉到趙州。州云不可從鼻孔裏入。僧却問趙州。古澗寒泉時如何。州云苦。云飲者如何。州云死。雪峯聞舉云。趙州古佛。從此不答話。師云。眾中總道。雪峯不出者僧問頭。所以趙州不肯。如斯話會。深屈古人。雪竇即不然。斬釘截鐵本分宗師。就下平高難為作者。

舉。僧問西堂和尚。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堂云。怕爛却去那。僧問長慶。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慶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師云。何不與本分草料。

舉。臨濟示眾云。我於先師處。三度喫六十棒。如蒿枝子拂相似。如今思一頓棒喫。誰為下手。僧出眾云。某甲下手。濟拈棒與僧。僧擬接便打。師云。臨濟放處較危。收來太速。

舉。欽山一日上堂。豎起拳又開云。開即為掌。五指參差。復握云。如今為拳必無高下。還有商量也無。一僧出眾豎起拳。山云。爾只是箇。無開合漢。師云。雪竇即不然。乃豎起拳云。握則為拳有高有下。復開云。開則成掌無黨無偏。且道放開為人好。把定為人好。開也造車。握也合轍。若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我也知爾向鬼窟裏作活計。

舉。僧問睦州。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州云。昨日有人問。趕出了也。僧云。和尚恐某甲不實。州云。拄杖不在。苕帚柄聊與三十。師云。睦州只有受壁之心。且無割城之意。

舉。棗樹問僧。近離甚處。云漢國。樹云。天子還重佛法也無。僧云。苦哉。賴值問著某甲。問著別人即禍生。云作箇什麼。僧云。人尚不見有。何佛法可重。云闍黎受戒多少時。僧云。二十夏。云大好。不見有人。便打。師云。者僧棒即喫要且去不再來。棗樹令雖行。爭奈無風浪起。

舉。趙州問婆子。什麼處去。云偷趙州笋去。州云。忽遇趙州又作麼生。婆子便掌。州便休去。師云。好掌。更下兩掌。也無勘處。

舉。保壽開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聖云。溜麼為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壽便歸方丈。師云。保壽三聖雖發明臨濟正法眼藏。要且只解無佛處稱尊。當時者僧若是箇漢。纔被推出。便掀倒禪床。直饒保壽全機。也較三千里。

舉。無業馬祖。僧問如何是佛。云莫妄想。師云。塞却鼻孔。又問。如何是佛。云即心是佛。師云。拄却舌頭。

舉。僧問德山。從上諸聖什麼處去。山云。作麼作麼。僧云。勅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山便休去。至來日山浴出。其僧過茶舉德山。山撫僧背一下。僧云。者老漢方始瞥地。師云。然精金百煉。須要本分鉗鎚。德山既以己方人。者僧還同受屈。以拄杖一劃云。適來公案且致。從上諸聖什麼處去。大眾擬議。師一時打趁。

舉。保福簽瓜次。太原孚上座到來。福云。道得與爾瓜喫。孚云。把將來。福度一片瓜與孚。孚接得便去。師云。雖是死蛇。解弄也活。誰是好手者。試請辯看。

舉。南泉示眾云。道非物外。物外非道。趙州出問。如何是物外道。泉便打。州云。和尚莫打某甲。向後錯打人去在。泉云。龍蛇易辯衲子難瞞。師云。趙州如龍無角。似蛇有足。當時不管盡法無民。直須喫棒了趁出。

舉。洞山到雲門。門問。近離甚處。山云查渡。云夏在甚處。山云。湖南報慈。云甚時離。山云去年八。月門云。放爾三頓棒。山至來日却上問訊。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什麼處。門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溜麼去。山於此大悟。師云。雲門氣宇如王。拶著便冰消瓦解。當時若據令而行。子孫也未到斷絕。

舉。一僧參馬大師。師畫一圓相云。入也打。不入也打。僧便入師便打。僧云。和尚打某甲不得。大師靠却拄杖休去。師云。二俱不了。和尚打某甲不得。靠却拄杖。擬議不來劈脊便打。

舉。興化問克賓維那。不久為唱道之首。賓云。不入者保社。化云。會來不入。不會不入。賓云。沒交涉。化便打。

乃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充設饌飯。至來日齋時。興化自白槌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即便趕出。師云。克賓要承嗣興化罰錢出院且致。却須索取者一頓棒始得。且問諸人。棒既喫了。作麼生索。雪竇要斷不平之事。今夜與克賓維那雪屈。以拄杖一時打散。

舉。僧問長慶。眾手淘金。誰是得者。慶云。有伎倆者得。僧云。學人還得也無。慶云。大遠在。師代者僧。當時便喝。復云。有伎倆者得一手分付。有伎倆者不得兩手分付。學人還得也無。蒼天蒼天。

舉。大慈示眾云。山僧不解答話。只是識病。時有僧出。大慈便歸方丈。師云。大凡扶豎宗乘須辯箇得失。且大慈識病不答話。時有僧出便歸方丈。雪竇識病不答話。或有僧出。劈脊便打。諸方識病不答話。有僧出必然。別有長處。敢有一箇動著。大唐天子只三人。

舉。趙州到黃檗。檗見來便關却方丈。州云。救火救火。黃檗便出擒住云。道道。州云。賊過後張弓。師云。直是好笑笑須三十年。忽有箇衲僧問。雪竇笑箇什麼。笑賊過後張弓。

舉。僧問鏡清。學人未達其源。乞師方便。清云。是什麼。源云。其源。清云。若是其源。爭受方便。師云。死水裏浸却有什麼用處。侍者問。適來成禪伊。清云無。侍者云。不成禪伊。清云無。侍者云。和尚尊意如何清云。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師云。猶較些子。雪竇不是減鏡清威光。要與者僧相見。是什麼源其源。三十年後與爾三十棒。

舉。僧問香林。如何是衲衣下事。林云。臘月火燒山。師云。臘月燒山萬種千般。翹松鶴冷踏雪人寒。達磨不會大難大難。

舉。本仁和尚。示眾云。尋常不欲向聲前句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時有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仁云。喚作色得麼。云如何是色不是色。仁云。喚作聲得麼。僧禮拜。仁云。且道。為汝說答汝話。若人辯得。有箇入處。師云。本仁也甚奇怪。要且貪觀天上。既非聲前句後。且作麼生入。

舉。雲門示眾云。老胡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喫却。貴圖天下太平。師云。便與掀倒禪床。

舉。國師三喚侍者。點即不到侍者三應。到即不點。將謂吾辜負汝。誰知汝辜負吾。瞞雪竇不得。雲門道。作麼生是國師辜負侍者處。會得也是無端。師云。元來不會。作麼生是侍者辜負國師。粉骨碎身未報得。師云。無端無端。

復舉。僧問投子。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投子云。抑逼人作麼。師云。垛根漢。僧問興化。化云。一盲引眾盲。師云。端的瞎。僧問玄沙。沙云。侍者却會。師云。停囚長智。僧問趙州。州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師便喝。僧問雪竇。雪竇便打。也要諸方點檢。乃成頌云。師資會遇意非輕。無事相將草裏行。負汝負吾人莫問。任從天下競頭爭。

舉。僧問智門和尚。如何是佛。云踏破草鞋赤脚走。僧云。如何是佛向上事。云拄杖頭上挑日月。師云。千兵易得一將難求。

舉。師祖問南泉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如來藏。云王老師與爾往來者是藏。師云。草裏漢。祖云。不往不來者。云亦是藏。師云。雪上加霜。祖云。如何是珠。師云。嶮。百尺竿頭作伎倆。不是好手。者裏著得箇眼。賓

主互換。便能深入虎穴。或不溜麼。縱饒師祖悟去也是龍頭蛇尾漢。

舉。僧禮拜雪峯。峯打五棒。僧云。某甲有什麼過峯又打五棒。師云。雪竇不曾與人葛藤。前五棒。日照天臨。後五棒。雲騰致雨爾若辯得。也好與五棒。

舉。馬大師令智藏馳書上徑山。山接書開見一圓相。於中下一點。國師聞舉云。欽師猶被馬師惑。師云。徑山被惑且致。若將呈似國師。別作箇什麼伎倆。免被惑去。有老宿云。當時坐却便休亦有道。但與劃破。若與麼。只是不識著。敢謂天下老師。各具金剛眼睛廣作神通變化還免得麼。雪竇見處也要諸人共知。只者馬師。當時畫出早自惑了也。

舉。鏡清問僧。趙州喫茶去。爾作麼生會。僧便出去。清云。邯鄲學步。師云。者僧不是邯鄲人。為什麼學唐步。若辯得出。與爾茶喫。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法身向上事。云向上與爾道即不難。作麼生會法身。僧云。請和尚鑑。云鑑即且致。作麼生會法身。僧云。與麼與麼。云者箇是長連床上學得底。我且問爾法身還喫飯麼。僧無語。師云。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過在什麼處。

舉。趙州訪茱萸纔上法堂。茱萸云。看箭。州亦云。看箭。茱萸云過。州云中。師云。二俱作家。蓋是茱萸趙州二俱不作家。箭鋒不相拄。直饒齊發齊中。也只是箇射垛漢。

舉。臨濟與普化去施主家齋。濟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為復是神通妙用。為復法爾如然。化踢倒飯床。濟云。太龜生。化云。者裏是甚所在。說龜說細。濟休去。至來日又同赴一施主齋。濟復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化又踢倒飯床。

濟云。太龜生。化云。瞎漢佛法說什麼龜細。濟吐舌。師云。兩箇老賊喫飯也不了。好與二十棒。棒雖行。且那箇是正賊。

舉。三角示眾云。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是蹉過。麻谷出云。蹉過即不問。如何是此事。角云。蹉過。谷便掀倒禪床。三角便打。師云。兩箇有頭無尾漢。眉毛未曾眨上。說什麼此事蹉過。有僧問。眉毛為什麼不眨上。師便打。

舉。睦州喚僧大德。僧迴首。州云。擔版漢。師云。睦州只具一隻眼。何故。者僧喚既迴頭。因甚却成擔版。

舉。巖頭參德山。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德山便喝。巖頭便禮拜。洞山聞舉云。若不是叢公。大難承當。巖頭云。洞山老漢不識好惡。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師云。然則德山門下。草偃風行。要且不能塞斷人口。當時纔禮拜。劈脊便打。非唯勦絕洞山。亦乃把定叢老。還會麼。李將軍有嘉聲在。不得封侯也是閑。

舉。巴陵示眾。祖師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既不是幡風。向什麼處著。有人與祖師作主。出來與巴陵相見。師云。雪竇道。風動幡動。既是風幡。向甚處著。有人與巴陵作主。亦出來與雪竇相見。

舉。則川與龐居士摘茶次。士云。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麼。川云。若不是老師。洎與龐公答話。士云。有問有答。蓋是尋常。川不管。士云。適來莫怪相借問麼。川亦不管。士喝云。者無禮儀漢。待我一一舉似明眼人去在。川拈茶籃便歸。師云。則川只解把定封疆。不能同生同死。當時好與捋下幞頭。誰敢喚作龐居士。

舉。僧問雲門。一言道盡時如何。門云。裂破。師彈指三下。

舉。僧問睦州。一言道盡時如何。州云。老僧在爾鉢囊裏。師呵呵大笑。

舉。本生和尚以拄杖示眾云。我若拈起。爾便向未拈起時作道理。我若不拈起。爾便向拈起時作主宰。且道。老僧為人在甚處。時有僧出云。不敢妄生節目。生云。也知闍黎不分外。僧云。低低處平之有餘。高高處觀之不足。生云。節目上更生節目。僧無語。生云。掩鼻偷香空招罪犯師云。者僧也善能切磋。爭奈弓折箭盡。然雖如此。且本生是作家宗師。拈起也天迴地轉。應須拱手歸降。放下也草偃風行。必合全身遠害。還見本生為人處也無。師復拈起拄杖云。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舉。僧問雪峯。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未審和尚見性如何。峯打三下。其僧復問巖頭。巖頭打三掌。師云。應病設藥。且與三下。若據令而行。合打多少。

舉。太原孚上座參雪峯。至法堂上顧視。雪峯便下看。知事師云。一千五百人作家宗師。被孚老一覷。便高豎降旗。孚至來日入方丈云。昨日觸忤和尚。峯云。知是般事。便休。師云果然。僧問雲門。作麼生是觸忤處。門便打。師云。打得百千萬箇。有什麼用處。直須盡大地人喫棒。方可扶豎雪峯。且道。太原孚具什麼眼。

舉。安國問僧。得之於心。伊蘭作栴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我要箇語具得失兩意。僧豎起拳云。不可喚作拳頭。國云。只為喚作拳頭。師云。無繩自縛漢。拳頭也不識。

舉。僧請益雲門大師玄沙三種病人話。門云。爾禮拜著。僧禮拜起。門以拄杖便拄。僧退後。門云。爾不是患盲。復



喚近前來。僧近前。門云。爾不是患聾。乃云。還會麼。僧云不會。門云。爾不是患瘧。僧於此有省。師便喝云。者盲聾瘧瘧漢。若不是雲門驢年去。如今有底或拈槌豎拂不管。教近前又不來。還會麼。不應諸方還奈何得麼。雪竇若不奈何。爾者一隊驢漢。有堪作箇什麼。以拄杖一時打趁。

舉。僧問香巖。如何是王索仙陀婆。巖云。過者邊來。師云。鈍置殺人。僧問趙州。王索仙陀婆時如何。州曲躬叉手。師云。索鹽奉馬。

舉。鼓山示眾云。若論此事。如一口劍。時有僧問。承和尚有言。若論此事。如一口劍。和尚是死屍。學人是死屍。如何是劍。山云。拖出者死屍。僧應諾。歸衣鉢下。打撲便行。山至晚問首座。問話僧在否。座云。當時便去也。山云。好與二十棒。師云。諸方老宿總道。鼓山失却一隻眼。殊不知。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然雖如此。若仔細點檢來。未免一時埋却。

舉。睦州問武陵長老。了即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作麼生。云和尚問誰。州云。問長老。云何不領話。州云。我不領話爾不領話。師云。墮也墮也。復云。者葛藤老漢好與劃斷。拈拄杖云。什麼處去也。

舉。仰山坐次。大禪佛到翹一足云。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唐土六祖亦如是。和尚亦如是。某甲亦如是。山下禪床打四藤條。師云。藤條未到打折。因什麼只與四下。須是箇斬釘截鐵漢始得。大禪後到霍山自云。集雲峯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參。山云。打鐘著。禪便走。師云。者漢雖見機而變。爭奈有頭無尾。

舉。玄沙與天龍入山見虎。龍云。前面是虎。沙云。是汝。師云。要與人天為師。前面端的是虎。

舉。南泉山下有一菴主。行僧經過謂菴主云。近日南泉和尚出世。何不去禮拜。主云。非但南泉直饒千佛出興。亦不能去。泉聞令趙州去看。州見便禮拜。主不管。州從西過東。主亦不管。州又從東過西。主亦不管。州云。草賊大敗。拽下簾子便行。歸舉似南泉。泉云。從來疑著者漢。師云。大小南泉趙州。被箇擔版漢勘破了也。

舉。僧問風穴。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穴云。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華鮮。曾有僧問雪竇。對他道。劈腹剜心。又且如何。復云。因風吹火別是一家。傷鼈恕龜必應有主。

舉。巖頭雪峯欽山到德山。欽山問。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德山作麼生道。山云。爾試舉天皇龍潭底看。欽山擬議。德山便打。欽山被打。歸延壽堂云。是即是。打我大殺。巖頭云。爾恁麼。他後不得道見德山。師云。諸禪德。欽山致箇問端。甚是奇特。爭奈龍頭蛇尾。爾試舉天皇龍潭底看。坐具便撼。大丈夫漢捋虎鬚也是本分。他既不能。德山令行。一半。令若盡行。雪峯巖頭總是涅槃堂裏漢。

舉。僧問智門和尚。如何是般若體。云蚌含明月。僧云。如何是般若用。云兔子懷胎。師云。非唯把定世界。亦乃安貼邦家。若善能參詳。便請丹霄獨步。

舉。烏臼有玄紹二上座到。臼云。二禪伯。近離甚處。云江西。臼便打。僧云。久聞和尚有此機要。臼云。爾既不會。第二箇近前來。僧擬議。臼亦打云。同坑無異土。參堂去。師云。宗師眼目。須至恁麼。如今翅孽海直取龍吞。有般漢眼目未辯東西。拄杖不知顛倒。只管說照用同時。人境俱奪。

舉。僧辭大隨。隨問。甚處去。云峨眉禮拜普賢去。隨豎起拂子云。文殊普賢總在者裏。僧畫一圓相拋於背後。隨云。侍者將一貼茶與者僧。雲門別云。西天斬頭截臂。者裏自領出去。師云。殺人刀活人劍。具眼底辯取。

舉。雪峯問僧。見說大德曾為天使來是否。云不敢。峯云。爭解與麼來。僧云。仰慕道德。豈憚關山。峯云。汝猶醉在出去。僧便出。峯乃召大德。僧迴首。峯云。是什麼。僧亦云是什麼。峯云。者漆桶。僧無語。峯却顧謂鏡清云。好箇師僧。向漆桶裏著到。清云。和尚豈不是據款結案。峯云。也是我尋常用底。忽若喚迴是什麼。被他道者漆桶。又作麼生。清云。成何道理。峯云。我與麼及伊。爾又道據款結案。他與麼及我。又道成何道理。一等是什麼時節。其間有得不得。清云。不見道。醍醐上味為世所珍。遇此之人翻成毒藥。師云看他父子相投。言氣相合。知者謂粉骨碎身。此恩難報。不知者謂扶高抑下。臨危悚人。毒藥醍醐千載龜鑑。還會麼。者漆桶。

舉。僧問大梅。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梅云。西來無意。僧舉到鹽官。云一箇棺材兩箇死漢。玄沙聞舉云。鹽官是作家。師云。三箇也得。

舉。雲門問新羅僧。爾是甚處人。云新羅人。門云。將什麼過海。云草賊大敗。門云。為什麼在我手裏。云恰是。門云。一任教趯。師云。雲門老漢龍頭蛇尾。放過者僧為什麼在我手裏。恰是劈脊便打。

舉。北禪問僧。近離甚處。云黃州。禪云。夏在甚處。云資福。禪云。福將何資。云兩重公案。禪云。爭奈在我手裏。云在手裏即收取。禪便打。者僧不甘。隨後趁出。師云。

奇怪宛有超師之作。還知者僧麼。只解貪前不能顧後。若在雪竇手裏。棒折也未放在。

舉。睦州示眾云。我見百丈不識好惡。大眾方集。以拄杖一時打下。復召。大眾迴首。丈云。是什麼。有什麼共語處。黃檗和尚大眾方集。以拄杖一時打下。復召。大眾迴首。檗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猶較些子。師云。說什麼猶較。直是未在。若據雪竇。眾集一時打下便休。或有箇無孔鐵槌。為眾竭力善能擔荷。可以籠罩古今乾坤把斷。師驀拈拄杖云。放過一著。

舉。玄沙見鼓山來。作一圓相。山云。人人出者箇不得。沙云。情知爾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山云。和尚又作麼生。玄沙云。人人出者箇不得。山云和尚溜麼道得。某甲為什麼不得。沙云。我得爾不得。師云。只解貪觀白浪。不知失却手撈。

舉。南泉示眾云。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麼。一僧出眾云。某甲買。泉云。不作貴不作賤。作麼生買。僧無語。臥龍代云。和尚屬專甲。禾山云。是何道理。趙州云。明年與和尚作領布衫。師云。雖然作家競買。要且不解輪機。且道。南泉還肯麼。雪竇也擬酬箇價直。令南泉進且無門退亦無地。不作貴不作賤作麼生買。別處容和尚不得。

舉。茱萸把一橛竹上堂云。還有虛空裏釘得橛麼。時有靈虛上座出云。虛空是橛。茱萸便打。虛云。莫錯打某甲。茱萸休去。師云。若要此話大行。直須打了趁出。

舉。夾山與定山。同行言話次。定山云。生死中無佛則無生死。夾山云。生死中有佛則不迷生死。互相不肯。同上大梅。相見了具說前事。夾山問。未審那箇親那箇疎。梅云。一親一疎。山又問。那箇親。梅云。且去明日來。夾山至來

日又問。未審那箇親。梅云。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夾山住後云。我當時在大梅失却一隻眼。師云。夾山畢竟不知換得一隻眼。大梅老漢當時聞舉。若以棒一時打出。豈止劃斷兩人葛藤。亦乃為天下宗匠。

舉。僧問保福。雪峯平生有何言句。得以羴羊挂角。時福云。我不可作雪峯弟子不得。師云。一千五百箇布衲保。福較些些子。

舉。僧問長慶。羴羊未挂角時如何。慶云。草裏漢。云挂角後如何。慶云。亂叫喚。云畢竟如何。慶云。驢事未了馬事到來。師云。寧可碎身若微塵。終不瞎箇眾生眼。長慶較些些子。復云。一般漢設使羴羊未掛角。也似萬里望鄉關。

舉。僧問巴陵。祖意教意同別。陵云。雞寒上樹鴨寒下水。僧問睦州祖意教意同別。州云。青山自青山。白雲自白雲。師云。問既一般。答亦相似。其中有利他自利。瞞人自瞞。若撿點分明。管取解空第一。

舉。趙州示眾云。今夜答話去。有解問者出來。時有僧出。州云。比來拋磚引玉。引得箇墜子。法眼和尚遂乃舉。問覺鐵嘴。先師意作麼生。覺云。如國家拜將。乃問。甚人去得。時有人出云。某甲去得。云爾去不得。法眼云。我會也。師云。靈利漢聞舉便知落處。然雖如此。放過覺鐵嘴。夫宗師語不虛發。出來必是作家。因什麼拋磚引墜。諸禪德。要識趙州麼。從前汗馬無人見。只要重論蓋代功。

舉。耽源辭國師。歸省覲馬祖。於地上作一圓相。展坐具禮拜。祖云。子欲作佛去。源云。某甲不解捏目。祖云。吾不如汝。師云。然猛虎不食其子。爭奈來言不豐。諸人。要識耽源麼。只是箇藏身露影漢。

舉。滄山問仰山。甚處來。云田中來。滄云。田中多少人。山插下鋤子。叉手而立。滄云。南山大有人刈茆。山拈得鋤子便行。玄沙云。我當時若見。與踏倒鋤子。鏡清云。不奈船何。打破屎斗。僧問明招。古人意在插鋤處叉手處。招喚某甲。僧應諾。招云。還曾夢見仰山麼。師云。諸方老宿咸謂。插鋤話奇特。也大似隨邪逐惡。若據雪竇見處。仰山被滄山一問。真得草繩自縛去。死十分。

舉。玄沙問僧。近離甚處。云瑞巖。沙云。瑞巖有何言句。僧云。長喚主人翁。白云諾醒醒著。他後莫受人瞞。沙云。一等是弄精魂甚奇怪却云。何不且在彼中。僧云。瑞巖遷化也。沙云。如今還喚得應麼。無對。師云。蒼天蒼天。

舉。雪峯問僧。近離甚處。云覆船。峯云生死海未渡。為什麼覆船。師代云。久嚮雪峯。侍者老漢擬議。拂袖便行。其僧當時無語。歸舉似覆船。船云。何不道渠無生死。僧再至雪峯舉此語。峯云。此不是爾語。云是覆船恁麼道。峯云。我有二十棒。寄與覆船。二十棒老僧自喫。不干闍梨事。師云。能區能別。能殺能活。若也辯得。天下橫行。

舉。德山圓明示眾云。但有問答。只豎一指頭。寒則普天普地寒。師云。什麼處見俱胝老。熱則普天普地熱。師云。莫錯認定盤星。森羅萬像徹下孤危。大地山河通上嶮絕。甚麼處得一指頭禪。

舉。僧問南院。從上諸聖什麼處去。院云。不上天堂即入地獄。云和尚作麼生。院云。還知寶應老落處麼。僧擬議。院以拂子驀口打。復喚僧近前云。令合是爾行。又打一拂子。師云。令既自行。且拂子不知來處。雪竇道箇瞎。且要雪上加霜。

舉。保福問長慶。盤山道。光境俱忘。復是何物。洞山道。光境未忘。復是何物。據二老宿。總未得勦絕。作麼生道得勦絕去慶良久。福云。情知向鬼窟裏作活計。慶云。爾作麼生。福云。兩手扶犁水過膝。師云。俱忘未忘總由我。保福因什麼道未得勦絕。酌然能有幾箇。諸人又作麼生道。免得長慶在鬼窟裏。師云。柳絮隨風自西自東。

舉。大梅聞鷓鴣鳥聲謂眾云。即此物非他物。汝善護持吾當逝矣。師云。者漢生前莽鹵。死後顛顛。即此物非他物。是何物。還有分付處也無。有般漢不解截斷大梅脚跟。只管道貪程太速。

舉。雪峯示眾云。望州亭與爾相見了也。烏石嶺與爾相見了也。僧堂前與爾相見了也。保福問鵝湖。僧堂前且致。望州亭烏石嶺什麼處相見。鵝湖驟步歸方丈。保福便入僧堂。師云。二老宿。是即是。只知雪峯放行。不見雪峯把定。忽有箇衲僧出問。未審雪竇作麼生。豈不是別機宜識休咎底漢。還有望州亭烏石嶺相見底衲僧麼。良久云。擔版禪和如麻似粟。

舉。趙州問大慈。般若以何為體。慈云。般若以何為體。州呵呵大笑。至來日州掃地次。大慈却問。般若以何為體。州放下掃帚呵呵大笑。師云。前來也笑後來也笑。笑中有刀。大慈還識麼。直饒識得。也未免喪身失命。

舉。德山一日飯遲。自掌鉢至法堂上。雪峯見云。者老漢鍾未鳴鼓未響。托鉢向什麼處去。德山便回。峯舉似巖頭。頭云。大小德山。不會末後句。山聞舉令侍者喚巖頭至方丈。問爾不肯老僧那。巖頭密啟其意。山至來日上堂。與尋常不同。巖頭到僧堂前。撫掌大笑云。且喜得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何。雖然如此。只得三年。明招代德山云。咄

咄。沒處去沒處去。師云。曾聞說箇獨眼龍。元來只有一隻眼。殊不知。德山是箇無齒大蟲。若不是巖頭識破。爭得明日與昨日不同。諸人要會末後句麼。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

舉。雪峯一日見獼猴乃云。者獼猴各各背一面古鏡。三聖便問。歷劫無名。何以彰為古鏡。峯云。瑕生也。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峯云。老僧住持事煩。師云。好與二十棒。者棒放過也好。免見將錯就錯。

舉。僧問國師。如何是本身盧舍那。云與老僧過淨瓶來。僧將到淨瓶。云却安舊處著。僧復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云古佛過去久矣。雲門大師道。無朕跡。師云。直得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爭得無。還會麼。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

舉。僧問洞山。時時勤拂拭。莫遣惹塵埃。為什麼不得他衣鉢。山云。直饒道本來無一物。也未合得他衣鉢。且道。什麼人合得。僧下九十六轉語。皆不相契。末後云。設使將來他亦不要。洞山深肯。師云。他既不受是眼。將來底必應是瞎。還見祖師衣鉢麼。若於此入門。便乃兩手分付。非但大庾嶺頭一箇提不起。設使闔國人來。且欸欸將去。

舉。僧問投子。依稀似半月。髣髴若三星。乾坤收不得。師於何處明。子云。道什麼。云想師只有湛水之波。且無滔天之浪。子云。閑言語。師云。投子古佛。不可道不知。若點檢來。直是天地懸隔。纔問。便和聲打。

舉。洛浦久為臨濟侍者。到夾山問。自遠趨風。乞師一接。山云。目前無闍梨。此間無老僧。浦便喝。山云。住住闍梨。莫草草忽忽。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爭教無舌人解語。浦無對。山便打。師云。者漢可悲



可痛。鈍致他臨濟。他既雲月是同。我亦溪山各異。說什麼無舌人不解語。坐具劈口便搥夾山。若是箇知方漢。必然明窓下安排。

舉。三聖問雪峯。透網金鱗以何為食。峯云。待汝出網來向汝道。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峯云。老僧住持事煩。師云。可惜放過。好與二十棒。者棒一棒也饒不得。直是罕遇作家。

舉伏牛為馬祖馳書到國師處。國師問。馬祖有何言句示人。牛云。即心是佛。國師云。是什麼語話。良久再問。更有什麼言句。牛云不是心不是物不是物。國師云。猶較些子師代當時便喝。牛却問。和尚此間如何。國師云。三點如流水。曲似刈禾鎌。師云是什麼語話。也好與一撈。見之不取。千載難忘。

舉。玄沙問鏡清。我不見一法為大過患。爾道不見什麼法。清指露柱云。莫是不見者箇法麼。沙云。浙中清水白米從爾喫。佛法則未在。師云。大小鏡清。被玄沙熱瞞。我當時若見。但只向道。靈山授記也未到如此。

舉。先報慈問僧。近離甚處。云臥龍。慈云。在彼多少時。云經冬過夏。慈云。龍門無宿客。為什麼在彼許多時。云師子窟中無異獸。慈云。爾試作師子吼看。云若作師子吼即無和尚。慈云。念汝新到。且放三十棒。師云。奇怪諸禪德。若平展則兩不相傷。據令則彼此俱嶮。還點檢得麼。

舉。船子云。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師云。者漢勞而無功。忽若雲門道。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又作麼生免此過。良久云。莫謂水寒魚不食。如今釣得滿船歸。

舉。投子問巨榮禪客。老僧未曾有一言半句挂諸方耳目。何用要見山僧。僧云。到者裏不施三拜。要且不甘。子云。出家兒得恁麼沒碑記。僧繞禪床一匝而出。子云。有眼無耳朵。六月火邊坐。師云。也不得放過。纔轉便與擒住便喝。是誰不甘。若跳得出。不妨是一員衲僧。

舉。祖師道。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拄杖子是塵。有甚麼過。過既無。應合辯主。所以道。糞掃堆上現丈六金身。且拈在一邊。赤肉團上壁立千仞。又放過一著。直饒八面四方。正好連架打。

舉。古云。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忽若有箇漢。信得及。把得住。不受人瞞。祖佛言教是什麼熱碗鳴聲。便請高掛鉢囊。拗折拄杖。管取一員無事道人。又云。眼裏著得須彌山。耳裏著得大海水。一般漢受人商量祖佛言教。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却須挑起鉢囊。橫擔拄杖。亦是一員無事道人。復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然後沒交涉。三員無事道人中。要選一人為師。

### 明覺禪師語錄卷第三

## 明覺禪師瀑泉集卷第四

### 參學小師圓應編

師自兩處道場。多應機語句。門人集之。離三已行於世。斯所紀者。乃垂帶自答。及古今因緣。朝暮提唱。辭意曠嶮。而學黨未喻。復致之請益。師蓋不獲已。隨所疑問。以此以彼。乍放乍收。或抑或揚。或代或別。近百五十則。實一時之能事也。況圓應忝預參承。寧忘捃拾。然多聞未益。誠有愧於宗師。必記諸善言。諒無譏於弟子。可命曰瀑泉集。意以飛流無盡為義。凡知我者幸同味焉。時天聖八年八月十五日。圓應序。

上堂。汝等諸人。盡是久經陣敵慣戰作家。倚天長劍即不問。爾作麼生是袖裏藏鋒。代云。寡不敵眾。又云彼此。

上堂。寡不敵眾。什麼人分上事。代云。總由和尚。又云彼此。又云。龍蛇易辯。衲子難瞞。許爾眼正頂後一相。拈得也無。代云收。

有時云。收之一字。飲氣吞聲。作麼生辯。代云。衲子難瞞。

或云。傾湫倒嶽。尋常之用。不涉泥水。道將一句來。代云。三千里外。

示眾云。三千里外還且如何。代云過。或云。佛未出世時。一人人鼻孔遼天。出世後為什麼杳無消息。代云。賊不打貧兒家。問僧云。賊不打貧兒家。因什麼却打。代云。須到如此。

或云。祖師不到處。時人知有。時人不知處。過在祖師。作麼生辯。代云。不得春風華不開。

上堂云。不得春風華不開。箇箇道我會。會即且致。作麼生舉。代云。時人相師。又云。空劫已前徒指注。空劫之後錯商量。正當空劫什麼人為主。代云。本是將軍致太平。

有時云。太平本是將軍致。莫錯認定盤星。我為拈了也。還會麼。代云。掩面。出去。

或云。交鋒兩刃。要定生死。彼此無傷。功勳不立。作麼生是將軍正令。代云。到即不點。

或云。到即不點。還甘也無。代云。赤心片片。

有時云。釋迦老子出氣不得。甚麼處誚訛。代云。填溝塞壑。又代云。退身三步。問云。填溝塞壑負恩者多。甚處見老底。代云。香積世界。

或云。五千四十八卷。止啼之說。如今啼止也。還我黃葉來。代云。事不孤起。

有時云。事不孤起。爾也分一半。代云。哪。又云。合到某甲。又云。單傳心印過犯彌天。甚人委悉。代云。須見如此。

上堂。須見如此。著甚來由。代云。也是。

或云。善來文殊。還知敗闕麼。代云。一箭兩垛。

或云。一箭兩垛。為什麼却敗闕。代云。善來文殊。

或云。乾坤崩陷且致。再見天日。道將一句來。代云。悔不慎當初。

有時云。悔不慎當初。便下座。却問僧。他後作麼生舉。代云。好事不如無。

有時云。雄兵百萬且定鞭疆。劍客三千若為驅使。代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A1]示眾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何似生。代云。孟常門下。或云。一筆勾下不甘底出來。代云。只宜拄杖子。

上堂云。只宜拄杖子。句下屬何人。代云傍觀者。

或云。威音王已前無師自悟。是第二句。還我第一句來。

代云。掃土而盡。問僧。掃土而盡。爾還知麼。代云。因誰致得。

有時云。三世諸佛說夢。六代祖師說夢。翠峯今日說夢。還有夢見底麼。代云。掀倒禪床。

或云。掀倒禪床。蓋是本分。過在什麼處。代云。惱亂春風卒未休。

或云。奔流度刃也是尋常。啐啄同時略請相見。代云。什麼處去也。

上堂云。什麼處去也。代云。日月易流。又云。針眼裏藏身即不問。爾作麼生是遊戲十方。代云。踞虎頭收虎尾。

一日云。踞虎頭收虎尾。諸方未曾見。代云也是。

或云。上來則擾擾。端坐則昏昏。脫灑一句作麼生道。代云。春無三日晴。

[A2]示眾云。春無三日晴。去住還堪笑。且問諸衲僧。曬却何時了。代云。某甲只管看。

或云。有佛法處不得住。無佛法處急走過。趙州為什麼摘楊華。代云。更事多矣。問僧。更事多矣亦要商量。代云。莫教屈著。

有時云。明眼衲僧入門便話墮。三十年後誰是知音。代云。拂袖便出。

有時云。拂袖便出。也好與三十棒。代云。賊過後張弓。

或云。七縱八橫。拈却把定乾坤眼。為什麼却有沙。代云。黃連未是苦。

或云。黃連未是苦。黃蘗好為隣。復問還辯得這時節麼。僧云不會。自代云。抑[A3]已而已。

或云。繞天下行脚。到處豈無尊宿相為。還有盡力道得底句麼。代云。口只堪喫飯。

上堂云。口只堪喫飯。雲門大師拈了也。爾來者裏聽什麼碗鳴聲。以拄杖一時打下。代僧當時但近前把住拄杖云。和尚。今日困。又云。[A4]關楔子即不問。上座作麼生是牛頭橫說豎說。代云。著甚來由。

一日云。著甚來由。便下座。代云。能有幾箇。

有時拈起拄杖云。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復以拄杖畫一畫云。百千諸佛諸代祖師。盡向翠峯乞命。代云。官不容針。

或云。舉一明三。為甚不著便。代云。作賊人心虛。又云。文殊起佛見法見。貶向二鐵圍山。衲僧起佛見法見。列在三條椽下。翠峯起佛見法見。誰敢覷著。代云。秤尺在手。

或云。洞庭湖水一吸淨盡。魚鼈向甚處藏身。代云。喫。又云。喝下承當。崖州萬里。棒頭薦得。別有條章。作麼生是衲僧本分。代云。惡。

或云。虛空為鼓須彌為槌。王老師不打。還肯得諸方也無。代云。千年田八百主。

有時云。髑髏常千世界。鼻孔摩觸家風。拈却別致一問來。代云。祖師遺下。又云。爾若龜頭鼈頭向後道親見翠峯好。代云。何必。

上堂。天不能蓋地不能載。衲僧坐斷如恒河沙。鬧市裏指出一箇來。代云。便擲傍僧。

或云。生門易過死門難入。逆順無拘底。為什麼不垂手。代云。收得安南又憂塞北。

或云。荒田不揀草變為金。信手拈來金變為草。古聖日用不知且致。爾為什麼臨機道得。代云。如蟲禦木。

上堂云。如來惟一說無二說。穿却衲僧鼻孔。換却衲僧眼睛。即得。若教我明破。恐帶累爾。不是好人。代云。欲見其師先觀弟子。

或云。諸佛有難炭庫裏。眾生有難火焰裏。爾衲僧不得動著。代云。魯般繩墨。

或云。火待日熱風待月涼。北斗南星句。不要爾道。留與後人貶剝。代云。一言已出。駟馬難追。

上堂云。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園頭甚要古人道了也。因什麼知而故犯。代云。爭奈轉多。問僧。我道轉多。爾作麼生。僧云。某甲不會。師云。惱亂春風卒未休。

或云。本分事道。我知有將錯就錯。甚人承當。代云。不惜眉毛者。

或云。年來一度春也。畢竟事作麼生代云。藏身露影。

或云。至道無難惟嫌揀擇。德山不在付與黃蘗。代云。洗脚上船。復問僧云。我恁麼道。正是時人窠窟。趙州直得五年分疎不下。爾何不救取。僧無語。師云。雪峯道底。

上堂云。開門待知識。知識不來過。直得出門相接。為什麼土曠人稀。代云。和尚年老。

或云。放憨道著藥忌。即不管爾。死中得活。致將一問來。代云。略無些子。

上堂云。遠則照近則明。爾會也。笠子拄杖拈放一邊。入水見長人作麼生辯。代云平出。

或云。因一事長一智。針筒藥袋不得失却。如履輕冰。道將一句來。代云。以己妨人。又云。會則事同一家。且放爾過。不會則東西南北。付與驢年。代云。一日便頭白。

或云。今日也恁麼。明日也恁麼。第三第四不問爾。後五日事作麼生。若道只恁麼。代云。苦哉佛陀耶。

有時云。什麼劫中無祖佛。爾不著便猶可。代云。解笑底亦少。

或云。朝堂門下難舉令。雲門道底不要。代云但咳嗽一聲。

一日云。謀臣猛將用不著。到即不點。是什麼人。代云。不犯之令。

上堂云。若道得隔身句。知爾是箇了事人。忽若總道不得。我也知爾親。代云。猛虎不食其子。

一日云。千兵易得一將難求。上將來也三軍在什麼處。代云。退後退後。

或云。閫內者不出。閫外者不入。將相雙行句。作麼生道。代云。弔民伐罪。

因普請問僧。甚處來。云摘茶來。師云。茶園裏有玄沙見底。還見麼代但指露柱云。和尚問。又問僧。甚處來。云摘茶來。師云。人摘茶茶摘人不問。爾無底籃子重多少。代云。慣得其便。又問僧。甚處來。云摘茶來。云茶叢列作鼻孔。茶葉是爾眼睛。作麼生摘。代云。今日不著便。

一日云。佛法不用學。觸目皆成滯。百成既未遊。樓閣門長閉。勸君迴首看。請下一轉語自云。莫辜負人好。

一日問僧。南泉斬猫兒。爾作麼生會。云有什麼難。師云。作麼生。無語。代云。一刀兩段。

一日遊園次。問僧。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明得箇什麼邊事。僧無對。代云平出。

一日請益退。侍者問訊云。和尚不易。師云。有什麼不易。無對。師代云。法堂上寸草不生。僧便禮拜。師云。若不是我。



師一日問僧。諸方道不得底句。爾作麼生道。僧云。天平地平。云。溜麼。則王老師不如爾。僧無語。師云。只道得一半。

師一日見僧來。師云。是什麼物與麼來。僧云。口痛祇對和尚不得。師云。鼻孔爾。僧無語。師云。黃連未是苦。

師一日見二僧來。拈起拄杖云。與爾二人分取。僧云。只恐和尚不平。第一僧云。那上座先到雪竇。師云。有功者賞。

師一日見二化主城中歸。問云。爾憑箇什麼。入城教化眾生。僧云。雖有好心。且無好報。第二僧云。禍不入慎家之門。師云。近火先焦。

師一日晚參。問僧。是什麼時候也。僧應諾。師便喝僧云。和尚何不領話。師云。日勢稍晚。

師一日見僧來。拈起拄杖云。我兩手分付。爾作麼生。僧退身云。不敢。師云。為什麼棒上不成龍。僧云。三十年後恐辜負和尚。師放下拄杖云。吽吽。

師一日問僧。爾見雪竇後錄未。僧云見了。師云。向甚處見我。僧云。也知和尚是川中人。師將拄杖打一下云。夢見。

師一日見僧出歸。師云。鬧市裏還見天子麼。僧無語。師代云。非但。又云。苦哉佛陀。

一日十數僧待立次。師云。佛法無人說。雖慧不能了。復問僧。還有無師自悟底麼。眾無語。師云。負命者上鉤。

師因在莊。數僧侍立次。師問云。維摩老云。步步是道場。這裏何似山裏。眾下語師皆不諾。師代云。只恐和尚不肯。

師一日問僧。爾作箇什麼來。僧云。合靈寶丹來。師云。靈即不問。作麼生是寶。僧云。不敢祇對和尚。師不肯。自代云。洎與和尚答話。

師一日問僧。爾浴未。僧云。某甲此生不浴。師云。爾不浴圖箇什麼。僧云。今日被和尚勘破。師云。賊不打貧兒家。

師一日同僧遊山次。到開山和尚塔頭。僧云。見說開山便是黃巢。師云。黃巢是草頭天子。為什麼却作住山人。僧云。忌辰也好與他設粥。師不肯。自代云。賞不避仇讎。

師一日同三五僧看種田。師云。靈苗無根。作麼生種。僧云。明年更有新條在。師云。爾問我。我與爾道。僧便問。師云。分付田舍奴。

師一日出城。見下院山主。師云。既是山主。為什麼却在城中。山主無語。師自云。負命者上鉤來。

師一日與數僧遊山次。見牯牛舉頭。師問。牯牛舉頭作什麼。僧云。怕和尚穿却。師不肯。自云。看入草底。

師一日燒亡僧。師問僧。還將得火來麼。僧云。將得來。師云。弄假像真。

師一日問僧。甚處來。僧云浴來。師云。三身中那一身浴。僧云。或鼓聲前或鼓聲後。師云。飽叢林。

師一日問僧。爾尋常為什麼不上來。僧云。長上來只是門閉。師云。為什麼不入來。僧云來也。師云。賊過後張弓。

師一日為首座寫真。師云。既是首座。為什麼却有兩箇。首座云。爭之不足。師云。爾問我。我與爾道。首座擬問。師云。雪竇門下。

宋太宗皇帝。因事六問。當時無人奏對。因入寺見僧看經。問云。看什麼經。對云。仁王經。帝云。既是寡人經。為甚在卿手裏。師代云。皇天無親唯德是輔。

因入塔院。問僧。卿是甚人。僧云。塔主。帝云。此是寡人塔。為什麼卿作主。代云。蓋國咸知。

因僧燒却藏經。朝見告乞。宣問。昔日摩騰不燒。如今為什麼燒却。代云。陛下不忘付囑。

因帝夜夢。神人報云。請陛下發菩提心。帝至曉宣問左右街。菩提心作麼生發。代云。實謂今古罕聞。

因僧朝見。帝問。甚處來。云臥雲來。帝曰。朕聞臥雲深處不朝天。為什麼却到這裏。代云。難逃至化。

因僧朝見。帝賜坐。僧云。陛下還記得麼。帝云。甚處相見來。僧云。靈山一別直至如今。帝曰。以何為驗。僧無對。代云。貧道得得而來。

唐憲宗迎舍利。現五色光。百辟俱賀。惟韓愈端立。帝問。百僚皆賀。卿為甚不賀。愈曰。臣曾看經來。佛光非青黃赤白等相。此是神龍荷助之光。帝云。作麼生是佛光。代云。陛下高垂天鑑。

裴相公。捧一尊佛像於黃檗前跪云。請師安名。檗云。裴休。師代相公。當時便喝。

廣南劉王。請雲門入內。於含春殿坐次。帝令鞠常侍宣問。靈樹果子熟也末。門云。甚年中得信道生。師代進語云。猶帶酸澁在。又代雲門云。聖意難測。又云。諾諾。復宣問。如何是禪。云皇帝有勅臣僧對。代進語云錯。又代雲門云。念以臣僧年邁。

龍光問僧。名什麼。云自觀。光云。自觀見什麼。代云。有誤龍光。

悟空禪師問座主。講什麼經。云法華經。空云。有說法華經處。我現寶塔當為證明。座主讚請甚人證明。代云。私通車馬。

投子示眾云。汝等諸人盡道。我實頭。若出門三步。有人問爾。作麼生是投子實頭處。作麼道。代云。疑殺天下人。

有老宿。見官人手中執笏。乃問。在官人手中為笏。在天子手中為珪。在老僧手中喚作什麼。代云。弄巧成拙。

四祖到牛頭後庵。見虎便作怕勢。牛頭云。和尚猶有這箇在。祖云。適來見什麼。代云。但亦作怕勢。又代云。洎合放過。

僧問惠濟。古人道。得坐披衣向後自看。如何是得坐披衣。濟云。暢我平生。代云。諾諾。

問投子。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投子云。打水用桶。舀粥用杓。代云。爭得不問。

玄沙見孚上座。便云。新到相看。孚云。已相見了也。沙云。什麼劫中曾相見來。孚云。莫瞌睡。別云。這賊敗也。

玄沙與地藏在方丈說話夜深。沙云。侍者關隔子門。汝作麼生出得。地藏云。喚什麼作門。別云。珍重便行。

崇壽問僧。泉眼不通被沙礙。道眼不通被甚麼礙。僧云。眼礙。別云。強將下無弱兵。

保福在疾。問僧。我與爾相識年深。有何名方妙藥相救。僧云。甚有。聞說和尚不解忌口。別云。只恐難為和尚。

有西天聲鳴三藏。到王大王處。王令玄沙驗過。玄沙以銅火箸擊鐵火爐。問三藏云。是什麼聲。云銅鐵聲。沙云。大王莫受外國人瞞。師別云。大王宜加信敬。又別三藏云。莫瞞外國人。

國師問座主。講什麼經。云金剛經。國師云。最初是什麼字。座主云。如是。國師云。是什麼。別云。以拄杖便打。

陸郎中問仰山。如何是不斷煩惱而入涅槃。仰山豎拂子。郎中便拜。異時仰山却問郎中。曾問不斷煩惱而入涅槃。老僧豎拂子。郎中作麼生會。陸云。據某甲見處。入之一字也不用得。仰山云。入之一字不為郎中。師云。作麼生會。云別。陸云。拂子到某甲手裏也。又別仰山後語云。我將謂爾是箇俗漢。

陸大夫問南泉。大悲菩薩甚處得許多手眼來。泉云。如國家用大夫作什麼。別云。不及大夫所問。

僧問雲門。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如何是一路涅槃門。門云。我道不得。云和尚為什麼道不得。云爾舉話即得。別云。淺水無魚徒勞下釣。

吳尚書訪睦州。至門首便問。三門俱開。弟子從何門而入。睦召尚書。尚書應諾。睦云。從信門而入。別云。客是主人相師。

南泉遷化。陸亘大夫到。院主云。大夫何不哭。大夫云。道得即哭。長慶代云。含笑不合哭。別云。蒼天蒼天。

雲巖遷化。時道吾問。離却殼漏子了。後向何處再得相見。巖云。向不生不滅處相見。別云。喚侍者與我記取這一問。

僧問法燈。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未審百骸一物相去多少。燈云。百骸一物一物五骸。別云。吾不如汝。

僧問歸宗。如何是佛。宗云。我向爾道。還信麼。云和尚言重。爭得不信。宗云。只汝便是。別云。侍者寮裏喫茶去。

麻谷持錫到國師處。振錫而立。國師云。汝既如是。何用見吾。谷又振錫一下。別云。泊不到此。

妙濟於僧前書一字。問云。是什麼。僧云不識。濟云。滿口道著。別云。老僧罪過。

僧問曹山。清稅孤貧。請師拯濟。山云。稅闍梨。應諾。山云。清源白家酒。三盞猶道未霑唇。別云。稅闍梨應諾。是什麼心行。

僧問玄覺。先師舉不及處。請和尚舉。覺云。聽者須是奇人。別云。大眾看者一員禪客。

石頭問讓大師。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讓云。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將來。別云。三十棒教誰喫。

僧問玄沙。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學人為什麼不會。沙云。用會作麼。別云。諸方即得。我這裏不得。

玄沙問南際云。此事惟我能知。長老作麼生會。際云。須知有不求知者。別云。雪峯門下幾箇如斯。

法眼問百法座主云。百法是體用雙陳。明門是能所兼舉。座主是能。法座是所。作麼生說箇兼舉。有老宿代云。和尚喚什麼作法座。別云。和尚分半院與某甲始得。

睦州問座主。講什麼經。云涅槃經。州云。問大德一段義得麼。云問什麼義。州以脚趂空吹一吹云。箇是什麼義。云經中無此義。州云。脫空謾語漢。此是五百力士揭石義麼。老宿代云。和尚瞞某甲瞞大眾。別云。和尚慣得其便。

雲門示眾云。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喫。貴得天下太平。法眼云。雲門氣勢甚大。要且無佛法道理。老宿代云。將謂無人證明。別云。鉤在不疑之地。

巖頭雪峯欽山三人坐次。洞山點茶來。欽山閉眼。洞云。什麼處去來。欽山云。入定來。洞云。定本無門。從何而入。老宿代云。大有人恁麼會。別云。當時但指巖頭雪峯云。與者兩箇瞌睡茶喫。

雲門問僧。近離甚處。云新羅。門云。將甚麼過海。云草賊大敗。門云。爾為什麼在我手裏。僧云恰是。別云。噓噓。

雲門到洞巖得數日上參。恰見巖下來。巖問。什麼處去。云親近去。巖云。亂走作什麼。云暫時不在。巖云。什麼處去來。別云。好與三十棒。

東平問官人。風作何色無對。却問僧。僧提起衲衣云。者箇在府下鋪。平云。用多少帛子。別云。蝦跳不出斗。

雲門問曹山。密密為什麼不知有山雲。只為密密所以不知有。別云。達磨來也。

雪峯在國清。拈起鉢盂問座主。道得與爾鉢盂。主云。此是化佛邊事。別云。只恐鈍置和尚。峯當時云。爾作座主奴也未得。主云。某甲不會。峯云。爾問我。我與爾道。座主方禮拜。峯便踏倒。後座主舉似雲門云。某甲得七年方見。門云。爾得七年方見云是。別云。草賊敗也。

道吾見雲巖掃地。問云。太驅驅生。巖云。須知有不驅驅者。吾云。恁麼有第二月也。別云。泊合放過。

清峯辭雪峯。問甚處去。清峯云。識得者漢即知去處。雪云。爾是了事人。亂走作什麼。別云。西天斬頭截臂。清峯當時云。和尚莫塗污人好。雪云。我即塗污爾。爾道古人吹布毛作麼生。清峯云。殘羹餽飯。已有人喫了也。雪峯休去。師出。雪峯語云。一死更不再活。

韶山勘僧云。莫便是多口。白頭因云。不敢。韶云。多少口。云遍身是。韶云。大小二事向甚處出。云韶山口裏。別云。從來疑著韶山。

保福到庵主處。茶話次。庵主云。有僧問某甲。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某豎起拂子。不知得不得。福去。某爭敢道得不得。有箇問有人讚歎此事。如虎帶角。有人輕毀此事。分毫不直。一等是恁麼事。為什麼讚毀不同。庵主云。適來出自偶爾。有老宿云。毀又爭得。又老宿云。惜取眉毛。師都別云。若非和尚證明。拂子一生無用。

### 石頭大師參同契

予嘗覽斯作。頗見開士。皆摘辭肇極。成贊厥道。因亦隨興以擬之。匪求蝕木於文也。噫先覺洪規。可洞照遐古。豈復情謂逾越於其間哉。蓋往往學者。抑問勉意不獲而已。其或金沙混流。淘之汰之。固必存彼匠手明矣。

竺土大仙心(誰是能舉)。東西密相付(惜取眉毛)。人根有利鈍(作麼生)。道無南北祖(且欸欸)。靈源明皎潔(撫掌呵呵)。枝派闡流注(亦未相許)。執事元是迷(展開兩手)。契理亦非悟(拈却了也)。門門一切境(捨短從長)。回互不回互(以頭換尾)。回而更相涉(這箇是拄杖子)。不爾依位住(莫錯認定盤星)。色本殊質像(豈辨開眸)。聲元異樂苦(還同掩耳)。闍合上中言(心不負人)。明明清濁句(口宜掛壁)。四大性自復(隨所依)。如子得其母(可知也)。火日風動搖(春水自消)。水濕地堅固(從旦至暮)。眼色耳音聲(海晏河清)。鼻香舌鹹醋(可憑可據)。然於一一法(重報君)。依根葉分布(好明取)。本末須歸宗(惟我能知)。尊卑用其語(不犯之令)。當明中有闇(闇必可明)。勿以闇相遇(明還非覩)。當闇中有明(一見三)。勿以明相覩(無異說)。明闇各相對(若為分)。比如前後



步(不如此)。萬物自有功(旨爾寧止)。當言用及處(縱橫十字)。事存函蓋合(子細看)。理應箭鋒拄(莫教錯)。承言須會宗(未兆非明)。勿自立規矩(突出難辨)。觸目不會道(又何妨)。運足焉知路(也不惡)。進步非近遠(唱彌高)。迷隔山河爾(和彌寡)。謹白參玄人(聞必同歸)。光陰莫虛度(誠哉是言也)。

### 真讚

#### 禪定大師

虛凝不器。有象殊域。伊河逞流。卓爾原極。鷲峯崔嵬。蟾輪乍回。列刹望重。勞生眼開。開也誰覩。迅振高古。或葉或華。自三自五。天子褒稱兮禪定師。而今而後兮香風吹。

#### 集賢殿學士曾侯

天石麟豈輕獻。日角月角藏億萬。當年文陣獲全功。不奪龍頭幾人怨。

#### 若水大師

水之有光非珠澄徹。山之有光非玉凝潔。若水大師殊彼清絕。殊兮必群絕兮可覩。一字根極三千頂住。乍曰義龍或稱律虎。相對風規分不分。金田獨步君看取。

#### 清照大師

巨海秋碧鼇峯晝寒。巧出匠手依依對看。寶几乍凭華巾非結。以焰續焰話月指月。古今今今請試甄別。

#### 恭首座

道離微兮誰與隣。貌古澹兮飛清塵。巖檜蒼蒼經幾春。乳竇堂中第一人。

禪徒寫予幻質復請為讚辭曰。

祖佛怨兮非其師。叢林害兮誰相資。水枯雪殘深索索。水冷雲澹空纍纍。寶聖錯僧繇知。人間天上爭容伊。

### 周生強圖夢身予亦不能伏筆

上下三指彼此七馬。拈華未曾微笑何也。石謂玉兮器必分。水凌虛兮月非下。不知誰是傍觀者。

咄者枯枿遽生瓜葛。來自三川欺乎兩浙。指鹿為馬將日作月。罪兮彌天焉可分說。

### 廣慧禪師

寥寥雄機落落虛宇。本之不兆傳之奚取。取既有規規還倫古。凝明孤寬垂應萬端。海蚌光絕天珠影殘。南來北來玄眸可觀。

### 安巖山照禪師(并序)

愚昔遊漢水抵廬嶽。率訪叢室。襲禪家流偕象馬蹴踏。至於心口憤悱。品藻當代誠難其師。然非厚誣。方來且指掌輪握何取。豈斯歟陪老作覩繪真相。古之今之歎恨亡矣。高深莫究其極。明晦靡盡其際。故時欽依乃勉挾稱詠。庶文外之士。道存而同歸者也。

覺雄慧燈記。飲光滅光聯不已。龍昌遽絕善續者誰。梅峯之師。化偃二浙聲流四維。大名無當高讓太白。韜晦殊運虛明曠索。歸休安巖寒籠翠杉。我笑方外華非。類啻郢工筆狂梵儀。頓舉肩雲頂絲。秋蟾夜渚靜應。南軒兮相對時。空生未解兮聞斯語。開眸凝瞻。迅雷不及掩耳。

### 明覺禪師瀑泉集卷第四

## 明覺禪師祖英集卷第五

### 參學小師文政編

師之形言也。且異乎陽春白雪碧雲清風者也。夫大圭不琢貴乎天真。至言不文尚於理實。乃世之衡鑑。豈智識而擬議哉。師自戾止翠峯雪竇。或先德言句淵密。師因而頌之。或感興懷別貽贈之作。固亦多矣。其有好道者。並錄而囊之。一日總緝成二百二十首。乃寫呈師。師曰。余偶興而作。寧存于本。不許行焉。禪者應曰。乃祖闡千載之芳烈也。勿輕舍諸。師察其慤志勉。弗獲已抑而從之。文政幸侍座机。輒述序引。用識歲時。炎宋天聖十年孟陬月。文政謹序。

### 偈頌

#### 送寶相長老(并序)

大師歡禪德。將赴丹丘辟命光闡宗乘。蓋時應必行。固不可抑留者也。且撫會之作肇曠絕之道。雖一凝一流一彼一此又何間然。率織蕪辭。以代驢別。

奧域靈區存物外。獨標台嶺為絕概。掩勝潛奇列作屏。  
堆青寫碧深如黛。彤霞暖影生巖壁。  
香桂茂陰籠蘇石。赤松子也浪虛閑。白道猷兮大輕擲。  
曹溪有叟歸其中。風從虎兮雲從龍。  
乘興正值二三月。坐斷還依千萬峯。華飛飛日遲遲。  
清飈颼颼吹無時。玲瓏八面自回合。  
峭峻一方誰敢窺。窺來須得乾坤眼。照古騰今謂非間。  
若能此去副全提。開發人天有何限。

### 送法海長老

常愛裴相國式芳塵。斷際高風慕要倫。擬欲事師為弟子。  
不知將法付何人。常愛李相國垂列星。  
藥嶠深源宅性靈。我來問道無餘說。  
雲在青天水在瓶。緬想當時二台輔。出鎮藩維訪諸祖。  
寥寥浮幻輕百年。落落宏規照千古。  
今聞仙都賢太守。入政褰帷聲浩浩。英佐一一分化條。  
文經武緯亦難討。遠遠牋函飛乳峯。  
選開士兮恢吾宗。覲夜光非震滄海。聆正音豈玩焦桐。  
徒誇麟龍自西自東。應排罔象得象。  
必須覺雄讓雄。今既塞請還也奇別。  
茫茫普熱紛紛下雪。倒流四河載發枯枿。卷舒立方外乾  
坤。  
縱橫掛域中日月。黃頭碧眼。  
知未知去去。憑誰繼清絕。

### 送文政禪者

古有焦桐音。聽寡不在彈。古有陽春曲。和寡不在言。  
言兮牙齒寒。未極離微根。彈兮歲月闌。  
未盡昇沈源。少林幾坐華木落。庾嶺獨行天地寬。  
因笑仲尼溫伯雪。傾蓋同途不同轍。  
麟兮鳳兮安可論。許兮巢兮復何說。秋光澄澄蟾印水。  
秋風蕭蕭葉初墜。送君高蹈誰不知。  
如曰不知則為貴。

### 送昭敏首座

君不見。鷲峯勝集百萬。茫茫等閑過。壞衲之外皆清墮。  
君又不見。熊嶺孤運歲月。索索艱難生。  
深雪之中有一箇。宛轉流落千餘年。危分嶮布空平闌。

辯龍蛇兮眼何正。擒虎兇兮機不全。  
石窓四顧滄溟窄。寥寥不許白雲白。  
掣斷金鎖天麒麟。高舉鐵鞭擊三百。猶輕舍爭知也。  
別有七星光鬪射。風前把欲贈行人。  
將報不平繞天下。

### 送知白禪者

松不直棘不曲。誰笑卞和三獻玉。經天緯地太無端。  
邁古超今亦輕觸。靡羈束何必云。素範還還真規復復。  
梅檀葉落香風清。千里萬里長相逐。

### 送勝因長老

黃梅散席三百載。續焰聯芳事空在。宗兮派兮生異端。  
華兮葉兮太煩碎。韶陽間出多慷慨。  
權要雄雄曾絕待。曲木據位知幾何。利刀剪却令人愛。  
近還有箇披老衲。楚甸橫身風颯颯。  
鐵作一尋非等閑。壁立千仞須摧踏。報君知江南江北徒  
纍纍。

鼇轉海運兮纖鱗片甲。  
雷奔電驅兮寸毫尺釐。斯言勿謂存規矩。  
平不留兮險非取。周行獨立如便休。誰振宏綱照千古。

### 送重郢禪者

春雨如膏春雲如鶴。忽此忽彼乍休乍作。枯荑離離維風  
太遲。

幽石片片遼空亦危。一華開五葉兮不相似。  
獨孤明夸還自知。還自知。  
歷魏遊梁徒爾為。

### 送僧歸靈隱(因矚白雲無羈)

白雲無羈冷淡清奇。雪格未可鶴態還卑。垂天沃日兮似結不結。

為雨從龍夸後期必期。

噫悠悠忽爾春風吹。南北東西唯我知。誰知。菡萏峯前布影時。

### 送僧之石梁

萬卉流芳不知春力。巖畔澗底蹙紅皺碧。乘興復誰同。

孤蹤遠讎敵。君不見。五百聖者導雄機。

靈峯晦育深無極。寒山老寒山老隨沈跡。

迢迢此去須尋覓。華落華開獨望時。記取白雲抱幽石。

### 送師旻禪者

深巖寂寂披蘭芷。碧霧紅霞映流水。空生別我期末期。

絕域殊方擬輕擬。堪笑歸嶺南奔馳。

何鄙彼危急亂拋下。盡云提不起。伊予本自不將來。

相送奚憑掛唇齒。旻禪客旻禪客師子子。

應須落落存終始。君不見。古人有言兮。

撲碎驪龍明月珠。大丈夫到如此。行行不用頻彈指。

### 寄白雲長老

八紘雲靜明寥沈。夜永松堂對寒月。凋殘片葉墜虛庭。

冷寂何人立深雪。因憶錢唐郤禪者。

十載巖栖曾未下。分飛誰謂絕相同。遠念冥冥欲奚寫。

忽聞赴請之仙都。聲光藹藹登清途。

孰云天驥驟方外。自笑大鵬離海隅。

乾坤窄。乾坤窄。湛盧潛射斗牛白。茫茫無限未歸人。

到必為時除點額。

### 送智遷首座

雲蘿杳杳藏巖曲。碧疊清飛冷相促。瘦藤輕衲休便休。  
短焰殘芳續何續。禪家本自冥羈絆。  
洲渚園林曾不憚。十影神駒立海涯。五色祥麟步天岸。  
君看取君看取。匝地茫茫有誰舉。  
瓴甌頻磨如未回。為吾深憶盧公語。

### 送善暹首座

名之基實之蒂。深兮固兮宛相繼。古之名也在希聲。  
今之實也同浮腎。子州善卷之流也。  
堯驅舜馳讓無暇。歸去來兮歸不歸。到頭未出冥冥者。  
吾徒孰謂標奇絕。動靜憑君試甄別。  
葉零零兮秋暮半凋。華片片兮春暖齊發。  
暹禪老。暹禪老。意曾高曠排沽待忽致譏褒。  
天人列請兮屢輕笑。祖佛位卑兮還擬逃。我恐逃之逃不  
得。  
大方無外皆充塞。茫茫擾擾知何極。  
八面香風惹衣袂。

### 送僧

吳山碧。楚江碧。吳楚悠悠興何極。一尋寒木自為隣。  
三事秋雲更誰識。乾坤不是無知己。  
玉石休云辯真偽。待時沽譽漫淪生。晦跡韜光亦何意。  
春風急。春風急。八駿奔馳追不及。  
南北東西把定時。為君直上孤峯立(觀氣分枝非獨古有  
誠之言也)。

### 頌藥山師子話送僧

斥憇金毛師子子。栴檀林下青莎裏。置也置也威自全。  
一出六出眉剔起。非擬擬知幾幾。

星流不問三千里。天外風清哮吼時。為君吸盡西江水  
(咄)。

### 送秀大師

巖竇宵寒擁山帟。月高古木霜禽睡。西庵禪者來扣門。  
別我凌晨下層翠。欲留不可留。寫意不及意。  
屈眴迢迢安足云。華偈聯聯太容易。  
君不見。劉陽叟絕希冀。送人只道無他事。  
行行會有知音知。何必清風動天地。

### 送廣華嚴歸鷲峯

海山孤僻非蓬島。霧冷雲深松桂老。有客凝冬何太高。  
巨野宵征苦相討。巖房杳杳凌寒空。  
冰霜落落分譚叢。誰云百城沈古月。自笑八面生清風。  
俄然別我還歸去。惠理之徒望回馭。  
重重無盡樓閣門。到必為時略輕據。

### 送遠塵禪者

衲卷殘雲風高絕隣。倚天照雪堪抗要津。八紘極目兮春  
山若黛。  
九野縱步兮汀草如茵。  
三十四老未輕識。凜然方外奚相親。

### 送德隆山主

霜葉凋殘巖風凜寒。彼之禪老忽下崇巒。衲有雲兮曾卷  
未卷。  
琴無絃分解彈不彈。迢迢既行宜聽斯語。  
明闇路岐生死洲渚。而今而後知不知。  
頽綱委地憑誰舉。



### 送澄禪者

春色依依襲爾原草。春風浩浩拂我窓牖。念此分飛贈無瓊玖。

片片亂飄巖上梅。條條縱舞溪邊柳。  
澄禪澄禪聽斯言。古也今也行路難。  
知之者石火星流未急。不知者龍驥步驟曾寬。  
看看。孰云平地起波瀾。

### 送惠儔禪者

少林風規何大瀟灑。籠古罩今睥睨假。誰云發機射虎。  
自笑品類觀馬。劍客茫茫不要呈。  
甌人往往須擒下。儔禪儔禪崢嶸象駕。

### 送惠文禪者

正法眼絕塵沙。二三四七水月空華。千燈續焰曾間五葉分披未葩。

君不見。卷席百丈掩耳丹霞。  
龍行虎步爭孤立。盡同雲雨去無涯。  
文禪文禪騰煥吾家。

### 送道成禪者

曹溪流非止水。一點忽來千波自起。直須釣鼉釣鯨。  
莫問得皮得髓。君不見。石頭有言兮。  
聖不慕他靈不在已。成禪成禪誰家之子。

### 送清演禪者

我年老大心力衰微。贈別無語冥同振飛。因思古之送人有言。

吾不知其殊途同歸。獨愛新豐曲騰清輝。  
寸草不生千萬里。出門春色共依依。

### 送繼寶禪者

寶非寶日杲杲。上上機無處討。赤水求來何太狂。  
荊山覓得苦相惱。不惱不狂排夜光。險惡道中為津梁。

### 送小師元楚

道之冥機一何相守。汝競光陰我親蒲柳。毋厚辨之奪席。  
毋薄愚之誦箒。深思彼伐木丁丁之聲。  
照古照今兮宜善求友。

### 送清果禪者

春雨濛濛春風颼颼。動兮靜兮匪待時出。雲霞閑澹作性。  
金鐵冷落為骨。知我者謂我高蹈世表。  
不知我者謂我下視箇窟。道恣隨方情。  
融羈鎖紫栗。一尋青山萬朵行行思。古人之言無可不可。  
南北東西但唯我。

### 酬行叢長老

黃金為骨松為恣。道高曾鄙天人師。有言遺我千古奇。  
無人知石虎吞却木羊兒。

### 至人不器

誰當機舉不賺亦還稀。摧殘峭峻銷爍玄微。  
重關曾巨闢。作者未同歸。玉兔乍圓乍闕。金烏似飛不  
飛。

盧老不知何處去。白雲流水共依依。

### 因事示眾

石本落落玉自碌碌。古之今之一何譟速。師子不咬麒麟。  
猛虎不食伏肉。君不見。洞庭孤島煙浪深。  
木馬追風有人識。

### 日暮遊東澗(五首)

極目生晚照。溪雲偶成朵。大朴曾未分。青山自唯我。

極目生晚照。遠樹籠微陰。誰知清淺流。別有滄海深。  
極目生晚照。幽情眷蘭芷。白蘋葉裏風。不在秋江起。  
極目生晚照。步影何遲遲。歸禽古木中。相對頻相窺。  
極目生晚照。蓬萊匪仙境。釣得十二鰲。重來謝孤影。

### 思歸引(三首)

一住翠峯頂。兩見溪草綠。不知朝市間。幾番生榮辱。  
蕭條巖上雲。冷淡水邊竹。報誰歸去來。  
向此空踟躕。  
常憶在廬山。隨時寄瓶錫。五百與一千。聚頭同遣日。  
猿攀影未回。鶴望情還失。教他王老師。  
癡鈍無處覓。  
時雨灑如膏。萬卉皆滋益。枯根甘自休。也似春無力。  
耕夫曉尚眠。蠶婦夜多息。從茲家業荒。  
共落風塵跡。

### 送蘊歡禪者西上

金闕路曾遙。行行值開泰。石房雲未閑。杳杳若相待。  
高蹤逾履水。何人不傾蓋。早晚承帝恩。  
再卜林泉會。

### 送僧

春雲情既高。片段飛虛碧。去留機未消。今古望還積。  
澄澄天影回。杳杳地形直。別夜共相思。  
誰栖此泉石。

### 法爾不爾

夏雲多奇峯。乾城冷相映。借問諸禪僧。那箇堪憑定。  
乾城高鎖月。夏雲欲為雨。若謂非全功。  
子細看規矩。

### 送諸方化主

空巖暖律回。極目望還普。數點方外雲。幾處人間雨。  
寥寥滄海月。依依少林祖。去必示勞生。  
清風立千古。  
劉禹端公問雲居雨從何來。東平問官人風作何色。  
雨從何來風作何色。龍門萬仞曾留宿客。  
進退相將誰遭點額。  
風作何色雨從何來。不用彈指樓閣門開。波波稜稜南方  
未回。

### 送僧

松風清未休。水月淡相對。去來非等閑。必許孤雲會。

### 頌雲門九九八十一(二首)

三三九九八十一。一一觀風隨召出。千古有誰同共知。  
一毛師子眾毛畢。  
九九八十一。大勳不豎賞。若謂無諍訛。金剛曾合掌。

### 烏龍和尚

空巖清夜坐。蘚徑積深雪。瞑目思古人。徹曙落殘月。  
童敲石磬寒。猿掛枯枝折。杳杳無限情。  
分明向誰說。

### 秋日送僧

邊雁影邪寒蟬聲速。乘時毳流遠別巖谷。林驚一葉兮微  
風觸袖。

水肅百川兮片月在目。  
因憶象骨老師曾送人。行行不謂抽金鏃。

### 早參示眾

曉天雲靜濃霜白。千峯萬峯鎖寒色。驪龍失珠知不知。  
無限平人遭點額。

### 春風辭寄武威石祕校

春風何蕭蕭。和雨復兼雪。折華功未深。偃草勢曾烈。  
毘城癡愛老。怯寒對清拙。褭巖影響士。  
難御同孤劣。鼇峯人不來。柴門亦休閉。松頭栗鼠下。  
時把藤床啣。庭際霜禽歸。屢啄苔錢闕。  
一旦春風息。暖日生林樾。幽徑磐石上。  
拄筇行且歇。無絃兮莫彈。有語兮存舌。冷落流水聲。  
古之若為說。凋殘早梅樹。今之若為別。  
俯仰身力輕。翻憶春風切。為吾吹却塵欲革分岐轍。  
為吾吹却雲。欲問遼空月。不知天地間。堪為誰交結。

### 送百丈專使

大雄孤頂曾遐舉。遍索諸方誰敢拒。乳竇峯前捋虎鬚。  
再得完全又歸去。

### 送清素禪者之金華

古策風高瓶浪闊。春雲片段分清絕。  
金盆後夜孤頂寒。去去誰同落殘月。

### 擬寒山送僧

擇木有靈禽。寒空寄羽翼。不止蓬萊山。冥冥去何極。

### 送如香大師

梅檀葉落雨初歇。天外風清亦何別。後夜蓮城溪月寒。  
孤光誰共倚寥沈。

### 寄于祕丞(二首)

石徑通巖竇。引步藏欹側。蓬萊人不來。掃盡蒼苔色。  
飛瀑千萬層。五月狀冰雪。將期雲霧開。永夜對孤月。

### 再成古詩

霜華一鑷中。玉童摘未摘。斯言如不聞。千古動愁色。  
因憶商山吟。在鳥不在白。

### 答當生不生

咄咄休強名。芻狗亦為累。寂寥金粟身。曾未求諸己。

### 戲靠安巖呈雙溪大師

陝府鐵牛却知有。春秋幾幾成過咎。一身還作二如來。  
黑白不分辯香臭。

### 疏黑白無從

天地不仁萬化蠢蠢。若謂非緣竹何從筍。髮兮髮兮黑白  
是準。

### 暮冬感懷寄瑞巖禪師

雪水繞松檻。遲遲結清淺。病眼時懶開。幽情況難遣。  
故人久相別。飛文屢慚覩。仰謝十二峯。  
分照月如剪。

### 送知久禪者

霜竹凝寒携九節。銅瓶浪鎖千溪月。天上人間不自知。  
行行誰共分清絕。

### 送慶顏禪者

巖桂風清香露滴。定起高秋映虛碧。斷雲不是歸帝鄉。  
飛落人間有誰識。

### 春日懷古(四首)

門外春將半。巖冰暖有聲。玄沙曾未到。虛得偃溪名。  
門外春將半。青青野色分。桃華開欲盡。無處覓靈雲。  
門外春將半。群芳鬪盛時。隣家有庭柏。諸祖共相知。  
門外春將半。幽禽語共新。寶陀巖上客。應笑未歸人。

### 送僧之金陵

勝遊生末跡。杳自狎時群。卷衲消寒木。揚帆寄斷雲。  
曙瓶華外汲。午磬浪邊聞。別後石城月。依依遠共分。

### 送僧

知方流古意。雲樹別諸隣。月不澄微水。山應立是塵。  
靜空孤鶻遠。高柳一蟬新。欲究勞生問。歸思莫厭頻。

### 千里不來

不見古君子。因循又隔秋。浮生多自擲。好事更誰留。  
碧巘高沈月。寒雲靜鎖樓。宗雷何處是。白鳥下汀洲。

### 僧歸雪上

海國浮輕楫。悠悠興未闌。草隨春岸綠。風倚夜濤寒。  
沙鷺宜相狎。霜蟾望更寬。河聲西聽日。誰得共雲端。

### 春晴野步

乘興携多士。遲遲傍水濱。春山不在目。啼鳥共誰聞。  
片石寒籠蘚。殘華冷襯雲。只應融老輩。庵際境猶分。

### 賦瑞雪送穆大師

五六皆名出。飄華獨見稀。若教同一色。還似負群機。  
玉馬獨空說。銅駝轉更非。爭如千萬里相對共依依。

### 送鐵佛專使

荷策來尋我。泛舟思舊山。不知何處月。相照在深灣。  
風助秋濤急。雲兼野樹閑。到時如請益。先憶趙州關。

### 同于祕丞賦瀑泉

大禹不知鑿。來源亦自成。色應隣眾白。聲合讓孤清。  
遠勢曾吞海。飛流未噴鯨。靈槎如可泛。天派問歸程。

### 送簡能禪者歸仙都

荷策下丹嶂。紛紛雪正飛。浮生誰未到。舊國自重歸。  
雲背猿聲斷。天遙鶻影微。蓮城古風月。又得振清機。

### 天竺送僧

雪霽蓮峯頂。孤禪起石床。向時機自絕。異域路空長。  
啼猿衝寒影。歸鴻見斷行。後期無定跡。煙水共茫茫。

### 寄石祕校

重林冥坐久。引望復遲遲。煩暑未消日。涼風來幾時。  
天雲飛積火。巖溜散垂絲。欲擬相尋去。浮生已共知。

### 因事示眾

客從遠方來。遺我徑寸璧。中有四箇字。字字無人識。  
清涵鯨海寬。冷射蟾輪窄。今朝呈似看。請道末後句。

### 靜而善應(二首)

覲面相見不在多端。龍蛇易辯衲子難瞞。金槌影動寶劍  
光寒。直下來也急著眼看。

對揚殊特本同參。誰自遼空強指南。今古不存師弟子。  
一輪秋月印寒潭。

### 自誨

麟龍不為瑞。草木生光輝。三尺一丈六。且同携手歸。  
慚爾懲世師。巍巍何巍巍。

### 宗門三印(三首)

印空印水印泥。炳然字義還迷。  
黃頭大士不識。敢問誰得親提。  
印泥印空印水。匝地寒濤競起。  
其中無限鱗龍。幾處爭求出觜。  
印水印泥印空。衲子不辯西東。  
撥開向上一竅。千聖齊立下風。

### 革轍二門(四首)

劫火曾洞然。木人淚先落。可憐傅大士。處處失樓閣。  
德雲閑古錫。幾下妙峯頂。喚他癡聖人。擔雪共填井。  
祖佛未生前。已振塗毒鼓。如今誰樂聞。請試分回互。  
宛轉復宛轉。真金休百鍊。喪却毘耶離。無人解看箭。



### 擬弋者慕

翠羽立高枝。危巢對落暉。碧潭千萬丈。直下取魚歸。

### 透法身句(二首)

潦倒雲門泛鐵船。江南江北競頭看。  
可憐無限垂鉤者。隨例茫茫失釣竿。

一葉飄空便見秋。法身須透鬧啾啾。  
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 靈隱小參

六合茫茫竟不知。靈山經夏是便宜。  
虛堂夜靜無餘事。留得禪僧立片時。

### 因雪示眾

清光欹月不相饒。堆積虛庭卒未消。  
為瑞為祥也難得。不知誰解立齊腰。

### 祕魔巖

把斷重津過者難。擎杈須信髑髏乾。  
霍山到後知端的。同死同生未足觀。

### 保福四謾人

竿木隨身老作家。逢場作戲更難加。  
謾人謾我無人會。水長船高眼裏沙。

### 靈雲和尚

本無迷悟數如麻。獨許靈雲是作家。  
借問遍參諸祖客。不知何處身桃華。

### 僧問緣生義

義列緣生笑未聞。就呈布鼓向雷門。  
金剛鐵券諸方問。報道三千海嶽昏。

### 名實無當

玉轉珠回祖佛言。精通猶是汗心田。  
老盧只解長舂米。何得黃梅萬古傳。

### 迷悟相返

霏霏梅雨灑危層。五月山房冷似冰。  
莫謂乾坤乖大信。未明心地是炎蒸。

### 道貴如愚

雨過雲凝曉半開。數峯如畫碧崔嵬。  
空生不解巖中坐。惹得天華動地來。

### 大功不宰

牛頭峯頂鎖重雲。獨坐寥寥寄此身。  
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到庵人。

### 晦跡自貽

圖畫當年愛洞庭。波心七十二峯青。  
如今高臥思前事。添得盧公倚石屏。

### 五老師子

踞地磐空勢未休。爪牙何必競時流。  
天教生在千峯上。不得雲擎也出頭。

### 與時寡合

居士門高謁未期。閑隈巖石且相宜。  
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清波說向誰。

### 宜謙山主赴鄴城命

休向千峯過好時。白雲高臥趣還卑。  
塗中無限未歸客。不待相依更待誰。

### 庭前柏樹子(二首)

七百甲子老禪和。安貼家邦苦是他。  
人問西來指庭柏。却令天下動干戈。

千聖靈機不易親。龍生龍子莫因循。  
趙州奪得連城壁。秦王相如總喪身。

### 贈琴僧

太古清音發指端。月當松頂夜堂寒。  
悲風流水多嗚咽。不聽希聲不用彈。

### 送僧

帆掛澄江雨霽時。綠鋪春岸草離離。  
定乾坤句輕相送。逢著知音舉向伊。

### 送僧之婺城(二首)

孤雲徒自類行蹤。高指金華思不窮。  
日暮輕帆映秋色。沙禽啼斷一江風。

婺溪煙景稱生涯。輕泛蘭舟意未賒。  
八詠清風好相繼。碧雲流水是詩家。

### 送文用庵主歸舊隱

太白峯前舊隱基。杉松寒翠滴無時。  
經年拋却又歸去。再聽巖猿只自知。

### 送顯冲禪者之雪上覲兄著作

選佛選官應在我。難兄難弟不唯他。  
汀華岸草芳菲日。遠遠清風爭奈何。

### 送寶月禪者之天台

春風吹斷海山雲。別夜寥寥絕四隣。  
月在石橋更無月。不知誰是月邊人。

### 玄沙和尚

本是釣魚船上客。偶除鬚髮著袈裟。  
祖佛位中留不得。夜來依舊宿蘆華。

### 偶作

拾翠尋芳烈夜燈。蘆芽穿膝笑無能。  
飛泉冷淡與誰聽。空落斷崖千萬層。

### 送僧

路岐長草帶青青。雲片相兼野思生。  
多謝春風莫吹散。等閑為蓋贈君行。

### 送純禪者

莎蘿雨滴蒼苔痕。前峯後峯啼斷猿。  
携筇別我下層翠。何處靜敲仁者門。

### 和頑書記見寄

古松吟繞石磷磷。湯惠休辭豈易聞。  
紅葉寫成藏不得。暮風吹斷碧溪雲。

### 送允誠侍者

飛泉列岫壓窮野。冷碧寒青光鬪射。  
片雲片石何太高。為誰留在長松下。

### 送僧

古藤枝寒索索。方倚靠又拈却。  
海闊天遙非等閑。風前曾共孤雲約。

### 送清禪者

瘦藤春雲深。天涯去無侶。時笑野泉聲。似共流鶯語。  
落落風規今古情。相逢會有知音舉。

### 辭于祕丞

永夜潛思槁木身。蓬仙門館漸經旬。雖干清政為高客。  
爭奈白雲無主人。巖瀉瀑泉機未息。  
雨零寒葉夢猶頻。此時賢宰容歸去。古像焚檀祝有因。

### 送僧

涼飈新葉墜巖陰。禪起高秋別翠今。孤月冷光清有興。

斷雲閑影合無心。瓶分吳浪情何極。  
鉢化膺門道更深。好是却迴舊房日。倚欄同看橘鋪金。

### 往復無間(十二首)

平旦寅。睽兆之前已喪真。老胡鶴樹漸開口。  
猶舉雙趺誑後人。

日出卯。萬國香華競頭走。邯鄲學步笑傍觀。豈知凶禍  
逐其後。

食時辰。大嚮那堪列主賓。維摩香飯本非讚。  
怪他鷺鷥獨生瞋。

禺中巳。荊棘園林遍大地。南北東西卒未休。  
金剛焰復從何起。

日南午。寥廓騰輝示天鼓。鬱頭藍已定全身。  
何假周行誇七步。

日昃未。碧眼胡來欺漢地。九年計較不能成。  
剛有癡人求斷臂。

晡時申。急急逃生路上人。草鞋踏盡家鄉遠。  
頂罩燒鍾一萬斤。

日入酉。室內覆盆且依舊。塵塵彼彼丈夫兒。  
井中之物同哮吼。

黃昏戌。寰中不礙平人出。瓦礫光生珠玉閑。  
將軍豈用驅邊卒。

人定亥。六合茫茫誰不在。長空有月自尋常。  
霧起雲騰也奇怪。

半夜子。樵唱漁歌聲未已。雨華徒說問空生。  
高枕千門睡方美。

鷄鳴丑。貴賤尊卑名相守。忙者忙兮閑者閑。  
古今休論自長久。

### 送僧

巖泉高鎖黃金宅。衲卷秋雲古標格。離歌誰贈欲行人。  
遍界同為一宿客。春色依依日杲杲。  
南北東西好看好。鬧市揶笑嬌尸迦。草頭青點俱胝老。  
阿呵呵。人間天上不知他。糲竭節有頂門眼。  
歸去清風拂薜蘿。

### 寄李都尉

水月拈來作者殊。東西南北謾區區。  
也知金粟李居士。端坐重城笑老盧(咄)。

### 寄池陽曾學士

山萬重兮水萬枝。堆清流碧冷便宜。  
算來免得生遙恨。不在詩情在祖師。

### 寄四明使君沈祠部(二首)

露冕民謠物物成。江山千里古風清。  
曹溪客是無機者。日在深雲聽頌聲。

蒼蒼德也亦如斯。政化全歸副倚毘。  
十萬人家寫春色。不知誰解立生祠。

### 寄內侍太保(二首)

千尺巖泉噴冷聲。草堂雲淡竹風清。  
蒲團時倚無他事。永日寥寥謝太平。

蘿龕薜室狎猿猱。忽捧綸言掛紫袍。  
恩大不知何以報。五雲天上望空勞。

### 寄曹都護

故國休言萬里程。為官為釋且分明。  
道存不必曾傾蓋。俱有清風匝地生。

### 送僧

虎角深藏不待時。全機曾許雪林知。  
如今百越拈來也。草偃風行是信旗。

### 寄靈隱惠明禪師(二首)

千峯影裏葉初凋。極望還將慰寂寥。  
也謂毫端不相隔。秋雲秋水奈遙遙。

海嶠生片雲。有時忽如蓋。不掛飛來峯。悠悠擬何待。  
送益書記之雪水  
白蘋汀是舊家鄉。歸興蘭舟泛渺茫。日暮沙禽啼欲斷。  
不知誰在碧雲房。

明覺禪師祖英集卷第五

## 明覺禪師祖英集卷第六

參學小師文政編

### 三寶讚(并序)

予天禧中。寓跡靈隱。與寶真禪者為友。或遊或處。固以道義相揖。投報相襲。泠泠然自樂天常之性也。一日真公謂予曰。愚近偶作三寶讚三十韻。宜請廣唱。因披閱加歎。率爾而繼之。類蝕木也。俄屬分飛吳楚。將二十載。殊不復記憶。真公不以事曠誠隔遠。遠附僧如衍而至。再窺荒斐愧慰多集。且夫聖人之立言也。必眎虛必冥奧。使文外之士同振古風垂千萬世。又焉知來者及之不及道在其中也。斯之讚辭。曾不沾不待。但遐仰覺皇宗致禪徒。告而行之。得不曲為序引。

### 佛寶

甘蔗流苗應剎塵。覺場高發利生因。紫金蓮捧千輪足。  
白玉毫飛萬德身。孤立大方資定慧。  
等觀含類捨怨親。挨星相好中天主。匝地名聞出世人。  
螺髮右旋仙島碧。月眉斜印海門新。  
鸞翔鳳舞非殊品。象轉龍蟠絕比倫。瓔珞聚中騰瑞色。  
華鬘影裏奪芳春。慈儀戀望知何極。  
梵德言辭莫可陳。胸字杳分無量義。  
頂珠常照百由旬。雙林孰謂歸圓寂。坐斷乾坤日見真。

### 法寶

後得智生功德聚。大悲留演潤禽魚。貫華雖自科千品。  
標月還歸理一如。過量劫應期廣布。  
剎那心合未忘書。四衢道內拋紅焰。五欲波中綻白蘂。  
排斥眾魔登壽域。引携諸子上安車。



義天星象熒熒也。辭海波瀾浩浩歟。違背此恩難拯拔。  
遭逢末世豈躊躇。聞來半偈須相學。  
惜去全身莫共居。飛辯恨曾虧激問。  
蹟幽欣且免長嘯。生生頂奉輝心鏡。廓照塵勞信有餘。

### 僧寶

方袍圓頂義何宣。續焰千燈豈小緣。華雨座前猶滯相。  
虎馴庵畔尚稽詮。巖棲塚宿難依望。  
鶴貌雲心迥灑然。寶杖夜鳴寒嶠月。銅瓶秋漱碧潭煙。  
名標練若澄誼猾。跡念昏衢警睡眠。  
林下雅為方外客。人間堪作火中蓮。情高不是超三際。  
道在非同入四禪。浮世勉誰知逝水。  
深峯甘自聽飛泉。苾芻草馥僧祇後。  
玳瑁盂傳古佛先。珍重覺皇有真子。坤維高步列金田。

### 夏寄辯禪者山房

枕簟雲作屏。必固黃金宅。軒窓月為晝。豈止虛生白。  
麟龍愧頭角。雕鶚慚羽翮。庶擬群類心。  
在寬如在窄。

### 和錢太博見寄覓山藥(二首)

文柄誰持合自持。憂民風概乍清羸。禪林草藥如為效。  
願見皇家急詔時。  
聖君鴻業在扶持。日角龍章固不羸。擒藻玉堂歸未晚。  
百華開赴御筵時。

### 送錢太博應賢良選

賢才當召試。彪炳對吾君。千古不遺恨。八元應主文。  
岸花明列施。天籟拂微雲。後夜觀垂象。  
中台位已分。

### 答天童新和尚

中峯深且寒。欹接海邊島。松凋不死枝。華折未萌草。  
飛瀑吼蛟宮。幽徑分鳥道。伊余空寂徒。  
浮光寄枯槁。冥遊天地間。誰兮可尋討。孤立雲霞外。  
誰兮可長保。茲來仁者來。還稱大白老。  
何策扣巖扃。重席展懷抱。示我商頌清。  
休誇郢歌好。報投漸抒辭。難以論嘉藻。

### 和頌

玲瓏巖古寺。冠乎明越境。海眼通洌泉。天心聳危嶺。  
嘗遊興未闌。遐想神忽凝。彼士真覺雄。  
相隣不孤迥。吾愛濟橫流。孰云煩慮屏。吾愛整頽綱。  
豈止浮根靜。棲梧瑞九苞。追風駿十影。  
顧我不爭衡。與誰閑鬪茗。乘時既磊落。  
照世非昏暝。佇為王者師。三千統摩頂。

### 贈別太臻禪者

武陵山來何祕邃。元化功兮不容易。壇曾善卷韜龍光。  
洞亦桃華副麟趾。仍思昔日吾祖。  
浩浩提綱宗。消息曠斷寰宇空。又聞高大舜讓公器。  
祥瑞却生蘆葦叢。人由境兮冥道德。  
境有人兮分玉石。臻禪本自偃殊方。忽向其中誕孤跡。  
迢迢海甸來尋我。一十二年同冷坐。  
羽翼搏風今是時。拂盡天雲乃飛過。

### 雲門俱字

百草頭何太極。重與禪徒下錐刺。雲門俱字好參詳。  
雪峯毳毬亦端的。黛非青兮藍一色。  
辰錦砂兮敢言赤。紫羅帳裏有真珠。曹溪路上生荊棘。  
還會麼。此時若不究根源。直向當來問彌勒。

僧問四賓主。因而有頌。頌之  
如何是賓中賓。云滿面埃塵。又曰噫。

### 頌

賓中之賓。少喜多瞋。丈夫壯志。當付何人。  
如何是賓中主。云兆分其五。又曰引。

### 頌

賓中之主。玄沙猛虎。半合半開。唯自相許。  
如何是主中賓。云月帶重輪。又曰收。

### 頌

主中之賓。溫故知新。互換相照。師子嚙呻。  
如何是主中主。云大千捏聚。又曰揭。

### 頌

主中之主。正令齊舉。長劍倚天。誰敢當禦。

### 都頌

賓主分不分。顛預絕異聞。解布勞生手。寄言來白雲。

### 令僧把衲

七八既難直須教透。來不在前去不在後。麤細自看緊緩  
相就。

一日圓成呈似君。想得諸方未知有。

### 送知一入京兼簡清河從事

六月千江水似秋。片帆高掛岸雲收。  
行行莫謂朝天闕。況倚文星在巨舟。

### 送德珉山主

溪山春色映雲袍。愛住隍城意轉高。  
翻笑忘機自安者。不能垂手入塵勞。

### 送僧(二首)

紅芍藥邊方舞蝶。碧梧桐裏正啼鶯。

離亭不折依依柳。況有春山送又迎。  
祖域高親日未央。家林歸去意何長。  
舊交不識初相見。曾振滄溟奪夜光。

### 送崇己闍梨歸天台

石橋雲瀑冷相侵。蘇徑蘿龕入更深。  
却羨撻笻遠歸去。半千尊者是知音。

### 送邃悟上人之會稽

百越江山冠九州。如屏還媿謾相褒。  
惠休此去多吟賞。贏得清風價轉高。

### 送僧(四首)

乘興飛帆別翠峯。水光春靜冷涵空。到人若問曹溪意。  
只報盧能在下風。  
禪石飛流濺碧莎。利生還喜下雲坡。途中若立三千客。  
別起眉毛不在多。  
梅檀林裏振金毛。四顧清風拂幾遭。曾許全威作雲雨。  
不知何處是塵勞。  
雲衣輕拂下層巒。松檜生風觸神寒。誰問親遊乳峯意。  
百千年後與誰看。

#### 寄員外黃君

碧岫層層列杳冥。漣漪環繞賁寒青。韜藏未識古君子。  
空仰嘉聲過洞庭。

#### 送僧

五色祥麟白月輪。乘時應不念離群。松根石上未歸日。  
誰看暮山飛斷雲。

#### 寄劉秀才

遠遠飛來一幅書。愈風誠重複何如。相逢相見未期日。  
目斷千山插太虛。

送僧

古之別今之別。目對春江倚寥沈。三樹兩樹啼斷猿。  
千峯萬峯落殘雪。華濛濛雨濛濛。坤維步步生清風。

聞百舌鳥送僧

曾來芳樹幾迴飛。煙靄初晴又見伊。巧語向人莫相笑。  
知音知後更誰知。

送中座主入廣

船主船中寄惠持。雲霞無跡共依依。海山見說多嘉賞。  
莫便因循忘却歸。

送隴西秀才入京

國器難藏孰可知。携來書劍莫遲遲。明年桂籍登文陣。  
奪取龍頭更是誰。

送僧

雪殘春島路迢迢。水靜雲開見碧霄。別後誰同此深意。  
只應孤月共寥寥。

因仰山氣毬頌

四大假合非虛妄。儻儻侗侗為一相。東西南北不相知。  
留與衲僧作榜樣。

赴翠峯請別靈隱禪師

臨行情緒懶開。言提唱宗乘亦是閑。珍重導師并海眾。  
不勝依戀向靈山。

送僧歸閩

雪老當年曾入嶺。真禪今日又思鄉。孤帆隱隱曾唯我。  
月照夜濤空渺茫。

送僧

春風颼颼華正飛。紅霞碧靄籠高低。越山日暮少林客。  
應聽子規深夜啼。

寄陳悅秀才

水中得火旨何深。握草由來不是金。莫道莊生解齊物。  
幾人窮極到無心。

寄錢塘觀音朋山主

遠念依依闕附書。還同秋水淡相於。冲雲況是曾無定。  
幾掩寒蟾出太虛。

送僧

極目春光水照空。岸莎汀草碧茸茸。三千里外生靈望。  
獨倚寒藤振祖風。

春日示眾(二首)

門外春將半。閑華處處開。山童不用折。幽鳥自嚙來。  
門外春將半。閑華處處開。山童曾折後。幽鳥不嚙來。

寄烏龍長老

雪帶烟雲冷不開。相思無復上高臺。江山況是數千里。  
只聽嘉聲動地來。

寄太平端和尚

千朵危峯杳靄間。石房長帶瀑聲寒。鳥啼華發尋常事。  
松本青青雪裏看。

送僧

千峯雨雪時。別我情何極。不知天地間。更有誰相識。  
因官人請陞座

曉天雲靜冷涵霜。滿檻風清敵夜光。莫謂座間人不識。  
孤明孤影射虛堂。

因金鵝和尚語藥病

藥病相治見最難。百重關鎖太無端。金鵝道者來相訪。  
學海波瀾一夜乾。

賦冲雲鷁送僧

側翼雄飛天勢闊。電閃星流太輕脫。南北東西相對看。  
千里萬里阿喇喇。

風旛競辯(二首)

不是旛兮不是風。衲僧於此作流通。渡河用筏尋常事。  
南山燒炭北山紅。  
不是風旛何處著。新開作者曾拈却。如今懵懂癡禪和。  
謾道玄玄為獨脚。

漁父

春光冉冉岸煙輕。水面無風釣艇橫。千尺絲綸在方寸。  
不知何處得鯤鯨。

牧童

嘔啊唱與那鳴咿。百草拈來鬪不知。日晚騎牛未歸去。  
指前坡笑又噓[噓\*戈]。

送僧

巖房高下折寒梅。極目寥寥雁影迴。相別相逢竟何事。  
一聲江上發春雷。

寄天童凝

經旬抱疾阻春霖。莎砌重重蘚暈侵。曾約偕遊未能得。  
暮山空鎖碧雲深。

送僧入城

雲籠碧嶂月籠臺。此去城中早晚回。不為佛光謁韓愈。  
問君何事出山來。

病中寄諸化主

雪裏梅華見早春。東西南北路行人。不知何處圓蟾夜。  
同念山頭老病身。

和于祕丞見召之什(二首)

民瘼求來吏放閑。萬家深夜啟重關。齋中既是清涼國。

應笑支公別買山。

垂垂甘自養衰殘。度歲無人到竹關。何幸文星枉嘉什。

殷勤相喚出層山。

和王殿直見寄(二首)

華野非殊古所難。得安閑處未為安。大方無外誰相到。

空笑重雲鎖碧巒。

清風凜凜字人官。堪對彌天釋道安。不日歸朝狎鴛鴦。

也須音問寄層巒。

送僧

澄江依棹碧光流。風冷蒹葭雨乍收。別夜新吟許誰約。

白蘋汀上月陵秋。

送僧歸永嘉

韶石曾披此性靈。三年孤與急流爭。永嘉舊隱今歸去。

堪聽海濤中夜聲。

兔角拄杖

少室傳來兔角杖。千聖護持為頂相。虎踞龍蟠勢未休。

雲影山形冷相向。有時閑倚在處空。

寥寥匝地凝秋霜。有時大作師子吼。德嶠臨濟何茫茫。

今日提來還不惜。分明普示諸知識。

解拈天下任橫行。高振風規有何極。

送從吉禪者

君不見行路難亦容易。握草為金不為貴。難曾平地湧波  
瀾。

易復到處列祥瑞。堪笑堪悲能幾幾。

天上人間立高軌。兄弟十字越參星。

一義同心淡秋水。因憶韶陽古風骨。石火電光遲出沒。

隔身之句是程途。扣門之問非窠窟。



殷勤報君君記取。方外周遊看爪距。虎狼叢不遇知音。  
剔起眉毛便歸去。

寄承天長老

道義相資復是誰。巖房深夜思遲遲。海山雲靜見孤月。  
高照婺城人不知。

送僧

古路枝分列洲渚。綱兮領兮若為舉。病眼方開忽送人。  
落華驚斷山禽語。親禪客親禪客行復行。  
獨步坤維消此情。

送因大師

瘦藤清對紫方袍。閑步坤維意轉高。若到慎江人借問。  
金輪王子是吾曹。

送實師弟

天倫曾重意難分。爭奈孤蹤若斷雲。去去休同亮禪者。  
西山一入杳無聞。

送新茶(二首)

元化功深陸羽知。雨前微露見鎗旗。收來獻佛餘堪惜。  
不寄詩家復寄誰。

乘春雀舌占高名。龍麝相資笑解醒。莫訝山家少為送。  
鄭都官謂草中英。

賦月生雲際送誠監寺

皎潔離雲鶴夢時。孤光還與雪相宜。金盆後夜重垂影。  
拂盡天風不自知。

送僧之金華兼簡周屯田

瘦藤輕屨蘚衣并。路過危峯截杳冥。若到金華拂雲霧。  
不應容易見文星。

送僧之永嘉

故園不是阻天涯。華木光中見獨歸。蜃水鄞江人莫問。  
月分春浪冷依依。

寄送凝長老

德不孤兮必有隣。四明留住是因循。如今高步錢塘境。  
只許靈山箇老人。

放白鷗

朱冠青戢雪為毛。不近鸞凰意亦高。放爾雲林莫迴首。  
如今何處是仙曹。

喜禪人迴山

別我遊方意未論。瓶盂還喜到雲根。舊巖房有安禪石。  
再折松枝拂蘚痕。

送僧

七尺巖藤握便行。舊山歸去幾多程。相逢忽問迢迢意。  
應發春雷動地聲。

送僧歸天童

峨峨太白峯。倚翠列霄岸。[A3]羨君乘興歸。凭欄與誰  
看。

和曾推官示嘉遁之什

少微星出古風還。匝地聲光不掩關。三館峻遷同陌路。  
九華高臥是蓬山。巖莎步入祥麟穩。

海樹飛來白鳳閑。只恐致君休未得。蒲輪重到薜蘿間。

經古堰偶作

出城四十里。古堰若天外。飛棹清淺中。孤影自相對。

謝張太保見訪

老病還同葉半凋。經旬門掩夜蕭蕭。海城都護曾垂訪。  
一片清風慰寂寥。

送宗朴禪者

洞庭乳竇皆泉石。抱疾何緣寄幽跡。曾列狂機一二三。  
東山西嶺非相識。屈指嚬眉不可尋。  
雪飛雨散空沈沈。如今轉覺流年隔。強把冥悰苦搜索。  
縱止言欺白雪辭。寧忘笑與黃梅客。  
朴禪者朴禪者。珠月有光慚照夜。

送尚辭

浮屠之子。履道為貴。天兮地兮。何泰何否。動無飾非。  
靜還雕偽。辭也云行。後生可畏。

歌寄留英禪德

當時臨濟辭黃檗。或指河南或河北。英禪此日下中峯。  
机案曾焚笑仍則。九苞一角慚稱瑞。  
導月觀星亦非意。爭似韶陽振古風。半途未肯還希冀。  
歸去來歸去來。飛泉浩浩聲如雷。

送小師元賁

愧爾求師。為吾弟子。學雖無聞。道亦可擬。平飛辯月。  
照復流水。斯意斯言兮如不忘。行行颼颼兮步蘭芷(善應  
殊宗吾不知也思之)。

送丈佶歸廬嶽

春色未深。興無遲早。瓶謝九江。峯尋五老。到日攀蘿  
獨上時。

依依莫忘海山腦。

送侃禪者之丹丘

石橋多古跡。路嶮少人過。如同白日閑。冷拂青苔坐。  
寒老若相逢。為吾略嘲破。

送實山主

野水春山風光極目。千里萬里太遲太速。絕域澄澄兮非  
犀炬可照。

希聲杳杳兮非鳳膠可續。

葉落華開知不知。人天景行為高躅。

示眾

丫角女子白頭絲。報爾諸方作者知。借問住山何境界。

春風颼颼春鳥喧喧。翠峯不能助發。

心印却是他傳。

和范監簿(二首)

吏散簾垂思莫窮。山光溪影恣相容。誰誇靖節偏栽柳。

自笑隱居高聽松。丹闕尚遙芝檢密。

訟庭閑列蘚華重。巖間野客雖多病。終再携筇謁士龍。

品彙不自適。善政還可尋。縣樓清夜上。島月思雲侵。

誰有古菱華。照此真宰心。

因香巖和尚

我有一機禪子。須知爍迦羅眼。總是膠竊若人。

借問伏惟伏惟。

送雄直歲

罷參還欲勘諸方。竿木隨身不易當(是則俱行非則擒下)。

翻憶古來興化老。主賓用盡力牽羊。

為道日損

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揩磨。貪生逐日區區去。

喚不迴頭爭奈何。

疏古

我有面鏡。到處懸掛。凡聖不來。誰上誰下。

訪俞秀才

萬疊雲山未得歸。寂寥心許老盧知。江城雨雪書名紙。

不謁鴻儒更謁誰。

再酬

萬卷無書道用歸。閑文公也未須知。倚天長劍如重戰。  
更有龍頭復是誰。

留遲首座

從龍為雨復清閑。片段依依水石間。慚問秋風欲吹散。  
不能留得覆青山(不慚問者為我留之)。

送俞居士歸蜀

何處深栖役夢頻。青城拋却數溪雲。如今老大歸難得。  
只寫情懷遠送君。

和王殿丞蓂粟種之什

纖纖圓實占芳春。得自侯門勝楚珍。開葉開華人不會。  
百千年是等閑身。

和江橋晚望

公餘縱目望江山。萬化窮來罔象間。聞說聖君將下詔。  
未容清淡與僧閑。

病起示眾

門掩還同歲月摧。石窓經雨積莓苔。一床枕[簾-日+田]  
淨名老。

時見斷雲孤月來。

送麻居士

紗帽山儀白苧袍。遠披孤頂近吾曹。携來七尺霜前竹。  
劃斷天雲不放高。

酌李校書

一回辭我一回吟。睠戀巖叢意轉深。翻謝霜松不凋落。  
與君同有歲寒心。

苦熱中懷寄永固山主

火雲高下影相連。幾欲披尋恨不前。無限清風無處問。  
只應遲步繞林泉。

送元安禪者

群峯杳藹留不住。遠道依依只藤屨。舊隱蘿龕付與誰。  
寒猿後夜啼高樹。

賦病鶴送奉倫禪者

欲飛飛未得。冷泊杉松枝。如何垂天雲。遠遠同一涯。  
偶作

列岫霽新雨。凭欄只澹交。夕陽明遠水。秋葉露空巢。  
思極曾無玷。神清未動爻。只應千古意。  
誰得共雲坳。

謝鮑學士惠臘茶

叢卉乘春獨讓靈。建溪從此振嘉聲。使君分賜深深意。  
曾敵禪曹萬慮清。

因遊育王亭寄牧主郎給事

冷翠千萬峯。當軒列如黛。蒲團及禪板。永日澹相對。  
彤雲曾無機。燒松亦成蓋。遠謝幽隱情。  
難與台星會。

送遇能禪者

湖繞嚴城列象寬。萬家臺榭水光寒。片帆隱隱生遙極。  
誰問曹溪意轉難。

送覺海大師

秋雲巖葉兩悠悠。半逐風馳半水流。憑問禪家有何意。  
不知方外若為酬。

送曾侍禁

冷匣秋波射斗星。鐵衣隨從古霜清。宣池莫問常年事。  
一片威風動地生。

病起酬如禪德

大明一寸光。腐草一何假。人命呼吸間。誠哉是言也。

呼之曾已休。吸之尚未舍。寄問諸苦源。

來者不來者。

送雲禪德

古之送人言作懷寶。我慚老病困乏辭藻。熊嶺迢迢兮曾立夜雪。

謝池依依兮笑生春草。

頭角麟龍安可論。清風步步應相討。

送久禪德歸蘭亭

右軍墨池月。照我復照誰。千里忽相到。中峯多病師。

送羲大師

巖房抱病經一月。門有諸生阻來謁。長往之期猶未能。

七十之年更何說。若耶溪老忽留語。

溪上舊遊且歸去。春風颼颼兮兼斷雲。弱柳依依兮帶輕絮。

古今離恨雖如此。動靜於吾亦多意。

高握霜筇獨步時。音書莫忘遠飛寄。

酬海宗二侍者(二首)

蓀之得蘭。其道匪難。扶吾病起。如珠在盤。一兮二兮。

自看誰看。

蘭之得蓀。其道必存。扶吾病起。古風入門。二兮一兮。

且論勿論。

謝郎給事送建茗

陸羽仙經不易誇。詩家珍重寄禪家。松根石上春光裏。

瀑水烹來鬪百華。

送山茶上知府郎給事

穀雨前收獻至公。不爭春力避芳叢。煙開曾入深深塢。

百萬鎗旗在下風。

送郎侍郎致政歸錢塘

帆掛西風別海城。二疎千古道相應。誰誇富貴沽時譽。  
自笑經綸作技能。殘葉賦題紅片片。

遠山供望碧層層。武林到日符嘉遁。高訪巖扃只許僧。  
山行逢懃禪德

乳巖秋日無他作。策杖層層止寥廓。四顧有人分野情。  
一點彤雲起深壑。蘚石遲遲略輕踞。

逢箇衲僧忽驟步。頻喚回頭不肯回。及至回兮眉卓豎。  
阿喇喇。千里萬里橫該抹(咄)。

送小師元哲

老盧之子四三二一。將欲振飛卷比叢室。松凌霜兮運青。  
水帶巖兮流急。南北東西雲開見日。

永豐莊新植徑松忽二本隣偃抒辭紀之

雙偃松何似。螺文結數遭。清聲雖競發。寒影不相高。  
對客圓分蓋。孤禪翠滴袍。若教圖畫得。

爭奈有蕭搔。

送白雲宣長老

鄞江秋晚忽成春。況有台星作主人。去去高携古刀尺。  
二千年運續芳塵。

送親禪者

萬木帶秋聲。古今念睽別。我有贈行意。臨行為君說。  
重巖休滯雲。遠水且觀月。生生知不知。

天風助清徹。

送顯冲禪者

聚散非常準。古今亦標格。如何無事人。還似未歸客。  
秋風生群林。野水資寒色。誰兮謝寸陰。

觀彼青山白。冲禪行復行。五葉待時折。



送天童普和尚

迢迢別海涯。帆掛杪秋時。島樹落寒葉。人誰訪祖師。  
浪開遊象急。天闊過鴻遲。早晚歸林下。  
千徒不共知。

張秀才下第

得第何人愧不平。道存顏巷亦為榮。應知未喪斯文也。  
且把新詩樂性情。

寄久監收

田中稻熟及時收。顆粒圓成免外求。一日歸來古巖上。  
白雲紅樹共悠悠。

暮冬夜坐寄岫禪者

碧落無片雲。虛庭積深雪。負春還有誰。徹曙對孤月。  
巖松影拂翠。不斷瀑水聲。來聽忽絕岫。  
禪岫禪知也如未知。八面清風遠遠待時說。

寄崇壽懷長老歌

寂住峯兮觸星斗。寂住師兮古為道。死中得活未輕訕。  
不許夜行投曉到。藹藹聲光一百年。  
吾其後兮吾其先。振領提綱笑多事。掩扉塞路空依然。  
龍朔老盧同兀兀。土為貌兮金作骨。  
萬國爭求肯便行。我要重新敲鐵佛。東西南北休云識。  
枯槁冥冥頗相憶。天外清風結陣來。  
狂歌遠寄從拋擲。

送廷利禪者

雪峯孤頂誰家路。上兮下兮復何故。曾列三千一半徒。  
我今獨滿當時數。鯨鱗鱗龍鱗鱗。  
坤維高步生清塵。休云裴相慕黃檗。額有圓珠七尺身。  
利禪者利禪者。倚天長。劍應牢把。

或謂風雲不再來。誰為蒼蒼分晝夜。

送倂禪者

涪江怒激鯨鼇宅。岌岌三山大傾側。冥數俄然一箇來。

步武群方作禪客。振聲謂我分綱宗。

今兮古兮何忽忽。今吾強為挾辭句。句句字字凜凜生狂風。

拂散四七單傳之落葉。掃蕩二三直指之流蓬。

似帶微芒敢未勦絕。寒木在握兮全機可笑。

秋水橫按兮半提可滅。

使八極頂目者不自爭衡。見斯人兮駕御昂枿。

送鼎禪者

落落禪家流。携筇卷雲毳。別我振辭鋒。夜堂消祖偈(鼎禪之句)。

霜天飛一鶚。目對彈其滯。春岸立千峯。

指也乎其勢。行行復行行。清飈起蘭蕙。

觀泉送演禪者

雲根漱野泉。照空復照月。冷聲曾未消。飛瀾似相別。

巖近生風雷。天遙新冰雪。演禪乘興知不知。

源流依依共澄潔。

答忠禪者

一字七字三五字。萬象窮來不為據。夜深月白下滄溟。

搜得驪珠有多許。

和陸軫學士夏日見寄

良牧歸詩匠。雅風消鬱蒸。官清難滯爵。吏散遠同僧。

棠樹非煙合。仙槎碧浪乘。因思窮萬化(使君早製圓明鑑圖冠之序引或聞或見令人曠達)。

千古更無能。

送化主

春色依依籠遠樹。卷衲搗藤[跳-兆+舜]輕屨。塵世茫茫無限人。

不知誰問曹溪路。

送通判劉國博(黃中)

為星當貳職。權化不相饒。白屋如多恨。清風何處消。  
岸鷗窺列旆。天辟看陞朝。別有生靈意。  
寒枝未變條。

送別陳祕丞古意

悠悠層山雲。斷兮仍復續。離離雙岸草。變兮且兼綠。  
如何苦雪霜。後凋蠹松竹。松竹有節操。  
雪霜無伎倆。敢折歲寒枝。贈君作嘉賞。行行天地間。  
清風在誰掌。

送通判學士歸南國(楊)

旆擁帆開照德星。天風高興國風清。武夷仙仗知回也。  
各下祥雲到地迎(千理之外應之非此則殊待者也)。

和酬郎簽判殿丞

向國心存了了身。大方無外且同塵。江城早晚重相見。  
解笑宗雷十八人。

歌送范陽盧君兼簡華嚴昱大師

范陽居士來鄞水。動地仙飈向人起。乳峯直上雲霞開。  
步驟天衢到如此。茫茫塵世誰知交。  
當場問我非相饒。禪家畢竟無他事。古雪巖前曾未消。  
俄然悵望辭叢室。荷負難兮淚深溢。  
遠幸流方且莫論。再得從容又何日。迢迢故國殊存想。  
冷碧柯山分指掌。況有覺雄華嚴師。  
歸去百城共遊賞。

送廣教專使

峨峨石頭使乎讓祖。己之匪存聖之奚慕。或妄以山或索云斧。

音耗不通兮清源派分。吾斯語兮詎可論古。

送微文章

雙蓮亭上送行客。菡萏清香散秋色。野興斷山雲片高。

孤影澄江月華白。希聲險絕堪誰知。

大道機存曾未可。縱闢天常立下風。安教類變叢流火。

君不見。梁兮闔國難滯留。千古遺恨空悠悠。

君又不見。魏兮小桂生寒翠。一華對雪開無休。

微禪亦並聯芳駕。德星文星仰蕭灑。

物外情深不等閑。環中趣別非輕捨。

相訪從容為我言。屈指多求更何者。

送懷秀禪者

麻衣草座思靈徹。一食安閑更無別。倏忽遷流數百年。

杳杳誰來繼其絕。吾兮亦是疎慵輩。

冷澹身心存慷慨。偶續靈峯照夜燈。遽泛鐵船下滄海。

深嗟知困不知休。奔馳駭浪空淹留。

縱得長鰲擬何待。堪白頭時好白頭。因觀壞衲秀禪客。

清苦如水復如檠。別我携筇步大方。

為葉為華恣披折。伏枕寥寥情意闌。

率寫狂歌贈行色。

孤運銘

雲根石廣容身待老。南來北來閑且尋討。五葉一華兮堪對誰。

寥寥萬古兮空知有。

寄海會之長老

百華開後一華開。風遞清香遠遠來。誰問黃梅不平事。  
照中依舊惹塵埃。

雜言送賢專使

使乎誰老作者。百戰場中飛鐵馬。秋水藏來人不知。  
笑李將軍被擒下。阿呵呵。却歸湖山唱凱歌。

歌紀四明汪君信士

古君子兮道諸已。道器用兮合天理。同塵還若待時生。  
觀象不知何處起。荊叢叢襲我叢叢。

孝兮悌兮非汴中。聚應落落滴仙露。散或泠泠揚士風。  
風之上兮風之下。近一指兮遠一馬。

秋水澹交無限情。夜光照乘胡為者。伊予匪謂存餘力。  
詠高義兮因胸臆。巴歌百字巖葉書。

飛寄汪門舊知識。

送仲卿禪德

高兮竺卿。秋水虛明。夫何之象堪云指程。知吾不知笑  
(理出情謂宜撫掌爾)伽耶城。

真州資福禪院新鑄鍾銘(并序)

國朝紫微舍人趙公。丙戌年出鎮姑蘇。裁情示空巖之客。  
所恨不能効善財。展轉南方以求先覺。如別幅敘雲嶽長老。  
令僧惠敏造鍾既成。剏重樓以 之。欲為銘記。且言當使學  
者。有所警誤概也。縱能道其歸禪人惡肯信。惟師為善知識。  
行重名當代。願為此銘。因機垂化不亦美乎。然重顯固陋。  
荷大君子外獎敢不從命。輒復引寄。夫形聲未先。曠默奚准。  
器用之後。幽靈絕常。故聖人以鍾為大。惟聖人則之。襲兮  
忘兮求以深矣。其能具諸種智。對飛雄辯。但未兼極有生。  
權化之來。未易窮也。感通傳稱。昔拘留孫於乾竺造青石鍾。  
如青玉色可容十斛。頂類諸天腹陷眾寶。八角四面華光互分。

有化如來與日偕出。明宣祕演。或聞不聞。王舍城中。大千  
界內。匪同錚錚者乎。今嶽禪老於准甸造青銅鍾。如青珠色。  
過百鈞之用。上旋旁植繞獸蹲熊。其或層城晝閑。祇園夜永。  
寥寥霜月。射寒影以爭輝。殷殷地雷。發虛音而交振。師之  
唱險。資之繼難。寅夕鏗鏗。主伴索索。足使一鱗半甲。無  
違真化之方。二聽五觀。有寄神遊之域。善存殊應。扣惟良  
哉。謹為銘曰。

淮之要衝	真之會府	中列梵摩
居我禪祖	參徒駢羅	慧敏千櫓
爰構鯨音	息彼輪苦	峻橫崇臺
金飛碧回	斯門屢掩	向人或開
希兮微兮	作延乍催	先聞未及
後時不來	增悲遐宣	無困天理
帶識萬端	警悟齊起	遵晦陟明
其母得子	塵塵訪誰	剎剎問己
大緣斯成	大功不宰	君奉禹湯
臣仰元凱	碑勒紺園	銘寡文彩
庶其妙峯	永聳滄海	

### 明覺禪師祖英集卷第六

#### 明州雪竇山資聖寺第六祖明覺大師塔銘

尚書度支員外郎直祕閣兼充史館檢討賜緋魚袋呂夏卿

撰

夫真空不空。是有無證。寂滅不滅。是往來相。佛以權  
實一法。開頓漸之徑。使隨器而趨之。有不離道場得大智慧。  
有難行苦行為人天業。日月為明矣。而盲者不見睫毛。舟楫  
可濟矣。而溺者淪於波浪。人之未有惡明而忘濟者。其心一

也。其途異矣。昆蚊之性群行食啄。倦則息觸則避。求所以安樂。不待教而能也。人之於貴賤貧富壽夭得喪。不知自然之分。愛惡悲欣。廉貪靜躁。糾纏桎梏。無所解脫。晝勞形骸。夜動夢寢。至於老死。且不知息。彼昆蚊知所以安樂。人顧不能也。佛之教人。推性命之際。以極天地之外。乃至觀身如掌中物。傳付法寶不寓文字。是謂禪那。山嶽之大有時而泐。金石之剛有時而剝。形器之用也我則異。於是無去無住。無取無離。不見于內。不見于外。不見中間。自利義也。利他仁也。是謂涅槃妙心諸佛法印無上微妙祕密圓明真實正法眼藏。佛以授摩訶迦葉。傳僧伽梨衣。以待補處出世。為成道之符。自是衣法相傳二十有七世香至王子。初入中國。諡曰圓覺。圓覺傳大祖。大祖傳鑑智。鑑智傳大醫。大醫傳大滿。大滿傳大鑑。大鑑藏衣傳法而已。大慧繼之。大寂承之。其後皆以所居稱。若天皇龍潭德山雪峯雲門香林智門。其世次也。禪師諱重顯。字隱之。大寂九世之孫。智門之法嗣也。俗姓李氏。母文氏。以太平興國五年四月八日。生大師於遂州。始生瞑目若寐。三日既浴。乃豁然而寤。屏去葷血不習戲弄。七歲有僧過其門。挽持袈裟。喜不自勝。聞梵唄之聲。輒泣下。父母問其故。懇請出家。父母執不可。師不食者累日。咸平中終父母喪。詣益州普安院仁銑師。落髮為弟子。大慈寺僧元瑩。講定慧圓覺疏。師執卷質問大義。至心本是佛。由念起而漂沈。伺夜入室請益。往復數四。瑩不能屈。乃拱手稱謝曰。子非滯教者。吾聞南方有得諸佛清淨法眼者。子其從之。彼待子之求也久矣。師於是東出襄陽。至石門聰禪師之席。居三歲機緣不諧。聰諭之曰。此事非思量分別所解。隨州智門祚禪師。子之師也。師乃徙錫而詣之。一夕問祚曰。古人不起一念。云何有過。祚招師前席。師攝

衣趨進。祚以拂子擊之。師未曉其旨。祚曰。解麼。師擬答次。祚又擊之。師由是頓悟。尋往廬山林禪師道場。問之曰。法爾不爾云何指南。林曰。只為法爾不爾。師遂拂衣而退。眾皆股栗。有毀於林者。林諭眾曰。此如來廣大三昧也。非汝等輩以取捨心可了別也。師辭往池州景德寺為首座。為眾解肇法師般若論。知州曾公會。以果子抵于地曰。古人云。不離當處常湛然。即今在何許。師指景德長老曰。只此長老亦不知落處。曾公云。上座知也不得無過。師曰。明眼人難瞞。師南遊杭州。住持蘇州洞庭翠峯。嗣智門也。未幾曾公出守明州。手疏請師。住持雪竇資聖。蘇人固留不可。師曰。出家人止如孤鶴翹松。去若片雲過頂。何彼此之有。雪竇本智覺禪師道場。智覺亦雪峯五世孫。備傳琛。琛傳益。益傳韶。而壽繼之。智覺其號也。一法同源。而地有盈虛。師之至猶家焉。決潢汗變清泚。掖蹠偃爭迅馳。州邦遠近輻輳座下。駙馬都尉和文李公。表錫紫方袍。侍中賈公又奏。加明覺之號。師住持三十一載。度僧七十八人。先是門弟子建壽塔於寺之西南五百餘步。一日命侍者。灑掃塔亭。行至山椒。歷覽久之曰。自今過此。何日復至。左右皆大驚。眾迎師還。師堅指塔所。眾皆號泣。隨至塔前。或曰。師無頌辭世耶。師曰。吾平生患語之多矣。翌日出杖屨衣盂。散遺其徒。有問疾者。留食殷勤與之約曰。七月七日復來相見。其夜盥浴整衣側臥而滅。時皇祐四年六月十日。俗壽七十三。僧臘五十夏。以七月初六日入塔。如師之約。嗚呼師得妙用善機。不取諸法。能知去來達性命。故方是時陞堂皇。遊牆藩者。悟性相體空。頓息萬緣。為大乘法器。曰義懷在和。凡百五十人。傳其法於天下。彼遮護意根。網絆初心。背覺合塵。逐念流徙。得少為多。妄立知見。雖三詣投子九陟洞山。師



亦援手濡足。而無以救之。是猶孔子之有宰我。孟子之有盆成括。非其師之過也。自師出世門人。惟益文軫圓應文政遠塵允誠子環。相與哀記提唱語句詩頌。為洞庭語錄。雪竇開堂錄。瀑泉集。祖英集。頌古集。拈古集。雪竇後錄。凡七集。師患語之多。而其徒愴然。猶以為編攬有遺。蓋利他之謂也。余得其書而讀之。二十餘年雖瞻仰高行。而祿利所縻無由親近。使得稽首避席。霑彼法雨覺悟塵勞。庶幾可教者。今蔑如之何。師辭世十有三年。碑表未立。餘杭僧惠思。撰行業錄。與其徒元圭覺濟大師。悟朋繼踵。褒文請銘。以予跂慕之心重之。以門人之請之勤。抑有待耶。愚公叩壤以移山。雖不量力。其誠則至矣。謹焚香再拜。繫之以銘曰。

噫[A4]蠢愚 背本源 一念異 生二根

勝與劣	駟馬奔	嗜所得	自詐諉
失大道	南北轅	艾至老	愉朝昏
正遍覺	人天尊	迷者挽	溺者掀
朝嗽出	彗霾雲	渴得漿	寒得薪
悟報化	知非真	趣安隱	擺客塵
王叔生	廣佛事	破六宗	應彈指
法來東	非會際	信衣傳	隻履逝
頂五山	真法器	立積雪	殊其臂
忍非忍	得法髓	債必償	有裔嗣
皖公潛	佛日翳	翩南遊	立如榴
乞解脫	彊哉慧	攘蜂蠆	神嶽衛
破頭峯	眾雲從	橫六氣	醺二宗
教任意	任懶融	黃梅兒	陌上童
闕七相	了諸空	聖服勞	杵臼傭
和心偈	掙爭鋒	夜南驚	懷是逢

帝稽首	晞下風	舟復新	葉歸叢
有道得	無心通	世有承	四眾依
燈相續	塤應簾	師異稟	自孩提
斤[月*吏]俊	蹈聖梯	慈固拒	不得施
起恭孝	終苴縗	銑落髮	瑩質疑
漢之東	得我師	抉盲瞶	柞荒菑
昔無有	今委蛇	遇霑洽	發萌莢
淫鼃鳴	鍾未簾	魚目藏	明珠吐
歸二山	下檐聚	來萬里	足繭踣
訇春雷	披蟄戶	辯縛解	決去住
沃醴醑	劑甘露	百五十	胄蕃庶
窮車轍	誦句語	瞻骨目	軸繪素
遠胡越	近杖屨	捐龐相	悉開悟
山茆鬱	泉呬幽	虎跡交	鼯猯啾
塔門閤	松柏樛	天南垂	海彪彪
囊破褐	笈單裯	來環繞	五體投
名彊身	祿飽喉	狙怨憎	甘鮑鱸
睨真乘	等贅疣	慶我生	辯薰蕕
蘄誘掖	邈無由	琢堅石	攄我憂

治平二年乙巳歲二月五日

# 高峰原妙禪師語錄

已新纂大日本續藏經第 70 冊 No. 1400 《高峰原妙禪師語錄》

## 元高峰大師語錄序

始予乍閱內典。得經論并古今雜著。共數帙。中有大師語。驚喜信受。如闇逢炬。至於今猶然。蓋自來參究此事。最極精銳。無逾師者。真似純鋼鑄就。一回展讀。一回激發人意氣。俾踊躍淬礪忘倦。雖悟處深玄。不敢以凡臆窺測。而但覺其直截根原。脫落窠臼。近有慈明妙喜之風。遠之不下德山臨濟諸老。偉哉。堂堂乎。可謂照末法之光明幢也。獨恨大藏未收。坊刻尚尠。怏怏於胸中者三十年。乃今以其舊本重壽諸梓。而蓮社行人。有相顧耳語者。謂予旋轉萬流。指歸淨土。柰何復殷勤稱讚是編。意者念阿彌陀佛不及看萬法歸一耶。遂洶洶搖動。嗟乎。但了念佛是誰。不必問一歸何處。茲有人焉。知生我是父。又自疑身從何來。聞者寧不絕倒。古尊宿云。如人涉遠。以到為期。不取途中強分難易。諸仁者。方便門多。歸元路一。願勿以狐疑玩愒歲時。便應直往疾趨。為到家計。既到家已。千丈巖。七寶池。有智主人。二俱不受。

萬歷二十七年歲次己亥佛歡喜日雲棲株宏謹識

## 高峰大師語錄卷上

參學門人編 靈隱弘禮重梓

### 湖州雙髻庵法語

師自咸淳甲戌春就庵示眾。乃云。談玄談妙。說性說心。攢花簇錦。巧妙尖新。如麻似粟。從古至今。莫不皆是乘虛接響底漢。倚草附木精靈。山僧雖是他家種草。決定不向遮裏藏身。既然如是。且道今日為眾開堂。斬新條令一句又作麼生。喝一喝云。符到奉行。

示眾。有一物。明歷歷。佛祖覷不破。大地無人識。常在舌頭尖。盡力吐不出。吐得出。也是胡餅裏呷汁。

示眾。有句無句。金烏吞玉兔。如藤倚樹。癩馬繫枯椿。樹倒藤解。一冬燒不盡。句歸何處。石虎當途踞。呵呵大笑。龍頭蛇尾。捺倒爛泥裏。剛刀不斬無罪之人。且道為山過在甚麼處。乃呵呵大笑下座。

示眾。千嶺萬山雪。五湖四海冰。清光成一片。物物盡皆明。且道趙州柏樹子。雲門乾矢橛。洞山麻三斤。畢竟是箇甚麼。喝一喝云。明星當午現。猶待曉雞鳴。

歲旦示眾。百年難遇歲朝春。姹女梳粧越樣新。惟有東村王大姐。依前滿面是埃塵。

解制示眾。九旬把定繩頭。不容絲毫走作。直得箇箇皮穿骨露。九零八落。冷眼看來。正謂掘地討天。千錯萬錯。今日到遮裏。不免放開一線。彼此無拘無束。東西南北。任運騰騰。天上人間。逍遙快樂。然雖如是。且道忽遇鑊湯爐炭。劍樹刀山。未審如何棲泊。良久云。惡。

示眾。萬里不挂片雲。虛空突出一竅。雙髻峰踣跳上十三天。拄杖子向十字街頭揚聲大叫。且道叫箇甚麼。以拂子擊禪牀云。炎炎六月火生冰。夜半日輪當午照。

示眾。一夏九十日。看看又將半。面門無位人。急著眼睛看。冷地驀相逢。脚跟紅線斷。掌內握乾坤。翻身遊碧漢。堪笑當年老瑞巖。惺惺石上重呼喚。乃豎起拂子云。大眾。遮箇是瑞巖主人公耶。是臨濟無位真人耶。若也定當得出。許你一生參學事畢。脫或未然。擲下拂子云。撒向堦前。來朝打算。

示眾。五湖春色十分肥。正是功圓果滿時。玉蝶穿花零碎錦。黃鶯擲柳亂垂絲。靈雲打失娘生眼。備老重添八字眉。無限水邊林下客。謾將竹杖度須彌。

示眾。三世諸佛說不到。開口道著。歷代祖師行不到。動步踏著。行說俱到時如何。正好行腳。

歲旦示眾。山僧去年三十六。今年又添一歲。諸人共知。拈拄杖云。且道拄杖子年多少。擊禪牀云。元正啟祚。萬物咸新。

示眾。舉南泉示眾云。文殊普賢。昨夜三更。起佛見法見。各與二十棒。貶向二鐵圍山。所供並實。趙州出云。棒教阿誰喫。泉云。過在甚麼處。一對無孔鐵槌。州便禮拜。泉歸方丈。蒼天中更添怨苦。南泉和尚。雖則頂門具眼。賞罰分明。點檢將來。也是虛空裏釘橛。若無趙州後語。未審如何折合。高峰不然。忽有人起佛見法見。但向他道。善哉善哉。時節若至。其理自彰。

示眾。百千諸佛。歷代祖師。乃至天下老和尚。以拂子擊禪牀一下云。總向遮裏墮坑落壑。還有跳得出底麼。又擊一下云。三生六十劫。

示眾。舉丹霞因過一院。值凝寒。遂於殿中見木佛。乃取燒火向。院主偶見。訶責曰。何得燒我木佛。霞以杖撥灰云。吾燒取舍利。主云。木佛何有舍利。霞云。既無舍利。更請兩尊再取燒之。院主自後眉鬚墮落。師拈云。丹霞燒木佛。為寒所逼。豈有他哉。院主眉鬚墮落。偶爾成文。何足疑矣。若作佛法商量。管取入地獄如箭。擲拂子下座。

示眾。歸宗拭却眼睛。二祖安心斷臂。雲門拶折一足。玄沙墮破脚指。遮一夥隨搜搜漢。以拂子云。蚤知有遮般消息。免見血淋滿地。

示眾。以拄杖橫肩顧左右云。大眾會麼。柳標橫肩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

### 杭州西天目山師子禪寺法語

至元丁亥冬。眾請師開堂。遂就石室內拈香祝聖罷。次拈香云。此一瓣香。不假壺中日月。亦非劫外春風。幾番親遭毒手。直得八面玲瓏。如今放下也。地搖六震。拈來則塞破虛空。且道不拈不放一句又作麼生。喝一喝。作女人拜。爇向爐中。供養前住仰山戴角披毛無鼻孔底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遂就座。僧問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龐居士恁麼道。還有為人處也無。師云。有。進云。畢竟在那一句。師云。從頭問將來。進云。如何是十方同聚會。師云。龍蛇混雜。凡聖交參。進云。如何是箇箇學無為。師云。口吞佛祖。眼蓋乾坤。進云。如何是選佛場。師云。東西十萬。南北八千。進云。如何是心空及第歸。師云。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進云。恁麼則言言見諦。句句朝宗。師云。你甚處見得。僧喝。師云。也是掉棒打月。進云。此事且止。只如西峰今日十方聚會。選佛場開。畢竟有何祥瑞。師云。山河大地。萬象森羅。情與無情。悉

皆成佛。進云。既皆成佛。因甚學人不成佛。師云。你若成佛。爭教大地成佛。進云。畢竟學人過在甚麼處。師云。湘之南。潭之北。進云。還許學人懺悔也無。師云。禮拜著。僧纔拜。師云。師子咬人。韓獪逐塊。師乃豎拂召大眾云。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伶俐漢。若向遮裏見得。便見龐居士安身立命處。既見龐居士安身立命處。便見從上佛祖安身立命處。既見佛祖安身立命處。便見自己安身立命處。既見自己安身立命處。不妨向遮裏拗折拄杖。高挂鉢囊。三條椽下。七尺單前。咬無米飯。飲不濕羹。伸脚打眠。逍遙度日。若是奴郎不辨。菽麥不分。抑不得已。按下雲頭。向虛空裏書一本上大人。教諸人依樣畫猫兒去也。山僧昔年在雙徑。歸堂未及一月。忽於睡中疑著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自此疑情頓發。廢寢忘餐。東西不辨。晝夜不分。開單展鉢。屙屎放尿。至於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總只是箇一歸何處。更無絲毫異念。亦要起絲毫異念了不可得。正如釘釘膠粘。撼搖不動。雖在稠人廣眾中。如無一人相似。從朝至暮。從暮至朝。澄澄湛湛。卓卓巍巍。純清絕點。一念萬年。境寂人忘。如癡如兀。不覺至第六日。隨眾在三塔諷經次。擡頭忽覩五祖演和尚真讚。驀然觸發日前仰山老和尚問拖死屍句子。直得虛空粉碎。大地平沈。物我俱忘。如鏡照鏡。百丈野狐。狗子佛性。青州布衫。女子出定話。從頭密舉。驗之。無不了了。般若妙用。信不誣矣。前所看無字。將及三載。除二時粥飯。不曾上蒲團。困時亦不倚靠。雖則晝夜東行西行。常與昏散二魔輾作一團。做盡伎倆。打屏不去。於遮無字上。竟不曾有一餉間省力成片。自決之後。鞠其病源。別無他故。只為不在疑情上做工夫。一味只是舉。舉時即有。不舉便無。設要起疑。亦無下手處。設使下得手。疑得去。只頃刻間。

又未免被昏散打作兩橛。於是空費許多光陰。空喫許多生受。略無些子進趣。一歸何處。却與無字不同。且是疑情易發。一舉便有。不待返覆思惟計較作意纔有。疑情稍稍成片。便無能為之心。既無能為之心。所思即忘。致使萬緣不息而自息。六窗不靜而自靜。不犯纖塵。頓入無心三昧。忽遇喫粥喫飯處。管取向鉢盂邊摸著匙筯。不怕甕中走却鼈。此是已驗之方。決不相賺。如有一句誑惑諸人。自招永墮拔舌犁耕。現前學般若菩薩。必要明此一段大事。不憚山高水闊。特特來見西峰。況兼各各然指然香。立戒立願。礪齒磨牙。辦鐵石志。既有如是操略。如是知見。切須莫負自己初心。莫負父母捨汝出家心。莫負新建僧堂檀信心。莫負國王大臣外護心。直下具大信去。直下無變異去。直下壁立萬仞去。直下依樣畫猫兒去。畫來畫去。畫到結角羅紋處。心識路絕處。人法俱忘處。筆端下驀然突出箇活猫兒來。因。元來盡大地是箇選佛場。盡大地是箇自己。到遮裏說甚龐居士。直饒三乘十地。膽喪魂驚。碧眼黃頭。容身無地。然雖如是。若要開鑿人天眼目。發揚佛祖宗猷。更須將自己與選佛場鎔作一團。颺在百千萬億世界之外。轉身移步向威音那邊更那邊打一遭。却來喫西峰痛棒。大眾。既是和自己颺了。又將甚麼喫棒。忽有箇不顧性命底漢子。聞恁麼舉。出來掀倒禪牀。喝散大眾。是則固是。要且西峰師子巖未肯點頭在。

上堂。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只如山僧每日在張公洞裏。橫眠豎眠。或歌或詠。諸人還知麼。諸人每日在選佛場前。東行西行。或嗔或喜。山僧還知麼。若也彼此知得。不免分身碓搗。拔舌犁耕。若也彼此不知。管取釋迦拱手。彌勒歸依。因甚如此。不見道。知之一字。眾禍之門。



上堂。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乃顧視左右下座。

上堂。盡十方世界。是箇鉢盂。汝等諸人喫粥喫飯。也在裏許。屙屎放尿。也在裏許。行住坐臥。乃至一動一靜。總在裏許。若也識得。達磨大師。只與你做得箇洗脚奴子。若也不識。二時粥飯。將甚麼喫。參。

元正上堂。新年頭。行新令。露柱燈籠。急著眼聽。竈頭西南角有片方磚。惺惺伶俐。伶俐惺惺。念茲在茲。必恭必敬。因甚如此。徐十三郎。行年本命。

上堂。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愛惡兩重關。以拄杖⊕。總向遮裏起。直饒識得根源。更買草鞋行脚三十年。以拄杖。何曾踏著遮裏。擲拄杖云。你有拄杖子。與你拄杖子。

上堂。卓拄杖云。師子窟。師子吼。師子兒。無前後。驀然直下翻身。便解人前開口。即今莫有翻身底麼。擲拄杖云。鰕跳不出斗。

結制上堂。大限九旬。小限七日。麤中有細。細中有密。密密無間。纖塵不立。正恁麼時。銀山鐵壁。進則無門。退之則失。如墮萬丈深坑。四面懸崖荊棘。切須猛烈英雄。直要翻身跳出。若還一念遲疑。佛亦救你不得。此是最上玄門。普請大家著力。山僧雖則不管閒非。越例與諸人通箇消息。[○@(|\*|\*|)]⊖[○@∴]。

因從一禪人有省上堂。二十餘年。布箇漫天網子。打鳳羅龍。竟不曾遇著一箇鰕蟹。今日不期有箇螭螟蟲。撞入網中。固是不堪上眼。三十年後。向孤峰絕頂。揚聲大叫。且道叫箇甚麼。大地山河一片雪。

上堂。昨夜夢中作得一偈。舉似大眾。良久云。忘却了也。驀拈拄杖云。拄杖子還記得麼。良久云。同坑無異土。

浴佛上堂。舉世尊纔生下。乃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師云。見怪不怪。其怪自壞。大眾會麼。更聽一頌。指天指地展戈矛。直至如今戰不休。假使羣靈都殺盡。一身還有一身愁。

祈晴上堂。天關久鎖不開容。日夜滂沱鼓黑風。以拂子擊禪牀一下云。憤性一槌俱擊碎。頂門迸出一輪紅。

中夏上堂。以拂子。四十五日前薦得。非特日消萬兩黃金。亦乃能應四天下供養。四十五日後薦得。寸絲滴水。也當牽犁拽杷償他。以拂子擊禪牀一下云。曾經巴峽猿啼處。不是愁人也斷腸。

上堂。忘却當年密授句。枉教一眾喫辛苦。夜來枕上忽憶著。年年五月黃梅雨。

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喝一喝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上堂。海底泥牛銜月走。巖前石虎抱兒眠。鐵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鷺鷥牽。此四句內。有一句能殺能活。能縱能奪。若檢點得出。許汝一生參學事畢。

直翁居士至上堂。山僧有一奇特因緣。未嘗輕易拈出。今日幸遇直翁證明。供養大眾。良久云。美食不中飽人餐。

冬至上堂。陰向鼻端滅。陽從眼裏生。會得箇中意。更參三十年。

上堂。夜夜抱佛眠。上大人。朝朝還共起。丘乙己。起坐鎮相隨。化三千。語默同居止。七十士。纖毫不相離。爾小生。如身影相似。八九子。欲識佛住處。佳作仁。只遮語聲是。可知禮也。傅大士和聲吐出。耀古騰今。妙上座矢上加尖。一場好笑。伶俐漢纔聞舉著。如珠在掌。如芥投針。若是機思遲鈍。三搭不回。昔年吾佛世尊。由斯之輩。三七

思惟。計盡情忘。不免全身放倒。今日山僧到遮裏。也只得依條攀例。按下雲頭。倒轉鎗旗。就窠打劫。直教一箇箇不假乘舟鼓棹。游戲如來大圓覺海。以拂子打圓相云。還見麼。以拂子擊禪牀一下云。還聞麼。蒼天蒼天。正所謂有耳不聞圓頓教。有眼不見舍那身。說甚長期短期。百千萬億阿僧祇。鼻孔依前向下垂。擲下拂子喝一喝下座。

普請上堂。禪不在參。道不須悟。動轉施為。山嶽鼓舞。孟八郎漢便恁麼去。爭似西峰搬石運土。

上堂。昨夜東西兩天目。議論狗子有無佛性話。儘儘爭之不己。山僧未免出來向他道。說有說無。總未夢見在。於是二邊懔懔而退。大眾。既謂有無俱不是。畢竟合作麼生。八角磨盤空裏走。三脚驢子弄蹄行。

因事上堂。水中鹹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豎拂子云。見其形。失却山前一村人眼睛。

上堂。八十日中。千說萬喻。說也說到無說時。聞也聞到無聞處。既是無說又無聞。功成果滿憑何舉。吹龍笛。擊鼉鼓。皓齒歌。細腰舞。桃花亂落如紅雨。

結制上堂。西峰今年結夏。有一奇特事。不得不告報諸人。且道是甚奇特事。龍蛇混雜。凡聖同居。

上堂。大海無魚。大地無草。大富無糧。大悟無道。若人透此四重關。非特親見高峰眉毛長短。鼻孔淺深。猶如赫日當空。萬別千差無不照。雖然。喚作拂子則觸。不喚作拂子則背。畢竟喚作甚麼。

中夏上堂。豎拂子召大眾云。到遮裏進前一步也不得。退後一步也不得。總不恁麼也不得。畢竟如何。不得不得。

解制上堂。布袋頭開。餒驢餒馬。要騎便騎。要下便下。若到江西湖南。撞著焦尾大蟲。切莫道在西峰度夏。

上堂。喫粥了也。洗鉢盂去。矢上加尖。一場敗露。西峰今日忍俊不禁。却要向鷺鷥腿上割股。良久云。便恁麼去。

開爐上堂。豎起拂子云。遮些火種。自靈山傳至西峰。已得二千二百三十餘載。今日幸遇開爐。特為諸人拈出。以拂子吹一吹。乃擲下云。照顧燒却眉毛。

冬至上堂。良久云。一陽來復。萬物咸新。恭惟盲龜跛鼈。鬼怪妖精。莫問前長後短。大家扶起破沙盆。

臘八上堂。黃面瞿曇。夜半成道。正是喚奴作郎。贏得一場好笑。山僧恁麼告報。也是細姑嫌嫂。

晚參。參須實參。悟須實悟。動轉施為。輝今耀古。若是操心不正。悟處不真。粧粧點點。鬪鬪釘釘。被人輕輕拶著。未免喚燈籠作露柱。且道如何是實參實悟底消息。良久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

上堂。西峰今日啟建圓覺長期。有四件切要事。告報大眾。第一不得隔壁聽聲。第二不得暗裏偷光。第三不得指東話西。第四不得鬧中取靜。汝等諸人。誠能遵行此令。管取剋日成功。超凡入聖。若也不然。縱歷阿僧祇。敢道未徹在。

上堂。舉鵝湖和尚示眾云。未了底人。長時浮逼逼地。設使了得底人。明得知有去處。尚乃浮逼逼地。上大人。丘乙己。雲門舉問首座云。適來和尚道。未了底人浮逼逼地。了得底人浮逼逼地。意作麼生。座云。浮逼逼地。可知禮也。門云。首座在此頭白齒黃作遮箇語話。曲則全。座云。上座作麼生。門云。要道即得。見即便見。若不見。莫亂道。枉則直。座云。只如堂頭和尚道。浮逼逼地。又作麼生。門云。頭上著枷。脚下著杻。重言不當喫。座云。恁麼則無佛法也。親言出親口。門云。此是文殊普賢大人境界。是何言歟。二

老披肝歷膽。西峰雪上加霜。還見鵝湖也無。若道見。端的在那一句。若道不見。誚訛在甚麼處。具眼底試點出看。

冬至上堂。世間動不動法。皆屬陰陽遷變。驀拈拄杖云。惟有山僧木上座。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彫。乃靠拄杖云。無形本寂寥。

上堂。低頭覓天。仰面尋地。波波挈挈。遠之遠矣。驀然撞著徐十三郎。嘎。元來只在遮裏。以手拍膝一下云。在遮裏。臘月三十日到來。也是開眼見鬼。

上堂。舉香嚴和尚一日上堂。時有僧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如何。嚴云。萬機休罷。千聖不攜。臘月扇子。此時疏山在眾作嘔聲。曰是何言歟。低聲低聲。嚴云。阿誰。眾曰師叔。嚴云。不肯老僧那。出云是。胡來胡現。嚴云。汝莫道得麼。山曰。道得。平地干戈。嚴云。汝試道看。山云。若教某甲道。須還師資禮始得。赤眼撞著火柴頭。嚴乃禮拜。舉前話問之。山曰。何不道肯諾不得全。草賊大敗。嚴云。直饒恁麼道。也須倒屣三十年。設使住山無柴燒。近水無水喫。分明記取。棒打石人頭。曝曝論實事。後住疏山。果如前記。大眾。二老互相屈辱。西峰從頭解注。還分優劣也無。若謂不分。因甚倒屣三十年。若謂分。漏逗在甚麼處。伶俐漢縑素得出。非惟截斷天下人舌頭。穿却天下人鼻孔。釋迦彌勒。與你作奴。亦不為差。其或不然。更聽一頌。洞徹是非如夢幻。轉身未免墮深坑。須知別有通霄路。不許時人造次行。

上堂。拈拄杖召大眾云。還見麼。人人眼裏有睛。不是瞎漢。決定是見。以拄杖卓一下云。還聞麼。箇箇耳裏有竅。不是死漢。決定是聞。既見既聞。是箇甚麼。以拄杖○。見聞即且止。只如六根未具之前。聲色未彰之際。未聞之聞。

未見之見。正恁麼時。畢竟以何為驗。以拄杖[○@|]。吾今與汝保任斯事。終不虛也。以拄杖[○@□]。三十年後。切忌妄通消息。靠拄杖下座。

雪巖和尚忌。拈香。昔年瞎却我眼。今朝穿却你鼻。冤冤相報無休。莫若克己復禮。遂插香。以袖掩面作哭聲。復以坐具搭左肩上。作女人拜。云非惟和尚同塵。免得遞相鈍置。

上堂。一年已減五日。光影如駒過隙。直須如救頭然。切莫隨情放逸。卓拄杖云。夜來一雨雪消鎔。萬疊青山如洗出。

元宵上堂。參禪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只如雪覆千山。孤峰不白。作麼生判。擲拄杖云。上元定是正月半。

上堂。舉百丈和尚問滄山云。併却咽喉唇吻。道將一句來。山云。却請和尚道。師拈云。大小滄山。推惡離己。今日忽有人問西峰。併却咽喉唇吻。道將一句來。即向他道。柴荒米貴。忍飢無暇祇對。

佛涅槃上堂。周行七步猶成跡。擲示雙趺豈易收。微雨灑花千點泪。淡烟籠竹一堆愁。

晚參。身貧道貧。無法可親。一味盲枷瞎棒。聞者見者莫不生嗔。卓拄杖云。黃金自有黃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

結制上堂。西峰今年結夏。全然不成保社。一日兩頭薄粥。大家忍飢無暇。雖有真如佛性。菩提涅槃。和聲擲拄杖云。權且颺在師子巖下。

上堂。終日著衣。未嘗挂一縷絲。終日喫飯。未嘗咬一粒米。既然如是。且道即今身上著底。每日口裏喫底。是箇甚麼。到遮裏不論明與不明。徹與不徹。寸絲滴水。也當牽犁拽杷償他。何故。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自迷巢。

上堂。若論此事。只要當人的有切心。纔有切心。真疑便起。真疑起時。不屬漸次。直下便能塵勞頓息。昏散屏除。一念不生。前後際斷。纔到遮般時節。管取推門落臼。若是此念不切。真疑不起。饒你坐破蒲團百千萬箇。依舊日午打三更。

上堂。迷中有悟。悟復還迷。直須迷悟兩忘。人法俱遣。衲僧門下。始有語話分。大眾。既是迷悟兩忘。人法俱遣。共語話者。復是阿誰。速道速道。

上堂。諸方拈槌豎拂。接物利生。祇解指虛空說虛空。指燈籠露柱說燈籠露柱。於是藥頭無驗。誤人多矣。西峰要向未有虛空名字以前說虛空。未有燈籠露柱以前說燈籠露柱。要使聞者見者。捏著磕著。一得永得。一證永證。大眾。未有名字以前。畢竟憑何施設。以拂子擊禪牀一下。又連擊兩下。

上堂。日正暄。春已暮。落花片片隨流去。拈拄杖云。拄杖枝頭一點紅。馨香徧界無人顧。大眾。顧不顧即且止。畢竟一歸何處。擲拄杖下座。

解制上堂。一夏以來。諸人懨懨。山僧亦懨懨。懨懨逢懨懨。彼此無空過。今朝聖制告圓。不免更說些懨懨禪。贏得大家俱懨懨。如何是懨懨禪。咄。猛火著油煎。

除夜小參。一年三百六十日。看看逗到今宵畢。十箇有五雙。參禪。禪又不知。學道。道亦不識。只遮不知不識四字。正是三世諸佛骨髓。一大藏教根源。伶俐漢纔聞舉著。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天上人間。縱橫無礙。然雖如是。點檢將來。猶是遮邊底消息。若謂那邊更那邊一著子。直饒西天四七。唐土二三。以至天下老古錘。敢保未徹在。山僧與麼告報。忽有箇漢子。心憤憤。口悱悱。出來道。高峰高峰。

你有甚長處。開得遮般大口。只向他道。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直翁居士施僧鞋上堂。以手指云。以此施者入無間獄。受此施者亦入無間獄。施者受者既遭此報。汝等諸人還知利害處麼。以手合掌云。難消。

結制上堂。封却拄杖頭。結却布袋頭。大家團樂頭。赤眼火柴頭。嗟。正是冤家共聚頭。不妨頭上更安頭。以拄杖打散。

中夏上堂。前四十五日何處去。焦尾大蟲入鬧市。後四十五日何處來。三脚驢子上高臺。俊鷹快鷂便合乘時。跛鼈盲龜徒勞踣跳。

上堂。今年一期有五件好事。特為諸人分明揭示。第一好僧堂。第二好後架。第三好知事。第四好廚堂。第五好衲子。若作佛法商量。掉棒打月。若作世諦流布。接竹點天。畢竟合作麼生。師子巖有箇焦尾大蟲。夜來惡發。被山僧劈脊一棒。化為微塵。却借陳如尊者四大五蘊。以為出入游戲之具。你一隊瞌睡漢。驢年也未夢見在。喝一喝下座。

上堂。舉風穴和尚因真園頭同念法華問訊次。穴問真云。如何是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真云。鶻鳩樹上啼。穴云。你作許多癡福作麼。何不體究言句。又問念法華云。你作麼生。念云。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穴却顧真園頭云。你何不看念法華下語。念自茲印可。名振四方。師云。山僧昔年侍立先師次。亦嘗被問此話。擬下語間。遂遭一頓熱棒打出。直得三日忍痛不已。大眾。端的要見二老優劣。但將妙上座喫棒處看。

雪巖和尚忌。拈香。巴陵設忌三轉語。西峰單單只一句。且道是那一句響。遂插香云。逢人切忌錯舉。



上堂。舉凌行婆問浮杯。盡力道不得底句。分付阿誰。杯云。浮杯無剩語。婆云。未到浮杯。不妨疑著。杯云。更有長處。不妨拈出。婆斂手哭云。蒼天中更添怨苦。杯無語。婆云。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為人則禍生。後有僧舉似南泉。泉云。苦哉浮杯。被遮老婆摧折一上。婆聞得。笑云。王老師猶少機關在。時有幽州澄一禪客。詣婆乃問。南泉為甚少機關。婆哭云。可悲可痛。澄一罔措。婆云。會麼。一合掌而立。婆云。跣死禪和。如麻似粟。後澄一舉似趙州。州云。我若見遮臭老婆。問教伊口啞。一云。未審和尚作麼生問伊。州便打。一云。為甚却打某甲。州云。似遮般跣死禪和。不打更待何時。婆聞。却云。趙州合喫婆手中棒。州聞得。哭云。可悲可痛。婆聞。乃歎云。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州聞得。令人去問云。如何是趙州眼。婆乃豎起拳。僧回舉似趙州。州乃有頌與婆云。當機覷面提。覷面當機疾。報爾凌行婆。哭聲何得失。婆有頌答云。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令。幾喪目前機。師拈云。山僧始者一看。將謂總是白拈賊。及乎再辨端倪。却有浮杯較些子。何故。不因漁父引。爭得見波濤。

佛誕上堂。指天指地。一棒打殺。鳩屎砒霜。合造毒藥。颺在三千世界中。不知那箇親遭著。卓拄杖一下。

結制上堂。西峯結制不尋常。穀滿倉兮僧滿堂。既得遮些根蒂固。大家搖扇取風涼。

上堂。門外有一人用盡機謀。要入入不得。門裏有一人做盡伎倆。要出出不得。出不得入不得即且置。且道門外人與門裏人相見時如何。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

開爐上堂。三千世界作爐。百億須彌為炭。生鐵鑄就禪和。炙得通身紅爛。正恁麼時。莫有躲得過底麼。左右顧視

云。嗔。將謂水不能溺。火不能焚。元來總是一隊爛額焦頭漢。

上堂。十五日己前。[毯-炎+畏][毯-炎+畏]穉穉。魍魎魍魎。十五日己後。巍巍堂堂。煒煒煌煌。正當十五日。虛空為鼓。須彌為槌。輕輕擊動。佛祖攢眉。即今莫有解擊底麼。以拂子擊禪牀云。若將耳聽應難會。眼處聞聲方始知。

薦亡上堂。入我法中。不論凡聖。動轉施為。咸遵舊令。要明少室格外新條。驀拈拄杖云。未免借伊鼻孔出氣。卓拄杖云。開甘露門。劃一畫云。示甘露味。大地眾生。頓超十地。惟有今辰覺成上座。營齋報薦考妣二位亡靈不在其內。何故。擲拄杖云。分明一對黃金骨。不必栴檀入細雕。

留兩班上堂。九旬把定重關。今朝放開一線。頂門具眼衲僧。自合知機識變。乃展手云。依舊平分局面。

復舉靈雲見桃花悟道。刺腦入膠盆。為山道從緣入者永無退失。咬牙封雍齒。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泣淚斬丁公。伶俐漢。直饒向遮裏見得。更買草鞋行脚三十年。却來喫西峰痛棒。

上堂。一不成。二不是。紅底桃。白底李。紅紅白白不相瞞。因甚達磨大師被流支三藏打落當門齒。

通寧智顏菴主送法被至上堂。裁蜀錦。翦吳綾。披白玉。間黃金。打成一片時。針剗不入。羅紋結角處。線路難尋。雖然。只如西峰以諸法空為座。以拄杖指被云。還著得遮箇麼。靠拄杖云。天香影散莓苔石。五葉花開薔薇林。

結制上堂。一百禪和三十州。無繩自縛萬山頭。誰是護生誰是殺。白雲影裏鐵船浮。

上堂。舉雪峰因僧來參。峰問甚處來。僧云。浙中來。峰云。船來陸來。僧云。二途俱不涉。峰云。爭得到遮裏。

僧云。有甚麼隔礙。峰打趁出。僧後十年再來。峰云。甚處來。僧云。湖南來。峰云。湖南與此間相去多少。僧云。不隔。峰舉拂云。還隔遮箇麼。僧云。若隔爭得到遮裏。峰亦打出。僧住後。每見人必罵雪峰。同行聞。特去相訪。遂問你因甚罵雪峰。遮僧舉前兩段因緣。同行痛罵。與伊點破。遮僧遂悲泣。每於中夜焚香。望雪峰禮拜。師拈云。遮箇公案。頗類德山托鉢話。諸方商量者極多。錯會者亦不少。具眼底但於德山低頭處見得。便會雪峰打意。於巖頭不肯處見得。便會遮僧罵意。又於巖頭密啟處見得。便會同行點破意。於巖頭撫掌處見得。便會遮僧悲泣意。又於巖頭受記處見得。便會遮僧遙禮意。西峰今日將二老父父子子縛作一束。拋在諸人面前了也。諸人要見二老則易。要見西峰則難。何故。有眼無耳垛。六月火邊坐。

晚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狹路相逢。兩手分付。遑得便行。黃河三千年一度清。

上堂。意句不到。宗說不通。盲龜跛鼈。意句俱到。宗說俱通。盲龜跛鼈。西峰恁麼告報。莫有離此之外別有生涯底麼。盲龜跛鼈。

佛誕上堂。呱聲未絕便稱尊。攪得三千海嶽昏。惡水一年澆一度。知他雪屈是酬恩。

妙湛無為長老至上堂。舉劉鐵磨來參滄山。把髻投衙。山云。老牯牛。汝來也。引狗入寨。磨云。來日臺山大會有齋。和尚還去麼。癩免牽伴。滄山作臥勢。隨邪逐惡。磨便出。咄。直饒遑得便行。也是韓獪逐塊。

冬至。舉僧問古德云。一陽來復。日長一線。未審佛法長多少。德云。長一線。後又有古德云。一線長。師拈云。就窠打劫。還他二老本分鉗鎚。若謂佛法短長。端的未夢見

在。今日忽有人問西峰佛法長多少。只向他道。東西十萬。南北八千。

薊林居士至上堂。此事如欲登天目大山相似。未到山時。不免蘊一座山於八識田中。泊至一到。所蘊之山恍焉消殞。因甚如此。豎起拂子云。只緣身在此山中。

復舉老子道。湛兮似或存。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師拈云。咄哉遮漢。錯下注脚。湛兮似或存。吾不知其誰之子。毗耶城裏老維摩。

上堂。舉雲門大師到乾峰云。請師答話。含血噴人。先汙自口。峰云。到老僧也未。赤眼撞著火柴頭。門云。恁麼那。恁麼那。河裏失錢河裏攏。峰云。將謂猴白。更有猴黑。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裏中紅心。

雪巖和尚忌。拈香。阿師示寂來。彈指恰八載。將謂入黃泉。面目儼然在。大眾。面目既在。拈起香云。莫是遮箇麼。插香云。認著依前猶隔海。

上堂。工夫不到不方圓。寬著程途急著鞭。但得此心常不昧。從教滄海變桑田。

解制上堂。識得拄杖子。被拄杖子縛。不識拄杖子。亦被拄杖子縛。卓拄杖云。不是弄潮人。徒勞遭點額。

復舉金陵則監寺初參青峰。問云。如何是學人自己。峰云。丙丁童子來求火。後謁法眼。眼云。曾見甚麼人來。則云。青峰來。眼云。有何言句。則舉前話。眼云。上座作麼生會。則云。丙丁屬火。以火覓火。如將自己覓自己。眼云。恁麼會又爭得。則云。某甲只恁麼。和尚作麼生。眼云。汝問我。我與汝道。則云。如何是學人自己。眼云。丙丁童子來求火。則於言下頓悟。師拈云。遮則公案。自古至今。覓

箇不錯會底人。如星中揀月相似。只如則監寺於法眼言下悟去。要且不是順朱。具眼底試辨看。

重陽上堂。大抵登高直須親到萬山之頂。若不到頂。爭知宇宙之寬。即今莫有到頂者麼。良久云。土曠人稀。相逢者少。

復舉慈明和尚。每室中以水一盆。上劊一口劍。下著一緇草鞋。膝上橫按拄杖。凡有僧入門便指。纔擬便棒。師拈云。大小慈明。勞而無功。西峰不動一鎗一旗。從教鳧短鶴長。何故。年年九月九。徧地菊花香。

上堂。舉永首座。同慈明辭汾陽後。相從二十年。不得休歇。一夕圍爐夜深。明以火筴敲炭召云。永首座。永首座。永咄云。野狐精。明以手指云。訝郎當漢。又恁麼去。永於言下頓悟。師拈云。遮箇公案。若曰依條直斷。慈明無端坑陷平人。合喫三十棒。永首座不合隨風倒拖。亦當代喫十棒。忽有箇抱不平底出來道。西峰響。則向他道。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雪巖和尚忌。拈香。咄哉老賊。偷心未息。石灰布袋。到處成跡。若謂子為父隱。畢竟曲不藏直。今日因齋慶讚。未免乘時拈出。

上堂。一年又過一月。今日又從頭起。循環烏兔如梭。百年光陰有幾。以拄杖卓一下云。諸上座。休瞌睡。直饒火急翻身。四大海水。早已傾在汝耳裏。

結制上堂。今年龍象頗多。權作三堂結夏。雖然名字不同。是法本無高下。中間有箇肉身菩薩。現與諸人同結同修。同眠同坐。若也點檢得出。說甚黃面瞿曇。西來達磨。不然。且待七月十五。却與諸人說破。

復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  
又僧問圓悟。如何是諸佛出身處。悟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師拈云。二老雖具頂門正眼。慙其本源。天地懸隔。

上堂。資生貴圖求富。參禪貴圖求悟。求悟若學資生。  
箇箇成佛作祖。咄。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復舉僧於馬祖前作四畫。上一畫長。下三畫短。云不得道長。不得道短。離四句。答某甲始得。祖乃畫一畫云。不得道長。不得道短。答汝了也。後僧舉似忠國師。師云。何不問我。師拈云。字經三寫。烏焉成馬。西峰忍俊不禁。特為諸人改正去也。召侍者云。分明記取。

上堂。舉僧問長慶。眾手淘金。誰是得者。慶云。有伎倆者得。僧云。學人還得也無。慶云。大遠在。師拈云。西峰不然。今日忽有人問。眾手淘金。誰是得者。只向他道。阿誰無分。又云。學人還得也無。猶嫌少在。

上堂。千疑萬疑。祇是一疑。若能決此一疑。免教節上生枝。即今莫有決得底麼。若也決得。賞你一錠金。若決不得。亦賞你一錠金。何故。豈不見道。至道無難。惟嫌揀擇。

復舉僧問法眼。聲色二字。如何透得。法眼召大眾云。若會得遮僧問處。透聲色也不難。師拈云。明修棧道。暗度陳倉。

解制上堂。拈拄杖卓一下云。打開布袋頭。放出百千牛。縱隨芳草去。終不被人收。一日歸來重會面。半含容笑半含羞。大眾。羞即且止。畢竟笑箇甚麼。又卓一下云。休。

復舉芙蓉一日告辭馬祖。祖云。裝却包了來。與你說一上佛法。芙蓉於次日至方丈侍立少頃。祖云。時寒善為道路。芙蓉至法堂上忽然有省。師拈云。馬祖佛法。恁麼流布。拈花微笑。命若懸絲。今日凡有人來告辭。總與草鞋一緡。

上堂。今朝八月一。行脚禪和出。不識自家珍。却向途中覓。直饒走遍一百一十城。參見五十三善知識。功超十地三乘。位等釋迦彌勒。若還來到西峰。未免一棒打折你驢脊。

起期上堂。山僧久病。服藥不瘳。大眾。久參於心不悟。所以病到筋斷骨折處。參到情窮理極時。一一檢點將來。全無些子靈驗。記得去年有一則未了公案。今日擬循舊例。別剏新條。以八十日劃地為牢。要諸人各各通箇口欸。不得將無作有。不得指東話西。不得舉意搏量。不得擬心湊泊。若有箇不顧性命底漢。向事未著罪未彰以前。一欸盡招。西峰拄杖子。當為伊據欸結案。

辭眾。西峰三十年妄談般若。罪犯彌天。末後有一句子。不敢累及平人。自領去也。大眾。還有知落處者麼。良久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 示禪人

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留下一言半句。惟務眾生超越三界。斷生死流。故云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若論此一大事。如馬前相撲。又如電光影裏穿針相似。無你思量解會處。無你計較分別處。所以道。此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是故世尊於靈山會上。臨末梢頭。將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盡底掀翻。雖有百萬眾圍繞。承當者。惟迦葉一人而已。信知此事。決非草草。若要的實明證。須開特達懷。發丈夫志。將從前惡知惡解。奇言妙句。禪道佛法。盡平生眼裏所見底。耳裏所聞底。莫顧危亡得失。人我是非。到與不到。徹與不徹。發大忿怒。奮金剛利刃。如斬一握絲。一斬一切斷。一斷之後。更不相續。直得胸次中空勞勞地。虛豁豁地。蕩蕩然。無絲毫許滯礙。更無一法可當情。與初生無異。喫茶不知茶。喫飯不知飯。行不知行。坐不知坐。情識頓淨。

計較都忘。恰如箇有氣底死人相似。又如泥塑木雕底相似。到遮裏驀然脚蹉手跌。心華頓發。洞照十方。如杲日麗天。又如明鏡當臺。不越一念。頓成正覺。非惟明此一大事。從上若佛若祖。一切差別因緣。悉皆透頂透底。佛法世法。打成一片。騰騰任運。任運騰騰。灑灑落落。乾乾淨淨。做一箇無為無事出格真道人也。恁麼出世一番。方曰不負平生參學之志願耳。若是此念輕微。志不猛利。[毯-炎+畏][毯-炎+畏]摧摧。魑魑魑魑。今日也恁麼。明日也恁麼。設使三十年二十年用工。一如水浸石頭相似。看看逗到臘月三十日。十箇有五雙。懨懨而去。致令晚學初機。不生敬慕。似遮般底漢。到高峰門下。打殺萬萬千千。有甚麼罪過。今日我之一眾。莫不皆是俊鷹快鷂。如龍若虎。舉一明三。目機鉅兩。豈肯作遮般體態。兀兀度時。然雖如是。正恁麼時。畢竟喚甚麼作一大事。若也道得。與汝三十拄杖。若道不得。亦與三十拄杖。何故。卓拄杖一下云。高峰門下。賞罰分明。

兄弟家。十年二十年。以至一生。絕世忘緣。單明此事。不透脫者。病在於何。本分衲僧。試拈出看。莫是宿無靈骨麼。莫是不遇明師麼。莫是一暴十寒麼。莫是根劣志微麼。莫是汨沒塵勞麼。莫是沈空滯寂麼。莫是雜毒入心麼。莫是時節未至麼。莫是不疑言句麼。莫是未得謂得。未證謂證麼。若論膏肓之疾。總不在遮裏。既不在遮裏。畢竟在甚麼處。咄。三條椽下。七尺單前。

若論此事。如大火聚。烈燄亘天。曾無少間。世間所有之物。悉皆投至。猶如片雪。點著便消。爭容毫末。若能恁麼提持。剋日之功。萬不失一。倘不然者。縱經塵劫。徒受勞矣。



若論此一段奇特之事。人人本具。箇箇圓成。如握拳展掌。渾不犯纖毫之力。祇為心猿擾擾。意馬喧喧。恣縱三毒無明。妄執人我等相。如水澆冰。愈加濃厚。障却自己靈光。決定無由得現。若是生鐵鑄就底漢。的實要明。亦非造次。直須發大志。立大願。殺却心猿意馬。斷除妄想塵勞。如在急水灘頭泊舟相似。不顧危亡得失。人我是非。忘寢忘餐。絕思絕慮。晝三夜三。心心相次。念念相續。割定腳頭。咬定牙關。牢牢把定繩頭。更不容絲毫走作。假使有人取你頭。除你手足。剜你心肝。乃至命終。誠不可捨。到遮裏方有少分做工夫氣味。嗟乎。末法去聖時遙。多有一等泛泛之流。竟不信有悟門。但只向遮邊穿鑿。那邊計較。直饒計較得成。穿鑿得就。眼光落地時。還用得著也無。若用得著。世尊雪山六年。達磨少林九載。長慶坐破七箇蒲團。香林四十年方成一片。趙州三十年不雜用心。何須討許多生受喫。更有一等。成十年二十年用工。不曾有箇入處者。只為他宿無靈骨。志不堅固。半信半疑。或起或倒。弄來弄去。世情轉轉純熟。道念漸漸生疏。十二時中。難有一箇時辰把捉得定。打成一片。似遮般底。直饒弄到彌勒下生。也有甚麼交涉。若是真正本色行脚高士。不肯胡亂。打頭便要尋箇作家。纔聞舉著一言半句。更不擬議。直下便恁麼信得及。作得主。把得定。孤迥迥。峭巍巍。淨裸裸。赤灑灑。更不問危亡得失。只恁麼捱將去。驀然繩斷喫攬。絕後再甦。看他本地風光。何處更覓佛矣。又有一偈。舉似大眾。急水灘頭泊小舟。切須牢牢把遮繩頭。驀然繩斷難迴避。直到通身血迸流。

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生不知來處。謂之生大。死不知去處。謂之死大。只遮生死一大事。乃是參禪學道之喉襟。成佛作祖之管轄。三世如來。恒沙諸佛。千變萬化。出現世

間。蓋為此生死一大事之本源。西天四七。唐土二三。以至天下老和尚。出沒卷舒。逆行順化。亦為此一大事之本源。諸方禪衲。不憚勞苦。三十年二十年。撥草瞻風。磨砢擦袴。亦為此一大事之本源。汝等諸人。發心出家。發心行脚。發心來見高峰。晝三夜三。眉毛擲結。亦為此一大事之本源。四生六道。千劫萬劫。改頭換面。受苦受辛。亦是迷此一大事之本源。吾佛世尊。捨金輪王位。雪山六年苦行。夜半見明星悟道。亦是悟遮一大事之本源。達磨大師。入此土來。少林面壁九載。神光斷臂。於覓心不可得處打失鼻孔。亦是悟遮一大事之本源。臨濟遭黃檗六十痛棒。向大愚肋下還拳。亦是悟遮一大事之本源。靈雲桃花。香巖擊竹。長慶捲簾。玄沙拈指。乃至從上知識。有契有證。利生接物。總不出悟遮一大事之本源。多見兄弟家。雖曰入此一門。往往不知學道之本源。不能奮其志。因循度日。今來未免葛藤。引如上佛祖入道之因。及悟道之由。以為標格。晚學初機。方堪趣向。且道如何趣向。不見古人道。若要脫生死。須透祖師關。畢竟將甚麼作關。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不得有語。不得無語。若向遮裏著得一隻眼。覷得破。轉得身。通得氣。無關不透。無法不通。頭頭示現。物物全彰。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所以水潦和尚見馬大師。禮拜起。擬伸問問。被馬祖攔胸一踏踏倒。起來呵呵大笑云。百千法門。無量妙義。總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德山見龍潭。向吹滅紙燭處豁然大悟。次日遂將疏鈔於法堂上爇云。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到遮裏有甚麼禪道可參。有甚麼佛法可學。有甚麼生死可脫。有甚麼涅槃可證。騰騰任運。任運騰騰。臘月三十日到來。管取得大自在。去住自由。故云自從認得

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干。然雖如是。豎拂子云。且道遮箇是生耶。是死耶。若也道得。便可向無佛處稱尊。無法處說法。其或未然。山僧不懼羞慚。更與諸人露箇消息。擲下拂子云。夜冷魚潛空下釣。不如收卷過殘年。

兄弟家。成十年二十年撥草瞻風。不見佛性。往往皆謂被昏沈掉舉之所籠罩。殊不知只遮昏沈掉舉四字。當體即是佛性。堪嗟迷人不了。妄自執法為病。以病攻病。致使佛性愈求愈遠。轉急轉遲。設使一箇半箇。回光返照。直下知非。廓然藥病兩忘。眼睛露出。洞明達磨單傳。徹見本來佛性。若據西峰點檢將來。猶是生死岸頭事。若曰向上一路。須知更在青山外。

若論此事。正如逆水撐船。上得一篙。退去十篙。上得十篙。退去千篙。愈撐愈退。退之又退。直饒退到大洋海底。掇轉船頭。決欲又要向彼中撐上。若具遮般操志。即是到家消息。如人上山。各自努力。

若論此事。如萬丈深潭中投一塊石相似。透頂透底。了無絲毫間隔。誠能如是用工。如是無間。一七日中。若無倒斷。妙上座永墮阿鼻地獄。

法門廣無邊。參禪第一義。若真師子兒。不入他羣隊。直下便翻身。諸獸皆迴避。毗盧頂上行。生死海中戲。佛祖不知名。眾魔爭敢邇。奇哉此妙門。寂寞無人思。若有發初心。須具大根器。內外絕諸緣。屏心立堅志。譬如人架屋。先須實基址。基實屋無傾。志堅道成易。提箇趙州無。截斷有無意。豎起鐵脊梁。急著眼睛覷。密密與縣縣。絲毫無間棄。譬如人倒懸。念念更無異。日夜苦思量。一心求脫離。不分東與西。寢食都忘記。又如初生兒。呼喚渾不視。用工到那時。如人鑽火燧。漸見黑黃烟。知火必在此。切莫顧危

亡。更須加猛利。直待火星飛。通身是燄熾。余雖不會禪。也曾恁麼試。只在剎那間。可立而待至。頂門眼豁開。裂破娘生鼻。海竭須彌崩。虛空撲落地。十方賢聖師。盡是眼中刺。微笑與拈花。可煞不知愧。更有葛藤根。一千七百事。嗚呼後代人。盡食他殘羹。若更問如何。拳頭劈口捶。十二時中。四威儀內。寶劍全提。如臨大陣。纔有絲毫念起。當急剗之。一斷永斷。莫令再續。若能如是用工。管取干戈永息。天下太平。有志之士。思之遵之。夜後參前。遞相警勵。

此事的要剗日成功。如善射者。仰箭射空。復以後箭。射前箭筈。筈筈承箭。箭箭中筈。首尾相資。上下貫串。住於空中。經久不墮。蓋是精進之功。決非神力所致。凡學般若菩薩。亦復如是。汝等應當精進。如彼射空。正恁麼時。莫有善射底麼。以拂作彎弓勢云。看箭。

參禪一著莫遲疑。念念如同救火時。烈燄亘天渾不顧。翻身直造萬重圍。一朝火滅烟消後。鼻孔依前向下垂。

如人負重。過急流溪。行至中間。忽遇黑風暴雨。其水愈急。其水愈深。退亦不能。進亦不能。擬議之間。喪身失命。正恁麼時。合作麼生。參。

若論參禪之要。不可執蒲團為工夫。墮於昏沈散亂中。落在輕安寂靜裏。總皆不覺不知。非惟虛喪光陰。難消施主供養。一朝眼光落地之時。畢竟將何所靠。山僧昔年在眾。除二時粥飯不曾上蒲團。只是從朝至暮。東行西行。步步不離。心心無間。如是經及三載。曾無一念懈怠心。一日驀然踏著自家底。元來寸步不曾移。

若謂著實參禪。決須具足三要。第一要有大信根。明知此事。如靠一座須彌山。第二要有大憤志。如遇殺父冤讐。直欲便與一刀兩段。第三要有大疑情。如暗他做了一件極事。

正在欲露未露之時。十二時中。果能具此三要。管取剋日成功。不怕甕中走鼈。苟闕其一。譬如折足之鼎。終成廢器。然雖如是。落在西峰坑子裏。也不得不救。咄。

若論此事。無尊無卑。無老無少。無男無女。無利無鈍。故我世尊。於正覺山前。臘月八夜。見明星悟道。乃言奇哉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又云。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又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既無差別。亦無高下。從上佛祖。古今知識。乃至天下老和尚。有契有證。有遲有速。有難有易。畢竟如何。譬如諸人在此。各各有箇家業。驀然一日圓光返照。思憶還原。或有經年而到者。或有經月而到者。或有經日而到者。或有頃刻而到者。又有至死而不到者。蓋離家有遠近之殊。故到有遲速難易之別。然雖如是。中間有箇漢子。無家業可歸。無禪道可學。無生死可脫。無涅槃可證。終日騰騰任運。任運騰騰。若他點檢得出。釋迦彌勒。與你提瓶挈鉢。亦不為分外。苟或不然。以拂子擊禪牀兩下。喝兩喝云。若到諸方。切忌錯舉。

此事譬如人家屋簷頭一堆搥搥相似。從朝至暮。雨打風吹。直是無人覷著。殊不知有一所無盡寶藏。蘊在其中。若也拾得。百劫千生。取之無盡。用之無竭。須知此藏不從外來。皆從你諸人一箇信字上發生。若信得及。決不相誤。若信不及。縱經塵劫。亦無是處。普請諸人便恁麼信去。免教做箇貧窮乞兒。且道此藏即今在甚處。良久云。不入虎穴。爭得虎子。

萬法歸一一何歸。只貴惺惺著意疑。疑到情忘心絕處。金烏夜半徹天飛。

若窮此事用工極際。正如空裏栽花。水中撈月。直是無你下手處。無你用心處。往往纔遇遮境界現前。十箇有五雙

打退鼓。殊不知正是到家底消息。若是孟八郎漢。便就下手不得處。用心不及時。猶如關羽。百萬軍中。不顧得喪。直取顏良。誠有如是操略。如是猛利。管取彈指收功。剎那成聖。若不然者。饒你參到彌勒下生。也只是箇張上座。

有時熱閏閏。有時冷冰冰。有時如牽驢入井。有時如順水張帆。因此四魔更相殘害。致使學人忘家失業。西峰今日略施一計。要與諸人掃蹤滅跡。良久云。捷。

若論此事。如登萬仞之山。一步一步將搆至頂。惟有數步壁絕攀躋。到遮裏須是箇純鋼打就底。捨命拚身。左捱右捱。捱來捱去。以上為期。縱經千生萬劫。萬難千魔。此心此志。愈堅愈強。若是根本不實。泛泛之徒。何止望崖。管取聞風而退矣。

示直翁居士。終日共談不二。未嘗舉著一字。復問此意如何。不免遞相鈍置。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盲龜跛鼈。靈利漢。向遮裏薦得。便見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其或未然。不妨撇轉機輪。便就盲龜跛鼈上著些精彩。起箇疑情。疑來疑去。直教內外打成一片。終日無絲毫滲漏。鯁鯁於懷。如中毒藥相似。又若金剛圈。栗棘蓬。決定要吞。決定要透。但盡平生伎倆憤將去。自然有箇悟處。假使今生吞透不下。眼光落地之時。縱在諸惡趣中。不驚不怖。無拘無絆。設遇閻家老子。諸大鬼王。亦皆拱手。何故。蓋為有此般若不思議之威力也。然則有諸現業。畢竟般若力勝。如箇金剛幢子。鑽之不入。撼之不動。世人出於豪勢門牆。亦復如是。一切官屬吏卒。無不畏之。又若擲物墮地。重處先著。目即雖有成住壞空之相。如龍脫殼。如客旅居。其實本主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增無減。無老無少。自無始劫來。至於今生。頭出頭沒。千變萬化。

未嘗移易絲毫許。堪嗟一等學人。往往多認遮箇識神。不求正悟。不脫生死。置之莫論。今生既下此般若種子。纔出頭來。管取福慧兩全。超今越古。裴相國。李駙馬。韓文公。白樂天。蘇東坡。張無盡。即此之類也。雖沈迷欲境。亦不曾用工。纔參見善知識。一言之下。頓悟上乘。超越生死。雖在塵中。游戲三昧。不忘佛囑。外護吾門。咸載祖燈。續佛慧命。此等若不是宿世栽培。焉得便恁麼開花結子。福足慧足。是則固是。今日山僧却有箇煅凡成聖底藥頭。不假栽培底種子。說則辭繁。略舉一偈。欲明種子因。熟讀上大人。若到可知禮。盲龜跛鼈親。

示淨修侍者。予假此來二十四年。常在病中求醫服藥。歷盡萬般艱苦。爭知病在膏肓。無藥可療。後至雙徑。夢中服斷橋和尚所授之丹。至第六日。不期觸發仰山老和尚所中之毒。直得魂飛膽喪。絕後重甦。當時便覺四大輕安。如放下百二十斤一條擔子相似。今將此丹授之於汝。汝欲服之。先將六情六識。四大五蘊。山河大地。萬象森羅。總鎔作一箇疑團。頓在目前。不假一鎗一旗。靜悄悄地。便似箇清平世界。如是行也只是箇疑團。坐也只是箇疑團。著衣喫飯也只是箇疑團。屙屎放尿也只是箇疑團。以至見聞覺知。總只是箇疑團。疑來疑去。疑至省力處。便是得力處。不疑自疑。不舉自舉。從朝至暮。粘頭綴尾。打成一片。無絲毫縫罅。撼亦不動。趁亦不去。昭昭靈靈。常現在前。如順水流舟。全不犯手。只此便是得力底時節也。更須慙其正念。慎無二心。展轉磨光。展轉淘汰。窮玄盡奧。至極至微。向一毫頭上安身。孤孤迥迥。卓卓巍巍。不動不搖。無來無去。一念不生。前後際斷。從茲塵勞頓息。昏散勦除。行亦不知行。坐亦不知坐。寒亦不知寒。熱亦不知熱。喫茶不知茶。喫飯

不知飯。終日默惓惓地。却似箇泥塑木雕底。故謂牆壁無殊。纔有遮境界現前。即是到家之消息也。決定去他不遠也。巴得搆也。撮得著也。只待時刻而已。又却不得見恁麼說。起一念精進心求之。又却不得將心待之。又却不得要一念縱之。又却不得要一念棄之。直須堅凝正念。以悟為則。當此之際。有八萬四千魔軍。在汝六根門頭伺候。所有一切奇異殊勝善惡應驗之事。隨汝心設。隨汝心生。隨汝心求。隨汝心現。凡有所欲。無不遂之。汝若瞥起毫釐差別心。擬生纖塵妄想。即便墮他圈續。即便被他作主。即便聽他指揮。便乃口說魔話。心行魔行。反誹他非。自譽真道。般若正因。從茲永泯。菩提種子。不復生芽。劫劫生生。常為伴侶。當知此諸魔境。皆從自心所起。自心所生。心若不起。爭如之何。天台云。汝之伎倆有盡。我之不采無窮。誠哉是言也。但只要一切處放教冷冰冰地去。平妥妥地去。純清絕點去。一念萬年去。如箇守屍鬼子。守來守去。疑團子欵然爆地一聲。管取驚天動地。勉之勉之。

示信翁居士。大抵參禪。不分緇素。但只要一箇決定信字。若能直下信得及。把得定。作得主。不被五欲所撼。如箇鐵橛子相似。管取剋日成功。不怕甕中走鼃。豈不見華嚴會上善財童子。歷一百一十城。參五十三善知識。獲無上果。亦不出遮一箇信字。法華會上八歲龍女。直往南方無垢世界。獻珠成佛。亦不出遮一箇信字。涅槃會上廣額屠兒。颺下屠刀。唱言我是千佛一數。亦不出遮一箇信字。昔有阿那律陀。因被佛訶。七日不睡。失去雙目。大千世界。如觀掌果。亦不出遮一箇信字。復有一少比丘。戲一老比丘。與證果位。遂以皮毬打頭四下。即獲四果。亦不出遮一箇信字。楊岐參慈明和尚。令充監寺。以至十載打失鼻孔。道播天下。亦不



出遮一箇信字。從上若佛若祖。超登彼岸。轉大法輪。接物利生。莫不皆由此一箇信字中流出。故云信是道元功德母。信是無上佛菩提。信能永斷煩惱本。信能速證解脫門。昔有善星比丘。侍佛二十年。不離左右。蓋謂無此一箇信字。不成聖道。生陷泥犁。今日信翁居士。雖處富貴之中。能具如是決定之信。昨於壬午歲。登山求見。不納而回。又於次年冬。拉直翁居士同訪。始得入門。今又越一載。齋糧裹糝。特來相從。乞受毗尼。願為弟子。故以連日詰其端由。的有篤信趣道之志。維摩經云。高原陸地。不生蓮華。卑濕淤泥。乃生此華。正謂此也。山僧由是撫之。將箇省力易修曾驗底話頭。兩手分付。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決能便恁麼信去。便恁麼疑去。須知疑以信為體。悟以疑為用。信有十分。疑有十分。疑得十分。悟得十分。譬如水漲船高。泥多佛大。西天此土。古今知識。發揚此段光明。莫不只是一箇決疑而已。千疑萬疑。只是一疑。決此疑者。更無餘疑。既無餘疑。即與釋迦彌勒。淨名龐老。不增不減。無二無別。同一眼見。同一耳聞。同一受用。同一出沒。天堂地獄。任意逍遙。虎穴魔宮。縱橫無礙。騰騰任運。任運騰騰。故涅槃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為樂。須知此樂。非妄念遷注。情識之樂。乃是真淨無為之樂耳。夫子云。夕死可矣。顏回不改其樂。曾點舞詠而歸。咸佩此無生真空之樂也。苟或不疑不信。饒你坐到彌勒下生。也只做得箇依草附木之精靈。魂不散底死漢。教中言二乘小果。雖入八萬劫大定。不信此事。去聖逾遙。常被佛訶。直欲發大信。起大疑。疑來疑去。一念萬年。萬年一念。的的要見遮一著子下落。如與人結了生死冤讐相似。心憤憤地。即欲便與一刀兩段。縱於造次顛沛之際。皆是猛利著鞭之時節。若到不疑自疑。寤寐無失。有眼如盲。有耳

如聾。不墮見聞窠臼。猶是能所未忘。偷心未息。切宜精進中倍加精進。直教行不知行。坐不知坐。東西不辨。南北不分。不見有一法可當情。如箇無孔鐵鎚相似。能疑所疑。內心外境。雙亡雙泯。無無亦無。到遮裏舉足下足處。切忌踏翻大海。踢倒須彌。折旋俯仰時。照顧觸瞎達磨眼睛。磕破釋迦鼻孔。其或未然。更與添箇注脚。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師云。大小趙州。拖泥帶水。非特不能為遮僧斬斷疑情。亦乃賺天下衲僧死在葛藤窠裏。西峰則不然。今日忽有人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只向他道。狗舐熱油鑊。信翁信翁。若向遮裏擔荷得去。只遮一箇信字。也是眼中著屑。

示理通上人。大抵學人。打頭不遇本分作家。十年二十年。遮邊那邊。或參或學。或傳或記。殘羹餽飯。惡知惡覺。尖尖滿滿。築一肚皮。正如箇臭糟瓶相似。若遇箇有鼻孔底聞著。未免惡心嘔吐。到遮裏設要知非悔過。別立生涯。直須盡底傾出。三回四回洗。七番八番泡。去教乾乾淨淨。無一點氣息。般若靈丹。方堪趣向。若是怱怱草草。打屏不乾。縱盛上品醍醐。亦未免變作一瓶惡水。且道利害在甚麼處。咄。毒氣深入。

答直翁居士書。來書置問。皆是辨論學人用工上疑惑處。當為決之。俾晚學初機。趣向無滯。問平常心是道。無心是道。此平常心無心之語。成却多小人。誤却多少人。往往不知泥中有刺。笑裏有刀者。何啻有掉棒打月。接竹點天。古人答一言半句。如揮吹毛利刃。直欲便要斷人命根。若是箇皮下有血底。直下承當。更無擬議。若撞著箇不知痛痒底。從饒髑髏徧地。也乾沒星子事。又如石中藏玉。識者知有連城之璧。不識者只作一塊頑石視之。大抵要見古人立地處。

不可向語句上著到。且道既不在語句上。畢竟在甚處著到。若向遮裏薦得。便知此事不假修治。如身使臂。如臂使拳。極是成現。極是省力。但信得及便是。何待瞠眉豎目。做模打樣看箇一字。倘或不然。古云。莫道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何止一重。更須知有百千萬重在。苟不發憤志。精進下一段死工夫。豈於木石之有異乎。凡做工夫到極則處。必須自然入於無心三昧。却與前之無心天地相越。達磨云。心如牆壁。夫子三月忘味。顏回終日如愚。賈島取捨推敲。此等即是無心之類也。到遮裏能舉所舉。能疑所疑。雙忘雙泯。無無亦無。香嚴聞聲。靈雲見色。玄沙拈指。長慶捲簾。莫不皆由此無心而悟也。到遮裏設有毫釐待悟心生。纖塵精進念起。即是偷心未息。能所未忘。此之一病。悉是障道之端也。若要契悟真空。親到古人地位。必須真正至於無心三昧始得。然此無心。汝譬頗明。吾復以偈證之。不得遮箇。爭得那箇。既得那箇。忘却遮箇。然雖如是。更須知道遮箇那箇。總是假箇。的的真底響。咄。陽燄空華。

通仰山雪巖和尚疑嗣書。昔年敗缺。親曾剖露師前。今日重疑。不免從頭拈出。某十五歲出家。十六為僧。十八習天台教。二十更衣入淨慈。立三年死限學禪。遂請益斷橋和尚。令參生從何來。死從何去。於是意分兩路。心不歸一。又不曾得斷橋和尚說做工夫處分曉。看看擔閣一年有餘。每日只如箇迷路者相似。那時因被三年限逼。正在煩惱中。忽見台州淨兄。說雪巖和尚。常問你做工夫。何不去一轉。於是欣然懷香。詣北礪塔頭請益。方問訊插香。被一頓痛拳打出。即關却門。一路垂淚。回至僧堂。次日粥罷。復上。始得親近。即問已前做處。某一供吐。當下便蒙勦除日前所積之病。却令看箇無字。從頭開發做工夫一遍。如暗得燈。

如懸得救。自此方解用工處。又令日日上來一轉。要見用工次第。如人行路。日日要見工程。不可今日也恁麼。明日也恁麼。每日纔見入來。便問今日工夫如何。因見說得有緒。後竟不問做處。一入門便問。阿誰與你拖遮死屍來。聲未絕。便以痛拳打出。每日但只恁麼問。恁麼打。正被逼拶有些涯際。值老和尚赴南明請。臨行囑云。我去入院了。却令人來取你。後竟絕消息。即與常州澤兄結伴同往。至俗親處整頓行裝。不期俗親念某等年幼。又不曾涉途。行李度牒。總被收却。時二月初。諸方挂搭。皆不可討。不免挑包上徑山。二月半歸堂。忽於次月十六夜夢中。忽憶斷橋和尚室中所舉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自此疑情頓發。打成一片。直得東西不辨。寢食俱忘。至第六日辰巳間。在廊下行。見眾僧堂內出。不覺輓於隊中。至三塔閣上諷經。擡頭忽覩五祖演和尚真贊。末後兩句云。百年三萬六千朝。返覆元來是遮漢。日前被老和尚所問拖死屍句子。驀然打破。直得魂飛膽喪。絕後再甦。何啻如放下百二十斤擔子。乃是辛酉三月廿二少林忌日也。其年恰廿四歲。滿三年限。便欲造南明求決。那堪逼夏。諸鄉人亦不容。直至解夏。方到南明。納一場敗缺。室中雖則累蒙煅煉。明得公案。亦不受人瞞。及乎開口。心下又覺得渾了。於日用中。尚不得自由。如欠人債相似。正欲在彼終身侍奉。不料同行澤兄有他山之行。遽違座下。至乙丑年。老和尚在道場作挂牌時。又得依附。隨侍赴天寧。中間因被詰問。日間浩浩時還作得主麼。答云。作得主。又問睡夢中作得主麼。答云。作得主。又問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到遮裏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和尚却囑云。從今日去。也不要你學佛學法。也不要你窮古窮今。但只飢來喫飯。困來打眠。纔眠覺來。却抖擻精

神。我遮一覺。主人公畢竟在甚處安身立命。雖信得及。遵守此語。奈資質遲鈍。轉見難明。遂有龍鬚之行。即自誓云。拚一生做箇癡獃漢。定要見遮一著子明白。經及五年。一日寓庵宿睡覺。正疑此事。忽同宿道友推枕子墮地作聲。驀然打破疑團。如在羅網中跳出。追憶日前佛祖所疑誦訛公案。古今差別因緣。恰如泗州見大聖。遠客還故鄉。元來只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自此安邦定國。天下太平。一念無為。十方坐斷。如上所供。並是詣實。伏望尊慈。特垂詳覽。

室中垂語大徹底人。本脫生死。因甚命根不斷 佛祖公案。只是一箇道理。因甚有明與不明 大修行人。當遵佛行。因甚不守毗尼 杲日當空。無所不照。因甚被片雲遮却 人人有箇影子。寸步不離。因甚踏不著 盡大地是箇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却。

普說。尋常教人做工夫。看箇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公案。看時須是發大疑情。世間一切萬法。總歸一法。一畢竟歸在何處。向行住坐臥處。著衣喫飯處。屙屎放尿處。抖擻精神。急下手腳。但恁麼疑。畢竟一歸何處。決定要討箇分曉。不可拋在無事甲裏。不可胡思亂想。須要緜緜密密。打成一片。直教如大病一般。喫飯不知飯味。喫茶不知茶味。如癡如呆。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工夫做到遮裏。管取心華發明。悟徹本來面目。生死路頭。不言可知。須要世間情念放教輕微。道念自然濃厚。古人云。生處要熟。熟處要生。閑時不要看經消遣。工夫不得成一片。只要起身行道。急著精神。討箇一歸何處著落。自然不用看經。公案便是一卷不斷頭經。晝夜常轉。何須又要頭上安頭。若作恁麼工夫。天龍自然護持。何須祈禱。但要絕世緣。省言語。古人道。二十年不開口說

話。向後佛也奈何你不得。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如人上山。各自努力。勉之。偈曰。

紅塵堆裏學山居      寂滅身心道有餘  
但得胸中憎愛盡      不參禪亦是工夫

高峯大師語錄卷上

## 高峯大師語錄卷下

### 拈古

世尊纔生下。乃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

師云。世尊大似靈龜曳尾。自取喪身之兆。雲門雖則全提正令。也是為他閑事長無明。當時但於地上劃一圓相。就圓相中書箇丁字。復展兩手示之。管取冰消瓦解。

世尊一日陞座。默然而坐。阿難白椎云。請世尊說法。世尊云。會中有二比丘犯律行。我故不說法。阿難以他心通觀二比丘。遂乃遣出。世尊還復默然。阿難又白。適來為二比丘犯律。是二比丘已遣出。世尊何不說法。世尊云。吾誓不為二乘聲聞人說法。便下座。

師云。世尊能挽千鈞之弩。銀山鐵壁。箭箭皆通。阿難雖有隱身之術。殊不覺髑髏後中箭。還有躲得過底麼。

世尊有異學問諸法是常耶。世尊不對。又問諸法は無常耶。亦不對。異學曰。世尊具一切智。何不對我。世尊云。汝之所問。皆為戲論。

師云。異學有言若啞。世尊無語如雷。遮裏見得分明。正是增益戲論。何故。諦聽諦聽。

世尊因自恣日。文殊三處過夏。迦葉欲白槌擯出。纔拈槌。乃見百千萬億文殊。迦葉盡其神力。槌不能舉。世尊遂問迦葉。汝擬擯那箇文殊。迦葉無對。

師云。文殊知底迦葉不知。迦葉知底文殊不知。彼彼不知且置。百千萬億文殊。那箇是真底。

世尊昔在靈山會上。拈花示眾。是時眾皆默然。惟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

師云。世尊扶頭。迦葉扶尾。直至如今。擡舉不起。莫有共著力者麼。以兩手作扶勢云。也只兀底。

世尊於涅槃會上。以手摩胸。告眾云。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勿令後悔。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時百萬億眾。悉皆契悟。

師云。黃面瞿曇。四十九年。顛之倒之。橫說豎說。貴圖末後殷勤。殊不知賺他百萬億眾生。令墮在鐵圍山下。無由解脫。

馬大師因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師云。我今日勞倦。不能為你說。問取智藏去。僧乃問藏。藏云。何不問和尚。曰和尚教來問。藏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為你說。去問取海兄。僧遂問海。海云。我到遮裏却不會。僧回舉似師。師云。藏頭白。海頭黑。

師云。馬師父子一門。非特佛口蛇心。亦善六韜三略。遮僧若無諸葛孔明之作。管取喪身失命。

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

師云。眾中商量。皆謂心本是佛。佛外無心。故云即心是佛。苦哉苦哉。若作遮般見解。明後日喫鐵棒有分在。既然如是。合作麼生。石壓筍斜出。崖懸花倒生。

百丈和尚。凡參次。有一老人常隨眾聽法。一日眾退。惟老人不退。丈問汝何人也。老人云諾。某甲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對云。不落因果。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遂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丈云。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作禮云。某甲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敢告和尚乞依亡僧事例。丈令維那白槌告眾。食後送亡僧。大眾言議。一眾皆安。涅槃堂又無病人。何故如是。食後丈自領眾至山後巖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葬。

師云。大眾。前云不落。後云不昧。還有得失也無。若無。因甚有墮有脫。若有。試舉出來分明道看。有麼有麼。總是一隊野狐精。莫怪山僧壓良為賤。

忠國師因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通。肅宗帝命國師試驗。三藏纔見忠。乃禮拜立於右。忠問汝得他心通耶。藏曰。不敢。忠云。汝道老僧即今在甚處。藏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去西川看競渡船。忠良久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甚處。藏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向天津橋上看弄胡孫。忠第三問。藏良久罔知去處。忠叱云。遮野狐精。他心通在甚麼處。三藏無對。

師云。大小國師。平生伎倆。總被遮胡僧勘破。雖然。賴遇聖君證明。

南泉住庵時。一僧到。泉乃云。某甲上山作務。請齋時作飯自喫了。却送一分來。其僧齋辦自喫了。却將家事一時打破。仍就牀臥。泉伺久不來。遂歸見僧臥。泉亦去一邊臥。



僧便起去。泉住後云。我往前住庵時。有箇靈利道者來。直至如今不見。

師云。南泉雖則步步踏實。未免隨人起倒。遮僧縱解飽食高眠。決定不知飯是米做。高峰怎麼告報。設有一字妄虛。永墮拔舌地獄。

趙州因僧遊臺山。凡問一婆云。臺山路向甚處去。婆云。驀直去。僧纔行三五步。婆云。好箇師僧。又與麼去。後有舉似趙州。州云。待我去勘過遮婆子。明日便去。亦如是問。婆亦如是對。州歸謂眾曰。臺山婆子。我為勘破了也。

師云。遮箇公案。若據諸方判斷。趙州勘破婆子。若據高峰點檢將來。正是婆子勘破趙州。畢竟以何為驗。以手指云。驀直去。

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

師云。大小趙州。拈出一粒巴豆子。攪惱衲僧腸肚。設有吞吐得者。亦不免喪身失命。何故。急急如律令。

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

師云。趙州一段緜密工夫。風吹不入。雨打不濕。惜乎不解相體裁衣。翻成鈍置。高峰則不然。忽有人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只向他道。我二十年前。曾向遮裏打失一隻眼睛。至今指鹿為馬。大眾。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

甘贄行者開接待。凡有問行者接待不易。者云。譬如餓驢餓馬。瑯琊云。快把飯來。五祖和尚云。願行者長似今日。

師云。瑯琊和尚。美則美矣。只是做造愴忙。不堪供養。五祖和尚。不鑑來風。一鑊淡羹羹。可惜著了許多鹽醋。譬如餓驢餓馬。只向他道。殘羹餽飯。不勞拈出。大眾。且道

與古人是同是別。定當得出。日消萬兩黃金。不然。喫水也須防噎。

陸亘大夫問南泉。弟子家中有片石。亦曾坐。亦曾臥。如今欲鑄作佛得麼。泉云。得得。大夫云。莫不得麼。泉云。不得不得。

師云。南泉恁麼祇對。正所謂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也。

大夫嘗問南泉曰。弟子家中。於一瓶內。養得一鵝兒。今來長大。欲出此鵝。且不得打破瓶。亦不得損却鵝。未審和尚有何方便。泉召云。大夫。大夫應諾。泉云。出也。

師云。南泉潦倒。手眼不親。縱饒出得。也是死貨。高峰只向他道。大夫還曾示人麼。纔擬祇對。便與亂棒打出。非特為遮漢脫却鶻臭布衫。要使天下衲僧箇箇解粘去縛。慶快平生。

木平問洛浦。一漚未發時如何。浦云。移舟諳水脈。舉棹別波瀾。平不契。又問盤龍。龍云。移舟不別水。舉棹即迷源。平於此有悟。後雲峰悅和尚云。若於洛浦言下悟去。猶較些子。後來不合向盤龍死水裏浸殺。

師云。若不是悅公。泊合被他瞞却。然雖如是。且道盤龍諳訛在甚處。移舟不別水。舉棹即迷源。

石鞏和尚。凡見僧。以弓架箭示之。一日三平至。鞏云。看箭。三平乃撥開胸云。此是殺人箭。活人箭又作麼生。鞏乃扣弓絃三下。平便作禮。鞏云。三十年架一張弓。兩隻箭。只射得半箇聖人。遂拗折弓箭。

師云。石鞏張弓。傍若無人。三平承箭。弄巧成拙。然雖如是。半箇聖人又作麼生。落花片片隨流水。流水無心戀落花。

雪峰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方曬飯巾次。乃見德山自托鉢至法堂前。峰遂問。遮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甚處去。山便回方丈。峰舉似巖頭。頭云。大小德山。不會末後句。山聞。令侍者喚巖頭去問。汝不肯老僧那。巖遂密啟其意。山乃休去。至明日陞堂。果與尋常不同。巖至僧堂前。撫掌大笑云。且喜得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柰伊何。雖然如是。也只得三年。

師云。佛祖機緣。古今公案。其中誚訛。無出於此。或謂巖頭智過於師。故有密啟其意。殊不知犯彌天之咎。萬劫遭殃。且道利害在甚麼處。撫掌大笑云。侍者分明記取。三十年後。有人證明。

雪峰示眾云。南山有一條鰲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時長慶出云。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雲門以拄杖擲向峰前作怕勢。後僧舉似玄沙。沙云。須是稜兄始得。然雖如是。我則不然。僧云。和尚作麼生。沙云。用南山作麼。

師云。雪峰和尚。雖慣作竊。爭柰諸子不善參隨。未免一場敗露。至今千載之下。惡聲猶在。

僧問夾山。如何是夾山境。山云。猿抱子歸青嶂裏。鳥銜花落碧巖前。後法眼道。老僧二十年只作境話會。

師云。大眾還會麼。直饒向遮裏會得。見法眼則易。見夾山則難。

僧問投子。如何是十身調御。子下繩牀立。又有問凡聖相去多少。子亦下繩牀立。

師云。一轉語天懸地殊。一轉語言端語的。具眼底試辨看。

聲明三藏。善別音聲。劉大王請玄沙驗之。沙乃將銅火筋敲鐵火爐。問云。是甚麼聲。藏云。銅鐵聲。沙云。大王莫受外國人瞞。

師云。大小玄沙。能所未忘。當時賴遇是劉大王。若撞著箇本分衲僧。管取一場漏逗。

玄沙坐次。見面前地上一點白。指問侍者云。見麼。者云。見。如是三問。如是三對。沙云。你也見。我也見。因甚麼道不會。

師云。大眾。見即見。會即會。無復疑矣。且道遮一點白。決定是箇甚麼。

仙天和尚。因一僧參。擬作禮次。天云。野狐兒。見甚麼了便禮拜。僧云。老禿奴。見甚麼了即便與麼問。天云。苦哉苦哉。仙天今日忘前失後。僧云。要且得時。終不補失。天云。爭不如此。僧云。誰甘。天呵呵笑云。遠之遠矣。僧以目四顧便出。

師云。一問一答。有賓有主。盡謂二俱作家。若據高峰點檢將來。遮僧猶自可。仙天笑殺人。

和安通禪師。因仰山作沙彌時。常喚寂子。與我拈牀子來。仰持至。通云。送舊處著。復問寂子。牀那邊是甚麼。曰無物。遮邊響。曰無物。通又召寂子。子應諾。通云。去。

師云。潦倒和安。用心不臧。仰山命蹇。為魅所著。山僧恁麼道。也是逆風秉炬。

僧問佛日彌禪師。如何是毗盧印。彌云。草鞋踏雪。僧云。學人不會。彌云。步步成跡。

師云。佛日和尚。雖則不負來機。高提祖印。殊不知古篆難明。致令遮僧。遇如不遇。若是高峰則不然。忽有人問

如何是毗盧印。但言文不加點。又云學人不會。但云要會作麼。且道與佛日是同是別。

僧問高安澄禪師。舊歲已去。新歲到來。還有不受歲者麼。澄云。作麼生。僧云。恁麼則不受歲也。澄云。城上已吹新歲角。窗前猶點舊年燈。僧云。如何是舊年燈。澄云。臘月三十日。

師云。大小高安。被遮僧隨後一逐。如鼠入牛角相似。直至如今。轉身不得。莫有救得底麼。且待來年。

雪竇和尚示眾云。客從遠方來。遺我徑寸璧。中有四箇字。字字無人識。佛鑑師翁拈云。客從遠方來。遺我徑寸璧。中有四箇字。不必重拈出。

師云。二大老一人說易。一人說難。未免見有偏枯。高峰則不然。客從遠方來。遺我徑寸璧。中有四箇字。字字無平仄。

### 頌古

世尊在靈山會上。拈一枝花。瞬青蓮目。普視大眾。時百萬人天。惟迦葉破顏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付囑摩訶迦葉。

靈山拈出一枝花。百萬都來是作家。惟有飲光猶未瞥。那堪眼裏又添沙。

世尊昔因文殊至諸佛集處。值諸佛各還本處。惟有一女人近彼佛坐。入於三昧。文殊乃白佛。云何此人得近佛坐。而我不得。佛告文殊。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遶女人三匝。鳴指一下。乃托至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世尊云。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河沙國土。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女人定。須臾罔明

大士。從地涌出。作禮世尊。勅罔明出。罔明却至女子前鳴指一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

兩兩成羣罪莫窮。謾將鼠伎逞英雄。當時若作今時世。縱使瞿曇也不中。

達磨大師。一日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乎。時有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祖曰。汝得吾皮。又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閼佛國。一見更不再見。祖曰。汝得吾肉。又道育曰。四大本空。五蘊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何當情。祖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大師出禮拜。依位而立。祖曰。汝得吾髓。乃傳衣付偈。

死歟都來一口供。情窮理極卒難容。若將皮髓論高下。爭見花開五葉紅。

僧問六祖。黃梅意旨甚麼人得。祖云。會佛法人得。僧云。和尚還得麼。祖云。我不得。僧云。為甚麼不得。祖云。我不會佛法。

祖師不會禪。夫子不識字。棒打石人頭。曝曝論實事。

僧問馬大師。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師云。我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去問取智藏。僧問藏。藏云。我今日頭疼。不能為汝說。去問取海兄。僧問海。海云。我到遮裏却不會。僧回舉似師。師云。藏頭白。海頭黑。

攢花簇錦絕纖塵。一度拈來一度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馬大師云。即心是佛。又云。非心非佛。

殺人猶可恕。再犯豈能容。貶向無生國。千聖不知蹤。

藥山久不陞堂。院主白云。大眾久思和尚示誨。山云。打鐘著。時眾方集。藥山便下座歸方丈。院主復白云。和尚

許為眾說法。為甚一言不施。山云。經有經師。論有論師。  
爭怪得老僧。

眉毛罅裏積山嶽。鼻孔中藏師子兒。南北東西無限意。  
此心能有幾人知。

滄山云。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左肋書五  
字。云滄山僧某甲。此時若喚作滄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  
水牯牛。又云滄山僧某甲。且道喚作甚麼。

綠樹陰濃夏日長。樓臺倒影入池塘。水晶簾動微風起。  
滿架薔薇一院香。

甘贄行者。因巖頭在家過夏。一日把針次。甘贄前立。  
頭乃以針作劊勢。甘遂歸著衣擬出禮謝。妻乃問翁作甚麼。  
甘云。不得說。妻云。有甚事也要大家知。甘舉前話。妻云。  
從此三十年後。須知一度喫水一度噎殺人。女子聞。乃云。  
還知盡大地人性命。被巖上座針頭上劊將去也無。

幸然無事鼓風濤。激起洪波萬丈高。直得渾家都浸殺。  
至今平地浪滔滔。

趙州勘婆子。

自小丹青畫不成。年來始覺藝方精。等閑擲筆成龍去。  
喚却時人眼裏睛。

趙州三佛。

泥佛不度水。毗嵐風忽起。大地黑漫漫。衲僧爭敢視。  
金佛不度爐。鐵裏夜明珠。一槌俱粉碎。清光何處無。木佛  
不度火。掣開金殿鎖。內外絕遮欄。時人猶慙懣。

趙州無字。

趙州狗子佛性無。十分春色播江湖。幾多摘葉尋枝客。  
空使洛陽花滿途。

趙州一日在佛殿上。見文遠侍者禮佛。以拄杖打遠一下。  
遠云。禮佛也是好事。州云。好事不如無。

禮佛修行不較多。何須特地起干戈。直饒打得回頭後。  
兔子何曾離得窠。

萬法歸一一歸何處。

四面洪波萬丈深。上天無路地無門。箇中有理應難訴。  
不是愁人也斷魂。

嚴陽尊者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云。放下著。  
陽云。一物不將來。放下箇甚麼。州云。看你放不下。陽當  
下大悟。

吞而復吐冷烟浮。月落寒山猶未休。重把絲綸輕一掣。  
豈知元只在鉤頭。

尼問趙州密密意。州以腕上掐一掐。尼云。和尚猶有遮  
箇在。州云。你猶有遮箇在。

猛虎深藏淺草窠。幾回明月入烟蘿。頂門縱有金剛眼。  
未免當頭蹉過他。

臨濟示眾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在面門出入。

颯颯秋風滿院涼。芬芳籬菊半經霜。可憐不遇攀花手。  
狼籍枝頭多少香。

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云。打中間底。僧便  
禮拜。化云。我昨日赴箇村齋。中途遇卒風暴雨。却向古廟  
裏躲得過。

飢火炎炎燒斷腸。親逢王膳不能嘗。可憐併逐溪流去。  
百億滄溟透底香。

肅宗皇帝問忠國師云。百年後所須何物。忠云。與老僧  
造箇無縫塔。帝云。就師請塔樣。忠良久云。會麼。帝云。  
不會。忠云。吾有付法弟子耽源。却諳此事。請問之。後詔



問源。源乃有頌云。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瑠璃殿上無知識。

國師塔樣最尖新。覲面拈來不露文。却被耽源添一線。至今描邈亂紛紛。

陸亘大夫問南泉。弟子家中有一片石。也曾坐。也曾臥。擬鑄作佛得麼。泉云。得得。亘云。莫不得麼。泉云。不得不得。

楊柳溪邊垂綠線。黃鶯枝上聲聲囀。幾多貪玩不知春。空使落花千萬片。

靈雲見桃花悟道。

三十年來在夢中。生涯喪盡絕行蹤。自慚一見桃花後。依舊漫天鼓黑風。

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

落花臺上重鋪錦。瑪瑙堦前布赤沙。情義盡從貧處斷。世人偏向有錢家。

夾山和尚示眾云。我二十年住此山。未嘗舉著宗門中事。一日有僧問。承和尚有言。二十年住此山。未曾舉著宗門中事。是否。山云。是。僧便掀倒禪牀。山休去。至明日普請掘一坑。令侍者請昨日問話僧來。山云。老僧二十年來。只說無義語。今請上座打殺老僧。埋向坑中。便請便請。上座若不打殺老僧。上座自著打殺。埋此坑中始得。其僧歸堂。裝束潛去。

紅輪杲杲正當空。昨日今朝事不同。盡謂古今都坐斷。誰知賊過後張弓。

百丈云。汝等為我開田。吾為汝說大義。僧開田了。白云。開田已竟。請和尚說大義。百丈行數步而立。展開兩手。

滯貨多年要脫身。巧粧綺語說諸人。及乎拈出當場賣。  
索價遼天誰敢親。

雲門垂語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  
山。拈燈籠南佛殿裏。將三門來燈籠上。

弓絃走馬驀相逢。覲面全提未見功。拈出輪王三寸鐵。  
直教血濺梵天紅。

僧問慈明。如何是古佛家風。明云。銀蟾初出海。何處  
不分明。

銀蟾出海照無私。處處分明是阿誰。見面不須重問訊。  
從教日炙與風吹。

僧問慈明。如何是不動尊。明云。提不起。

不動尊。提不起。茫茫宇宙誰能委。秋江清夜月澄輝。  
鷺鷥飛入蘆花裏。

李駙馬問慈明。我聞西河有金毛師子。是不。明云。駙  
馬甚處得遮消息。李喝一喝。明云。野犴鳴。李又喝。明云。  
師子吼。

逆風吹又順風吹。鐵眼銅睛爭敢窺。萬古碧潭空界月。  
再三撈摑始應知。

黃龍三關。

佛手驢腳與生緣。鬼面人頭有許般。雲散碧天孤月朗。  
澄潭徹底影團團。

五祖演和尚。一日持錫遶廊云。莫有屬牛人問命麼。眾  
皆無語。自云。孫臏今日開鋪。更無一人垂顧。可憐三尺龍  
鬚。喚作尋常破布。

無端平地起干戈。爭似屬牛人更多。滿面慚惶無著處。  
低頭依舊入烟蘿。

五祖演和尚。謝監收上堂。人之性命。第一須是○。欲得成此○。先須防於○。若是真○人。○○。

一二三四五六圈。心肝粉碎髑髏穿。若將方木投圓竅。醜姥爭教得少年。

### 補遺

若要真正決志明心。先將平日胸中所受一切善惡之物。盡底屏去。毫末不存。終朝兀兀如癡。與昔嬰孩無異。然後乃可蒲團靜坐。正念堅凝。精窮向上之玄機。研味西來之密旨。切切拳拳。兢兢業業。直教絲毫無間。動靜無虧。漸至深密幽遠。微細微細極微細處。譬如有人。遠行他方。漸漸回途。已至家舍。又如鼠入牛角。看看走至尖尖盡底。又如捉賊討賊。拷至情理俱盡。不動不退。無去無來。一念不生。前後際斷。卓卓巍巍。孤孤迥迥。如坐萬仞崖頭。又若停百尺竿上。一念纔乖。喪身失命。將至功成九仞。切須保任全提。忽於經行坐臥處。不覺因地一聲。猶如死在漫天荊棘林中。討得一條出身活路相似。豈不快哉。若是汨沒塵勞。不求昇進。譬如水上之浮木。其性實下。暫得身輕。不堪浸潤。又如庭中之花。雖則色香俱美。一朝色萎香滅。無復可愛。又如農夫之種田。雖有其苗。而功力不至。終不成實。便如貧窮乞兒。得少為足。久久萌芽再發。荊棘復生。被物之所轉。終歸沈溺。無上清淨涅槃。無由獲覩。豈不枉費前功。虛消信施。若是有志丈夫。正好向遮裏晦迹韜光。潛行密用。或三十年二十年。以至一生。終無他念。踏得實實落落。穩穩當當。直教纖塵不立。寸草不生。往來無礙。去住自由。報緣遷謝之日。管取推門落臼。若則恁麼紙裏茅纏。龍頭蛇尾。非特使門風有玷。亦乃退後學初心。如上所述管見。莫

不皆是藜藿之類飽人。不堪供養。以俟絕陳之流。終有一指之味。往往學道之士。忘却出家本志。一向隨邪逐惡。不求正悟。妄將佛祖機緣。古人公案。從頭穿鑿。遞相傳授。密密珍藏。以為極則。便乃不守毗尼。撥無因果。人我愈見崢嶸。三毒倍加熾盛。如斯之輩。不免墮於魔外。永作他家眷屬。若有未遭邪謬。不負初心。當念無常迅速。痛思苦海沈淪。趁二時粥飯見成。百般受用便當。便好乘時直入。莫待臨嫁醫癭。此乃從上佛祖之心印。無礙解脫之妙門。設使機緣不偶。工力未充。切須捨命忘形。勤行苦行。至死拚生。一心不退。復有葛藤未盡。不免重說偈言。此心清淨本無瑕。只為貪求被物遮。突出眼睛全體露。山河大地是空花。

參禪若要剋日成功。如墮千尺井底相似。從朝至暮。從暮至朝。千思想。萬思想。單單則是箇求出之心。究竟決無二念。誠能如是施功。或三日。或五日。或七日。若不徹去。西峰今日犯大妄語。永墮拔舌犁耕。

若論此事。如登一座高山相似。三面平夷。頃刻可上。極是省力。極是利便。若曰回光返照。點檢將來。耳朵依前兩片皮。牙齒依舊一具骨。有甚交涉。有甚用處。若是拏雲攫霧底漢子。決定不墮遮野狐窟中。埋沒自己靈光。辜負出家本志。直向那一面懸崖峭壁無棲泊處。立超佛越祖心。辦久久無變志。不問上與不上。得與不得。今日也拚命跳。明日也拚命跳。跳來跳去。跳到人法俱忘。心識路絕。驀然踏翻大地。撞破虛空。元來山即自己。自己即山。山與自己。猶是冤家。若要究竟衲僧向上巴鼻。直須和座颺在他方世界始得。

若論此事。的的用功。正如獄中當死罪人。忽遇獄子醉酒睡著。敲枷打鎖。連夜奔逃。於路雖多毒龍猛虎。一往直

前。了無所畏。何故。則為一箇切字。用功之際。果能有此初心。管取百發百中。即今莫有中底麼。以拂子擊禪牀一下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若論剋期取證。如人擔雪填井。不憚寒暑。不分晝夜。橫也擔。豎也擔。是也擔。非也擔。擔來擔去。縱使經年越歲。以至萬劫千生。於其中間信得及。踏得穩。把得定。作得主。曾無一念厭離心。曾無一念懈怠心。曾無一念狐疑心。曾無一念求滿心。果能有恁麼時節。果能具恁麼氣槩。到遮裏。管取人法雙忘。心識俱泯。形如槁木朽株。志若嬰兒赤子。驀然擔子卒地斷。曝地折。永嘉道。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好與三十痛棒。

若論此事。不假長劫熏修。積功累德。亦不問賢愚利鈍。久習初機。只貴孟八郎漢。不顧危亡得喪。發大憤志。起大疑情。如善財童子。參勝熟婆羅門。大火聚中。投身而入。正恁麼時。人法俱忘。心機泯絕。左之右之。捏著磕著。不是洞山麻三斤。定是雲門乾矢橛。若還[毯-炎+畏][毯-炎+畏]。魍魎魍魎。莫道親見高峰。直饒向老胡肚皮裏打一遭。依前乾沒一星事。

## 偈頌

### 頌趙州無字示陳太尉

澄潭千載毒龍蟠。倒嶽傾湫誰解看。直下一刀成兩段。虛空粉碎髑髏乾。

### 示如法禪人

識得根源認得伊。全身猶墮在塵圍。縱然和座都掀倒。尚有烟霞遶翠微。

直造懸崖上上關。白雲影裏轉身難。箇中若使能通變。  
奪食驅耕總是閒。

如如不動法中王。舉足無非是道場。不到水窮雲盡處。  
爭知覲面是檀郎。

### 示如夢禪人行脚

閒處休居靜莫住。轉入轉深轉幽固。縱至深深盡底時。  
更須知有那一步。昔日曹溪親到來。今時往往多差互。若非  
喪盡目前機。倒嶽傾湫無覓處。

### 山中四威儀供佛鑑師翁韻

山中行。步高身儘輕。擬飛去。惟恐世人驚。  
山中住。黯淡雲無數。誓相期。共守無生路。  
山中坐。靜看空花墮。問何為。待結團樂果。  
山中臥。月落猿啼過。正堪眠。石定從教破。

### 雲庵

或淡或濃拖雨去。半舒半捲逆風來。為憐途路無棲泊。  
却把柴扉永夜開。

### 示徒

學道如初莫變心。千魔萬難愈惺惺。直須敲出虛空髓。  
拔却金剛腦後釘。

學道之心似鏡明。纖塵纔染便忘形。廓然照出娘生面。  
一簇青烟鎖翠屏。

學道如撐逆水舟。篙篙著力莫隨流。忽然失脚翻身去。  
踏斷寒江月一鉤。

### 又示徒

工夫果的有真疑。動靜寒暄總不知。枕子驀然開口笑。  
鉢盂跣跳上須彌。

### 示涓謙首座持鉢

千家萬家。總是維摩丈室。十斛百斛。無非達磨眼睛。  
若向遮裏會得。何勞向外經營。其或未然。咄酒肆淫坊休放  
過。龍宮虎穴要親臨。

### 示徒三戒

開口動舌。無益於人。戒之莫言。  
舉心動念。無益於人。戒之莫起。  
舉足動步。無益於人。戒之莫行。

### 辭世

來不入死關。去不出死關。鐵蛇鑽入海。撞倒須彌山。  
小佛事

### 若瓊上座火

舉炬云。向遮裏薦得。拈一莖草。即是瓊樓玉殿。不然。  
瓊樓玉殿。即是一莖草。擲下火云。剔起眉毛火裏看。

### 志足淨人火

生不足。死有餘。灰飛烟滅露全軀。便恁麼。有何拘。  
六月炎炎火一爐。

### 志藏淨人煅骨

一大藏教。全體是火。若有嶺南靈骨。便好赤身擔荷。  
雖然。更入紅爐重煅過。

### 二正煅座煅骨(一人齒不壞)

正上座。兩不成雙。一不成隻。牙齒分明是具骨。萬煅  
爐中色正輝。泥牛觸碎蒼龍窟。

### 志光居士火(吳士)

以火打圓相云。姑蘇水。天目山。總是維摩不二關。烈  
燄光中回首處。依稀髣髴似人間。

### 廣捨上座煅骨

取不得。捨不得。正恁麼時。如何委悉。咄。剔起眉毛火裏看。分明一具黃金骨。

### 明山都管火

以火打圓相云。遮裏見得。便見山即山。水即水。大洋海底火星飛。天目峰頭波浪起。不然。擲下火云。家家門前火把子。

### 志明道人火

只遮一著子。今古無傳授。惟有明道人。始終能保守。守。鐵牛火裏翻筋斗。

### 得意化主入塔

得意忘言。逆行順化。常在途中。不離家舍。彈指一下。塔戶開了也。徧界髑髏無處藏。遮裏全身俱放下。

### 法曇上座火

汝名瞿曇。佛名法曇。分明舉似。疑則別參。擲火云。大洋海裏火燒龕。

### 讚佛祖

### 觀音大士

大海波心。磐陀石上。真觀淨觀。是相非相。如月在天。無水不現。水月俱捐。如何瞻仰。咄。切忌妄想。

### 達磨祖師(二)

開旗展陣入梁邦。未覩天顏早已降。縱有神通難轉欸。翩翩一葦渡長江。

### 三空請讚



未離西乾。惡聲已布。面壁九年。一場敗露。咦。不知賺却多少兒孫。直至如今釘樁搖櫓。

### 自讚

#### 師子院明初院主請

鼻無兩竅。眼露雙睛。十分無面目。一味得人憎。將正續三世之業。等閒籍沒。向白雲千峰之上。特地掀騰。坐斷死關。幸自惡聲難掩。那更被伊描邈。轉見可憐生。呵呵呵。三十年後。寧無人路見不平。

#### 大覺禪師祖雍長老請

中大仰毒。奮師子威。平生負重病。舉世無良醫。向蓮峰插一莖草。為少室發千鈞機。舌頭無骨。額下生眉。喚作開山即錯。不喚作開山猶非。從教後代亂針錐。

#### 西隱接待師立山主請(地名西馬塍)

烏豆眼睛生鐵面。直向孤峰頂上。將無米飯塞斷天下衲子咽喉。固是家常。因甚更教人參箇一歸何處。咩。憶著江南三月天。馬塍西畔春無數。

#### 雙髻禪庵請

恣無明。逞人我。誹釋迦。罵達磨。雖是赤心。返成話墮。六年坐鋪賣不行。至今被人喚作滯貨。

#### 禪人請讚(二)

遮箇村僧。只好聞名。尾巴纔露。天下人憎。不識巖頭密啟處。剛言悟得仰山禪。遮場敗露難遮蓋。留與兒孫萬世傳。

卷下(終)

### 行狀

師姓徐。諱原妙。蘇之吳江人。受業秀之密印。雪巖欽禪師的嗣。生宋戊戌三月二十三日申時。受具癸丑。寶祐乙卯行脚。辛酉得悟。丙寅隱龍鬚。苦行九載。甲戌遷雙髻。大元己卯上西峰。辛巳入張公洞。扁死關。不越戶。十五年。學徒參請無虛日。僧俗授戒幾數萬人。開山師子大覺。元貞乙未臘月朔。焚香說偈告眾坐亡。春秋五十八。臘四十三。度徒弟幾百人。以是月二十一日庚申。全龕塔於死關之內。從治命也。

孝小師明初嗣法比丘 祖雍 識。

### 行狀

師諱原妙。號高峰。吳江人。俗姓徐。母周氏。夢僧乘舟投宿而孕。宋嘉熙戊戌三月二十三日申時生。纔離襁褓。喜趺坐。遇僧入門。輒愛戀欲從之游。十五歲。懇請父母出家。投嘉禾密印寺法住為師。十六薙髮。十七受具。十八習天台教。二十更衣入淨慈。立三年死限學禪。一日父兄尋訪。巍然不顧。二十二請益斷橋倫。令參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話。於是脇不至席。口體俱忘。或如廁。惟中單而出。或發函。忘肩鐫而去。時同參僧顯慨然曰。吾已事弗克辦。曷若輔之有成。朝夕護持惟謹。時雪巖欽寓北礪塔。欣然懷香往扣之。方問訊。即打出閉却門。一再往。始得親近。令看無字。自此參扣無虛日。欽忽問阿誰與你拖箇死屍來。聲未絕即打。如是者不知其幾。師扣愈虔。值欽赴處之南明。師即上雙徑。參堂半月。偶夢中忽憶斷橋室中所舉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疑情頓發。三晝夜。目不交睫。一日少林忌。隨眾詣三塔諷經次。擡頭忽覩五祖演和尚真讚云。百年三萬六千朝。返覆元來是遮漢。驀然打破拖死屍之疑。其年二十四矣。解夏詣

南明。欽一見便問。阿誰與你拖箇死屍到遮裏。師便喝。欽拈棒。師把住云。今日打某甲不得。欽曰。為甚麼打不得。師拂袖便出。翌日欽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云。狗舐熱油鐺。欽曰。你那裏學遮虛頭來。師云。正要和尚疑著。欽休去。自是機鋒不讓。次年江心度夏。迤邐由國清過雪竇。見西江謀希叟曇。寓旦過。曇問曰。那裏來。師拋下蒲團。曇曰。狗子佛性你作麼生會。師云。拋出大家看。曇自送歸堂。暨欽挂牌於道場。開法於天寧。師皆隨侍服勞。屢將有所委任。辭色毅然。終不可強。一日欽問。日間浩浩時。還作得主麼。師云。作得主。又問睡夢中作得主麼。師云。作得主。又問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師無語。欽囑曰。從今日去。也不要汝學佛學法。也不要汝窮古窮今。但只飢來喫飯。困來打眠。纔眠覺來。却抖擻精神。我遮一覺。主人公畢竟在甚麼處安身立命。丙寅冬。遂奮志入臨安龍鬚。自誓曰。拚一生做箇癡獃漢。決要遮一著子明白。越五載。因同宿友推枕墮地作聲。廓然大徹。自謂如泗州見大聖。遠客還故鄉。元來只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在龍鬚九年。縛柴為龕。風穿日炙。冬夏一衲。不扇不爐。日搗松和糜。延息而已。嘗積雪沒龕。旬餘路梗絕烟火。咸謂死矣。及霽可入。師正宴坐那伽。甲戌遷武康雙髻峰。蓋和庵主攀緣又上一稜層之意也。及至學徒雲集。然庵小難容。乃拔其尤者居之。丙子春。學徒避兵四去。師獨掩關。危坐自若。及按堵啟戶視師。則又疇昔雪中之那伽也。於是戶履彌夥。應接不暇。乃有柳標橫肩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之語。己卯春。腰包宵遁。直造天目。西峰之肩。有師子巖。拔地千仞。崖石林立。師樂之有終焉之意。弟子法昇等追尋繼至。為葺茅蓋頭。未幾。慕羶之蟻後集。師乃造巖

西石洞。營小室如舟。從以丈。衡半之。榜以死關。上溜下淖。風雨飄搖。絕給侍。屏服用。不澡身。不薙髮。截甕為鐺。併日一食。晏如也。洞非梯莫登。撤梯斷緣。雖弟子罕得瞻視。乃有三關語以驗學者。云。大徹底人。本脫生死。因甚命根不斷。佛祖公案。只是一箇道理。因甚有明與不明。大修行人。當遵佛行。因甚不守毗尼。倘下語不契。遂閉門弗接。自非具大根負大志。鮮不望崖而退。雪巖方住大仰。凡三喚。師堅臥不起。遂有竹篋塵拂。及綠水青山同一受記語來授師。懷中瓣香。始於人天前拈出。道風所屈。日益遠。遂有他方異域。越重海踰萬山而來者矣。鶴沙瞿提舉歸敬有年。辛卯春。得登山一瞻師顏。恍如宿契。惠然施巨莊贍海眾。師曰。多易必多難。吾力弗克勝。堅拒之。施心彌篤。乃命僧議以此田歲入。別於西峰建一禪刹。請於官而後營之。師欲不從。不可得也。爰得勝地。名蓮花峰。岡脈形勢。天造地設。得請以大覺禪寺為額。請祖雍權管寺事。田四稔。所營亦既什三。師有厭世之心矣。師患胃疾已數年。然起居飲食。待人接物。皆未嘗廢。乙未十一月二十六日。祖雍偕明初來省師。師竟以末後事付囑。遂取兩真軸。口占二讚。乃書之。十二月初一日黎明。辭眾云。西峰三十年妄談般若。罪犯彌天。末後有一句子。不敢累及平人。自領去也。大眾。還有知落處者麼。良久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眾皆哀慟不已。至辰巳間。說偈曰。來不入死關。去不出死關。鐵蛇鑽入海。撞倒須彌山。泊然而寂。啟龕七日。端然如生。緇素奔哭者填咽。越二十一日庚申。塔全身於死關。遵遺命也。壽五十八。臘四十三。弟子僅百人。受毗尼及請益者數萬人。示寂後。遠邇之人。恨不得承顏領誨。於塔前慟哭。然頂煉臂者。猶憧憧不絕。師平日以慈悲為人自任。其在龍鬚也。

有僧若瓊。焚祠牒從師。忽染病。師告之曰。病中絕緣。正好做工夫。汝臭皮袋。皆委之於我。但和病捱去。決不相賺。且往供給而啟發之。因其思醋。為遠乞以歸。得酒焉。復易之。往返四十里以濟其一啜。病亟索浴。俯見湯影即有省。喜笑如脫沈痾。信宿。書曰。三十六年顛倒。今日一場好笑。娘生鼻孔豁開。放出無毛鐵鷄。師問如何是娘生鼻孔。瓊豎起筆。師曰。又喚甚麼作無毛鐵鷄。瓊擲筆而逝。或有問子所紀詳一而遺眾。何也。喬祖曰。被亡而晦。恐逸故書。師自雙峰而至死關。風勵學者。入室不以時。每見一期將終。上堂誨示諄諄。甚至繼以悲泣。平居誨人。世出世法。皆懇懇切至。輒語咄咄和易。如坐春風中。使人醉心悅服。咸自謂得師意。及至室中握三尺黑虬。鞭笞四海龍象。則絲毫無少容借。來者如登萬仞山。而躋冰崖雪磴。進無所依。退無所據。莫不凜然失其所執。設有不顧性命。強爭鋒者。師必據其案欸。盡底搜詰。破石驗璞。刮骨見髓。勘其深淺真偽。定其是非與奪。卸僧伽黎。痛決烏藤。以明正其賞罰。嘗語學者曰。今人負一知半解。所以不能了徹此事者。病在甚處。只為坐在不疑之地。自謂千七百則公案。不消一喝。坐却曲录牀子。及乎被參徒下一喝。則不能辯其邪正。往往一句來。一句去。如小兒相撲。伎倆相角。蓋是從前得處莽鹵故也。直須參到大徹之地。親見親證。明得差別智。方能勘辨得人。方能殺活得人。此是喫折脚鐺中飯底工夫。做到未易以口舌爭勝負也。假如兩人從門外來。未見其面。同時下一喝。且道那一箇有眼。那一箇無眼。那一箇深。那一箇淺。還辨得出麼。師之機用。不可湊泊。下語少所許可。其門戶險絕如此。復念今時學者。不能以戒自律。縱有妙語。亦難取信於人。乃有毗尼方便之設焉。師寓南竺日。嘗誤踏一筍。取而

食之。其後賣衣告償。析薪擘果見蟲。復全而置之。瀘水囊。終身不廢。師之細行。涅南山之竹莫能殫。姑舉是數端。以識其梗槩。使後之欲見師而不可得者。覽斯文。亦足以景仰遺風於萬一云耳。良渚信士全從進。得師所翦髮。盛以香奩。朝夕供禮。一旦光明徧室。視奩中。舍利纍纍如貫珠。師隱山前後三十年。為己為人。惟其一出於真實。故天下之人。若僧若俗。若智若愚。上而公卿士夫。下及走卒兒童。識與不識。知與不知。皆合手加額曰。高峰古佛。天下大善知識也。喬祖自師至西峰。即往參觀。歲或十餘往。往必留旬浹。承教詔警策者至矣。示本分鉗鎚外。時以孔孟老莊微言要旨。立難問而啟迪之。益見師隨機設化之方也。師未嘗握管。今語錄中有一二偈讚。十數頌古。皆雙峰時所作。為弟子竊記者。乃若示徒之語。一句一字。皆前所謂踐履真實中流出。假言以顯道而已。師貌清古。體修律。常俛首而坐。非問道不答。聞說人過。則首愈低。久病癯甚。坡翁省夫禪師病。有云瑟瑟寒風露骨。耿耿老虎垂頭。殆為師傳神也。十數年間。兩處成道場。而未嘗過目少干懷焉。喬祖從師游最久。交諸耆舊最多。故知師之出處言行最詳。師之徒弟明初。以掇集之事見囑。不敢以才譎辭。敬焚香滌慮。拜手以述。將求銘於大手筆云。謹狀。

## 塔銘

前朝請大夫眉山家 之巽撰

夫子之道。不憤悱則不啟發。瞿曇之道。不勇猛則不精進。道固未易知也。古之釋子。山棲林巢。草衣木食。死灰牆壁。其身心而不悔者。為一大事耳。後之真能為大事者。千萬人一人。高峰是已。師名原妙。吳江徐氏子。母夢癯僧

而婉。幼嗜趺坐。稍長。從嘉禾密印寺老宿法住出家。習天台教。不契。入淨慈立死限學禪。脇不席。食不味。見斷橋倫。令參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見雪巖欽。令參狗子無佛性。且問誰拖汝死屍來。應聲即棒。嘗疑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見雙徑五祖真讚。疑始泮。從欽南明。欽申前問。師喝。欽拈杖。師把住云。今日打某甲不得。拂袖徑出。翌旦欽又問萬法歸一話。師云。狗舐熱油鐺。自此當機不遜。尋過雪竇。見西江謀希叟曇。復從欽雪之道場。欽時居立僧。與偕赴天寧。欲浼以事。掩耳不顧。欽嘗問日間浩浩作得主麼。師云。作得主。夢中何如。云作得主。正睡著時無夢想見聞。主在甚處。師無語。欽囑云。從今不責汝學佛學法。只飢飯困眠。纔覺抖擻精神。看此際主人翁竟何在。師益警省。咸淳丙寅冬。入龍鬚山。臥薪飯松。風塵日搏。誓欲一著子明白。越五載。中夜推枕墮地有聲。廓然大悟。會積雪路絕數日。人謂師已矣。雪霽。宴坐如初。甲戌遷武康雙髻峰。德祐丙子春。大兵至。師絕食兼旬。危坐不動。事定。戶屢紛至。己卯春。避入西天目之師子巖。即石洞營小室丈許。榜曰死關。悉屏給侍服用。破甕為鐺。併日一食。洞梯山以升。弟子罕面。共築師子院以居。有三關語示眾云。大徹底人。本脫生死。因甚命根不斷。佛祖公案。只是一箇道理。因甚有明與不明。大修行人。當遵佛行。因甚不守毗尼。弗契即拒戶不納。會欽寄竹篋拂子法語。瓣香拈出。道價日隆。遠方異域問道踵接。運副鶴沙瞿君霆發。敬慕師。一見機契。即捨田莊為供。師辭不受。君捨心益堅。俾其徒以田別建一刹食。卜蓮華。距巖可十里。請於官。扁大覺禪寺。以祖雍攝寺事。乙未子月二十七日。師忽書二真軸。以後事囑明初祖雍。臘朔上堂云。西峰三十年妄談般若。罪犯彌天。末後一句。不

敢累及平人。自領去也。大眾。還有知落處者麼。良久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別書偈云。來不入死關。去不出死關。鐵蛇鑽入海。撞倒須彌山。泊然而逝。庚申奉遺命全歸死關。師嘉熙戊戌三月二十三日生。壽五十八。臘四十三。弟子百人。受戒請益者萬數。遠近奔赴。燃香臂頂。慟哭填咽。師清明枯淡。篤志求道。頓悟之後。屏居窮山。跬步不出。內心無喘。外息諸緣。欣然自得。為人至慈。勤懇誨人。善語和易。或繼以泣。及至室中行祖令。鞭策龍象。盡情勘覈。絲粟無貸。嘗戒學者。今人負一知半解。不能了徹。參徒一詰。茫然莫辨邪正。句來句去。如手搏兒。蓋得處鹵莽故也。直須大徹。親見親證。明得差別智。方解勘辨殺活。機用嶮峻。不可湊泊。如此。尤矜細行。崇戒律。雖創兩刹。目未嘗覩。師行解真實。名震江湖。識與不識。皆手額讚歎曰。古佛善知識也。余弱冠。從無準翁游。師準孫也。創院立莊。兩囑以記。心降久矣。諸徒持事狀求銘。烏得辭。銘曰。

高峰屹立	祖孫一律	妙年求道	力久真積
空山夜澄	撲地枕聲	玄關劃開	宇宙斬新
萬法歸一	一歸何處	熱油一句	大地起舞
西峰死局	餘三十齡	雲包雪笠	朋來於門
一絲不挂	萬仞如壁	近不可泊	遠不可即
斷衲子命	了佛祖心	手扶重雲	霽月千林
鐵蛇入海	虛空百碎	我作銘詩	無在不在

### 音釋

偈(丘蓋切音慨貪也) 快(倚兩切驚上聲情不滿足也)  
 慙(無約切音却行見中外曰慙) 憧(昌中切音充行不絕貌)  
 掐(苦洽切嵌入聲爪刺) 轄(胡八切閑入聲車軸頭鐵) 迤



邐(音駝里行貌又連接也) 姥(莫補切音母老母也) 𪔐(子淺切音翦淺也) 霑(悉合切音靱谿名) 塍(音成田中畦埒也) 扃(涓熒切音駟外閉之關也) 鐻(居月切音決環有舌者) 鏖(於刀切奧平聲鏖戰盡死殺人曰鏖) 屨(居御切音踞革履) 癰(求於切音渠瘦也) 瘳(丑鳩切音抽病瘳也) 睫(即涉切音接目旁毛也) 殫(都艱切音單盡也竭也) 跬(苦猥切窺上聲半步也)

# 智證傳

已新纂大日本續藏經第 63 冊 No. 1235 《智證傳》

## 重刻智證傳引

大法之衰。由吾儕綱宗不明。以故祖令不行。而魔外充斥。即三尺豎子。掠取古德剩句。不知好惡。計為己悟。僭竊公行。可嘆也。有宋。覺範禪師於是乎懼。乃離合宗教。引事比類。折衷五家宗旨。至發其所祕。犯其所忌而不惜。昔人比之貫高。程嬰。公孫杵臼之用心。噫。亦可悲矣。書以智證名。非智不足以辨邪正。非證不足以行賞罰。蓋照用全。方能荷大法也。充覺範之心。即天下有一人焉。能讀此書。直究綱宗。行祖令。斯不負著書之意。即未能洞明此書。而能廣其傳於天下。以待夫一人焉。能洞明之者。縱未能即酬覺範之志。亦覺範所與也。覺範所著。有僧寶傳。林間錄。與是書相表裏。業已有善刻。金沙于中甫比部。復捐貲刻是書。三集並行於世。亦法門一快事也。有志於宗門者。珍重流通。是所望云。

皇明。萬歷乙酉夏六月既望。僧真可述。

附達觀師書 智證之義。或以維摩受諸觸。如智證釋之。非洪老著書意也。吾究之久矣。當以吾釋為準。藏公切勿疑之。如吾序文醜拙。宜用心與具區公共潤色之。方可入刻。

## 智證傳(原本分十卷今合為一卷附寶鏡三昧)

宋·寂音尊者慧洪覺範撰

門人覺慈編

涅槃經曰。譬如有人。以雜毒藥用塗大鼓。於眾人中擊之發聲。雖無心欲聞。聞之皆死。唯除一人不橫死者。是大乘典大涅槃經亦復如是。在在處處。諸行眾中。有聞聲者。所有貪欲。瞋恚。愚癡悉皆滅盡。其中雖有無心思念。是大涅槃因緣力故。能滅煩惱。諸結自滅。犯四重禁及五無間。聞是經已。亦作無上菩提因緣。漸斷煩惱。除不橫死一闡提也。又曰。何等名為祕密之藏。猶如∴(伊)字。三點若並。則不成伊。從亦不成。如摩醯首羅面上三目。乃得成伊三點。若別亦不得成。我亦如是。解脫之法亦非涅槃。如來之身亦非涅槃。摩訶般若亦非涅槃。三法各異。亦非涅槃。我今安住如是三法。為眾生故。名入涅槃。如世∴(伊)字。

傳曰。巖頭禪師嘗曰。涅槃經此三段義。略似宗門。夫言似則非宗門旨要明矣。然宗門旨要。雖即文字語言不可見。離文字語言。亦安能見哉。臨濟曰。大凡舉唱。須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此塗毒鼓聲也。臨濟歿二百年。尚有聞而死者。夫分賓主。如並存照用。如別立君臣。如從慈明曰。一句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若會箇中意。日午打三更。同安曰。賓主穆時全是妄。君臣合處正中邪。還鄉曲調如何唱。明月堂前枯樹花。如前語句。皆非一代時教之所管攝。摩醯首羅面上豎亞一目。非常目也。

破色心論曰。於有色處。眼則見色。餘無色處不見色者。此義不然。何以故。以彼夢中。於無色處則見有色。於有色處不見色故。

傳曰。於有色處者。寤時也。而夢時不見。夢中無色處也。而反見色。顛倒也。齊劉瑱之妹。鄱陽王妃也。王為明帝誅。妃追傷成疾。醫所不能治。瑱善畫婦人。陳郡殷蒨善寫人面。瑱畫王寵姬。而使蒨畫王共臨鏡以示妃。妃見之唾罵曰。是固宜蚤死。於是恩情即歇而疾除。蓋因愛心歇則顛倒想滅也。

圭峯密禪師偈曰。作有義事是惺悟心。作無義事是散亂心。散亂隨情轉。臨終被業牽。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

傳曰。朝奉大夫孫于之嫂。年十九而寡。自誓一飯終身。誦法華經不復嫁。于守高安。嫂年已七十餘。面目光澤。舉止輕利。政和六年夏六月。忽收經帙。料理服玩與侍妾。于問其故。笑曰。我更三日死矣。果如期而逝。韓子蒼問予曰。人之將終。有前知者。何術致之。予曰。譬如牛乳。以酵發之。雖緣緣之中。無有作者。久而成酪。非自外來。生乳中故。非自能生。以酵發之。故緣緣成熟。忽然成就。乃有偈。其略曰。酪出乳中無別法。死而何苦欲先知。如某夫人華年休息。白首見效。凡五十餘年。心心無間。自然前知化日。酪出乳中也。然觀圭峯偈語。恐於死時。未得自在。以其皆理障故。如本朝太祖皇帝將問罪江南。江南後主遣其臣徐鉉入對誦習。以備顧問。且欲以舌辯存國。既見。曰。江南國主。如子事父。以事陛下。柰何欲伐之。太祖曰。父子異居可乎。鉉愕然無以對。今平生知誦圭峯之偈語。至於臨終為徐鉉愕然者。皆是也。

風穴沼禪師升座曰。世尊以青蓮目顧迦葉。正當是時。且道說箇什麼。若言不說。又成埋沒先聖。語未卒。念法華便下去。侍者進曰。念法華無所言而去。何也。風穴曰。渠會也。明日念與真上座俱詣方丈。風穴問真曰。如何是世尊

不說說。真曰。鵲姑樹頭鳴。風穴曰。汝作許多癡福何用。乃顧念曰。如何。對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風穴謂真曰。何不看渠下語。

傳曰。汾陽無德禪師作一字歌。其略曰。諸佛不曾說法。汾陽略宣一字。亦非紙墨文章。不學維摩默地。又曰。飲光尊者同明證。瞬目欽恭行正令。真漏泄家風也。昔黃檗嘗遣臨濟馳書至潯山。既去。潯山問仰山曰。寂子。此道人他日如何。對曰。黃檗法道賴此人。他日大行吳越之間。然遇大風則止。潯山曰。莫有續之者否。對曰。有。但年代深遠。不復舉似。潯山曰。子何惜為我一舉似耶。於是仰山默然。曰。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風穴暮年常憂仰山之讖。已躬當之。乃有念公。知為仰山再來也。

永嘉尊者曰。日夜精勤。恐緣差故。

傳曰。北齊沙門慧曉。以厭鄉閭。遁居靈巖數十年。有任山令者。自鄉閭來。曉自念離鄉久。思問親舊存沒。詣邑謁令。令適有客。未得通謁。久之。曉忽悟曰。非令慢客。乃我之愛憎耳。何遽懷土哉。取謁書曰。咄哉失念。歎爾還覺。遂去。

三祖大師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傳曰。南嶽思大禪師。既獲宿智通。尋復障起。四肢緩弱。不能行步。自念曰。病從業生。業從心起。心源無起。外境何狀。病業與身。都如雲影。如是觀已。顛倒想滅。輕安如故。

攝論曰。處夢謂輕年。悟乃須臾頃。故時雖無量。攝在一剎那。

傳曰。賢首曰。此中一剎那者。即謂無念。楞伽曰。一切法不生。我說剎那義。初生即有滅。不為愚者說。以一剎

那流轉。必無自性故。即是無生。若非無生。則不流轉。是故契無生者。方見剎那也。黃檗慧禪師初謁疏山。問曰。剎那便去時如何。曰。逼塞虛空。汝作麼生去。慧曰。逼塞虛空。不如不去。疏山乃默然。慧出見第一座。問慧曰。汝適祇對之語甚奇。曰。亦似偶然。願為開示。第一座曰。一剎那間還容擬議否。慧於是悟旨於言下。予作偈曰。逼塞虛空。不行而至。而剎那中。寧容擬議。直下便見。不落意地。眼孔定動。則已不是。

還源觀曰。由於塵相。念念遷變。即是生死。由觀塵相。生滅相盡。空無有實。即是涅槃。

傳曰。於色。聲等法。念念分別。名為遷變。觀此色。聲等法起滅無從。當處解脫。先觀己眼曰。是眼即不能自見其己體。自體尚不見。云何見餘物。次觀前境曰。若見是樹。復云何樹。若見非樹。云何見樹。次觀三際曰。若見在是有耶。則過去未來亦應是有。若過去未來是無耶。則見在亦應是無。

金剛般若經曰。若人於此經生淨信者。非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種諸善根。已於無量百千萬億佛所。種諸善根。

傳曰。華嚴經曰。堅翅鳥以龍為食。先觀大海諸龍命將盡者。即以兩翅擘海取而食之。乃知信受此法。非根熟眾生。莫能然也。神鼎諲禪師嘗曰。鳥窠侍者見以布毛吹之。便薦此事。自非久積淨業。曠劫行持。安能如此。汾陽昭禪師亦作偈曰。侍者初心慕勝緣。辭師擬去學參禪。鳥窠知是根機熟。吹毛當下得心安。兩耆年皆首山高弟。必以積淨業。根機熟為言。蓋其淵源出於金剛般若而不可誣也。近世之邪禪乃曰。此安有悟。吹毛而傳悟者。權耳。是所謂自無目。而欲廢天下視也。

破色心論曰。如人夢中。本無女子。而見女人與身交會。漏失不淨。眾生如是。無始世來。虛妄受用。色。香。味。觸等外諸境。皆亦如是。實無而成。

傳曰。所言實無而成者。如佛在時。有弟兄三人聞毗耶離國姪女菴羅婆利。舍衛國姪女須曼那。王舍城姪女優鉢羅槃那。皆有美色。晝夜念之不舍。便夢與之從事。覺已念曰。彼女不來。我亦不往。而姪事得辦。因是而悟一切諸法皆如是耶。於是頓證惟心。魏將張遼。唐將王彥章皆有威名。當時小兒啼不止。其母呼兩人者名。而兒啼止。小兒未識張。王。而聞其名輒啼止。非唯心何哉。

華嚴經曰。毗目仙人執善財手。即時善財自見其身。往十佛刹微塵數世界中。到十佛刹微塵數諸佛所。見彼佛刹及其眾會。諸佛相好。種種莊嚴。乃至或經百千億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數劫。乃至時彼仙人放善財手。善財童子即自見身還在本處。

傳曰。方執其手。即入觀門。見自他不隔於毫端。始終不移於當念。及其放手。即是出定。永明曰。是知不動本位之地。而身遍十方。未離一念之中。而還經塵劫。本位不動。遠近之刹歷然。一念靡移。延促之時宛爾。世尊蓋以蓮為譬。而世莫有知者。予特知之。夫蓮方開華。時中已有子。子中已有莢。因中有果。果中有因。三世一時也。其子分布。又會屬焉。連續不斷。十方不隔也。

維摩經曰。文殊師利又問。生死有畏。菩薩當何所依。維摩詰言。菩薩於生死畏中。當依如來功德之力。文殊師利又問。菩薩欲依如來功德之力。當於何住。答曰。菩薩欲依如來功德之力。當住度脫一切眾生。

傳曰。菩薩運心。非止利他。乃所以自利。故前聖以宏法度生為急。栽培如來功德之力也。休舍優婆夷自說得菩薩安隱幢。以眾生未離生死。菩薩不自取安隱故。菩薩雖達生死性空。於生死有畏。未為究竟安隱無憂。若能入生死教化眾生。達生死及眾生而能教化者。總涅槃行。無出無沒。方名離憂安隱幢。

二祖大師問達磨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達磨曰。將心來與汝安。對曰。覓心了不可得。達磨曰。與汝安心竟。

傳曰。予聞東坡之語曰。如人病眼。以求醫與之光明。醫師曰。我但有除翳藥。且無與明藥。明如可與。還應是翳。東坡可謂性與道會者也。

永嘉曰。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燄。非但空摧外道心。早曾落卻天魔膽。

傳曰。予初讀斯文。意其人神觀英特。威掩萬僧。凜然不可犯干。及見其遺像。頽然坐匡牀。伽梨取次如少年宣律師。乃知心智猛利。故吐詞等刀鋸。決不可以狀貌求也。法華經曰。如是二萬佛。皆同一字。號日月燈明。又同一姓。姓頗羅墮。頗羅墮。此云利根。亦名捷疾。亦名滿語。於一切法門。以利根。捷疾。滿語明之者。乃可出離生死。梁劉歊事佛精勤。忽有老人無因而至。曰。君心力堅猛。必破生死。歊於化時果有靈驗。今學者名為走道而已。其實懶墮迷醉於色。聲等法。如蠅為唾所粘。味永嘉之平生。如香象擺壞鎖繯。自在而去。蓋真是比丘也。

維摩經曰。直心是道場。無虛假故。

傳曰。所謂擇法眼者。前聖授手。首楞嚴曰。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乃至別成聲聞。緣覺。及成外道諸天魔王。及魔眷屬。皆由不知二種根本。錯亂修習。猶如煮沙欲



成佳饌。縱經塵劫。終不能得。云何二種。阿難。一者無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諸眾生。用攀緣心為自性者。二者無始菩提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即直心也。攀緣心。即虛假也。永明曰。心者。信也。謂有前識法隨相行。則煩惱名識。不名心也。意者。憶也。憶想前境起於妄。並是妄識。不干心事。心非有無。有無不染。心非垢淨。垢淨不汙。乃至迷。悟。凡。聖。行。來。去。住。並是妄識非心。心本不生。今亦無滅。若知自心如此。佛亦然。而長沙偈曰。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前認識神。無始時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今時邪禪乃相傳授。以揚眉瞬目。豎拂拈槌為極則。佛法幾何不平沈哉。圓覺經曰。眾生妄見流轉。厭流轉者。妄見涅槃。由此不能入清淨覺。非覺違拒諸能入者。有諸能入。非覺入故。謂脫有能入覺道者。但成小乘。非能入覺。故曰。非覺入故。

金剛般若經曰。如來於然燈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佛於然燈佛所。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然燈佛則不與我授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然燈佛與我授記。作是言。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何以故。如來者。即諸法如義。若有人言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實無有法。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是中無實無虛。

傳曰。如曰如來所得。於是中無實無虛者。達磨東來不言之意也。而世罕能知之。知之而罕能言之。東坡曰。如來

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曰以無所得故而得。舍利弗得阿羅漢道。亦曰以無所得故而得。如來與舍利弗若是同乎。曰。何獨舍利弗。至於百工賤技。承蜩。意鉤。履狶。畫墁。未有不同者也。論道之大小。雖至於大菩薩。其視如來猶若天淵然。及其以無所得故而得。則承蜩。意鉤。履狶。畫墁。未有不與如來同者也。東坡之言吾法。如杜牧論兵。曰。如珠在盤。至於圓。轉。橫。斜。不可得知。所可知者。珠不出盤耳。如來應迹。本以度生。有法可傳。則即時授與。但與授記者。明知無法可傳也。

棗柏曰。華嚴第三會。於須彌山頂上說十住。表入理契智。非生滅心所得至故。如須彌山在大海中。高八萬四千由旬。非手足攀攬所及。明八萬四千塵勞山。住煩惱大海。於一切法。無思無為。即煩惱海枯竭。塵勞山便成一切智山。煩惱海便成性海。若起心思慮。有所攀緣。則塵勞山愈高。煩惱海愈深。不可至其智頂。

傳曰。首楞嚴曰。汝但棄其生滅。守於真常。常光現前。根。塵。識心。應時消落。故維摩大士現神力。即時須彌燈王佛遣三萬二千師子座。高廣嚴淨。來入維摩詰室。諸菩薩。大弟子。釋梵四天王等。昔所未見。其室廣博。悉包容三萬二千師子座。無所妨礙。寶覺禪師曰。以師子座之高廣。毗耶室之狹小。佇思其間。即成妨礙。嘗問轉運判官夏倚。汝言。情與無情共一體。時有狗臥香卓下。乃以壓尺擊香卓。又擊狗曰。狗有情即去。香卓無情即住。如何得成一體。倚不能對。寶覺曰。纔入思惟。便成剩法。前聖所知。轉相傳授。皆此旨也。而學者莫能明。如言彈指而五百毒龍屈伏。女子之定亦出。尤昭著明白者也。滄山嘗語仰山曰。寂子速

道。莫入陰界。而仰山曰。慧寂信位亦不立。予恨仰山極力道不盡。

華嚴。十地品曰。生死皆由心所作。心若滅者生死盡。又曰。隨順無明起諸有。若不隨順諸有斷。

傳曰。譬如有人。畏影而逃日中。其行愈疾。而影愈隨。休於樹陰。則影自滅。三尺童子知之。而學者畏生死。乃不息滅妄心。是不類也。又如日親君子。則小人自疏。日親小人。則君子自遠。市井庸人知之。而學者畏流轉之苦。甘隨順無明。是首越而之燕者也。夫知心寂滅。則不復故起現行。不與妄合。則自然本智現前。此二種。第約之心耳。非加功也。

三祖粲禪師既以大法付四祖信禪師。乃祝曰。慎勿言自我處得法來。

傳曰。易解曰。眾人之志。不出於飲食男女之間與。凡養生之資。其資厚者其氣強。其資約者其氣微。故氣勝志而為魄。賢聖則不然。以志一氣。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雖祿之天下。窮至匹夫。無所損益也。故志勝氣而為魂。眾人之死為鬼。而聖賢為神。非有二知也。志之所在者異也。予以其說觀三祖。知其為志勝者也。嵩禪師曰。此蓋祖師以名迹為道之累。故雖師承。亦欲絕之。然則不言自粲公所得法。便真非嗣祖者耶。是大不然。粲公於時念達磨。可祖宏法之艱難。皆為邪師憎害。痛自慎耳。便謂棄絕師承可乎。

黃蘗運禪師曰。凡人臨欲終時。但觀五蘊皆空。四大無我。真心無相。不去不來。生時性亦不來。死時性亦不去。湛然圓寂。心境一如。但能如是直下頓了。不為三世所拘繫。便是出世人也。切不可有分毫趨向。若見善相諸佛來迎。及

種種現前。亦無心隨去。若見惡相種種現前。亦無怖畏。但自忘心。同於法界。便得自在。此是要節。

傳曰。此黃蘗一時為裴相國之言也。教其忘心。當不必臨欲終時。乃作此觀。何以知之。圓覺曰。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辯真實。故其偈曰。末世諸眾生。心不生虛妄。佛說如是人。現世即菩薩。圭峯科以為忘心頓證。予以是觀前義。知其為方便說也。予嘗閱運公遺事。始名晞運。會昌之厄。以白帕蒙首。易名神運。宣宗登極。復教。仍名晞運。此叢林未知者也。

入大乘論曰。諸法體相。世間現見。云何言無耶。曰。凡愚妄見。此非可信。生滅之法。皆悉是空。生滅流轉。無暫停時。相似相續故。妄見有實。猶如燈燄。念念生滅。凡夫愚人。謂為一燄。

傳曰。涅槃曰。如燈雖念念滅。而有光除破暗冥。念等諸法。亦復如是。如眾生食。雖念念滅。亦能令飢者而得飽滿。譬如上藥。雖念念滅。亦能愈病。日月光明。雖念念滅。亦能增長草木。蓋一切諸法念念滅絕。而今現見者。相似相續故。首楞嚴曰。諦觀法法何狀。則知但自燈明。法自無暗。明暗俱空。無作無取。明若有作。不應容暗。暗若可取。不應受明。今觀夜室之暗。何自而來。忽有燈燄。暗何所往。石頭曰。當明中有暗者。以明無作故。當暗中有明者。以暗無取故。

法華經曰。世尊於一切眾前。現大神力。出廣長舌。上至梵世。

傳曰。滄山嘗曰。凡聖情盡。體露真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而學者不能深味此語。苟認意度而已。譬如眾盲捫

象。隨所得之為是。故象偏為尾。為蹄。為腰。為牙。而全象隱矣。般若經曰。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者。真常也。非凝然一物。卓不變壞之常也。而解法華者曰。佛音深妙。觸處皆聞。超越凡聖。則其舌廣長。高出梵世。此殆所謂隨語生解。謬矣乎。

五十計較經曰。菩薩問佛言。罪生復滅。何以我不見。佛問諸菩薩。汝曹心寧轉生不。諸菩薩報言。我心轉生。設我心不轉生。亦不能與佛共語。佛問諸菩薩。言若心生時。寧還自覺心生不。諸菩薩言。我但識見因緣時。不覺初起生時。佛言。如汝所說。尚不能知心初生時。何能無罪。

傳曰。諸菩薩疑既曰有罪。我獨不見。而世尊曰。汝不能知心初生。則罪有而不見也。永明曰。故知不察最初一念因成之假。寧免後念相續成事之過乎。吾以是知一切生死煩惱。皆因不覺故。若智為先導。則咎何由生。若了心外無法。則情想不生。不用加功。直入不思議地也。

首楞嚴阿難偈曰。消我億劫顛倒想。不歷僧祇獲法身。

傳曰。予觀法華經。諸菩薩摩訶薩。從初涌出。以諸菩薩種種讚法而讚於佛。如是時間經五十小劫。是時釋迦牟尼佛默然而坐。及諸四眾亦皆默然五十小劫。佛神力故。令諸大眾謂如半日。夫半日之間歷五十小劫。顛倒想所持也。

唯識論問曰。依信說有四種。一。現見。二。比知。三。譬喻。四。阿含。此諸信中。現信最勝。若無外境。云何世人言我現見此青。黃等物乎。答以偈曰。現見如夢中。見所見不俱。見時不分別。云何言現見。諸凡夫人。煩惱夢中。有所見事。皆如夢中。如初見色。不知色義。後時意識分別。然方了知。以意識分別時。眼等識已先滅故。以一切法念念不住故。以見色時。未有意識。意識起時。即無眼等識。

傳曰。譬如世人同看文字。不識字者但見紙墨。義理了不關思。而識字者但見義理。不礙紙墨也。不識字者。五識現量也。而識字者。意識之境也。天台宗以五識名退殘。謂是故也。故曰。見所見不俱。夫紙墨文字。所以傳義理。義理得。則紙墨文字復安用哉。

曹山正命食。

傳曰。瑜伽師地論曰死有三種。謂壽盡故。福盡故。不避不平等故。當知亦是時非時死。或由善心。或不善心。或無記心。云何壽盡死。猶如有一隨感壽量滿盡故死。此名時死。云何福盡故死。猶如有一資具缺故死。云何不避不平等故死。如世尊說九因九緣。未盡壽量而死。何等為九。謂食無度量。食時不宜。不消復食。生而不吐。熟而持之。不近醫藥。不知於己若損若益。非時非量。行非梵行。此名非時死。予以是觀之。乃知食而食。即不枉死。故名正命食。黃蘗曰。今時纔出來者。只欲多知多解。廣求文義。喚作修行。不知多知解。翻成壅塞。唯多與兒酥乳。消與不消都總不知。三乘學道人皆此樣。盡名食不消。食不消者。所謂知解不消。皆為毒藥。盡向生滅邊收。真如之中。無此事故。以此知曹山貴正命食。立三墮。

不斷聲色墮。隨墮。尊貴墮。

傳曰。維摩經曰。為壞和合相故。應取食。為不受故。應受彼食。以空聚想。入於聚落。所見色。與盲等。所聞聲。與響等。所嗅香。與風等。所食味。不分別。受諸觸。如智證。知諸法。如幻相。無自性。無他性。本自不然。今則無滅。此不斷聲色墮所由立也。又曰。須菩提。不見佛。不聞法。彼外道六師。富蘭那迦葉。末伽梨拘賒梨子。刪闍夜毗羅胝子。阿耆多翅舍欽婆羅。迦羅鳩默迦旃延。尼捷陀若提

子等。是汝之師。因其出家。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此隨墮之所由立也。又曰。謗諸佛。毀於法。不入眾數。終不得滅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此尊貴墮之所由立也。予嘗深觀曹山。其自比六祖無所媿。以其蕩除聖。凡之情。有大方便。南泉曰。三世諸佛不知有。鯨奴白牯却知有。乃不如曹山止言一墮字耳。

唐。萬回和尚偈曰。明暗兩忘開佛眼(一本云黑白兩忘)。不繫一法出蓮叢。真空不壞靈智性。妙用恒常無作功。聖智本來成佛道。寂光非照自圓通。

傳曰。首楞嚴曰。緣見因明。暗成無見。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昏。夫不因明塵而自發。不為暗塵之所昏。則佛眼開矣。又曰。餘塵尚諸學。明極即如來。夫以纖塵未盡。則未至等妙。所以貴不繫一法也。佛眼既開。則不受一法。然寂光非照。故首山臨終偈曰。白銀世界金色身。情與無情共一真。明暗盡時俱不照。日輪午後示全身。果午後泊然而化。黑白兩忘之效也。

淨業障經曰。佛告比丘。一切諸法。本性清淨。然諸凡夫愚小無智。於無有法不知如故。妄生分別。以分別故。墮三惡道。

傳曰。如言以分別故。墮三惡道。則不分別。遂成無上佛果乎。曰不分別。則機關木偶耳。非能得道也。維摩經曰。無我無造無受者。善惡之業亦不忘者。遮凡夫愚小墮增益損減謗。而密示無生之妙也。永嘉曰。誰無念。誰無生。若實無生無不生。喚取機關木人問。求佛施功早晚成。又曰。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夙債。今推其効。以盡其執情。世間法。殺人者死。而怒波覆舟。舟人皆死。不聞水與風有罪。出世間法先論因果。故曰。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

而埜火燒山林。禽蟲皆死。而火亦速滅。不聞火受三惡道苦。可深思之。

雪峯禪師。函蓋乾坤句。截斷眾流句。隨波逐浪句。

傳曰。宗師約法。以定綱宗。以簡偏邪。如雪峯三句。玄沙嘗言之曰。是汝諸人見有嶮惡。見有大蟲。刀。劍諸事來逼汝身命。便生無限怖畏。恰如世間畫師。自畫作地獄變相。畫大蟲。刀。劍了。好好地看著。却自生怕怖。亦不是別人與汝為過。汝如今欲免此至惑麼。但識取金剛眼睛。若識得。不曾教有纖塵可得露現。何處更有虎狼刀劍。解嚙嚇得汝。直至釋迦。如是伎倆。亦覓出頭處不得。所以我向汝道。沙門眼。把定世界。函蓋乾坤。不漏絲髮。何處更有一物為汝知見。如是出脫。如是奇特。何不究取。此函蓋乾坤句也。又曰。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不交參。句句無前後。如壯士展臂。不借他力。如師子游行。豈求伴侶。此截斷眾流句也。又曰。大唐國內宗乘。未有一人舉倡。設有一人舉倡。盡大地人失却性命。無孔鐵鎚相似。一時亡鋒結舌去。汝諸人賴我不惜身命。共汝顛倒知見。隨汝狂意。方有申問處。我若不共汝與麼知聞去。汝向什麼處得見我。此隨波逐浪句也。

嵩山安國師曰。作善則善現。作惡則惡現。真心即隱沒。

傳曰。所言善現者。百丈曰。本有之性。不可名目。本來不是凡。不是聖。不是垢淨。亦非空有。亦非善惡。若與諸染法相應。名天人二乘界。所言惡現者。搜神記曰。蛇千年則能斷已復續。淮南子曰。神蛇自斷其身。而自相續。隋煬帝遣使於嶺南瀕海。窮山求此蛇。長三尺許。色錦文而似金。熟視微黑。解食肉而不毒。人欲令自斷。則觸之令怒若不勝憤。則輒斷而為三四。若刀截焉。其皮骨之理亦有血。



怒定久。乃又相就。而相連續如故。隋著作郎鄧隆曰。此靈蛇也。能自斷。不必千歲。夫天人二乘界。例能他身飛升。善念增長之力也。蛇能自斷且千歲。惡念增長之力也。

法華經曰。無上兩足尊。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

傳曰。永明曰。緣起佛種者。報身佛。非法身佛也。不知永明何所據依而為此言。經以一乘為言。則寧當分別法。報身乎。所謂是法住法位者。馬鳴所言隨順世間種種知故。世間之相既曰種種。則非以本自無性。而皆從緣起何哉。知其緣起而無生。即是佛種。所謂世間相常住者。馬鳴所言一切法常靜。無有起相。予童子時。聞三峯艷禪師誦迦葉波偈曰。諸法從緣生。諸法從緣滅。我師大沙門。常作如是說。心曉然愛之。既落髮。游方學道。讀棗栢論曰。有作之法。難成隨緣。無作易辦。作者勞而無功。不作隨緣自就。無功之功。功不虛棄。有功之功。功皆無常。多劫積修。終歸敗壞。一念緣起無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於是頓見迦葉波說偈之意。維摩謂文殊師利曰。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文殊師利曰。如是。居士。若來已更不來。若去已更不去。所以者何。來者無所從來。去者無所至去。可見者更不可見。與法華同旨也。

清涼國師答復禮法師所問真妄偈曰。本淨本不覺。由茲妄念起。能迷非所迷。安得長相似。

傳曰。圓覺會上。金剛藏菩薩所問世界始終生滅。前後有無之故。而世尊先令息滅妄心。淨諸業障。菩薩所問。一切眾生。本性清淨。云何染汙。而世尊但曰。為有我。人。眾生。及與壽命。終不明告其所以然。清涼言本淨本不覺。則含其無性之旨。深得世尊法施之式。何以知之。大經疏曰。

一切法有二。一是所迷。謂緣起不實。故如幻也。緣成。故無性也。二是能迷。謂徧計無物。故如空也。妄計。故無相也。又以不覺。故不知有。以不信。故不承當。但起無明。空成倒想耳。

棗栢曰。十定品法門。其定名入剎那際。如三乘說。八十生滅為一剎那。八十剎那為一念。此明三乘說。如此一乘。但以剎那是極短促。思慮不及之故。終不別論有生滅。明如來出世。始終不離剎那際。為一乘道理情解。有以情解者。疑網不除。且信佛語。自疑不斷。

傳曰。滄山問香嚴曰。我不問汝經論義理種種知見。汝但向父母未生前道取一句。香嚴曰。和尚替我道。滄山曰。道得即是我三昧。於汝何益。於是香嚴泣辭滄山。曰。畫餅不可充飢。今生不復學識。且作箇長行粥飯僧。遂去止南陽。菴以休息焉。久之。一日糞除瓦礫擊竹。笑曰。滄山大慈。恩踰父母。當日若為我說却。何處有今日。如香嚴。乃可稱自疑已斷。

雲居宏覺禪師。僧問。如何是沙門所重。宏覺曰。心識不到處。

傳曰。洞上宗旨。語忌十成。十欲犯。犯則謂之觸諱。如五位曰。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宏覺蓋洞山之高弟也。而所答之語如此。豈非觸諱乎。曰。東坡最能夠譬。嘗曰。以吾之所知。推至其所不知。嬰兒生而導之言。稍長而教之書。口必至於忘聲而後能言。手必至於忘筆而後能書。此吾之所知也。口不能忘聲。則語言難於屬文。手不能忘筆。則字畫難於刻雕。及其相忘之至。則形容心術。酬酢萬物之變。忽然而不自知也。夫不犯諱。忌十成者。法也。

宏覺不忘法。何以能識宗。金剛般若曰。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覺以之。

提婆曰。稟明於心。不假外也。

傳曰。提婆菩薩。博識強記。才辯絕倫。名震五天。然猶以人不信用其言為憂。天竺有大自然。身真金色。高二丈。人有所求。皆如所願。提婆造廟見之。萬眾隨入。像果瞬視若怒。提婆曰。神則神矣。何其小哉。正當以威靈感人。智德化物。而假金為軀。玻瓈為目以妖世。非所望也。即梯其肩。鑿出目睛。觀者疑之。曰。大自然乃為一小婆羅門所折困耶。提婆曉人曰。神明遠大。故以近事試我。我得其心。故敢爾也。於是辦供。是夜大自然降以受之曰。汝得我心。人得我形。汝以心供。人以質饋。知而敬我者汝。畏而誣我者人。然汝供甚美。但乏我所欲。提婆曰。神須何物。大自然曰。我缺左目。能施我乎。提婆笑。即出自己目與之。愈出而愈不竭。自旦及暮。出目睛數萬。神讚曰。善哉摩訶。真上施也。欲何所求。提婆曰。我稟明於心。不假外也。予嘗笑提婆顛倒。既曰稟明於心。不假外也。則亦安用求神。欲人信用其言乎。方曰不假於外而求神。如醉夫謂人曰吾平生不解飲也。

曹山本寂禪師偈曰。從緣薦得相應疾。就體消停得力遲。瞥起本來無處所。吾師暫說不思議。

傳曰。予以是觀之。千聖皆稱此一念之心起時了不可得。是真不思議也。離則決定無別殊勝。故如是了知。豈不疾乎。華嚴經曰。以少方便。疾成菩提。曰。然則學者何為而不信耶。曰。如竹林善會禪師為道吾發之。以見船子。言下省悟。既去而回顧。船子笑曰。這漢疑我別有也。於是覆其舟。蓋信力尚微。未大通透故耳。

法華經曰。爾時龍女有一寶珠。價值三千大千世界。持以上佛。佛即受之。龍女謂智積菩薩。尊者舍利弗言。我獻寶珠。世尊納受。是事疾不。答言。甚疾。女言。以汝神力。觀我成佛。復速於此。當時眾會。皆見龍女忽然之間。變成男子。具菩薩行。即往南方無垢世界。坐寶蓮華。成等正覺。

傳曰。棗栢曰。此義如華嚴經所說即不然。但使自無情見。大智踰明。萬法體真。無轉變相。如維摩經舍利弗謂天女曰。何故不轉女身。天女謂舍利弗。我十二年來求女身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菴提遮女謂舍利弗。自男生我女。當知萬法。本自體如。有何可轉。如入法界品善財童子善知識。文殊。普賢。比丘。比丘尼。長者。童子。優婆夷。童女。仙人。外道。五十三人。各各自具菩薩行。自具佛法。隨諸眾生。見身不同。不云有轉。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真。若以世間肉眼觀。無真不俗。以法華經對權教三根。見未盡者令我信種。且將女相速轉成佛。令生奇特。方始發心。趣真知見。不堪本法。而起善根。此明且引三權令歸一實。又破彼時劫定執三僧祇。令於剎那。證三世性。本來一際。無始無終。稱法平等。裂三乘之見網。撤菩薩之草菴。令歸法界之門。入佛真實之宅。故令龍女成佛。明非過去久修。年始八歲。又表今非舊學。轉女時分。不逾剎那。具行佛果。無虧毫念。法本如是。自體無時。權學三根。自將見隔。迷自實法。反稱為他。不知躬己。本事如斯。全處宅中。猶懷滯見。云何界外。懸指僧祇。此見不離。定乖永劫。回心見謝。方始舊居。何如今時。滅諸見業。徒煩多劫。苦困方回。如華嚴經法界緣起門。明凡聖一真。猶存見隔。見存即凡。情亡即佛。稱性緣起。俯仰進退。屈伸謙敬。皆菩薩行。無有一法可轉變相。有生住滅。故不同龍女轉身成佛。予以謂龍旁生。女

有五障。八歲非久積功力。忽然之頃。非歷塵劫。乃化而成佛者。超越諸趣。脫離業果。凌跨十世。猛利成就之象也。不欲正言。故以象示。意使學者自悟耳。便以為實法。較兩經而優劣之。其可哉。然則方等深經。有正言之者乎。曰。首楞嚴曰。金剛王寶覺。彈指超無學。華嚴曰。超諸方便成十力是也。

永明禪師曰。匿蹟韜光。潛行密用。

傳曰。明山賓困乏。貨所乘牛。既售受錢。乃謂買者曰。此牛經患漏蹄。然療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者遽追受錢。孔嵩家貧。變姓名傭於阿里。范式為牧伯。行部到新野。縣選嵩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非孔仲山耶。對之嘆息。欲與之俱載而去。嵩以為先傭未竟。不肯去。大智度論曰。譬如醫師。治風狂人。望見詬罵。而醫師但欲驗其所施之術。不恤其狂。行人調心。亦復如是。故二祖大師既老。出入市里。混於姪坊酒肆之間。有嘲之者。答曰。我自調心。非干汝事。此韜光密用者也。

金剛般若三性。依他。徧計。圓成實智。

傳曰。法華會上。一切眾生喜見菩薩。供養日月淨明德佛。身服諸華香油。滿千二百歲已。香油塗身。又以天寶衣而自纏身。灌諸香油。以神通力願。而自然身。光明徧照八十億恒河沙世界。其中諸佛同時讚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是真精進。是真法供養如來。乃至作是語已。而各默然。其身火然千二百歲。過是已後。其身乃盡者。離徧計執。證人空智之象也。作如是法供養已。命終之後。復生日月淨明德佛國中。乃至日月淨明德佛告一切眾生喜見菩薩曰。善男子。我涅槃時到。滅盡時至。汝可安施牀座。我於今夜。當般涅槃。即以海彼岸栴檀為積。供養佛身。而以燒之。火滅

已後。收取舍利。作八萬四千寶瓶。以起八萬四千塔。於是塔前。然百福莊嚴臂七萬二千歲而以供養者。離依他執。得法空智之象也。故天台曰。身相既盡。法執亦亡。於時天。人。阿脩羅等。見其無臂。憂惱悲哀。而作是言。此一切眾生喜見菩薩。是我等師。教化我者。而今燒臂。身不具足。於是菩薩於大眾中立此誓曰。捨我兩臂。必當得佛金色之身。若實不虛。令我兩臂還復如故。作是誓已。自然還復者。二執既盡。證圓成實智。然非滅絕身臂而證。故曰還復如故。蓋嘗深觀之。盡身相則曰千二百歲。十二緣生所成之業趣也。盡法執則曰七萬二千歲。七識染汙。意所執持也。身相以生言之。法執以死言之。身相法執。不出於死生之域耳。

法華經曰。如來明見三界之相。無有生死。若退若出。亦無在世及滅度者。非實非虛。非如非異。不如三界。見於三界。如斯之事。如來明見。無有錯謬。

傳曰。僧問天台雲居智禪師曰。性即清淨。不屬有無。因何有見。答曰。見無所見。僧曰。無所見。因何更有見。答曰。見處亦無。僧曰。如是見時。是誰之見。答曰。無有能見者。僧曰。究竟其理如何。答曰。汝知不。妄計為有。即有能。所。乃得名迷。隨見生解。便墮生死。明見之人即不然。終日見未嘗見。求見處體相了不可得。能。所俱絕。名為見性。予以是觀能。所既絕。則無生死。生死既無。則何有三界之相。是謂明見也。

華嚴十定品曰。爾時。世尊在摩竭提國。阿蘭若法菩提場中。始成正覺。於普光明殿。入剎那際諸佛三昧。以一切智自在神通力。現如來身清淨無礙。無所依止。無有攀緣。

住奢摩他。最極寂靜。具大威德。無所染著。能令見者。悉得開悟。隨宜出興。不失於時。恒住一相。所謂無相。

傳曰。法華經曰。世尊結加趺坐。入於無量義處三昧。身心不動。而彌勒菩薩曰。今佛入於三昧。是不可思議。以是觀之。則所言無量者。非多多無數量之謂也。苟為數量之量。則不應言處。蓋無念礙之量耳。何以知之。以前文曰。說大乘經。名無量義。教菩薩法。佛所護念。不言處也。推十定品所示入剎那際諸佛三昧同旨。至於隨宜出興。不失於時。則善用其心者也。

起信論曰。真實空者。從本以來。一切染法不相應故。離一切法差別相故。無有虛妄分別心故。應知真如非有相。非無相。非有無相。非非有無相。非一相。非異相。略說以一切眾生妄分別心所不能觸。故立為空。據實道理。妄念非有。空性亦空。以所遮是無。能遮亦無故。言真實不空者。由妄念空無故。即顯真心。常恒不變。清淨圓滿。故名不空。亦無不空相。以非妄念心所行故。唯離念智之所證故。

傳曰。予觀江西馬祖而下諸奇衲。如汾州南泉。歸宗百丈。皆冠絕一時。然說法與諸祖議論冥契者。百丈又冠諸衲。嘗曰。但了諸法不自生。皆從自己一念妄想。顛倒取相而有。知心與境不相到。當處解脫。一一諸法。當處寂滅。當處道場。本有之性。不可名目。本來不是凡。不是聖。不是垢淨。亦非空有。亦非善惡。若與諸染法相應。名天。人二乘界。若垢淨心盡。不住繫縛。不住解脫。無一切有為無為。縛脫平等心量。處於生死。其心自在。畢竟不與諸虛妄。塵勞。蘊界。生死。諸入和合。迴然無計。一切不拘。去留無礙。往來生死。如門開相似。此論與馬鳴所示無所優劣。然深信而親證者。首山念法華。舜峯欽禪師尤昭著者也。

金剛般若經曰。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傳曰。楞伽經曰。一切法不生。我說剎那義。夫言法本不生足矣。安用復名剎那義乎。法華經曰。諸法空為座。夫言諸法空足矣。安用復稱座乎。曰。但言諸法本不生。與言諸法空者。即是斷滅見。故以不生而言剎那。諸法空而言座也。所言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蓋三世如來法施之式也。

永嘉尊者曰。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

傳曰。可以取。則法身有剩。可以捨。則虛空可逃。離是取捨之心。則如絮毬百衲。置之間處。天寒歲晚。有時而得用也。莊周非能知此者也。而其言有可觀。曰。黃帝遊於赤水之北。登崑崙之丘南望。遺其玄珠。使智索之而不得。使离婁索之而不得。乃因罔象而得之。黃帝曰。異哉。罔象乃可得之。問曰。莊周既曰非能知之。則其語何其似之親耶。曰。牛乳驢乳。其色俱白。牛乳則能出生酥酪。至於驢乳。裂之則成滓穢。然不識牛乳者。指驢乳似之。故予不廢莊周之論也。

毗舍浮佛偈曰。假借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

傳曰。首楞嚴曰。由塵發知。因根有相。相見無性。猶如交蘆。夫知由前塵而發者。所謂見分也。相因眼根而有者。所謂相分也。相。見俱無有性者。心境互生。各無自體。心不自立故。由塵發知。境不自生故。因根有相。二虛相倚故。猶若交蘆。維摩經曰。無我無造無受者。善惡之業亦不亡。予政和元年十月謫海外。明年三月館於瓊州之開元寺儼師院。



海上無經籍。壁間有此偈。日夕研味。頓入無生。身心超然自得也。

復禮法師曰。觀業者。業因心起。心為業用。業引心而受形。心隨業而作境。然則因業受身。身還造業。從心作境。境復生心。若影隨形而曲直。猶響隨聲而大小矣。

傳曰。廣百論偈曰。眼中無色識。識中無色眼。色內二俱無。何能令見色。僧靈潤嘗修此觀曰。捨外塵邪執。得意言分別。捨唯識想。得真法界。前觀無相。捨外塵相。後觀無生。捨唯識想。嘗與法侶登山游覽。埜火四合。眾皆奔散。潤獨安步顧陟。謂法侶曰。心外無火。火實自心。謂火可逃。寧能免火。及火至潤。而潛然息滅。

楞伽經偈曰。由自心執著。心似外境轉。彼所見非有。是故說唯心。

傳曰。曹谿六祖隱晦時號盧居士。嘗客廣州精舍。夜經行。聞兩僧論風旛之義。一曰風動。一曰旛動。六祖前曰。肯使流俗輒預高論否。正以風旛非動。仁者心動耳。法空禪師深居五臺山。每夜必聞有聲。名曰空禪。法空患之。久而自悟曰。皆我自心之境。安有外聲哉。以法遣之。自後遂絕。夫言彼所見非有者。以風旛相待。無有定屬。以無定屬。緣生則名無生。六祖所示見境既爾。則空禪所悟聞塵亦然。首楞嚴曰。見聞如幻翳。三界若空華。聞復翳根除。塵消覺圓淨。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者。詎不信夫。

華嚴經曰。佛子如來以一切譬喻說種種事。無有譬喻能喻此法。何以故。心智路絕。不思議故。

傳曰。杜順和尚。文殊師利菩薩之化身也。作法身偈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豬左膊上。傳大

士。彌勒菩薩之化身也。亦作法身偈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過去古佛開示之語如此。而學者望之。如壁立萬仞。非手足攀攬之境。幽州盤山積禪師曰。若言即心即佛。今時未入玄微。若言非心非佛。猶是指蹤之極則。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月。積公迨庶幾知此乎。

楞伽經曰。前聖所知。轉相傳授。妄想無性。

傳曰。無性之妙。佛祖所祕。蓋嘗密演。未嘗顯說。何以知之。圓覺曰。圓覺自性。非性性有。循諸性起。無取無證。維摩曰。不生不滅。是無常義。十地品曰。以不了第一義故。號為無明。起信曰。以不如實知真如法一故。不覺而有妄念。夫言非性性有。不生滅而無常。及不了知。皆以無性故也。而其言皆遮之者。欲學者自悟。此予所謂密演者也。今則明告無性。是謂顯說。

法華經曰。入如來室。著如來衣。坐如來座。爾乃應為四眾廣說斯經。如來室者。一切眾生中大慈悲心是。如來衣者。柔和忍辱心是。如來座者。一切法空是。安住是中。然後以不懈怠心。為諸菩薩及四眾廣說是法華經。

傳曰。室者。常寢處。衣者。常被服。座者。常休息。故知傳佛心宗者。常寢處於慈悲。被服於忍辱。休息於法空。故曰安住是中也。永明曰。食肉者斷大慈悲種。不可不慎。太平興國中。建陽僧辯聰游五臺山寺。寺之上座僧老。為眾輕易。聰獨敬事之。將還京師。老僧付聰書。使於城北尋勃賀投之。聰辭去。竊發而觀。無他詞。但曰。度眾生畢。蚤來蚤來。若更強住。却恐造業。聰大驚。復緘封之。既至於廣濟河側。聞小兒呼勃賀。聰問勃賀何在。小兒指大豬。豬項弗金環。臥街西牆下。聰扣牆問屠誰氏。曰。趙生家也。

問此豬何名勃賀。曰。唯食勃荷。故里中小兒以名之。吾日烹千百豬。豬犇佚難驅。以此豬引導之。則纍纍就死。畜之十五年矣。聰以書投之。勃賀急食。忽然而人立而化。

維摩經曰。居士即以神力空其室內。除去所有及諸侍者。唯置一牀。以疾而臥。

傳曰。百丈大智禪師曰。夫學道人。若遇種種苦樂。稱意。不稱意事。心無退屈。不念一切名聞利養。不貪一切功德利益。不為世間諸法所滯礙。唯無親無愛。苦樂平懷。羸衣遮寒。糲食活命。兀兀如愚。如聾如瘡。稍有相應分。黃蘗運禪師曰。唯置一牀。寢疾而臥者。心不起也。如人臥疾。攀緣俱息。妄想歇滅。即是菩提。耆域以晉惠帝時至洛陽。萬僧為作禮。斂眉曰。汝等衣服華飾。皆違法制。非佛意也。漢范曄有言曰。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

大涅槃經曰。所言二諦。其實是一。方便說二。如人醉未吐。見日月轉。謂有轉日及不轉日。醒人但見不轉。不見於轉。轉二為羸。不轉為妙。

傳曰。三藏全是轉之二。如彼醉者。大乘經帶一轉二。而說不轉之一也。起信曰。以一切法本來唯心。實無於念。而有妄心。不覺起念。見諸境界。故說無明。以此義例。轉二為羸也。又曰。心性不起。即是大智慧光明義例。不轉為妙也。洞山清稟禪師唯宴坐。一日呼侍者下法堂。謂曳木者無損堦砌。侍者出視無有。還白。寂無人迹。稟又使求之。侍者臨簷俯視。乃羣蟻曳蜻蜓翼緣堦而上。蓋靜極妙而靈知也。

華嚴經曰。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

傳曰。棗栢曰。世尊在摩竭提國。阿蘭若法菩提場中始成正覺。於普光明殿入剎那際三昧。明以法界身為定體。無三世性故。從兜率天下降神。及入涅槃。四十九年住世。轉一切法輪。總不出剎那際。以此三昧圓通始終。非三世古今故。如是敘致。以總言之。一切過去。現在。未來諸佛。皆盡一智成佛。并眾生生死。亦不移剎那際。但眾生妄計有年歲長短。如佛所說。即生即死。皆不移時。夫隨情言說。無有實義。以濟迷倒。謂之方便。若出情之法則不然。但入剎那際三昧。即成無上覺道。

解深密經曰。翳眼人如徧計。現青黃如依他。淨眼如圓成。

傳曰。分別性如蛇。依他性如藤。若人緣四塵相分析此藤。但見四相。不見別藤。但見色。香。味。觸相故。藤非實有。以離四塵外。無別有藤。所以偈曰。於藤起蛇知。見藤則無境。若知藤分已。藤知如蛇知。若知藤之性分是空。則例如藤上妄生蛇想。故傳大士偈曰。妄計因成執。迷繩為是蛇。心疑生暗鬼。眼病見空花。一境雖無異。三人乃見差。了茲名不實。長馭白牛車。

起信論曰。以取一切眾生如己身故。而亦不取眾生相。此以何義。謂如實知一切眾生及與己身。真如平等。無別異故。以有如是方便智。除滅無明。見本法身。自然而有不思議業種種之用。即與真如等。徧一切處。

傳曰。若真能敬重自己佛性。即於一切眾生。以交神之道見之。何以故。以我與眾生無差別故。比丘辰巳之間齋者。以與眾生接。不得不齋。易。同人卦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也。文明。禮也。粲然與物接而健違之。中正。德也。介然與物辯而應從之。與物接而違。與物辯而從。此君

子所以同人之際。不可得而親疏也。龍興宗靖禪師初參雪峯。宗承印可。乃自誓充飯頭。服勞餘十載。嘗於眾堂中。袒一膊釘簾。雪峯覩而記曰。汝向後住持有千僧。其中無一人衲子也。靖悔過。辭歸台州。住六通院。錢王請居龍興寺。有眾千餘。唯三學講誦之徒。果如雪峯所誌。

楞伽經曰。佛告大慧。為世間以彼惑亂。諸聖亦現。而非顛倒。大慧。如春時燄。火輪。垂髮。乾闥婆城。幻夢。鏡像。世間顛倒。非明智也。然非不現。

傳曰。涅槃經曰。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若以因此煩惱之想。生於倒想。一切聖人實有倒想而無煩惱。是義云何。佛言。善男子。云何聖人而有倒想。迦葉菩薩言。世尊。一切聖人。牛作牛想。亦說是牛。馬作馬想。亦說是馬。男女。大小。舍宅。車乘。去來亦爾。是名倒想。善男子。一切凡夫有二種想。一者世流布想。二者著想。一切聖人唯有世流布想。無有著想。一切凡夫惡覺觀故。於世流布生於著想。一切聖人善覺觀故。於世流布不生著想。是故凡夫名為倒想。聖人雖知。不名倒想。蓋境本自空。何須壞相。而心虛自照。豈假緣生乎。以是一切聖人。不同凡夫能所情執知見也。廣博嚴經曰。佛令阿難遍告諸比丘。使集聽法。阿難承佛慈旨。報已復還佛所。而白佛言。是諸比丘言。我等見祇陀林中。大水盈滿。大光普照。房舍園林。悉不復現。以是事故。悉來不得。佛告阿難。彼諸比丘於非水中而作水想。不唯於非水中而作水想。亦於非色中而作色想。非受。想。行。識中而作受。想。行。識想。此所謂以彼惑亂。惡覺觀故。於世流布生於著想也。

華嚴經曰。智入三世而無來往。

傳曰。棗栢曰。此華藏世界海。明此教法一念三世故。一念者。為無念也。無念即無三世古今等法。以明法身無念。一切眾生妄念三世多劫之法。不離無念之中。以是義故。此華藏世界所有莊嚴境界。能現諸佛業。眾生三世所行行業因果。總現其中。或過去業現未來中。或未來業現過去中。或過去。未來業現現在中。或現在業現過去。未來中。如百千明鏡俱懸。四面前後影像。互相徹故。為法界之體性無時故。妄計三世之業。頓現無時法中。故經曰。佛子。汝應觀察。剎種威神力。未來諸國土。如夢悉令現。十方諸世界。過去國土海。咸於一剎中。現像猶如化。三世一切佛。及其國土。於一剎種中。一切悉觀見。乃作偈曰。三世無有時。妄計三世法。以真無妄想。一念現三世。三世無時者。亦無有一念。計著三世法。總現無時中。了達無時法。一念成正覺。西域記曰。有隱士廬深山中。得神術。能黃金瓦礫。但未能馭風騎氣耳。久之。有授以飛昇法者。當禊壇使烈士抱長劍立壇隅。屏息達旦。隱士乃自誦祕呪。然後當仙去。隱士後得烈士。傾意待之。烈士願效力為報。隱士曰。但欲汝為我一夕不語耳。烈士許諾曰。死且不辭。矧不語乎。於是依法行事。將曉矣。烈士忽大叫。空中火墮。烟燄蓬勃。隱士引之蒼黃入水以避。讓之曰。誠子無聲。乃驚叫何也。烈士曰。受命之後。昏然如夢。見昔所事主人。責以不語。欲不利。我以受恩深厚。終不答。遂為所殺。托生南印土大婆羅門家。追惟厚恩。自少及壯。終以默然。俄生一子。其妻曰。汝若不語。即殺此兒。自念事已隔生。不忍令殺。因止之。遂發言。隱士曰。魔所嬈也。遂激恚而死。

參同契曰。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覩。明暗各相對。比如前後步。萬物自有功。當言用及處。

傳曰。萬物若有功。則所言當至其處。如鉗取物。如日舒光。如呼火則口吻為所燒。明暗若有功。則如人行步。舉左足即右足隨之。以明暗無體性。萬物無功勳。故為是論也。寶積經曰。佛言。譬如然燈。一切黑暗。皆自無有。無所從來。去無所至。非東方來。去亦不至。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不從彼來。去亦不至。而此燈明。無有是念。我能滅暗。但因燈明。法自無暗。明暗俱空。無作無取。首楞嚴曰。譬如虛空。體非諸相。而不礙彼諸相發揮。蓋於日用不隔絲毫。

圓覺經曰。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辯真實。彼諸眾生。聞是法門。信解受持。不生驚畏。是則名為隨順覺性。

傳曰。此一段義。敘五性差別。然前文必結曰此名凡夫隨順覺性。此名菩薩未入地者隨順覺性。此名菩薩已入地者隨順覺性。此名如來隨順覺性。至於此則曰隨順覺性而已。何也。曰。世尊之意。欲學者出情離見。非特此經。如法華經曰。如此種種羊車。鹿車。牛車今在門外。及其安隱得出。則各賜諸子等一大車。夫未出火宅。則三車有羊。鹿。牛之名。既出矣。即沒其牛名。但曰大車。亦此意也歟。瑯琊覺禪師嘗問講僧曰。如何居一切時。不起妄念。對曰。起即是病。又問。如何是於諸妄心。亦不息滅。對曰。息即是病。又問。如何是住妄想境。不加了知。對曰。知即是病。又問。如何是於無了知。不辯真實對曰。辯即是病。覺公笑曰。汝識藥矣。然未識藥中之忌也。寶覺禪師則為之偈曰。黃花慢

燠。翠竹珊珊。江南地暖。塞北春寒。遊人去後無消息。留得雲山到老看。

洞山悟本禪師所立。正中妙挾。挾路通宗。通塗挾帶。

傳曰。百丈曰。依文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同魔說。故教外宗旨。其所開示。必曰藉教。如言妙挾。則曰正中。如言挾路。則曰通宗。如言挾帶。則曰通塗。蓋本一挾帶。而加妙字耳。然挾帶之語。必有根本。大乘所緣緣義曰。言是帶已相者。帶與已相各有二義。言帶有二義者。一者挾帶。即能緣心。親挾境體而緣。二者變帶。即能緣心變。起相分而緣也。曹山見杜順法身頌。曰。我意不欲與麼道。乃自作之曰。渠本不是我。我本不是渠。渠無我即死。我無渠即餘。渠如我是佛。我如渠即驢。不食空王俸。何假鴈傳書。我說橫身倡。君看背上毛。乍如謠白雪。猶恐是巴歌。予觀曹山之語皆妙挾也。語不挾帶。則如能緣之心不挾境體。則是渠無我。我無渠。血脈斷緣。世流布想耳。非宗旨也。

破色心論曰。云何得知諸佛如來依此義故。說有色等一切諸入。而非實有色等諸入。又以識等能取境界。以是義故。不得說言無色等入。答曰。偈言。彼一非可見。多亦不可見。和合不可見。是故無塵法。

傳曰。無著菩薩曰。此義不然。何以故。有三義故無色等入。何等為三。一者為實有一微塵。如彼外道衛世師等。虛妄分別。離於頭目身分等外。實有神我。微塵亦爾。言有神我而不可得見。離色香等實有不耶。二者為實有多微塵。差別可見不耶。三者為多微塵和合可見不耶。此明何義。若實有彼一微塵者。則不可見。如彼外道衛世師等虛妄分別。離於頭目身分等外。有一神我不可得見。微塵亦爾。離色。香等不可得見。是故無一實塵可見。是故偈言彼一非可見故。



若實有多微塵差別者。應一一微塵歷然可見。而不可見。以是義故。多塵差別。亦不可見。是故偈言多亦不可見故。若多微塵和合可見者。此亦不然。何以故。以一微塵實無有物。云何和合。是故不成。是故偈言和合不可見。是故無塵法。中觀論偈曰。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以此偈意。觀前無塵之論。曉然如視白黑矣。

百門義海曰。達無生者。為塵是心緣。心為塵因。因緣和合。幻相方生。由從緣生。必無自性。何以故。今塵不自緣。起待於心。心不自心。必待於緣。由相待故。則無定屬。以無定屬。緣生則名無生。非去緣生說無生也。論曰。因不自生。緣生故生。緣不自生。因生故色。今因緣生。方得名生。了生無性。方是無生。然生與無生。互成互奪。奪即無生。成即緣生。由即成即奪。是故生時無生。如是了者。名達無生也。

傳曰。僧伽難提尊者至摩提國。見伽耶舍多尊者。時伽耶方為童子。既與薙落。聞風吹殿銅鈴聲。僧伽難提問曰。鈴鳴耶。風鳴耶。伽耶舍多曰。非風非鈴。我心鳴耳。曰。心復誰乎。伽耶舍多曰。俱寂靜故。於是僧伽難提尊者曰。善哉。善哉。繼吾道者。非子而誰。即付法。偈曰。心地本無生。因地從緣起。緣種不相妨。華果亦復爾。其後伽耶舍多至大月氏國見鳩摩羅多。付法作偈曰。有種有心地。因緣能發萌。於緣不相礙。當生生不生。

維摩經曰。何謂病本。謂有攀緣。從有攀緣。則為病本。何所攀緣。謂之三界。云何斷攀緣。以無所得。若無所得。則無攀緣。

傳曰。瑜伽師地論曰。如經言。清淨行苾芻。於時時間。正作意思惟五相。乃至廣說方便。勤修增上心者。乃得名為

清淨行。諸惡不善。欲等尋思。及親里等所有尋思。皆於此行為障礙故。唐方士邢和璞。嘗與房琯游。至夏口佛祠。和璞使人鑿於古松之下。得大甕。甕中有畫一軸。展視之。乃婁師德。永禪師像也。和璞謂琯曰。能憶此乎。琯罔然不知。和璞令靜默少頃。琯忽自見其身為永禪師也。滄山祐禪師住山久。自乃知前身嘗為越州村寺。誦法華經僧也。

法華經曰。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

傳曰。經蓋嘗言。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豈一部之經。首尾自相違戾。曰。予論此經。蓋皆象也。聖人非不欲正言。以有不可勝言者。唯象為能盡其意。佛意以智身不可以三昧處求故也。以智體無所住。無所依故。若生想念願樂見之。即如所應現。無有處所依止故。猶如空谷響。但有應物之音。若呼之即應。無有處所可得故。華嚴經曰。有欲見普賢身及座者。但生想念是也。夫於散亂心時。一念佛號。便得覺道。但生想念。即見普賢。而十劫在定。謂佛法不現。徧會推求。謂普賢不見。非鈍根所知之境也。

大法炬陀羅尼經曰。復次應觀是色作無相想。云何觀色作無相想。當知此色生滅輪轉。念念不停。毗舍佉。如是色相。不可眼見。當知彼是意識境界。唯意所知。是故不可以眼得見。

傳曰。護法菩薩曰。五識唯緣實五塵境。不緣假法。以任運而緣。不作行解。不帶名言。是現量故。如眼識緣青。黃。赤。白等實色之時。其長短方圓之假色。雖不離青。黃。赤。白等實色之上。然眼識但緣實。不緣假也。既不緣假。則是意識作長。短。方。圓之心而緣也。蓋五識之

初念。與明了意識緣五塵境之時。唯是現量。得五塵之實色。若後念分別意識起時。即是行解心中。作長。短。方。圓之色而緣。是比量心緣也。故經曰。當知彼是意識境界。唯意所知。是故不可以眼得見。奉先慧超禪師每曰。大眾。見聞覺知。只可一度。其有得於此乎。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曰。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傳曰。華嚴十萬偈。而十地品第六地唯論十二緣生。十二緣生者。三苦已成之軀是也。首楞嚴十卷。披剝根境詳矣。而其終特言五蘊。亦三苦已成之軀是也。佛意若曰。吾之法妙。不出眾生日用。使學者於凡夫身實證耳。如與阿難微細推檢陰入界處一一皆空。非因。非緣。非自然性。夫非因。即是不自生也。非緣。即是不他生也。既不自生。又不因他。則安有和合。即是不共生也。非自然性。即是非無因生也。四句無生。界從何有也。永嘉曰。明識一念之中五陰者。謂歷歷分明。即是識陰。領納在心。即是受陰。心緣此理。即是想陰。行用此理。即是行陰。穢汙真性。即是色陰。此五陰者。舉體即是一念。一念者。舉體全是五陰。歷歷見在一念之中。無有主宰。即是人空慧。見如幻化。即是法空慧。予觀永嘉之談五蘊。如駭雞犀之枕四面。視之其形常正。蓋無師自然智所成就也。

起信論曰。當知一切法不可說。不可念故。名為真如。問曰。若如是義者。諸眾生等。云何隨順。而能得入。答曰。若知一切法。雖說。無有能說。可說。雖念。亦無能念。可念。是名隨順。若離於念。名為得入。

傳曰。以方便觀。其說并念。皆無能所。謂之隨順。而觀行深久。妄念自離。則契彼無念真理。謂之得入。夫言若離於念。名為得入。而論者曰。方便觀法。久自離念者。為

鈍根說也。據佛祖本意。即不如是。予聞雲門偃禪師初扣陳尊宿之門。尊宿開門。把住曰。道道。速道速道。偃擬議。尊宿托開曰。秦時轆轤鑽。雲門於是大悟於言下。如雲門可名得入也。

黃龍寶覺禪師作老黃龍生日偈曰。昔人去時是今日。今日依前人不來。今既不來昔不往。白雲流水空悠哉。誰云秤尺平。直中還有曲。誰云物理齊。種麻還得粟。可憐馳逐天下人。六六元來三十六。

傳曰。法華經曰。時富長者於師子座。見子便識。心大歡喜。即作是念。我財物庫藏。今有所付。我常思念此子。無由見之。而忽自來。甚適我願。我雖年朽。猶故貪惜。即遣傍人急追將還。爾時使者疾走往捉。窮子驚愕。稱怨大喚。我不相犯。何為見捉。使者執之愈急。強牽將還。於時窮子自念。無罪而被囚執。此必定死。轉更惶怖。悶絕躡地。又常不輕菩薩不專讀誦經典。但行禮拜。乃至遠見四眾。亦復故往禮拜讚歎。而作是言。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四眾之中。有生瞋恚。心不淨者。惡口罵詈言。是無智比丘。從何所來。自言我不輕汝。而與我等授記。當得作佛。我等不用如是虛妄授記。如此經歷多年。常被罵詈。不生瞋恚。常作是言。汝當作佛。說是語時。眾人或以杖木瓦石而打擲之。避走遠住。猶高聲唱言。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夫窮子追之即躡地。常不輕直告之。即被捶罵。是二者。不知直中有曲。種麻得粟者也。

金剛三昧經偈曰。法從分別生。還從分別滅。滅是諸分別。是法非生滅。

傳曰。中觀論曰。無物從緣起。無物從緣滅。起唯諸緣起。滅唯諸緣滅。以是知色生時。但是空生。色滅時。但是

空滅。譬如畫水成文。未嘗生滅。玄沙曰。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不交參。句句無前後。此真緣起無生之旨也。

肇論曰。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

傳曰。此明三時無去來。以辯不遷也。如人初在東方立。即名未去。故未去不得名為去。若動一步離本處。反望東方名已去。故已去不得名為去。或入便轉計云。動處則有去。此中有去時。非已去未去。是故去時去。龍勝所論。正破此執。曰。若有已去未去。則有去時。若無已去未去。則無去時。故偈曰。離已去未去。去時亦無去。如因兩邊短。有中間長。若無邊短。即無中間長也。於是以偈斷之曰。已去無有去。未去無有去。離已去未去。去時亦無去。

法華經偈曰。狐狼野干。咀嚼踐蹋。嚼嚙死屍。骨肉狼籍。

傳曰。狐貪而疑。狼貪而很。野干貪而痴。疑則痴之別。很則瞋之別。即三毒雜相也。咀嚼踐蹋。言於不淨之境。味著不厭。蹈籍不離也。嚼嚙死屍。骨肉狼籍。言於無常之身。計較不捨。紛亂不攝也。予論此經皆象。象以盡意。欲眾生深觀自悟耳。

入楞伽經曰。諸法無法體。我說唯是心。不見於無心。而起於分別。

傳曰。以此偈觀之。則凡見自心者。皆無分別矣。而可乎。曰。如世幻師。幻作男女牛馬。而觀者皆生著想。獨幻師無著想。了是自心所生故。又如良馬見物輒驚。獨見自影而無所驚。知從身所出故。以是義故。知雖分別。不礙明見自心也。

瑜伽師地論。勝義伽陀者。如經言。都無有主宰。及作者受者。諸法亦無用。而用轉非無。唯十二有支。蘊處界流

轉。審思此一切。眾生不可得。於內及於外。是一切皆空。其能修空者。亦常無所有。我我定非有。由顛倒妄計。有情我皆無。唯有因法有。諸行皆剎那。住尚無況用。即說彼生起。為用為作者。眼不能見色。耳不能聞聲。鼻不能嗅香。舌不能嘗味。身不能覺觸。意不能知法。於此亦無能。住持驅役者。法不能生他。亦不能自生。眾緣有故生。非故新新有。法不能滅他。亦不能自滅。眾緣有故生。生已自然滅。由二品為依。是生便可得。恒於境放逸。又復邪升進。愚癡之所漂。彼逐邪升進。諸貪愛所引。於境常放逸。由有因諸法。眾苦亦復然。根本二惑故。十二支分二。自無能作用。亦不由他作。非餘能有作。而作用非無。非內亦非外。非二種中間。由行未生故。有時而可得。設諸行已生。由此故無得。未來無有相。過去可分別。分別曾所更。非曾亦分別。行雖無有始。然有始可得。諸色如聚沫。諸受類浮泡。諸想同陽燄。諸行喻芭蕉。諸識猶幻事。日親之所說。

傳曰。彌勒菩薩曰。此中依補特伽羅無我勝義。宣說如是勝義伽陀。為欲對治增益。損減二邊執故。於所攝受。說為主宰。於諸業用。說為作者。於諸果報。說為受者。如是半頌。遮遣別義所分別我。諸法亦無用者。遮遣即法所分別我。由此遠離增益邊執。而用轉非無者。顯法有性。由此遠離損減邊執。用有三種。一主宰用。二作者用。三受者用。因此用故。假立主宰。作者。受者。所言二品者。無明乃至受。愛乃至老死也。無明至受者。有因諸法者也。愛至老死者。有因眾苦者也。然予觀所言。即說彼生起為用。為作者。乃是提無生法之綱領也。

玄沙有用處不換機句。

傳曰。夫以言逐言。以理遣理。皆世流布想。非能見道。楞伽經曰如楔出楔。如玄沙嘗曰。學者當用處不換機。而雖老於叢林者。亦莫識此語。可嘆也。玄沙嘗食荔支。問眾曰。這箇荔支得與麼紅。這箇荔支得與麼赤。你諸人且作麼生。若道一色。又是隴侗。若道是眾色。只成箇斷常。你諸人且作麼生。彥瑫曰。也只和尚自分別。玄沙曰。這隴侗愚癡。有什麼交涉。沖機曰。都來只是一色。玄沙曰。總與麼隴侗。有什麼了時。乃回顧問皎然。汝作麼生道。皎然曰。不可不識荔支。玄沙曰。只是荔支。又曰。汝諸人如許多時在我這裏。總與麼說話。不辯縑素。不識吉凶。我比來向汝道用處不換機。因什麼只管對話。有什麼交涉。道巘禪師曰。先聖憫汝顛倒馳逐。將一句子解落汝。知是這般事。掉放閒處。自著些筋力。卻於機語上答出話頭。將作禪道。非唯自賺。亦乃賺他。

華嚴經曰。如是自性。如幻如夢。如影如像。悉不成就。

傳曰。以真如之性。法爾隨緣。雖即隨緣。法爾歸性。以隨緣時。似有顯現。如觀幻法。不有而有。如觀夢境。不見而見。如觀水中之影。非出非入。如觀鏡中之像。不內不外。以無性隨緣。故理不成就。以隨緣無性。故事不成就。理事不成。則一切法俱不成也。六祖為至徹禪師說常。無常義曰。無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善惡一切諸法分別心也。徹曰。如和尚所說。大違經文也。六祖曰。吾傳佛心宗。豈違佛經。徹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卻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卻言是常。此豈不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六祖曰汝知不。佛性若常。更說什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死生。

而真常性有不偏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真無常義也。佛比為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偏見。而說真常。真樂。真我。真淨也。汝今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覽千徧。有何所益。於是至徹大悟於言下。

瑜伽師地論曰。法光明能治三種黑暗。由不如實知諸法故。於去來今多生疑惑。於佛法等亦復如是。此中無明及疑。俱名黑暗。又證觀察。能治昏沈睡眠黑暗。以能顯了諸法性故。

傳曰。百門義海曰。顯光明者。為見塵法界真如理事之時。顯了分明。此是智慧光明照也。若無智光明。理事不顯。但見法時。即是光明。由積智功圓。是故放一光明。則法界無不顯示。常觀察一切法界。是為放光明照一切也。藏公可謂能如實知諸法也。彌勒菩薩教令學者曰。睡當累足。作光明想。寶積經曰。法光明門。而能出生諸法理趣善巧方便。亦能出生一切法印。能入一切法印之門。於一切法所應作者。能了能入。於法光明。能得能說。以法光明隨順趣入諸法明門。

永嘉偈曰。惺惺寂寂是。無記寂寂非。寂寂惺惺是。亂想惺惺非。

傳曰。六祖嘗謂眾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不。神會者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他日汝但作知解宗徒。又嘗令道明安坐。曰。不思善。不思惡。正當與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而道明乃悟旨。自是觀之。祖師未嘗肯以是法印人。而永嘉顯告曰惺惺寂寂是。則過矣。而不可以不辯。幽州盤山寶積禪師知此意有所垂示。



則曰。心月孤明。光吞萬境。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至於騰騰作一鉢歌曰。萬代金輪聖王子。只這真如靈覺是。菩提樹下度眾生。度盡眾生出生死。不死不生真丈夫。無形無相大毗盧。塵勞滅盡真如在。一顆圓明無價珠。騰騰殆可以嗣永嘉也。

瀉山祐禪師曰。學道人。慎弗令心地掩染。但約莫眾苦盡。即是佛心。

傳曰。所言眾苦者。冤憎會苦。愛別離苦。五陰重苦。乏受用苦。聲色流轉苦。求不得苦。眾生違害苦等。然皆情也。棗柏曰。凡聖體真。唯存見隔。見存則凡。情忘則佛。唯此至言。先聖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深信之者。世罕見其人。如林陽瑞峯志端禪師。其殆庶幾乎。開寶元年八月作偈曰。明年二月二。與汝暫相棄。灰骨撒長江。勿占檀那地。明年正月廿八日。道俗入山。端笑迎甚歡。二月初吉。郡官俱集。連宵如市。至日。升座辭眾。有圓應長老出問曰。雲愁霧慘。大眾烏乎。願賜一言。未須告別。端垂一足。應曰。法鏡不臨於此土。寶月又照於何方。端曰。非君境界。應曰。恁麼。則漚生漚滅還歸水。師去師來事本常。端作噓聲。乃問四眾曰。世尊滅度是何時節。眾曰。二月十五日子時。端曰。吾今日午時。言卒而化。

圓覺經曰。淨諸業障菩薩問曰。若此覺心。本性清淨。因何染污。使諸眾生。迷悶不入。而世尊但答曰。眾生從無始來。妄想執有我。人。眾生及與壽命。

傳曰。棗柏曰。如起信論曰。不思議業相者。以依智淨。能作一切勝妙境界。所謂無量功德之相。常無斷絕。隨眾生根。自然相應。種種而現。得利益故。又曰。依本覺上。而起覺故。又曰。依於智故。生其苦樂。如起信論廣明一切眾

生迷根本智。而有世間苦樂故。為智無性故。隨緣不覺。苦樂業生。為智無性故。為苦所纏。方得自覺根本無性。眾緣無性。萬法自寂。若不覺苦時。以無性故。總不自知有性無性。如人因地而倒。因地而起。問曰。一切眾生本有不動智。何故不自應真常淨。何故隨染。答曰。一切眾生以此智故。而生三界者。為智無性。不能自知是智非智。善。惡。苦。樂等法。為智體無性。但隨緣現。如空谷響。應物成音。無性之智。但應緣分別。以分別故。癡愛隨起。因癡愛故。即我所病生。有所故。自他執業便起。因執取故。號曰末那。以末那執取。故名為識。因識種子。生死相續。以生死故。眾苦無量。以苦無量。方求不苦之道。迷不知苦者。不能發心。知苦求真者。還是本智。會苦緣故。方能知苦。不會苦緣。不能知苦。知苦緣故。方能發心求無上道。

瑜伽師地論曰。又諸眾生。將命終時。乃至不到昏昧想位。長時所習。我愛現前。由此力故。謂我當無。便愛自身。由此建立中有生報。若預流果及一來果。爾時我愛亦復現行。然此預流及一來果。於此我愛。由智慧力。數數推求。制而不著。猶如壯夫與羸劣者共相掙力。能制伏之。當知此中道理亦爾。若不還果。爾時我愛。不復現行。

傳曰。圭峯禪師曰。當以空寂為自己。勿認色身。以靈知為自心。勿隨妄念。妄念若起。都莫隨之。自然臨命終時。捨短為長。易羸為妙。學者能令此觀常在現行。則是真智慧之力也。今皆不然。徒循其名。輕道甚矣。唐明皇至蜀。與裴士淹論數十人無不當。至李林甫。則曰。是子妬賢嫉能。舉無比者。由是知明皇知林甫之不可用而用也。知不可用而用之者。明皇有輕天下之心故也。至德宗與陸贄論盧杞。則曰。天下皆知杞奸。而朕獨不知。何也。夫德宗不知杞奸者。

輕道也。苟知敬道。則必自反而求天下之理。天下之理得。則奸邪安能昧之哉。明皇之輕天下。德宗之輕道。皆致大盜以亂天下。例禪者不能以智慧之力破滅無明。至老死而不暇。悲夫。

法華經曰。汝等莫得樂住三界火宅。勿貪麤。弊。色。聲。香。味。觸也。若貪著生愛。則為所燒。

傳曰。鬱頭藍弗。以世俗智。伏下地惑。獲非想定。具五神通。時君尊敬。迎入宮掖。女子接足而禮。鬱頭藍弗觸女子手。遂生貪欲。便失神通。飯食訖。徐步歸山。故偈曰。纔生一念欲。便失五神通。

圓覺經曰。譬如眼光。曉了前境。其光圓滿。得無憎愛。

傳曰。第六識。動有分別。不動即等周法界。五現量識等。一一根皆徧法界。眼見色時。色不可得。元來等法界。耳。鼻。舌。身。一一亦復如是。五識現量。名曰圓成。永明曰。初居圓成現量之中。浮塵未起。後落明了意根之地。外狀潛形。謂是故也。

楞伽經偈曰。乃至有所立。一切皆錯亂。若見唯一心。是則無諍訟。

傳曰。韓退之問大顛師壽幾何。大顛提數珠示之曰。晝夜一百八。退之罔然。退問第一座曰。老和尚言晝夜一百八。意旨如何。第一座叩齒而已。他日復見大顛。問曰。晝夜一百八意旨如何。大顛亦叩齒。於是退之喜曰。乃今知佛法無二道也。嘗問首座。首座見答亦同耳。於是大顛召第一座問之。信然。大顛杖而逐之。汾陽偈曰。解展機鋒是大顛。明知不是小因緣。一般叩齒叢林異。出院韓公始得閑。

永明曰。龐居士問馬祖。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時如何。答曰。我此間亦無水。亦無舟。討甚筋骨。德山至龍潭。

久嚮龍潭。及至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答曰。子親到龍潭。陳尚書問洞山。五十二位菩薩中。為什麼不見妙覺。答曰。尚書親見妙覺。

傳曰。東漢。涿郡太守張豐舉兵反。自稱無上將軍。與彭寵連兵。四年。祭遵與朱祐。耿弇。劉喜俱擊之。遵兵先至。急攻豐。豐功曹孟宏執豐降。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為天子。以五彩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遵椎破之。豐愕然就死。晉郗愔忠於王室。而其子超有重名。黨桓溫。愔疾溫。而不知其子與之善。超將亡。以一箱書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翁年尊。必以傷愔致疾。我死後。若損眠食。可呈此箱。愔後果哀悼。門人呈之。皆與溫往反密計。愔於是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復哭。予曰。張豐之愕然。郗愔之不哭。與龐公至江西。德山見龍潭。陳公到洞山。時節等耳。

臨濟宗有四賓主句。謂。賓中賓。賓中主。主中賓。主中主。

傳曰。洞山价禪師初游方。與密師伯者偕行。經長沙龍山之下(今靈山也)。見溪流菜葉。价回瞻峯巒深秀。謂密曰。箇中必有隱者。乃並谿而進十許里。有老僧癯甚。以手加額呼曰。此間無路。汝輩何自而至。价曰。無路且置。菴主自何而入。曰。我不曾雲水。价曰。菴主住山幾許時。曰。春秋不涉。价曰。菴主先住耶。此山先住耶。曰。不知。价曰。為什麼不知。曰。我不曾人天來。价曰。得何道理。便住此山。曰。見兩箇泥牛鬪入海。直至而今無消息。价即班密之下而拜之。問。如何是主中賓。曰。青山覆白雲。又問。如何是主中主。曰。長年不出戶。又問。賓主相去幾何。曰。

長江水上波。又問。賓主相見有何言說。曰。清風拂白月。价又再拜。老僧笑視而說偈曰。三間茆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作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於是自焚其菴。深入層峯。价曰。此老見江西馬大師。而傳失其名。价住新豐洞。從容問僧。何者是汝主人公。對曰。現祇對者。价仰而咨嗟。曰。此所謂馬後驢前事。奈何認以為自己乎。佛法平沈。此其兆也。客中主尚未明。況主中主哉。僧曰。如何是主中主。价曰。汝自道看。對曰。道得只是客中主。未審如何是主中主。价良久曰。不辭為汝道。相續也大難。予觀龍山老僧之意。如蕭何之識韓信。豈有法哉。又較洞山价公之語。如霍光之立朝。進止亦有律度。噫。後生之不見古人之大全也。審矣。价亦以主中主為驚異。可疑也。

雲門宗有三句。謂。天中函蓋。目機銖兩。不涉世緣。

傳曰。雲門偃禪師初聞睦州古寺有道蹤禪師號陳尊宿。見黃蘗運公。往謁之。方叩戶。俄陳尊宿者出。搗住曰。道道。偃愕然不知所答。於是推而去曰。秦時轆轤鑽。即闔戶。偃折一足而悟旨於言下。既有眾。而以此三句為示者。解釋秦時轆轤鑽之詞也。法華經曰。得一切眾生語言三昧。而大智論曰。善入音聲陀羅尼。以此也。

抽顧頌曰。顧鑒咦。

雲門經行。逢僧必特顧之曰。鑒。僧欲訓之。則曰。咦。率以為常。故門弟子錄曰顧鑒咦。圓明密禪師刪去顧字。但以鑒咦二字為頌。謂之抽顧頌。今其兒孫失其旨。接人以怒目直視。名為提撕。名為不認聲色。名為舉處便薦。相傳以為道眼。北塔祚禪師獨笑之。作偈曰。雲門抽顧笑嘻嘻。擬議遭渠顧鑒咦。任是張良多智巧。到頭於此也難施。

道吾。石霜子父。有王種臣種。內紹外紹。

傳曰。唐。郭中令。李西平皆稱王。然非有種也。以勲勞而至焉。高祖之秦王。明皇之肅宗。則以生帝王之家皆有種。非以勲勞而至焉者也。謂之內紹者。無功之功也。先聖貴之。謂之外紹者。借功業而然。故又名曰借句。曹山章禪師曰。妙明體盡知傷觸。力在逢緣不借中。雲居弘覺禪師曰。頭頭上了。物物上通。只喚作了事人。終不喚作尊貴。將知尊貴一路自別。

德山鑑禪師曰。有言時。騎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無言時。覲露機鋒。如同電拂。

傳曰。巖頭禪師曰。但明取綱宗。本無實法。不見道無實無虛。若向上事覲即疾。若向意根下尋。卒摸索不著。又曰。此是向上人活計。只露目前些子。如同電拂。如擊石火。截斷兩頭。靈然自在。若道向上有法有事。賺汝真碗鳴聲。茶糊汝。繫罩汝。古人喚作繫驢橛。若將實法與人。土亦消不得。夫言截斷兩頭者。飲光微笑。不是有言。亦非默然。故汾陽偈曰。飲光尊者同明證。瞬目欽恭行正令。同電拂擊石火之譬也。予嘗作偈曰。與人實法土難消。道火何曾口被燒。拋出秦時轆轤鑽。突巒如斗兩頭搖。

經首所題[米-木+八]字。

傳曰。昔予至臨川。與朱顯謨世英游相好也。俄南昌上藍長老至。上藍雅自標致。謂世英曰。覺範聞工詩耳。禪則其師猶錯。矧弟子耶。世英笑曰。師能勘驗之乎。上藍曰。諾。居一日。同游疏山。飯於逆旅。上藍謂余曰。經軸之上。必題此[米-木+八]字是底義。予以指畫圓相橫貫一畫。曰。是此義也。上藍愕然。余乃為說偈曰。以字不成八不是。法身睡著無遮閉。衲僧對面不知名。百眾人前呼不起。於是上藍不懌。歸舉似世英。世英為拊手曰。孰謂詩僧亦識字義乎。

今兩人皆成千古矣。追繹之可為憮然。余聞汾陽嘗作黃犢偈曰。有頭無角實堪嗟。百劫難逃這作家。凡聖不能明得盡。現前相貌有些些。予以謂此偈。又余字義之訓詁也。九原可作。世英當有一捧腹也。

臨濟曰。大凡演唱宗乘。須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

傳曰。余昔菴於高安九峯之下。有僧問余曰。臨濟會中。兩僧一日相見。同時下喝。臨濟聞之。陞座曰。大眾。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禪客。僧便問。那箇是賓。那箇是主。臨濟曰。賓主歷然。余方欲訓之。頓見三玄三要之旨。於是再拜曰。大哉。無為寂滅之幢也。雖百千世。有聞之者。偷心死盡。況余去大師餘二百年哉。作偈曰。一句中具三玄門。一玄中具三要路。細看即是陷虎機。忽轟一聲塗毒鼓。偷心死盡眼麻迷。石女夢中毛卓豎。

明招謙禪師偈曰。師子教兒迷子法。進前跳躑忽翻身。羅文結角交加處。鵲眼龍睛失却真。

傳曰。德山四世而有謙。謙眇而機穎。叢林號獨眼龍。游方時齒尚少。耆年皆畏讐之。嘗與僧擁爐。僧問曰。古人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所到。只如此四句中。那句是賓。那句是主。謙指火曰。與我向此中拈出一莖眉毛得麼。僧曰。非但學人。盡大地人喪身失命。謙曰。汝因什麼自把髻投衙乎。謙將化。陞座曰。一百年中。祇看今日。今日事作麼生。吾住此山四十年。唯用一劍活人眼目。乃拈巾曰。如今有純陀麼。提向諸方展看。作擲勢。僧問。純陀獻供末後。殷勤時如何。謙曰。莫相辜負好。又問。和尚遷化。向什麼處去。舉足曰。足下看。又問。百年後以何為極則。謙提巾便擲。僧再拜。退就列。於是謙說偈

曰。驀刀肚裏逞全威。汝等諸人善護持。火裏鐵牛生犢子。臨岐誰解湊吾機。言卒而化。

四十二章經曰。拚命必死難。

傳曰。韓信為淮陰侯。稱疾不朝。而陳豨一代相。過辭信。信挈其手。與步於庭數匝。仰天而嘆曰。子可與言乎。吾欲與子有言。豨因曰。唯將軍命。信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反。陛下不信。再至乃疑。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定也。豨曰。謹奉教。漢十年。豨果反。高帝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之豨所。而與其家臣謀。夜詐赦諸官徒奴。欲襲高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俄有人告呂后。后斬之鍾室。信料事無遺策。方是時。信無兵。乃曰為公從中起。可疑也。故信雖就誅。其心果死乎。馬謖街亭之敗。諸葛孔明誅之。臨終與孔明書曰。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殛鯨興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謖雖死。無恨於黃壤也。於時十萬之眾為之垂淚。予以是觀之。信之死。非真死者也。謖可謂拚命非真死。可乎。

易。噬嗑卦曰。利用獄。亨。

傳曰。黃龍南禪師昔住廬山歸宗寺。火一夕而燼。下獄不食六十日。既釋放。菴於石門之南塔。嘗謂門弟子曰。我在獄。證法華經菩薩游戲三昧。經曰。菩薩游戲神通。淨佛國土。心不好樂。呵小乘也。以其不能成就眾生耳。弟子請聞其說。黃龍曰。凡獄吏之治有罪者。察見其情偽。必痛加捶楚。欺詐之實盡則自釋。雖有酷刑。不能申也。罪至於死。亦所甘心者。智迄情枯故也。今禪學者。馳求之狂。欺詐之病。不以知見之慧鍛之。何由而釋。故其平生止以三種語驗



天下衲子。予少年聞老宿夜語及之。今二十年也。其說有補叢林。故錄焉。

香巖閑禪師偈曰。有一語。全規矩。擬思量。帶伴侶。踏不著。省來處。一生參學事無成。殷勤抱得旃檀樹。

傳曰。棗柏論曰。烏洛迦旃檀香者。烏洛迦。蛇名。旃檀者。香樹也。明此蛇最毒。常患熱毒。以身繞此香樹。其毒氣便息。表若有眾生聞說心境俱空。本無體相。無有處所。無一法可得之香。信而悟入。一切煩惱毒氣自然清淨。予以是知殷勤抱得旃檀樹之語。非苟然發也。

楞伽經曰。不應攝受。隨說計著。真實者。離名字故。大慧。如為愚夫。以指指物。愚夫觀指。不得實義。如是愚夫。隨言說指。攝受計著。至竟不捨。終不能得離言說指第一實義。

傳曰。僧問九峯禪師曰。深山中還有佛法也無。答曰。有。僧曰。如何是深山中佛法。答曰。石頭大者大。小者小。今學者聞舉。便欣然以為解了。有詰之者。則曰。觸目全真。頭頭顯現。嗟乎。此所謂觀指不得實義者也。予嘗與僧自逍遙山。經亂石澗入五峯。休於樹陰。舉此因緣。作偈曰。石頭若是佛法。法身應不靈聖。佛法若有大小。法身應分少剩。枯骨頭上沒汁。衲僧眼見不信。八萬四千法門。一句為汝說盡。

石頭參同契曰。四大性自復。如子得其母。

傳曰。此語之妙。學者罕能識之。蓋子之得其母。則不假取於人而自信者也。圭峯密禪師初讀圓覺經至恒作是念。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謂髮毛。爪齒。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歸於地。唾涕。膿血。津液。涎沫。痰淚。精氣。大

小便利。皆歸於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恍然而悟。如子得母也。

破色心論曰。彼一非可見。多亦不可見。和合不可見。是故無塵法。此偈明何義。汝向說言色等諸入。皆是實有。何以故。以識能取外境界者。此義不然。何以故。有三義故無色等入。何等為三。一者為實有一微塵。如彼外道衛世師等。虛妄分別。離於頭目身分等外。實有神我。微塵亦爾。離色。香等實有否耶。二者為實有多微塵差別可見否耶。三者為多微塵和合可見否耶。此明何義。若實有彼一微塵者。則不可見。如彼外道衛世師等。虛妄分別。離於頭目身分等。外有一神我不可得見。微塵亦爾。離色。香等不可得見。是故無一實塵可見。是故偈言彼一非可見故。若實有多微塵差別者。應一一微塵歷然可見。而不可見。以是義故。多塵差別。亦不可見。是故偈言多亦不可見故。多微塵和合不可見者。此亦不然。何以故。以一微塵實無有物。云何和合。是故不成。是故偈言和合不可見。是故無塵法故。問曰。云何不成。答曰。偈言。六塵同時合。塵則有六相。若六唯一處。諸大是一塵。此偈明何義。若諸微塵從六方來。六塵和合。若如是者。塵有六方。若有六方。則有六相。又若微塵有處所者。不容餘塵。是故偈曰六塵同時合。塵則有六相故。若六微塵唯一處者。一微塵處有六微塵。若如是相者。六塵一處。若一處者。則六塵不可得見。何以故。彼此微塵無差別故。若如是者。一切麤物山河等事。亦不可見。是故言若六唯一處。諸大是一塵故。一塵者無物如向前答。一多和合不可得見故。

傳曰。衛世師等。起一種執。執離頭目身分之外有一神我者。此神我有而不可見。故論稱一微塵。若離色。聲。香。味

等外。而有此一微塵。應如神我有而不可見也耶。塵如果有六方之相。則曉然可識不可雜。故曰不容餘塵。又若六塵和合而不可見。則山河大地亦不可見。以皆是和合。於塵和合。則不可見。於山河大地亦以和合。獨可見乎。無是理也。但諸佛境界密難見。非世喻可。況四量之中。有聖斷量。謂凡法不入現量。比。似之量者。則以聖斷量定之。如世尊言三界唯心。

大智度論曰。問曰。聞者云何。聞用耳根聞耶。用耳識聞耶。用意識聞耶。若耳根聞。耳根無覺識知故。不應聞。若耳識聞。耳識一念故。不能分別。不應聞。若意識聞。意識亦不能聞。何以故。先五識識五塵。然後意識識。意識不能識現在五塵。唯識過去。未來五塵。若意識能識現在五塵者。盲聾人亦應識聲色。何以故。意識不破故。答曰。非耳根能聞聲。非耳識。亦非意識。是聞聲事。從多因緣和合。故得聞聲。不得言一法能聞聲。何以故。耳根無覺故。不應聞聲。識無色。無對。無處故。亦不聞聲。聲無覺。無根。故不知聲。爾時耳根不破。聲至可聞處。意欲聞情。塵意和合。故耳識隨生。耳識即生意識。能分別種種因緣得聞聲。以是故不應作難雖聞聲。佛法中亦無有法能作。能見。能知。如偈說。有業亦有果。無作業果者。此第一甚深。是佛法能見。雖空亦不斷。相續亦不常。罪福亦不失。如是佛法說。

傳曰。有僧嘗問荷澤會禪師。見聞照聲色時。唯復抗行耶。唯有先後。答曰。抗行先後即且止。汝畢竟將什麼作聲色。僧曰。如師所論。則無聲色可得也。於是再拜。即日發去。後隱於蒙山。

首山念禪師。有僧問。如何是佛。答曰。新婦騎驢阿家牽。僧曰。未審意旨如何。答曰。百歲翁翁失却父。僧曰。

百歲翁翁豈有父耶。首山曰。汝會也。又曰。此是獨坐無尊卑。從上無一法與人。

傳曰。首山高弟。有神鼎諲禪師。嘗問僧舉似此語。作偈曰。新婦騎驢阿家牽。誰後復誰先。有問又須向渠道。新婦騎驢阿家牽。是老以無師智。自然智。吐稱性語。能形容不可傳之妙。耆年住山。學者從之。有問而默。則疑以為不肯為我說。有問有答。則是以言遣言。世諦有為。此意所從來遠矣。阿難嘗問迦葉。世尊付金襴之外。更傳何法。迦葉呼曰。阿難。阿難應諾。迦葉曰。倒却門前刹竿著。

寶公十二時偈曰。食時辰。無明本是釋迦身。坐臥不知元是道。只麼忙忙受苦辛。認聲色。覓疏親。只是從前染汙人。若欲將心求佛道。問取虛空始出塵。

傳曰。僧問雲菴。如何是道。雲菴曰。寶公云。若欲將心求佛道。問取虛空始出塵。汝今求佛道。虛空向汝道什麼。其僧於是大悟於言下。昔亮座主參馬祖。祖問。汝稱講經。將何物講。對曰。將心講。祖曰。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如何講得經。亮厲語曰。心若講不得。莫是虛空講得麼。祖曰。却是虛空講得。亮亦契悟。歸謂其學徒曰。我自謂平生講業。天下無能過者。今日見開元老宿。一唾淨盡。我從前見解。皆欺誑汝。遂渡漳水。隱於西山。予嘗作漁父詞。歌其標韻曰。講處天花隨玉塵。波心月在那能取。旁舍老師偷指注。回頭覷。虛空特地能言語。歸對學徒重自訴。從前見解都欺汝。隔岸有山橫暮雨。翻然去。千巖萬壑無尋處。

洞山尊貴旨訣。

傳曰。雲居膺禪師曰。僧家發言吐氣。須有來由。莫將作等閑。這裏是什麼處所。爭受容易。凡問箇事。也須識些子好惡。若不識尊卑良賤。不知觸犯。信口亂道。也無利益。

並馳行脚。到處覓相似語。所以尋常向兄弟道。莫怪不相似。恐同學太多去。第一莫將來。將來不相似。言語也須看首尾。八十翁翁出場屋。不是小兒戲。不是因循底事。一言參差。即千里萬里。難為收攝。蓋為學處容易。又曰。汝等諸人。直饒學得佛邊事。蚤是錯用心了也。不見古人講得天花落。石點頭。尚不干自己事。自餘是什麼閑。如今擬將有限身心。向無限中用。有什麼交涉。如將方木逗於圓孔。多少饒訛。若無恁麼事。饒汝說得簇花簇錦。亦無用處。未離識情在。一切事須向這裏及盡。始得無過。方得出身。若一毫髮去不盡。即被塵累。豈況更多。差之毫釐。過犯山嶽。不見古人道。學處不玄。盡是流俗。閨閣中物捨不得。俱為滲漏。直須向這裏及取及去及來。併盡一切事。始得無過。如人頭頭上了。物物上通。只喚作了事人。終不喚作尊貴。將知尊貴一路自別。便是世間極重極貴物。不得將來向尊貴邊。須知不可思議。不當好心。所以古人道。猶如雙鏡。光光相對。光明相照。更無虧盈。豈不是一般。猶喚作影像邊事。如日出照於世間。明朗是一半。那一半喚作什麼。如今人未識得光影門頭。戶底羸淺底事。將作屋裏事又爭得。又曰。升天底事。須對眾揚却。十成底事。對眾丟却。擲地作金聲。不得回頭顧著。自餘有什麼用處。不見二祖當時詩書博覽。三藏聖教。如觀掌中。因什麼更求達磨安心。將知此門中事。不是等閑。予味雲居之語。知尊貴之旨須自悟。噫。垂衣裳而天下治者。堯舜也。

圓覺經曰。金剛藏菩薩問世尊曰。若諸眾生本來成佛。何故復有一切無明。若諸無明眾生本有。何因緣故。如來復說本來成佛。十方異生。本成佛道。後起無明。一切如來何時復生一切煩惱。而世尊答曰。善男子。一切世界。始終生

滅。前後有無。聚散起止。念念相續。循環往復。種種取捨。皆是輪迴。未出輪迴。而辨圓覺。彼圓覺性。即同流轉。若免輪迴。無有是處。

傳曰。圭峯曰。此段義窮盡甚深疑念。故菩薩難意云。眾生本佛。今既無明。十方如來後應煩惱。佛答意云。即此分別。便是無明。故見圓覺。亦同流轉。如雲駛月運等。但一念不生。則前後際斷。如翳差華亡。眾生即佛。人罕能知。知而寡信。信而鮮解。解亦難臻此境。翠嶠真點 好問僧。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罔明從下方來。因甚却出得女子定。莫有能對者。獨英邵武方其問時。以手掐其膝而去。真笑曰。賣匙筭客未在。予以謂英邵武可謂一念不生。前後際斷者耶。

永明禪師。有僧問。以心為宗。禪門正脈。且心是名。以何為體。答曰。近代以來。今時學者。多執文背旨。昧體認名。認名忘體之人。豈窮實地。徇文迷旨之者。何契道源。則心是名。以知為體。此是靈知。性自神解。不同妄識。仗緣託境。作意而知。又不同太虛空廓。斷滅無知。

傳曰。肇論曰般若無知者。無有取相之知也。常人皆謂般若是智。智則有知也。若有知。則有取著。若有取著。則不契無生。今明般若真智。無相無緣。雖鑑真諦。而不取相。故云無知也。故經云。聖心無知。無所不知矣。又經云。真般若者。清淨如虛空。無知無見。無作無緣。斯則知自無知矣。不待忘也。以此知真知不落有無之境。是以諸佛有祕密。祕密之教。祖師有默傳。密付之宗。唯親省而相應。非言詮之表示。若明宗者。了然不昧。寂爾常知也。魏府元禪師曰。佛法在日用處。行住坐臥處。喫茶喫飯處。語言相問處。所作所為。舉心動念。又却不是也。

臨濟四喝。

傳曰。金剛王劍。覲露堂堂。纔涉唇吻。即犯鋒鏑。鋸地師子。本無窠臼。顧佇停機。即成滲漏。探竿影草。不入院界。一點不來。賊身自敗。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佛法大有。只是牙痛。此四偈。予年三十五時作。今五十二。偶閱舊書見之。於是喟然而嘆。昔李北海以能書名世。而世爭師其筆法。北海笑曰。學我者拙。似我者死。四偈有旨。的如學北海書而似者耳。首山上堂曰。昔興化和尚示眾云。大眾。興化放你諸人不得。不得如何若何。須是單刀直入。興化為你證據。時有旻德長老。出眾禮拜。起便喝。興化亦喝。旻德又喝。興化又喝。旻德便休。興化乃曰。適來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他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首山曰。看他興化與麼用。為什麼放得他過。諸上座。且道什麼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前一喝。後一喝。且道那箇是賓。那箇是主。雖然如是。亦須子細。便下座。又曰。二俱有過。二俱無過。予觀首山。可謂臨濟。興化的骨孫也。

洞山五位。

傳曰。天下後世學者。多疑達磨所傳之意。使可祖自求其心且不可得。矧所謂洞上五位者耶。是不達先聖之遠略。所以防閑異道邪說之摩拂正法也。故特建法幢。意若曰有能通達其旨趣。受用其法門。臨機無疑。遇緣不退者。即吾法流。不然。非其眷屬。故有五偈。皆精妙祕奧。非上智大根莫能到其境。今叢林聞其偈。如人聞其父之名。可聞而不敢道。嗟乎異哉。其偈曰。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昔日嫌。既曰不相識而懷昔嫌。豈真然耶。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覲面更無真。休更迷頭猶認影。方認影耳。何謂覲面無真乎。正中來。無中有路出

塵埃。但能莫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偏中至。兩刃交鋒莫迴避。好手還同火裏蓮。宛然自有冲天氣。正中來。則獨倡而未和。偏中至。則賓主叶和也。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終歸炭裏坐。獨此一位。沒偏正之名。此其難和。蓋所謂。出凡聖路學。離心意識參。及盡無功虛玄妙道者也。然其要。擬心動念。即迷宗失旨。故汾陽偈曰。五位參尋切要知。纖毫纔動即差違。金剛透匣誰能會。唯有那吒第一機。舉目便令三界淨。振鈴還許九天歸。正中妙挾通回互。擬議鋒芒失却威。

法華經安樂行品曰。菩薩行處。住忍辱地。柔和善順。而不卒暴。心亦不驚。

傳曰。龍勝曰。忍為最妙。行者當作是念。我若以瞋報彼。則為自害。又我先自有是罪。不得如意。要必當償。若於此人不受。餘亦害我。俱不得免。云何起瞋。又忍為磔磔。能瑩諸功德。若人加惡。如猪揩金山。益發其明。求佛道利眾生之利器也。永嘉作證道歌。敘六度而以忍為首。曰。從他謗。任他非。把火燒天徒自疲。我聞恰似飲甘露。消融頓入不思議。揚州建隆慶禪師有卓行。黃龍南公高弟也。為東坡。少游。孫莘老。鄒志完諸公所禮敬。有門弟子懷奸。少叢林。為慶呵辱。不勝其忿。走白莘老。少游。曰。諸公以建隆為有道者。然無奈其好欲。嘗私一尼童。知之否。諸公大驚。知其謗。因造其廬問之。慶笑曰。實如所傳。竟不復辨。人以為難。慶後歿。火化得五色舍利不勝數。其平生踐履之明驗如此。

華嚴經曰。具足優婆夷。以忍波羅蜜中。具十波羅蜜。以常能大捨。具檀波羅蜜。素服清潔。名為持戒。被髮毀容。名之為忍。心常不與世心和合。名為精進。智悲利俗。不與



識俱。名之禪定。已踐佛果。出世妙慧。名為智慧。常處生死。接引眾生。又無女業。示受女身。明大悲行。是名方便。常隨大願。六道濟生。名之大願。不畏生死。常轉法輪。名之為力。隨智幻生。一切剎海。常施佛事。名之為智。具足如是十波羅蜜。

傳曰。予於是十波羅蜜中。自觀皆莫能行。獨於心常不與世心和合。敬奉教矣。以情觀之。則予為沙門。乃不遵佛語。與王公貴人游。竟坐極刑。遠竄海外。既幸生還。冠巾說法。若可憫笑。然予之志。蓋求出情法者。法既出情。則成敗讚毀。道俗像服。皆吾精進之光也。

### 雲巖寶鏡三昧

合古轍上。

華嚴論曰。唯寂唯默。心造如來之樣。不著不戀。入道合法之轍(一云是路入法界之轍)。

如是之法。佛祖密付。汝今得之。其善保護。

首標敘語。而為結語丁寧之詞。何也。是古轍全提時節。法華曰。如是妙法。諸佛如來時乃說之。如優曇華時一現耳。舍利弗。汝等當信佛之所說。言不虛妄。舍利弗殷勤三請。而世尊方許說之。及其渴聞。便為結語。昔雲巖深得此意。洞山辭去時。問曰。百年後。或有人問還邈得師真否。如何祇對。巖云。但向伊道只這是。洞山沈吟。巖曰。价闍黎。承當這箇大事。直須子細。洞山初無所言。後因過水觀影。方始頓悟。

銀盤盛雪。明月藏鷺。類之弗齊。混則知處。意不在言。  
來機亦赴。

雲門問僧。佛法還有長短也無。自代云。這箇師僧與麼肥。那箇師僧與麼瘦。蓮華峯問僧。佛法還有彼此也無。自代云。那裏搗藥。這裏向火。風穴問念法華。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念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所以同安曰。枯木巖前蹉路多。行人到此盡蹉跎者。以智眼多濁。不見古人不傳之妙。巴陵以三轉語。訓雲門法乳之恩。非徒語也。

動成窠臼。差落顧佇。背觸俱非。如大火聚。

巖頭曰。不用思。搭著昏昏地。纔有所動。便成窠臼。古人喚作貼體衣病。最難治也。洞山云。擬心蚤差。況復有言耶。般若如火聚。觸即被燒。背即非火。百丈云。但兩頭捉汝不著。免苦樂相形。明闇相訓。譬如卦兆。便被五行所管也。

但形文彩。即屬染汙。夜半正明。天曉不露。

百丈曰。從來是箇物。不要知渠。解渠。是渠。非渠。但刈斷兩頭句。刈斷有無句。不無不有句。兩頭迹不現。兩頭捉汝不著。不是欠少。不是具足。非凡非聖。不明不暗。不是有知。不是無知。不是繫縛。不是解脫。不是一切名目。何以問不以實語答。若為雕琢得虛空為佛相貌。若為道虛空是青黃赤白。所以維摩云。法無有比。不可喻故。法身無為。不墮諸數故。本無名目。謂之佛是染汙。謂之法是染汙。所以讓公云。說似一物即不中。

為物作則。用拔諸苦。雖非有為。不是無語。

滄山云。實際理中。本無是法。所以不欣取著。為物作則之時。要用使用。若於餘時。無一塵繫念。涅槃經云。有

所說者名有為法。如來世尊非是有為。是故無說。而藥山又曰。第一不得絕卻言語。他說箇語。顯箇無語底。

如臨寶鏡。形影相覩。汝不是渠。渠正是汝。

但言汝是染汙。故言汝不是渠。便爾休去。則成兩句。故又言渠正是汝。故成三句也。

如世嬰兒。五相完具。不去不來。不起不住。婆婆和和。有句無句。終必得物。語未正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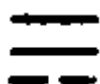
涅槃經曰。云何名嬰兒行。善男子。不能起住去來語言。是名嬰兒行。如來亦爾。不能起者。如來終不起諸法相。不能住者。如來不著一切諸法。不能來者。如來身行無有動搖。不能去者。如來已到大般涅槃。不能語者。如來雖為一切眾生演說諸法。實無所說。何以故。有所說者名有為法。如來世尊非是有為。是故無說。又無語者。猶如嬰兒言語未了。雖復有語。實亦無語。如來亦爾。語未了者。即是祕密。諸佛之言。雖有所說。眾生不解。故名無語。又嬰兒者。名物不一。未知正語。雖名物不一未知正語。非不因此而得識物。如來亦爾。一切眾生方類各異。所言不同。如來方便隨而說之。亦令一切因而得解。

如離六爻。偏正回互。疊而為三。變盡成五。

離。南方之卦。火也。心之譬也。其爻六劃。回互成五卦。重疊成三卦。如



第二爻。三爻。四爻又成一卦。巽也。



第三爻。四爻。五爻又成一卦。兌也。



此之謂疊為三也。下巽上兌。又成一卦。大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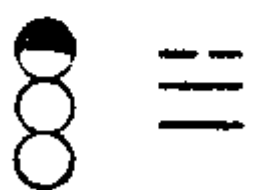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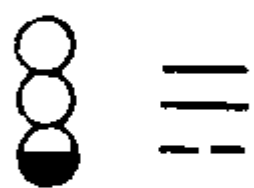


下兌上巽。又成一卦。中孚也。



此之謂變成五也。

正中來 偏中至 正中偏 偏中正 兼中到。  
大過 中孚 巽 兌 重離。



如莖草味。如金剛杵。

莖。五味子也。一草而具五味。金剛杵。首尾俱闊而中狹。又首尾俱虛而中實。原先聖之意。以重離五變三疊。世間法也。例嬰兒不去。不來。不起。不住。不能正語。出世間法也。於是方便建立五路三位。學者思之。

正中妙挾。敲唱雙舉。通宗通塗。挾帶挾路。

妙挾。語忌十成。雙舉。語有清濁。通宗。自受用三昧機。不昧終始。通塗。他受用三昧。賓主音信相通。血脈不斷。

錯然則吉。不可犯忤。

此易離卦初爻之詞。以火性上炎。當錯然敬之。臨濟云。如金剛王寶劍。其鋒不可觸也。

同塵相下。

楞伽經曰。如楔出楔。本欲其離語。然必假語也。

天真而妙。不屬迷悟。因緣時節。寂默昭著。

南臺偈曰。妙哉三下板。知識盡來參。既善知時節。吾今不再三。

細入無間。大絕方所。毫忽之差。不應律呂。

如樂黃鍾之管九寸。差一忽則音不應宮。故三祖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趙州曰。一切但仍舊。方合古轍。蓮華峯亦曰。但能隨處安閒。自然合他古轍。

今有頓漸。緣立宗趣。宗趣分矣。即是規矩。宗通趣極。真常流注。

圓覺經曰。一切眾生。皆證圓覺。逢善知識。依彼所作因地法行。爾時修習。便有頓漸。若遇如來無上菩提正修行路。根無大小。皆成佛果。將知天真而妙。不屬迷悟。日用皆證。特以依師尋求修習。便成頓漸。至其宗趣妙。極猶為

理障。礙正知見。故名真常流注。玄沙云。第一句綱宗。且自承當。現成具足。盡十方世界更無他故。只是仁者。更教誰見誰聞。都來只是汝心王所為。全成不動佛。只欠自承當。喚作開方便門。且要汝諸人信有一分真常流注。亘古亘今。未有不是者。未有不非者。如此一句成平等法。何以故。以言逐言。以理遣理。平常性相說法度人。然猶明前不明後。未有出格之句。死在句中。

外寂中搖。係駒伏鼠。

駒係不忘馳。鼠伏偷心在耳。

先聖悲之。為法檀度。隨其顛倒。以緇為素。顛倒想滅。肯心自許。

只此肯心。金鎖玄路。

要合古轍。請觀前古。佛道垂成。十劫觀樹。如虎之缺。如馬之鼻。

法華經曰。佛告諸比丘。大通智勝佛。壽五百四十萬億那由他劫。其佛本坐道場。破魔軍已。垂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諸佛法不現在前。如是一小劫。乃至十小劫。結加趺坐。身心不動。而諸佛法猶不在前。爾時忉利諸天。先為彼佛於菩提樹下敷師子座。高一由旬。佛於此座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適坐此座。時諸梵天王雨眾天花。面百由旬。香風時來吹去萎花。更雨新者。如是不絕。滿十小劫供養於佛。乃至滅度。常雨此花。四王諸天。為供養佛。常擊天鼓。其餘諸天。作天伎樂。滿十小劫。至於滅度。亦復如是。諸比丘。大通智勝佛過十小劫。諸佛之法乃現在前。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宴坐十小劫。謂之垂成。過十小劫。佛法方現前。如來世尊之意深妙而著。曹山曰。劫者滯也。只為未忘大果耳。虎一名李耳。凡虎食畜產不至耳。諱其名也。然

每食一人。耳輒一缺。鼻者。馬後左脚裏有白點處。如虎之缺。言不敢觸諱也。如馬之鼻。言語忌十成也。

以有下劣。寶几珍御。以有驚異。鰲奴白牯。

下劣。凡情也。驚異。聖情也。

羿以巧力。射中百步。箭鋒相直。巧力何預。

射至百步。力也。射中百步。巧也。至箭鋒相直。則非巧力所及。

木人方歌。石兒起舞。非情識到。寧容思慮。

同安曰。萬古碧潭空界月。載三撈攏始應知。

臣奉於君。子順於父。不順非孝。不奉非輔。

香巖曰。於此門。成孝義。賢子孫。密安置。洞山曰。此事如節度使符印。一路不通。即是不奉於君。

潛行密用。如愚若魯。但能相續。名主中主。

僧問洞山。如何是主中主。洞山云。汝自道取。僧云。某道得只是客中主。請和尚道。山云。不辭向汝道。相續也大難。

### 智證傳(終)

昔人有言切忌說破。而此書挑刮示人。無復遺意。吁。可怪也。罷參禪伯。以此書為文字教禪而見詆。新學後進。以此書漏泄已解而見憎。孔子作春秋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嗟哉。猶未若此書有罪之者。而無知之者也。頃辛丑歲。余在長沙。與覺範相從彌年。其人品問學。道業知識。皆超妙卓絕。過人遠甚。喜與賢士大夫文人游。橫口所言。橫心所念。風駛雲騰。泉涌河決。不足喻其快也。



以此屢縈禍譴。略不介意。視一死不足以驚懼之者。守此以歿。不少變節。大抵高者忌其異己。下者耻其不逮。阡於死亡。不足以償人意。暗黷百出。而覺範無纖毫之失。奉戒清淨。世無知者。今此書復出於歿後。竊度此意。蓋慈心仁勇。憫後生之無知。邪說之害道。犯昔人之所切忌。而詳言之者也。寧使我得罪於先達。獲謗於後來。而必欲使汝曹聞之。於佛法中。與救鵠飼虎等。於世法中。程嬰。公孫杵臼。貫高。田光之用心也。烏乎。賢哉。

紹興四年九月晦日闡提居士許顥彥周後序